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七九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史通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明〕李維楨評　郭孔延評釋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通評釋二十卷》提要

史通序

大泌山人李維禎撰

夫自二儀既判垂玄象之文萬肇化生彰紀事之實蒼頡沮誦以前造物代爲敷揚山川曲爲攄寫何必人抽金匱之藏世擅如椽之筆哉墳典爰播柱下斯守而麟史以後南董載淪孑長孟堅組繪其形管蔚宗承許紛藻其丹鉛伯起伯淵標長於北朝安國休文脫穎於江表非不英華秀發波拂縈洄然皆通敝

相妨訾謷各半故謗書傳於後世受金沸於羣言參夷之刑求米之誚亦或不免下此諸子又可知已子玄生於右文之世學窮書圃思極人文包洪荒於天外剖纖細於棘端出海瓊光熠

耀靡定走盤圜影廻旋恐失成案如山斤劑理解或有別標識鑒㧻人心意者足以生擘太華之峰直立東溟之水非苟劾何休之駁傚謝該之解已也余抽酉穴諷誦積年牀版幾磨縹囊數易眞好在心卷不離手豈敢伸知己於千秋庶以揭芳美於來禩通而無蔽非子玄其孰當之或曰白虎通風俗通皆以通名當與子玄爲埒答曰白虎通止於條對而博雅未該風俗通

止於釋疑而文頗不典烏可與子玄例也卽長文擬易爲通玄時人比之楊雄太玄由今觀之其猶在通與蔽之間也抑余又有感焉作史者不犯天災則罹人眚如班氏傷子長遇極刑而

亦不免身陷大戮子玄數世摘
華媲美應氏以通乎史者通乎
其遇洵乎其可尚也已

史通序　四

史通序

郭孔延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坡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畧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乎甚有其蔥黔中亡籍予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千寶之于揚雄之楊墨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

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閭以巳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秪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敘史通

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茀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再刻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偶然亦可謂子玄忠臣矣

劉子玄自序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

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衆議爰定兹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目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

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禀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訕切謂諸史官曰是子

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

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

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華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

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

豫殁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
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貺右拾遺餗集賢院學士知史官父子三人更涖史
官著史例頗有法終荆南節度使秩給事中閬州刺
史房琯比之劉更生迅京兆功曹叅軍房琯比之黄
叔度迥進士御史吉州刺史孫貺子滋開元二年拜
相浹龍武叅軍稱孝子餗子贇都團練觀察使

史通舉正論　　于愼行

粤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龍興迢迢矣然
而遷固云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
矣唐有劉子知幾夙以英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而
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鈎玄括囊殆盡觀
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甯史素臣之紀兩京
三國之纂中左江右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
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採厥淵源總其
統系掐擿抑閎靡有遁形斯以勤矣爾其神識融洞
取舍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摘詞有班馬之文充其
蘊藉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抱見深文
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
遺此無窮之恨是以撫然爲之太息畧而原之蓋其
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
所共睹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爲龜策
以六籍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不帝重華有篡壇
之謀蒼梧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桀紂不道如陳琳
草檄之誣西伯戡黎如桓溫拜表之專逐使皇圖帝

錄萃逋逃之藪覆家瑤室儼垂拱之規是可恐也孰不可恐茲茲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桀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辭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摭事之故

實而必得其命脈是故詞有煩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而千古如覿也公素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介紹之詞畢載王孫從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談之妙也而子玄輒畧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詞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孑遺之詠也今馬執酉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飧之事謂太原之無竹而惑郭伋竹馬之迎以烏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譯韝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模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知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

謂阮籍聞母喪無闕棊飲酒之事是不問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嗟乎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如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史通總目

內篇共三十六篇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東蔚如萬不高士也指通與稱實厚々學有此[illegible]
稱為々々也論是其所藏次又為錄幾十得合[illegible]其
標注又號可知有名極々書往々從舊抄求之
嘉慶十四年己巳閏月序於京城書肆得此[illegible]右

萬宇樓雨窗主人識

史通卷第一 [seal]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里、洪範總述災祥、顧命

都陳吏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許曰、先王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訓言書事之篇。典核精工。非後人所能闚其門戶、即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致其篇目。猶謂非孔氏壁中之真者。不列于正篇之中。而況衍劭僅跑驟頗言。以叅彝敘者乎。

附評子玄首駁尚書爲例不純次駁逸周書滓穢

相參可謂眼空千載前亡古人矣而实以守株之衍書虎之劭繼之不幾於狗尾續貂乎若以其自名漢魏尚書隋書便以繼尚書則班范漢書猶賢於衍劭也衍劭尚不足窺班范之藩籬而況可議唐虞之典謨乎子玄又謂君懋隋書似孔氏家語家語亦論語之亞何子玄輕以予劭也

附評周書七十二章即汲冢中逸周書也子玄既知爲孔子刊約之外又云似好事者增益參倚援以爲真便疑堯禹豈後之好事者增益反真於孔

子之删述邢王劭隋書子玄推高而首黨豈虎不
成之誚要之劭之受嗤在佞閒皇不在義例不精
也疑孔子而信汲冢孔子惡佞子玄好劭此二者
史通之病根故首爲之論著焉

孔安國漢武時人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
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
多於是會遭巫蠱未立於學宮安國爲諫大夫授
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中興補中書
郎出爲廣陵郡撰述百餘萬言

臨沂王肅字恭懿南齊秘書丞太和十七年奔魏
歷官儀同三司注國語

晉太康汲郡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簡書周書其
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傳以爲孔子删
書所餘陳氏云文體與古文不相類似戰國後人
做效爲之者李仁父曰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
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删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
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
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多
同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書多駁辭宜
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
逸周書有時訓解第五十二比月令多同然又有
月令解有目亡書職方解第六十二則與周官無
異矣

王劭字君懋北齊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
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問劭劭具論所出一

無舛誤入隋遷秘書少監劭在著作專典國史撰
隋書八十卷詞義繁雜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
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
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文詞鄙野然其
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李延壽曰劭究極羣書雅好著述崇詭怪之說尚
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
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
朔清流而乾沒榮利頗其家聲惜矣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

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

鄭玄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敎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敎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

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評曰、韓起來聘、見魯春秋、則春秋之名、其來舊矣、但以汲冢瑣語所記爲春秋、義則未安、後世窮其

梧之根而得石篋。耕於齊之野而獲篆表。皆謂之左氏短長夏殷春秋抑亦石篋、篆表之類耶

附評春秋惟褒貶嚴也故亂賊懼焉遷史記帝紀以法春秋而無褒貶朱子綱目法春秋而有褒貶而惜子玄未之見也夫褒貶豈易言哉無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執筆古今論史宗遷固其次壽曄遷黨於陵固黨於憲壽事二姓曄爲謀首何暇論褒貶故後之論史者取其辭焉耳矣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

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
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
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
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
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
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
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
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

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
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
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
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
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
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
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

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
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
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
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二不謹準名
不讀卮一作卒春秋後序作下篇字誤
國語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
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
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
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

叔嚮傳太子彪
左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羊傳莊七年四月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注不修春秋謂史記
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據此傳則孔子未修之
時已謂之春秋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
傳博采簡牘衆記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著晏子春秋
七篇
虞卿適趙以窮齊故去趙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
篇虞卿亡其名食邑於虞故曰虞卿
孔叢子虞卿著書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
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
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

爲孔子其無經乎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相秦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
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
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
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高帝謂
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
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

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蜀有晉乘疑後人取晉事依託爲之非古本也檮
杌惡獸名顓頊氏有不才子因以爲號賈逵云謂
鯀也檮杌一名傲佷一名難訓見史記注楚人取
以名史懲惡之義耳其書不存宋人張唐英有蜀
檮杌專紀蜀王建孟知祥事
唐志史錄編年類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
七卷共姓名四家始於汲冢書紀年終於張太素
隋後略漢有荀悅侯瑾張璠袁宏張緬劉艾袁曄

樂資習鑿齒之書而應劭崔浩漢紀音注附焉魏
吳晉有孫盛魏澹梁祚環濟陸機干寶劉謙之曹
嘉之徐廣鄧粲檀道鸞蕭景暢郭季產杜延業之
書而劉協注晉紀附焉宋齊梁北齊隋有王智深
裴子野鮑衡卿王琰沈約吳均謝昊劉璠何之元
蕭韶姚最王劭趙毅張太素之書而臧嚴栖鳳春
秋附焉失姓名者汲冢紀年魏武本紀皇帝紀梁
末代紀四家不著錄者柳芳唐曆以下及韋澳吳
兢韋述陸長源陳嶽焦璐李仁實馬總王起苗台

并賈欽文曹圭張素劉軻封演韋美鄧璨之書終
於李匡文漢至唐年紀凡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按編年體當時之春秋家唐志爲詳而史通尚略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

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評曰、文中子言史之失。自馬遷始也。記煩而志寡、而不皆及左氏。則左氏爲離經之的傳。修史之準的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其後賈逵服虔、竝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將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左氏大行矣、

唐藝文志樂資春秋後傳三十卷隋志三十一卷

水經注引春秋後傳資又撰山陽公載記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從弟彧特稱敬焉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帝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

異巖李氏曰荀悅漢紀三十卷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刪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爲古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

何以云也司馬光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
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修紀時因書猶
未託舛而君蘭君簡瑞瑞與譽寬竟等字猶兩存
之疑以傳疑慎之也
張瑶漢人著後漢紀二十卷徐買未詳
太原孫盛字安國晉佐著作郎著魏氏春秋晉陽
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
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君門戶專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諸子遂竊改之

盛私以其本寄遼東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
得遼東別本考校多異書遂兩存新蔡干寶字令
升晉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五十三年
凡二十卷稱良史宋楊誠齋書與同舍談干寶一
史曰干寶非干驗書果然
閩書裴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
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
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子野更撰
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

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
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
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
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
吳興吳均字叔庠梁待詔著作均將撰齊書求借
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
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中書
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
之坐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

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
卷著齊春秋二十卷
廬江何之元諮議參軍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
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
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
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評曰國語雖與左氏揚鑣分路而紛澤光潤綜緝贍詳舒元春秋時國史乃叔敖之優孟也能免此人之詆訶哉

附評春秋外傳國語范甯始云富豔起之便謂浮夸至朱子鄙之爲委靡繁絮今頤宗實錄綱目通鑑具在有一段序事如國語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子玄知言哉國語在西漢時賈誼馬遷亦頗宗述劉向始更考校是正疑謬東漢注者有鄭司農

衆賈侍中逵虞會稽翻唐丹陽固四家而韋昭揔而增潤補綴今止韋解刊行其序甚明暢而子玄止言賈虞韋三家豈未讀韋序耶肅在昭後故不論宋宋庠有國語補音三卷亦詳明與韋解並行

賈逵字景伯漢侍中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孫吳騎都尉韋曜卽韋昭吳人王肅北魏人當置昭後

戰國策十三卷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凡十二國三十三

篇纘春秋以後記楚漢之典總二百五十年事今
篇卷亡闕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
誘註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
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
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
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
則止繼春秋下記漢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
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

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初立穀梁春秋更生受穀
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新序
說苑凡五十篇
唐志雜史孔衍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各十卷
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通鑑
外紀引後語
司馬彪字紹統晉泰始中秘書郎撰漢末州郡之
亂司冀徐兗青荆楊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名曰九州春秋共九卷又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
忠臣義士亦已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
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
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
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
篇號曰續漢書
唐藝文志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
三卷始於左丘明外傳國語次董仲舒繁露終於
楊士勛穀梁䟽左氏之學有賈逵董遇王肅王朗

杜預鄭衆潁容劉寔服虔孫毓梁簡文殷興何始
真張冲孔頴達之屬公羊之學有董仲舒嚴彭祖
何休孔氏王愆期之屬穀梁之學有尹更始段肅
唐固麋信張靖程闞孔衍范甯徐乾徐邈沈仲義
蕭邕江熙楊士勛之屬三傳則有劉兆韓益胡訥
潘叔度李鉉之學國語則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
孔晁之學又有士燮之注經干寶之義傳吳畧之
詭例京相璠顧啓期之地名大夫譜王延之李謐
之旨通叢林崔靈恩沈宏文阿之義解義畧劉炫

之攻珠規過及答問辭苑辯證義難之流不著錄者、始於王玄度注左氏傳、左氏有纂要集傳義疏音注序釋疑事類、公穀有總例、以三傳名書有異同指要總例、以春秋名書有後語振滯通圖集注集傳纂例微旨辨疑加減指掌指元通例折衷義鑑、而終以柳宗元非國語、凡二十二家四百三卷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外、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

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

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紀、時採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評曰、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又稟奇材、故能擅作者之林、然猶有紕繆、如子玄所譏者、後世不過分曹編纂、或聽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史安能工、

附評史記二字、雖始魯史、然逸周書有史記解第

六十一則周穆王時已有史記名矣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亡召王公羊傳莊七年不修春秋注謂史記也由是言之史記春秋一名也非子長創名矣

附評按北史魏宗室元暉字景襲明帝初拜尚書左僕射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晉凡十四代又濟陰王元暉業在晉陽無所交通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據傳

撰科錄者尚書元暉非濟陰王元暉業也史通誤以元暉爲元暉業而王伯厚玉海因之史通既誤玉海再誤考究之難如此

附評梁武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則亦既自雄矣江左蕭氏世有其文梁武非謾言者子玄乃謂通史以降蕪累尤深何也此書唐世尚存至宋無傳無以辨其是非若李延壽南北史簡瑩明筋承祚之亞而文采或過之溫公服膺久矣第大義未明諸目未備不立逆臣傳而爾朱榮爾朱兆張衡弒主之賊竟爾漏網不立忠臣傳而尉遲迥王謙元瑾荀濟勤王之義遂同堙王瑾濟討高澄書曰謀害文襄事覺伏誅宦官劉思逸瑾濟同盟乃列恩幸與士開一類梟感稱兵乃附楊素漢諒謀叛猶傳諸王祖珽盲佞奈何不列恩幸化及弒主寧得附於文述諸如此類史通未駁又近日南均張司成再刻李史序云子玄標駁百家而此書不一置喙豈未之見耶延壽修史顯慶子玄著書景龍相去甚近豈其未見特未加標

駁耳

晁氏曰相州李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建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又撰太宗政典官終符璽郎司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

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啁無所不載然比於南北正史差無冗穢之病竊謂陳壽之後延壽亞之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

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評曰商毫之優劣即評者之優劣予去與什任是一流人論衡與史通是魯衛品故甲班乙馬法式操觚要之一偏之見非通方之至論也

附許子玄於史記有貶詞於漢書加傳揚優固於遷似矣第云史記惟論於漢始遷生武帝時安能論漢終固生東漢自能究西都始末藉令遷固易時而生恐知遷不能作漢書邪以愚論之遷辟創業固辟守成創業紛亂勢難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尋討此可以知遷固之優劣矣

班彪字叔皮固字孟堅俱詳漢書本傳

史通卷之一

史通卷第二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

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事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評曰上段既深班馬迭興奮爲纂於西京勢重朝於東觀荀以加矣若虞叔區區易詩書遂混淆異外良不足觀叔寧寡闊穿鑿王氏雖勤成一家未足多尚如沈如徐條疏雖舉何能望馬班之光塵

附評呂沉滔羅賈帛均乎其旨同也曹均甚精

勢棄茹其俠同也史記既變編年之體不得不類傳既以類傳安能拘先後輩此無足爲史記累者若列傳不始皋夔伊周而始呂賈不括方爲孔類捨揚而爲刺客摸寫節子長後生惡能至哉

附評嚴鄭郭黃德冠人倫名馳海內不可以已意生學究天人更生忠在王室猶雖不終人以其忠若谷永者引申伯以阿鳳蹤乎可於市騎而金火以來命班生所謂諒不足而識有餘者比之董劉殊非其倫則何不曰賈誼晁錯董生劉向也

左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列女傳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之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遭命不改逆

時儉屯夫卒首場郊甲不賓哀崩高城訴愔窮旻
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一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左氏穀梁並作
一曹劌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
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谷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
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虛足以激貪厲俗
嚴君平遵鄭子真樸揚雄著書稱此二人近古之
逸民也

「介休郭太守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也
汝南黃憲字叔度初郭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
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
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器汪汪若千頃之
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
廣川董仲舒少治春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潁川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時賈誼已
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
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長安谷永字子雲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
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
文作覇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

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
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
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
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
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
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
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次遂令披閱之
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擾古今是
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

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晉干

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評曰我朝章典凡列聖之制策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以類區別各自成書深合子玄之旨但必有相兼者又有類別者兩行於世方得

附評桓文霸續尚書不紀非闕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獨紀秦誓取其語近王也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若盡錄秦誓豈成春秋但史通以無史作霸爲事以穆公誠誓爲言則不易之論也另立制冊章表書爲目甚新爲體亦異第云以類區別又似一部類書文選不似史體故數千年來無道此目不若仍舊王言入紀臣言入傳三章之約載之高紀反騷之文編之雄傳更爲妥焉

漢書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

蜀人揚雄字子雲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按子雲無出師頌止有充國頌其師出師頌邪文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蓋史通誤以爲雄耶

成都司馬相如字長卿以貲爲郎既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

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
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子異之按[illegible]以閒
邊讓封禪書以廣符瑞雖無作可批[illegible]

論

應劭曰過秦賈誼書第一篇名言秦之過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

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剏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加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

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諡閒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則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魏書李伯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

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葉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
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評曰近世宗方城論說千古成敗懷慨擊節曰章
爲籍母爲季羽雖素靈夜哭身死東城而有巨靈
開山手段試觀千古草莽英雄誰如其偶列之帝
紀豈曰過哉且以聖公之庸懦雖是帝系而降於
赤眉其視已甚要與盆子等耳子玄欲爲帝紀聖
公可紀盆子亦宜紀矣
評曰和與晃雖並爲太子然和則見廢而晃則英

姿颯爽抖敵若神有益軍國比之於和何異蘊合
視蛣蜣也
附評春秋隱四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董八月莊八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董三四
月實未成君也項羽起江東滅暴秦建都彭城假
號西楚使守之以正庶幾桓文而放逐義帝失天
下心身死東城即未成君亦非州吁無知之倫太
史公立紀誠過而子玄抑同羣盜則又過矣　國
初僞漢大類西楚稱本紀未爲失子稱世家又無
繼祀如此等類別爲載記可也
附評孫和吳大帝權太子也廢爲長沙王和子皓
即位追尊和爲文皇帝景穆元晃魏太武帝燾太
子也正平元年薨二年太武被弒晃子濬即位追
尊晃爲景穆皇帝和與晃皆位終北面追加大號
者也吳史不紀和爲和立傳魏史執紀景穆繼於
太武則吳爲得魏爲失矣戾園即漢戾太子也漢
宣帝即位未聞爲戾作紀以繼武昭而魏可紀景

穆以繼太武乎收之諂魏延壽因之不加刊正子
玄之識上符遷固元史不紀睿宗以繼世祖于玄
之例也異日者　本朝　懿文　睿祖當以此例
爲正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
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
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
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

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

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歸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

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刪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許曰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王而稱臣史有變例何可以一定拘乎炎劉稱業由

陳勝首事豈不得比於蕭詧乎且史遷云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勝非漢之臣妾編之世家正爲當耳

附許項羽不宜列本紀陳勝不宜稱世家三晉田氏未爲君不宜稱世家曰氏既爲君宜稱齊世家不宜稱田完元魏後梁宜稱世家皆確論也惟益本漢主而嘗爲僞蜀本承統而抑爲家通史史通通鑑俱屬未通綱目帝蜀其名始正引勝卽不得爲世家不曰秦民湯武乎槩目爲盜于玄過矣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自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以陳字爲田氏

蕭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梁侍中武帝嘗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

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illegible]記五卷

蕭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臣於魏魏冊嗣梁稱帝於江陵三世而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隋秘書監禮部尚書撰五禮百卷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久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

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

包括令甞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評曰閏月不告聖人特書於經如秦如隋皆閏也何以閏位之君不得爲紀乎若夫傳之爲體或兼舉或單提或附出原自不拘不可槩論

附許子玄分別紀傳如辨阜素別涇渭作史之楷模也第史遷之失叔皮章懷曾難之矣叔皮論畧有云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章懷太子賢注云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敗殺無子孫相繼著爲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僭嘗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子玄本紀世家列傳三篇尤羽黜勝皆本彪賢然不序及二子摸以已意排擊貪天之功掠人之美子玄所謂范侯攻駮班習子長攘袂公行自陷穿窬乃自謂哉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按黃帝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爲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

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
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
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
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
蚩尤是也○歸雲集蚩尤阪泉氏集韻作蚩蚘孔
安國又以蚩尤即九黎君繆
相叛臣羿有窮國君也是爲夷羿羿學射於楚狐
父羿棄武羅伯因熊髡龐圉之賢而用逢蒙寒浞
浞寒君伯明之讒子弟也烝羿之妻曰純狐殺羿

而納爲室純狐生二子曰澆曰殪澆詩語作奡奡
淫於其嫂曰女岐逢蒙弟子曰鴻超
紀姜姓侯爵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爲王后魯莊
公之三年齊侯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
去其國
四皓者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
角里先生角音鹿上從兩點下從用漢書作甪上
從一撇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
有五色甚美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張耳陳餘俱
大梁人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東漢永平三年
拜宗正以孝義聞
晉中與盧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

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
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袁紹引爲別駕不
用其言爲操所執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臧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
洪遣出事紹洪敗見執紹欲殺洪容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

懸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
顔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
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
烈士

史通卷第二

史通卷第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内篇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爲形故桓君
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周譜此其
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

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
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
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
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巳下有列傳至於祖
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
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
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
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
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

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强加引進則列
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
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
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
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
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
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
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

巢蔦施松上附生㾦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至法
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
播遷南據楊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
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
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
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
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評曰表者標也標舉其顛末以示後世也六合共
貫紀傳詳明何用表爲惟天光分㸌考校最難沓
聚成表一覽可盡惟班氏人表吾無取焉

附評春秋戰國周德既衰羣雄分峙則馬遷二十
國年表不可無也典午播遷五胡亂華諸僞並起
則崔鴻十六國年表不可無也由是推之南北分
爭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則三十國年表當倣五
代閩紫路振采有九國志劉恕有十國紀年歐陽
脩有五代史則十國之年表當倣而諟爲遷鴻乎
又史通雜說篇云太史公年表雖燕越萬里而徑
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鴈行

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篇乃謂讀者緘而
不視煩費無用一襃一貶令人何所適從

漢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注如淳曰世統譜諜也

唐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

鵲巢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頍弁之詩曰蔦
與女蘿施于松柏

六義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

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
異志韋昭傳世閒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
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其異同采摭
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
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陶隱居弘景作帝代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
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
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
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毋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

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
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天相會
云

書志第八 并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
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外有
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
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
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
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
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
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
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
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
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
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
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
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閒則有妄入

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
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
於下云 已上總序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
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
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
推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
漢事而隸入漢書尊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

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著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爲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愼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曜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旣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已上天文志

評曰按魏崔伯深云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是以彗犯天棓兆晉室之將亂月行奄畢識旄頭之見擒而云不預人事初亦未之思乎

附評古今一天郡國代更唐之郡國非漢之郡國則唐之分野非漢之分野不一明著豈無訛謬考漢天文志陰陽之精其本在地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此言人事之干天象也唐天文志李淳風因漢書十二次度數以唐州縣配通典亦云下分區域上配星躔此言分野之與人事也子玄乃謂分野不預人事愚不知其說若謂丹曜素魄黃道紫宮亘古如斯不必復志則志傳所載有赤烏夾日白虹貫日矣有月暈黑氣乍合乍散矣有紅氣垂帶白氣如環矣有失中道而東失中道而西矣有客星歷閣道入紫宮有客星見紫宮西垣矣諸如此類豈可無志

丹曜日也素魄月也日有中道卽黃道也月有九行兼黃道青道黑道白道赤道言也紫宮北極紫微宮天子之宮也

東郡京房字君明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竟以讒誅

南鄭李郃字孟節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

侯舍時夏夕露坐郤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

熒惑果徙三舍

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范陽張華字茂先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晉陽秋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

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

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評曰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類可推而得故履豨削鐫由祖可以會備
點睛刳心即技可以徵道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
觀者焉藝文之謂也
附評易殫悉備云有天道杞宋無徵由文不足子
玄欲除二志吾未見其可也馬氏文獻通考於二
志尤詳第漢人之籍入於隋志唐人之書著於宋

紀則蕪矣
渾圖即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雞
白之繞黃周髀即蓋天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
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
股表也
左成九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
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
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
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
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
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
竿壞幡亡梟止涼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
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
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
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

后之祥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
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
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
舛候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
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
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
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
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林況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

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閒去凡五世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春秋宣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楚

嚴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王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成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尚書尹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自太戊薨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六月是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官又已弱君微失柄來事之象也又按僖公二十九

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大爲國。菽爲強艸。鷙著青色。負蠜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爲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三十三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如斯詭妄。不

可彈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

自以名懸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禪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鸞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已上五行志

評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洪範庶徵之應安可誣也

武經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古而後行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

宋書劉裕征盧循大軍至左里將戰劉所執麾竿折折旛沉水衆懼劉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

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

戰大破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

成帝時歌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

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簒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曰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仟佰明離閫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特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不誅亡功受官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左宣十五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左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昭七夏四月甲辰朔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在衛君乎魯將上卿

趙達河南人少從侍中單甫受學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對問若神吳主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山陽單颺字武宣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

術舉孝廉稍遷大史令後拜尚書卒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鵞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州之狄泉盟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

乎是後劉石相繼亂華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經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疏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形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

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十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於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

爲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卭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

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評曰、都邑方物雖不另標題目然作史者類能捷拾之特未詳耳獨世族志難言之矣如漢高之本於陶唐托跡之源於黃帝何可盡信如欲分明姓族則淸河之數所必至矣談何容易

附評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材竹穀纑山東多魚

鹽漆絲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寃然一方物志第其意主生殖故云貨殖隋許善心曾撰方物志特未列之正史史通謂正史當有方物志似矣予意一準貨殖傳書竹木載魚鹽以遂民生之利可也若旅獒究馬蕭史以爲戒未可誇示後世至於人形志八相篇此何與於治亂而謂急於天文乎則子玄好奇之過也

別評史記自序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作三代世表第一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

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則漢史未嘗無氏族也特未及百官耳唐太宗嘗
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
必多取貲人譜責昏由是詔士廉韋挺岑文本令
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攷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
退悖惡先宗室後外姓退新門進舊望左膏粱右
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
號曰氏族志一百卷則唐未嘗不志氏族也特未
著於史耳至宋鄭夾漈通志略獨詳氏族郡邑豈

讀史通而興起邪至其自序則云出臣胸臆不涉
漢唐諸臣議論亦幾穿鑿
隋志孝成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校中
秘書哀帝使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
祿閣上歆遂總括羣書著爲七略大凡三萬三千
九十卷又曰向別錄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
唐志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
孔衍魏漢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爲
明雌亭侯裴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
負爲婦人如爲有據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
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考漢高功臣侯年表亦
無許負負相經未見然梁陶弘景劉孝標俱有相
經序詳藝文類聚相術篇
史記魏豹立爲王而爲薄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
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
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
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史曹參等虜魏王豹
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實生文帝○漢書郭

解許負外孫
風俗通義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
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
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
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
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
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
晁氏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

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
王會○補曰晉輿服志云成王之會唐顏師古云
昔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愚謂成周
之會在成王時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是也
八方四方四維之國
左宣三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
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

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山海經有六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
經故云四荒之經
左昭十七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
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
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
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
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
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
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
郯子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十五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
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
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黶
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
屈原爲楚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世辨昭穆注帝繫世本之

爲號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

晉陽秋初陳羣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世然後受任

鄭樵曰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近則隋有

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通考晁氏曰洛陽伽藍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陳氏曰衒之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

文獻通考鄴中記一卷不著名氏記自魏而下及僭僞都鄴者六家宮殿事迹按唐志有鄴都故事二卷

隋經籍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子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

亦多遺失

京兆趙岐著三輔決錄自序曰三輔本雍州地世之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錯會非一國之風非但繫於詩秦俗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生於西土曾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晉京兆摯虞注解三

輔決錄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

唐柳沖傳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南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藏在秘閣副在左戶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家譜二卷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隋志云儉十卷王逸之續四卷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隋志三十卷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隋志南族譜二卷拾遺一卷賈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傳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又著百家譜隋志二十卷廣兩王所記

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

犬尾短如麢尾狀此夷舅姑子婦卧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鬬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殺

陽羨周處字子隱氐齊萬年反處力戰而沒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

吳郡陸澄字彦深隆昌元年散騎常侍隋經籍志曰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

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

桑氏曰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二卷後魏酈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

史通卷第三

史通卷第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題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

子長淡薄無味承祚儒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巵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大唐

脩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

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脩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大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

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評曰太史公之贊不事鉛華直抒胸臆比班掾之款金擊玉奇似高一籌范曄其班之流亞乎

附評史臣論贊正以寓褒貶定功罪不自左傳君子曰始也尚書典謨起曰若稽古所從來久矣史記陳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此皆論讚之餘也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嬖收之流則何以讚爲

評曰崔浩與毛脩之論三國志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諭而不能與曹氏爭

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亦主得有理

附評陳壽評武侯用心平勸戒明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未嘗謂諸葛不逮管蕭也李延壽北史載爾朱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時稱穢史豈其然矣賈誼傳班固贊曰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成紀隗囂字季孟初臣光武後臣於公孫述述以爲寧朔王漢兵西征囂恚憤而死曄論曰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

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

觴筆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逐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

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政駁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評曰史之有序猶劇之有本末也敷衍本末何以當場史書無序何以關鍵係乎序之善否耳豈可

槩以老生常談目之

附評序者小序也例者凡例也例莫嚴於春秋而以序序莫佳於史記而以例不可兼也

臨淄江革字次翁鄉里稱之曰江巨孝[illegible]

諫議大夫

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指意放蕩[illegible]

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以自慰諭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揚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謝

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班孟堅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篤志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名曰答賓戲
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
枚乘作七發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馬融張衡作七激與依說韻舉屬辭之篇傅玄作七謨又集七林曹植作七啓并命王粲作張協作七命陸機七徵劉勰七華顏延之七繹沈佺期七引唐志下氏七林集十二卷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陸呂二氏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

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

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頗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衞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

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忽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評曰。馬遷之以外戚傳皇后也。此是疎略處。而子玄剔發精詳。詞氣跌宕。可以解頤。可以捧腹。謂之史聖也亦宜。

附評　史之題目當以編年爲正。一年之內。主臣華夷諸事畢載。何其簡且嚴也。春秋孔經左傳爲上。其次朱子綱目。綱法經。目法傳。又其次司馬文正

公資治通鑑。皆題目之正者。編年之體壞於子長。自茲以後。濫觴逾甚。昔人謂之整齊故事。良有以也。即欲如史記體。當以新唐書爲正。首帝紀。次諸志。次后妃傳。次大臣諸臣傳。次列女。次外戚。次宦者。次酷吏。次藩鎮。次蠻夷。次姦臣。叛臣。而以逆臣終焉。當矣。第李密王世充竇建德蕭銑等盜僭竊號。當另爲載記。不當置列傳之首。楊行密孫儒王潮等乘亂竊據。亦當另載。不當混諸傳之內。宰相有表有傳。又何必世系之贊。有宦者而無恩倖。則

句以置易之旨宗貸王武俊朱滔吳元濟不列叛
臣則何以服李懷光高駢後梁後唐雖云自有王
代史然宋溫未禪之前當紀其逆臣子於帝之先
當傳克用斯爲全傳此皆史通以後事因并及之
以俟來哲

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讀易道而黜八
索

附許八索之說謂八卦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
人注八體以應八卦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

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萇于宗義求謂
延謂易有一索再索三索之文安知索之義不本
於此邪及讀勾微曰五帝時名八索坤三索於乾
而得三男乾三索於坤而得三女蓮成八卦八八
相索廣生六十四其疑始釋然正義又云以易八
卦爲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
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
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延謂勾微爲得正
義似淺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劉原父云即九共九綿古云
丘與共相近故誤爲共禹貢言形質九丘言情性
馬融說九州之數賈逵說九州亡國之戒張平子
說周禮之九州古人釋解其异如此當以九州爲
是

巴西陳壽字承祚張華舉爲孝廉除著作郎撰魏
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夏侯湛
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壽又撰古國
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壽卒梁州大中正

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司馬相如病
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
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
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
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
寫其書

劉璠字寶義沛人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周明
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子祥

附許書目名覽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

名書總運注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從
爲就呂陸二書論呂猶可云春秋陸則不係時月
矣
漢書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
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
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
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等北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匡等進攻隨未能
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
應之

張寔字安遜軌子晉封福祿縣侯軌卒涼州人推
寔攝父位進涼州牧封西平公後爲羣小所弑諡
元
李暠字玄盛成紀人晉隆安四年羣推爲涼公領
秦涼二州牧改元庚子建初卒國人諡曰武昭王
項籍字羽下相人起兵吳中滅秦自立爲西楚霸
王都彭城後滅於漢
張步字文公不其人梁王劉永拜爲輔漢大將軍
既降光武封安丘侯後叛陳俊擊斬之
劉璋字季玉焉子既襲焉位先主無威略遣使迎
玄德入蜀玄德襲之遷璋於公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也初爲南陽太守尋僭號
自稱仲家後以困窮憂懣死於江亭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

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任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

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承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所交。網羅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于漢史。何太師之誅。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

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

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傳紀。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

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評曰史之爲體雖欲靡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
欲去浮尚意而典故不得遺武事在目前而徵之
千載武人在此地而于涉鄰邦豈得斷限如君構
杖於域外判玄圃於弱水哉但不宜頭上安頭以
犯重復之病

附評高紀不書子嬰沛公何以入關中是武成可
以損獨夫也魏書不序高歡神武何以傳玄奘是
漢書可以置阿瞞也故斷限者側也漢志盡幾年
書禹貢誠爲太濫若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

歡夫見其可晉謂魏爲索虜魏稱宋爲島夷彼此
互排猶可言也第元氏未君而傳東晉秦燕魏起
北虜而編張涼李蜀冠履顛倒馬牛參商信有如
子玄所云厚顏矣

附評曹操圍張超臧洪求救於袁紹紹不從遂與
紹絕卒爲紹所害陶謙守徐州襲殺曹嵩後操破
謙殺男女數十萬人雖犬無餘謙病死則洪與謙
之死皆由曹操安得謂事同風馬惟董卓死漢劉
虞死瓚孫瓚死紹於曹無干

趙高初爲中車府令行符璽事所二世元年爲郎
中令李斯已死拜爲中丞相

廣陵臧洪字子源東郡太守爲袁紹所害

丹陽陶謙字恭祖爲徐州牧爲曹操所破病死

東海劉虞字伯安拜幽州牧爲公孫瓚所害

遼西公孫瓚字伯珪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爲袁紹
所害

左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按參辰星名商夏地名後
言參商錯舉以見耳

名冕桀于淳維攜桀衆妾遁於北野晉史云淳維
禹後或又以爲黃帝後或云淳維即熏鬻也然熏
鬻非桀子黃帝時已有熏鬻矣

盤瓠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
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
五色因名槃瓠

名冕史記漢書並云黃帝犬名槃瓠爲蠻人之祖

槃一作盌又魏略述盤瓠之所以得名由老婦耳
病取物變犬其説甚怪羅泌云槃瓠者獄犬之韓
語耳按五音編海獄薄官切注云獄犬也又姓
系黄帝曾孫下明生子名白犬爲蠻人之祖是白
犬乃黄帝玄孫之名非眞犬也下一作弄白滂經
又云弄明生白犬爲犬戎之祖
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
之日影復逐遂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弃置廄處
破出一男及長善射雖一矢殪獸甚多故名朱蒙

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道遇大水得魚鼈成
橋以渡逐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爲氏
宋書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
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
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
部俱牧馬馬鬭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
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鬭爭相傷渾曰馬
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鬭鬭在於馬
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

西行逕西附陰山

編次第十二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
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
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
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顚倒蓋可
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
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
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

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
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
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
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亾按其行事
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
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
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
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
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

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僭位先不當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脩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

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鷹鸇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承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爲格言

評曰彭城巳封鼠石夭子併歸清野宛丘業歸荆籍春秋猶繫陳亡蓋一日廟社未移則一日君臣猶在故有先衰之善而無預削之文孺子乃赤帝苗裔豈同孝惠之嗣名之爲太子附於呂氏者可比哉如何巨君未篡之前而乃不列之帝紀子玄駁之可謂識埀千古

附評滑稽流酒器也韓注吐酒終日不巳喻人之言語滑利也龜策二物也所以灼龜揲蓍則大卜也子玄以龜策爲物不可以傳則滑稽爲器獨可以傳乎固矣但太史公當以太卜爲目如日者之類尤善

附評子玄既僞蜀而真魏鷃劉而鵬曹而又曰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立言自相矛盾令人何所從違至陳壽序先主繼焉璋吳均敘鬱林與子嬰昌邑亦自有說焉璋與先主同一宗裔亦勝籍囂述

蝸起異姓者殊先主止帝益州懸高光混一海寓者殊始書焉璋繼書先主正以著劉璋亾國之罪亦徵著先主逆璋之失爵林爲帝一年改元隆昌巳成君也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而降漢昌邑即帝位一月而廢鬱林未成君也書爵林正以明蕭鸞之弑不書子嬰昌邑正以著赤帝之與顯博陸之忠例雖一律子玄可謂拘於例而失其意者矣至於東昏猶在而齊史遂列和年史臣媚梁也煬年未終而隋書已編恭記史臣媚唐也其能逭子玄

之斥乎然則當何如書東昏永元三年辛巳春夏秋當書永元冬十二月蕭衍入建康廢帝爲東昏侯始書和帝中興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當書大業明年戊寅春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始書恭帝義寧斯爲實錄

附評莽弑平帝立孺子嬰改元居攝業巳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纂以嬰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紀之亦當附平末奈何入莽傳中此班氏抑子嬰之過也更始誅莽建元二載厥功甚巨而降於赤眉身死賊手辱亦不細史通乃謂兄亾弟及當爲作紀此又子玄揚更始之過也作史者紀西漢年以初始元爲終而附平帝之末紀東漢年當爲更始立載記不得列於光武之首斯爲稱矣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班書去病光各傳故曰昆弟非復一篇

宣帝王皇后號邛成太后乃元后之姑也元帝王

皇后成帝之母乃邛成太后之婦也班書以邛成列外戚傳元后另爲傳故曰婦姑分爲二錄

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與家人無異名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史記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左文元秋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故曰禹不

先黙爲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留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闍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黄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讃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評曰子玄嘗子長老中同傳余以爲未可輕詆也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何之乎舍七情奚托焉老氏看得世情太淡所以流於刻薄少恩非太史公安能有此高見王於承祚之傳彧誚亦是乳水相合孟德以文若爲子房關忠許文和爲良平以其旨略同也並列豈爲失乎

附評先黄老後六經老子與韓非同傳遷之失也後外戚先夷狄固之失也賈誼將荀彧同編壽之失也公孫弘傳贊一行言武宣以來得人之盛不似弘贊故曰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玄成卒後皆匡衡孔光等建議故曰枉入玄成傳終此又固之失也子玄之讀史精矣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丞相賢仲子永光中代于定國爲相父子入相榮當世焉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

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脩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眞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

處西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遠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也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

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庸謬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言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爲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僭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謂之帝死謂之廟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郟

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儁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

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脩墳墓乃闢道立表
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伊而人莫之肯
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
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
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
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
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
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
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

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
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爲玄德）裴
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
（[illegible]）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
韻而便作（[illegible]固哀紀贊曰寵樊董公惟亮天功隗[illegible]曄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
捨之道其例無恆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
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苛曰經言之君苟非大惡若履癸商辛者皆宜崇
其斷[illegible]以臣子無貶君父故也如孔子魯人桓宣

二君篡弑之賊其與嗣統之君稱公皆無少異意
可想矣至於稱祖除漢唐宋開創之君以外惟光
武可以稱祖其他難以槩稱矣
附許子玄既云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
成寇賊議矣至於項羽加以僭盜得無謂其窮品
於漢祖耶羽而名盜則唐之世充建德我明之友
諒士誠皆盜也班范以劉玄爲目慢矣子玄乃隆
之中興加以歷數未聞旣帝而降居滕赤君可謂
中興僭曆數耶曹氏稱祖操有慚德而況丕叡元

氏追帝魏譫建議巳駁其非子玄右操爲祖弃譫
不論皆所未解獨論王道曹逆劉順此二語逕爲
綱目帝蜀之根嗣是而蕭常之後漢書謝陛之季
漢書相繼而作則子玄發之矣
張晏曰沐猴獮猴也
厲王尅奔彘有共和十四年史記云周召二相行
政號曰共和然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注云共國伯
爵和名也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
之請立爲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氏

春秋傳云共伯得志於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立和爲天子十四年天下大旱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和之說無據

郟敖熊麇一作麏字同世家作員音雲熊麇葬於郟故號郟敖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佗秦時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趙佗行南海尉事故史記曰尉佗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故史記曰黥布

靈帝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執安平王續甘陵王忠以應之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

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石奮漢景帝朝爲九卿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乃號奮爲萬石君

史通卷第四

史通卷第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

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妲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

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三日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遐邇也）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斷蓋亦陰過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千鄧之所糞除王

虞之所糠粃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編畧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頴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荀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

相斃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爲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鳥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評曰史固不宜曲筆但隱惡揚善人之公心隱侯揭人閨閫之事形諸簡牘和帝以劍斷其舌冥報安可謂無

評曰秦始皇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元帝之渡江也正符其數眞人之應在於此矣牛金之誣不言可知

評曰翟義不死諸葛猶存者謂其情忠貫日亘萬古而如存耳非謂完此血肉軀也至如杜子美古今以爲詩史而曰志決身殲軍務勞則嘔血之說似非無據

附評採撰當博踳駁當擇是此篇大旨故自丘明

其說高下子玄都無取焉

蓋周之頑民即殷之忠臣尉遲之黨友即宇文之忠義奇王大節差有可觀史臣受詔未足深信子玄抹之竟無謂邪

晉書宋孝王劉子玄爲晉元申冤破千古疑嗣後有唐太常少卿元行沖者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郡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武名犍實爲魏晉受命之符夫晉自有東晉何須元魏但元帝非出牛氏則唐人已

屢言之而何至今猶傳訛邪

荀淑潁川八龍號高陽里子玄以爲虛譽子玄兄弟六人鄉人號高陽鄉豈便可偃然當之邪龍德雖爲心求其實荀與劉俱非龍也自頴川稱八龍後晉書頌八子瑨珣璟珙琠瑨球其一闕亦稱八然陳氏德仁兄弟八人太守改所居里爲高陽隋書孝叔定隋宗之說則文仲眞死讚松之入谷辯駟式氏何存行路之口豈可盡信

登封有啓母石應劭郭璞皆云啓母塗山氏所化歷代崇祀見漢武帝紀淮南子云禹通轘轅之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呂氏春秋又謂啓母乃九尾白狐盧元明業又以啓母爲陽翟夫人按嵩高記陽翟夫人姓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即啓也遂訛爲塗山云

帝王世紀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

禹於石紐

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按空桑地名一統志云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云其母既孕夢神告曰臼出水即東走明日臼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卽此又云生於伊水之上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
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
見一丈夫牽牛飲河君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
嚴君平按張華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
又無乘槎之說宗懍作荆楚歲時記未知何據按
成都城東有支機石有司立亭貯之右有一孔光
潤似支機處
張衡靈憲云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之
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西吉翩翩

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
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羿請不死之
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
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嵇志注稽康高士錄撰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
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混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
九人稽康所贊缺一自擬
安定皇甫謐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
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門人摯虞張
軌牛綜庸純皆爲晉名臣謐高士傳序曰梁鴻頌
逸民藴顯敘高士或錄屈節辭而不紀又近泰漢
不及遠古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自堯至魏凡九十
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應劭字仲遠奉之子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
守撰風俗通十卷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
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
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喬漢明帝時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之

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尚方診視則四年所賜尚
書官屬履也
廬江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乃
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
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
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
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
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

數百皆變爲甚藍屈前膝入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介休宋孝王好緝文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遲迥事遇害

魏志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略常

侍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梁書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畧勉舉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劉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

丹楊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荀淑八子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旉字幼慈頴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頴陰令苑康以其里曰高陽里以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漢文帝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也爲東郡太守起兵誅王莽兵敗族誅班彪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魏史齊將陳顯達入寇孝文帝復親討之至馬圈疾甚崩于行宮

魏書諸葛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

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喪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綠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敎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

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

漢書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外書後以謀反自刑殺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踰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失實流宕

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

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强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鶉鷃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

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恐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

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壁不可用也畫地爲餅不可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刱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

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

史通　卷五　十五

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評曰、五者之失、近世事繁、且多忌諱、不得不爾、惟舛錯一途、最是史官大病、或註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圖、元與雅有三年、而猥稱四五、不可不細爲研究、

附評子玄載文五失其言讜矣顧此皆衰世之文非盛世之文也虛設之失并丕炎裕亂賊之詔也

厚顏之失孟德字文爭戰之語也一槩之失以亂爲治以惡爲善澆漓之辭也叔世末主目不知書不得不假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不得不自戻若逢聖主當盛世何至有此失哉

左鄭伯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史通　卷五　十六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讎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漢書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曰上林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何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風諫焉

漢書楊雄字子雲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

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

後漢書班固年九歲善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

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

京兆第五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

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山陽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羊涉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後爲梁冀所害

漢書班彪遣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故作王命論以諷之王命謂帝王受命也

臧榮緒晉書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曹嘉之晉紀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蜀志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有前後出師表

晉陽王昶字文舒魏散騎侍郎名字子弟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敎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河内山濤字巨源晉武時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潁陰荀伯子宋著作郎徐廣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左郎助撰晉史遷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内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

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乃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

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蜀本作搜　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評曰古來傳註必宗服鄭固儒宗矣若摯虞陳壽周處常璩雖小書雜記並文苑之筌蹄儒林之鼓

吹何可少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著三輔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

撰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
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華陽國志十二卷晉散騎常侍常璩道將撰華陽
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
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後
自晉至周顯德僅七百載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
寬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陳氏曰志巴蜀地
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
特等事跡末亡爲序志云肇自開闢終永和三年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云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
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
實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
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祗穢翰
墨
高唐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
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
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二十子也梁亡入周保
定二年加儀同三司麟趾殿學士隋拜內史侍郎
撰梁舊事三十卷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
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
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
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
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也、

按夫子修春 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
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
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邪。何貶薨
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
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
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
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
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
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旣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旣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旣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

於大連之傳竝所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爲卉服之地至於

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與諸華（劉昶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楊

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討）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刑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遐異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

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評曰、史之爲體、辨而核、博而裁者也、馬班其史之最者也、君臣皆卒、既昧尊卑之等、沛漢不除、更暗今古之殊、況仲豫士安、非失匯習、蔚宗法盛、虛贅

相傳、下而魏隋諸書、褒貶失實、風斯替矣、

附評　父子同氣、主臣一心、曳其君父、華其臣子、此魏收之失也、韋耿葛文濟瓘謙迥、忠於故主、賦於權臣、以忠作賊、不加表正、此李顏之失也、子玄得之矣、獨以勾踐權譽槩稱僞主、越絕江表、胥號僞書、立言之過、不無可惜

附評　李符璽北史於敘葛則曰、投袂勤王、志匡社稷、异於懷祿圖存之流、於薄居羅則曰、志存赴蹈、投袂稱兵、比之翟義葛謨之儔、二公忠勤、亦既白矣、子玄尤顏之仍舊、而不著李之改褒、寻未知其

解

越王勾踐、夏后氏苗裔、允常之子也、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號稱霸王、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

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

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

孔安國當漢武時、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會有巫蠱事、不及上、詳注二卷、毛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彭城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軍中郎、隗遷丞相直、委以刑憲

梁書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絕、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

高平虞溥字允源晉鄱陽內史注春秋經傳撰江
表傳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秘書唐志
蔡允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漢建安二十九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
操不克死之魏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諸葛
誕合文欽討司馬昭馬文謂昭也必求其實儉未
討文
孝靖東魏孝靖帝善見也幽於高澄弑於高洋
元瑾魏尚書祠部郎中武定五年與梁降人荀濟

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
王徽等謀害高澄事泄遇害
潁川荀濟字子通仕魏謀誅高澄見執楊愔謂曰
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
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
之事故杖天子誅權臣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
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
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太原王謙字勑萬父庸國公雄死于陣周建德六
年授謙益州總管隋受禪謙舉兵圖匡復不克死
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周建德初以蜀公拜太師
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唐
武德中以迥忠於周室改塟焉
梁國葛龔字元甫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或有請
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自忘其名并寫龔
名以進故世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龔舉茂
才為臨汾令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玉海葛

龔集六卷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
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
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
方朔贊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
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
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
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為蕩覆衣冠南渡江

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惟一世而猶以本國為

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已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他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琅邪王褒新野庾信弘

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以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評曰自永嘉不競中國淪亡僑置本州猶存丘首而皆係之以南安得南北離亂淄澠不分乎至於名微位末始標州名名位既隆不從此例義則未安治陽廣州之名膾炙人口何必自標我朝貴重

者以縣著稱如洛陽鈞陽華容浮梁之類地因人
顯可以遵行
附評孔子删詩存商頌作春秋諱孔父尚書紀微
子之命論語題三仁之目本本原原意厚矣安得
近諉平昌遠忘微子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又安
得近書北海遠志魯國陰氏不過后族奈何上北
闕里藉令源出齊國安能秦越夷吾必謂生於斯
姓於斯不系姓源則秦紀伯翳漢宗神堯何爲哉
而氏族可無志也何子玄又亟亟於氏族也歐公

僑居潁上猶稱廬陵朱子生於考亭不背新安先
正書里大都如此至於江左僑立州縣猶是新亭
灑淚之意南宋君臣流連湖山遂棠杭州作汴之
譏子玄拘邑里之例失豺獺之義過矣但元海稱
劉拓跋宗陵赫連自祖夏禹如斯等類當爲一正
氏族大全管仲七世孫修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
周有陰不佞世居南陽新野至西漢末始盛是爲
光烈皇后之祖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獻帝都許徵融爲
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忌而殺之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泰始中拜郎中著論三
十餘篇
郎邪王褒字子淵梁元帝拜吏部尚書左僕射
華陰楊素字處道隋司徒楚國公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隋尚書左僕
射

史通卷第五

史通卷第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

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立訓臯陶矢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産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由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

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爲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

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嚬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為魏收弘為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獺靈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又曰催頭團欒河中齧子啟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請如此事雖可棄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緝錄故得權閣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數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

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
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
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評曰孝文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
作有大手筆自太和已後詔册皆帝手而神武之
時盧景裕以明經稱擧教以工書顯置之第館教
授諸王亦各彬彬質有其文焉而槩以夷音視之
過矣
評曰梁簡文有言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
水遂同大傳亦可謂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之鑑
成十三晉侯使呂相絕秦遂伐秦戰於麻隧秦師
敗績〇襄二十五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〇
桓二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譏哀
伯諫不聽〇襄三魏絳戮楊干僕
蘇秦東周洛陽人張儀范雎魏人魯仲連齊人
朱雲字游魯人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以死
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
臣
倢爲張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
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河
南尹不疑時冀妹爲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

言直終不忍用
綿竹秦宓字子勑建興二年拜左中郎將長水校
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往亮
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
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
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
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
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
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
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字元長僧達子也宋武帝永明九年芳林園
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
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
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
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
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
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
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
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
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
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
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
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
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僖五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
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
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
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

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
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
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
將及乎
隱十一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諺有之山
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鼚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
常談考證車輔查切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人
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接故曰相依今人
不知眞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殊謨古今
鼚注曰頷車牙下骨之名也輔爲外表車爲內骨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僖二十八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
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
無害也
後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爲郡文學椽時
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
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由嘗從人飲敕御

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
鬭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
鳩鬭此兵賊之象也楊由占雀則有之未著聽雀
事聽雀故事在益部耆舊傳有楊宣言舊有楊宣
翁皆蜀人子玄何不一舉之而云楊由邪
益部耆舊傳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
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
行數里果如其言
論衡廣漢楊偉翁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

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
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
曰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
馬目竟眇
沮渠夷姓千家姓云河西族外夷傳云先世爲匈
奴左沮渠以官爲氏沮渠蒙遜稱帝號北涼
乞伏夷姓外夷傳云鮮卑首帥有乞伏部因氏于
家姓云隴西族西秦錄云乞伏國仁稱大單于
拓拔夷姓一作拓跋氏族大全云黃帝子昌意之

後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拓后爲
拔故號拓后拔氏從省文爲拓拔氏後魏孝文改
姓元氏
宇文泰錄云南單于之後有普迴因獵得玉璽
以爲天授鮮卑謂天爲宇因號宇文氏至宇文泰
稱帝國號周
張太素著魏書一百卷說林二十卷子倂明皇時
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
修所闕

定州刺史餘令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
父知年平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
意諳壞而恐猶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
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
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
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
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遂弒成王
魏畧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
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與兼治中從事
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
計康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因見太傅
太傅問曰卿知其事邪固對不知而揚康自事事
與固連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
族顧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
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
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
也

樂廣字彥輔濟陽人衛玠字叔寶瓘之孫也廣有
重名以女妻玠人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敍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

之教也載何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騎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愼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

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救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知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

如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篇中之說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好詆陰私於爾朱榮傳又云收受文暢之賂附情令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天縱寬仁性致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令書非僭亂殘忍由非道而有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

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春秋之說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

周弘正來聘在館、贍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共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僞樂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百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

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稽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illegible]）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閭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是歷睢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麗藻、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評曰、常山獲寶符、括地千里、由父敎於龍中、不賢而能之乎、未可以庫笄之一節、而貶其概、擬之大畧、若淮陰之不反、并州生已辨之矣、至於乖角一塗、並自叔季詒也、一子罪也、或以爲愛民、或以爲遇主、一遇盾也、或以爲忠主、或以爲弒君、人固不可以一端論也、

評曰、人之一身、始終難必、李勣少而作賊、後爲名臣、許悼少而純直、晚更浮動、古今此類甚多、

附評史記云、趙鞅諸子無恤爲賢、語無恤賢於諸子也、漢書云、蕭何知漢信賢、句叔知李廣賢、謂韓信李廣賢於諸將也、非謂無恤信廣便可爲聖賢也、如以其詞、孔子云、賢哉回也、又云、賜也賢乎哉、將謂方人與克己者埒乎、孟子云、二子之勇、未知其賢、將謂舍熟與參商之流乎、不然矣、若班書序屠伯於求陽胥史列魏以之直邪、周書評太祖之

仁虔子玄之駁允當嗟乎寧獨如是漢書云世儒
曰權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既曰受辛紂
奴辛與顯亂陰妻邪謀與謁獄旨是所謂遊行說
句顏成爭角也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北爲
丞相元帝讓之曰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
交於闕廷爲廷尉則無冤爲丞相則冤結此所謂
人一而史辭二也故作史者當以子玄爲準
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
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
代地其姊聞泣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
爲摩笄山
下邳嚴延年字次卿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
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坐怨望非謗政
治不道棄市
高紀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
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劉敬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

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
必爲太子代單于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
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周史元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
王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
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偉性
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
梁王垂棘反齊平寶禹歸爲鄰人所重如此按周
史元偉史通作元行恭豈偉即行恭邪

新野庾信字子山善左傳東海徐陵並爲抄撰學
士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
遂留長安
汝南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三年使周官尚書右
僕射
杜陵韋敻字敬遠孝寬兄也志尚道簡號逍遙公
左襄三十二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
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
矣

龔勝不受莽詔自餓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
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
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曹子建三良詩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
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
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顏延年名延之琅邪人少孤貧讀書無所不覽文
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作
秋胡詩九首載文選卽魯秋胡潔婦事其事見列
女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
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
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
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
人歸其帑

敍事第二十二幷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敍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

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
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
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
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
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
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訓誥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
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爲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
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
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

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

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

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

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于昆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于下　右敘事篇敘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

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敍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

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迹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下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學業該博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近事

新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又敍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爲敏人也禮記中已有註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

者益宜除𣪘者巳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濮壽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益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罝釣必

收所留者惟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評曰釀酒者取其毋鍊金者汲其鎏片言居要爲一篇之警策故知簡者乃作史之秘訣士衡文每傳於多雖煥若縟錦然濯色江波中復有一片是衡文之服所以見病於世

評曰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措擧之嚴一字不苟所謂史中之簡歎然闊史至此方能細心讀古人書庶不心粗氣浮

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左昭十二子革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簵藍縷以處草莽史記以爲析父對常是未見左傳楊用修謂史記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略

其後一節病馬遷疎畧不知國語析父無篳簵藍縷語也史記作篳露藍蔞與左傳微異徐廣曰篳一作暴駰案服虔曰篳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

齊神武高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

公羊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侄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

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蒙之戰齊師大敗
史記張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老上元無年
字則老非年老也謂告老也猶國語云乃老也口
中無齒故止食乳漢書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已先去老字矣
湯臣伊尹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阿衡欲干
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于王道
莊子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夫前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

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
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
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
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
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
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
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
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
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

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
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
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
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
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
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
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
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

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語之濟[illegible]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爲文也大抵

史通　卷六　二十九

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輙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吳志劉吳王濟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事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典國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頗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

史通　卷六　三十

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

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
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復曹咎之利崔鴻稱慕
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
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
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
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
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
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轄子長所書魯始
爲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

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苻
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
而謝及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
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
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
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
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
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
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

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山之犢彰於載識
杜臺卿齊載藪云首牛入西谷迴犢上齊丘
河邊之狗著於謠詠[illegible]
獾獾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
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
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于或存
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
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
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
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
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右妄飾

評曰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文而更新陸士
衡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子玄歸熙之
說其有所本也夫

評曰夷狄之語改從雅言者因病而專用土音又
不知其何說須於土音之下註以華音如夷言烏
古論猶華言商也夷言乞石烈猶華言高也方得
體

評評東門吳豈絕德乎邢子才喪孫子而不慟何

异於吳馬遷稱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王琳爲梁至
死不貳壽陽之誅百姓盡哭故吏朱瑒請於尚書
徐陵曰琳經莅壽陽實存遺愛曾漂江台非無舊
德比前朝之史繼踵西園之賞頭歸彼境遂修
窀穸掩瓜墳既築式飛銜土之燕豐碑六詩將留
隴樹之人故一時會葬者數千人恐李將軍當日
武未有若百藥豈虛引古事妄足庸音哉
附評史通作轉漢書作輲總音衛第解不同轉曰

車輔轉曰小棺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
軍死者爲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應劭曰櫝
小棺也師古曰初爲櫝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
葬具耳考史記無此事史記出單傳其人以轉折
車敗鄙環曰單輔也則轉非漢初立若作櫝又非
子長所書當改云漢初立櫝孟堅所書○應璩百
一詩曰櫝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
觀細木而悶遲觀洪櫝而念櫝
詰評事不類古改從雅言子玄屢以此爲史臣之

病不知靖異勢殊亦有不得不改者如遼主呼耶
律楚材爲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者華
言長髯人也元成宗稱阿沙不花爲阿郎輒阿郎
刺者華言爾羅王也如此等類恐得不改特子玄
未之見耳
左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
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梁王僧辯勸進湘東王即位王曰淮海長鯨雖云
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晉陽秋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
高祖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僊瞥啓之
利
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
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堅

敗於晉沖叛終爲堅賊

邢邵字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忘食忽死損及辛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不再哭賓客弔慰孜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北史王琳字子珩山陰人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壽陽被執尋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襄四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孤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北齊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杜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晉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則男子之笄也注笄今之簪

魏昭成名什翼犍平文帝次子也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

周文帝宇文泰字黑獺始魏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爲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黑獺也

晉陸八凱中之一人也蒯聵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蒯聵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

戰國策魏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卷六終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騅甥聃甥養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在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三甥皆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舞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舞陽在第六等）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慮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

傳、頌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

也、又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誘戎落、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爲梟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頍在文苑傳）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

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列在方書、從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案吳本作鬱、詩當作蔚）

評曰、鄧侯不聽忠言、竟成噬臍、欻然見殺、殆與獻晉中實等不足齒也、三甥之見、其猶在王袁張、曲江上乎、僅居六等、何以勸善、

評曰、士會以國情輸敵、公山不狃、所不屑也、故應在二人之下、舞陽三家村勇漢耳、其於高慶何啻霄壤、

評曰孟子有論世之言、不近得其標榘、知井田學校之類、豈能一一標置、取其單詞隻字、以定高下哉、三科九等之分、定不著可也、

附評、漸離荊軻秦舞陽當共列刺客、江充息夫躬石顯當同傳佞幸、強生分別、此孟堅之失也、若伯牛曾參無大軒輊、雍也不佞、求非吾徒、一進一退

原不甚錯至於顏氏庶幾伯玉君子附名魯論便
足千秋何藉於稽康何榮於高士董楊鄭賢豈伴
顏遂比而言之恐亦非倫光武嘗稱龐萌爲社稷
臣已而連和董憲誅爲叟諛徐邈清通始終勿欺
中聖一語不過醉後戲言而可謂歎孟德乎擬邈
於萌奚翅霄壤史通此篇大是確論而操議如斯
信品藻爲難

附評古今人表張晏斜之云老子與文伯之毋第
四田單魯連藺相如第五而大姬巫怪寺人孟子

乃在第三嫪毐昏淫不死下愚而在第七其言識
矣不獨鄧侯三甥荆軻舞陽之失已也今細考之
猶有齊壞相懸者史記稱摯不善通鑑稱摯荒淫
胡爲與皋夔伊尹夷齊同列第二崔杼慶封齊魯
弑君之賊秦何與孔文子闕黨童子同列第七崔
紂宜列第九而武庚可恕田恒倖列第八而子我
可疑晉靈公居九而趙穿第八則臣可弑君隱桓
與于羽同列第九則弟可弑兄叔梁紇先師聖父
乃置第六與巫臣吳起同輩曾不爭此於禁陽吉
人優孟王人弄兒乃置第四與呂侯君子比肩乃
遂躡於魯公伯禽如斯繆戾不可枚舉孟堅之失
此表爲甚

附評秋胡之妻始不敗節於桑園貞也既不諒隨
於金夫烈也投川雖云亢過顧影自是無媿子玄
乃鄙之爲頑人悍婦寃矣

商臣楚成王太子也弑成王自立故曰南蠻冒頓
匈奴單于頭曼太子也弑頭曼自立故曰北狄二
人者皆弑父之賊故世稱悖逆曼讀瞞冒頓讀墨

特或讀墨啗

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後有賈季之讒陽子死之
晉悼公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毋
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
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
以彘季屏其宗

左傳二十八晉文公圍曹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
之僑以爲戎右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

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

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遂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王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邯鄲江充字次倩河內息夫躬字子微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尋夷三族躬幸於哀帝作姦詠東平王尋詔獄死母棄市家徙合浦

濟南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南史彭城劉康祖宋左軍將軍元嘉二十七年與

魏永昌王戰於尉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而如生

餘杭卜天與宋廣威將軍元凶入弒事變倉卒天與不暇被甲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

宋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丹陽紀僧眞事齊高帝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眞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建元初高帝疾甚令僧眞典遺詔永明元年爲建威將軍尋武帝崩僧眞號泣思慕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

王頍字景文僧辯之子頒之弟也仕隋爲漢王諒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

兵反多頍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葛澤頍戰敗自殺

楊玄感旣誅煬帝賜玄感姓梟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

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伏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

迷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會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强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會未足喻其高下也

評曰史簡狐筆千古以爲美談故夫言動之紀重

於天子天子之賞罰上係一時史官之賞罰動關萬世馬遷韋昭其庶幾乎若崔浩則近於訕矣烏乎直

附評此篇序古今史臣之直侯進南董韋崔馬遷張孫習朱王劭而退陳壽王隱干寶虞預王沉蕭統夫朱孝王與尉遲迥同死猶可言也王劭剖析符命曲媚隋皇而列之南董干寶直書成濟抽戈而移之鑿齒誠所未解自唐以來吳兢不徇張說之請韓愈直書中禁之事庶幾近之此外亡聞

附評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自討文王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然則抽戈犯蹕之言出自干紀不出習書子玄乃謂干寶栖毫靡述鑿齒近古遺直何其厚誣干也

後漢書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反封侯是時太尉李固以直言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左宣二秋九月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旣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魏王肅曰武帝聞司馬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魏氏春秋王業不偏安之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松之注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

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

魏氏春秋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

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爲世語曰又有一雞象

搜神記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今當取之

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

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

漢晉春秋述相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兹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射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爲有哉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儒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

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刑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相謂爲彼

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亾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知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

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典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

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

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評曰子玄爲聖公闢曲固不隨人頰笑然春秋之法身爲臣虜者賤而書名明其非諸侯也諸侯降而非諸侯則天子降而豈爲天子哉彼子陽井底蛙耳伏波將軍之所不道者猶曰窮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此足以證聖公矣

評曰死難諸子鼎倩爲最民望國華殞滯千古而
毋丘欽誕雖不與頑民並列亦可以報賈充成濟
之辱惡
附評王沉不忠於魏故魏后之毁濫逆其詔彰曹
醜也陸機旣降於晉故諸葛之拒虛張其鋒吳懿
功也佞人執筆顚倒如是若孟堅承祚猶有可疑
劉允濟有言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史通亦云惟王
伯厚曰受金事未詳予考三國志壽傳丁廙有盛
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
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
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
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丁儀上亦有或
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附評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獨得其龍
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夫子瑜而犬公休未非其倫
孔明祁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所義舉與亮何
异予謂三葛亮爲上誕次之瑾又次之

附評宋之忠臣有劉康祖袁粲無劉康名且劉康
祖死劭之難袁粲死齊之禪今粲謂齊與而有劉
康袁粲似謂劉康祖亦死於齊劉與袁不同時亦
不同難史通何以不曰袁粲劉彥節乎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
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河間董承獻帝舅也爲車騎將軍曲操迎帝都許
承見操專動陰念曰拒虎投狼奈何尋受帝密詔

誅操因與昭烈合謀事洩被害昭烈遂據下邳不
還
京兆金禕字德禕與大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
韋晃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
爲丞相掾曹操甚敬異之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
禕慷慨有日磾風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昭烈事
敗操收紀晃等將殺之紀呼曹操名曰恨吾不自
主意竟爲羣兒所誤耳與晃等皆死
闕喜毋丘儉字仲恭爲鎮東都督揚州文欽曹爽

邑人也驍果粗猛數有戰功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正元二年稱太后詔罪狀司馬師舉兵討之兵敗儉死欽亡入吳

琅邪諸葛誕字公休都督揚州守壽春與吳連和合文欽討司馬昭兵敗誕死之

陽夏袁粲字景倩宋尚書令蕭道成將受禪粲率兵攻之不克臨刑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丘山人人莫不隕涕

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

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德林遂字公輔歷官上儀同子玄所云亡考夫達公輔相加者以此

字出大若未詳

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與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爲文淵源浩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

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鑑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克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克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一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

務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推
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
養漢宮時天下無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
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刑攝正
之年厲匹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
有傳班氏式遵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
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錄歷序諸家晉史其
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
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

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
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
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
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
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
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
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

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
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殁而不朽
揚名於後世者乎

評曰其文直其事核而刊落華藻是則然矣而微
而顯婉而辨又不純任直核讀者不可以詞害意

評曰左氏敘事如化工之肖物固矣而公穀之清
而婉法而裁亦丘明之亞至未可以元常貴餅之
詆而逐輕之也

附評按史記少帝初名子山爲襄城侯後改常山

王更名義後爲帝更名弘及漢文至長安舍代邸
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
立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
滕公曰出就舍代王入夜有司誅少帝於舍少帝
始末如此劉軌思乃欲爲本紀可乎子玄駁之良
是第以共和爲譬竊所未了共和共伯和也厲王
之難諸侯立和爲天子十四年比宣王立共伯歸
國史記周召共理國事之說無據以此喻少帝殊
爲不類

按幽筆蔚流汗刮席下便寫王如朝廷止言多矣實斤三十七字蓋史之爲用也上絶不得鑒識篇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劉席不敢觀云云劉帝竟承刮席爲文逮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爲章句始知其爲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既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隔實公言也故敢如側云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識

漢司空掾任城何休字邵公爲太傳陳蕃屬蕃敗

坐禁錮作公羊詁解十二卷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

魏昭纏綜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長短

上虞王充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袁崧書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

南陽張輔字世偉晉御史中丞嘗著論班馬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勸惡足以監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毁人是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

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遷所以稱良史也又論曹操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勃海劉軌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乾恩仕齊位國子博士

劉璠字休徽璠子也周車騎大將軍初璠撰梁典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璠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璠脩定繕寫勤成一家行於世

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
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
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
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
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
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春秋，學者

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
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包微婉，
因攪務而勒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
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
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
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
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
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

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
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
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
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国，人
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
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强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
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
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
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强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

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
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
推而廣之，强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
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
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
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
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
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
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

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譏雖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刑之國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

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亾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

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

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窺宇
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
晉之史考其所識幾三百篇而僞邪書籍僅盈百卷
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
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
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
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
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
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

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評曰王元美曰春秋而獲麟也瑞應歟曰弗必也
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與曰不然也
春秋之作久矣獲麟之所託而悲者耶曰奚悲也
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評曰武帝黜罷百家表章六籍遷畧之而獨於祀
神求仙寵幸方士之誤備極摹寫謗書之論豈無
其因先黃老也譏武帝之不清靜也進奸雄也傷
當時之無拯厄也其傳首伯夷淋漓宛轉豈無其
意

附評此篇專論孫盛葛洪李德林檀道鸞魏收五
子之失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
鑿魏失之悍其能逭於子玄之擊乎

莽草名音梅說文馬莽也

文十一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富父終甥舂其
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賈
逵曰子駒魯郭門名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僑
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傳二十九冬介葛盧復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襄十四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
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
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
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
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貍豺
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我諸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譽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
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滎陽太守是時桓溫覬覦非
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
晉愍帝於三國時帝蜀以宗室爲正以魏爲篡至
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引世祖諱炎興爲
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高平檀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
陽秋二十卷
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
以刺賈后南風謠悍失德張華作女史箴以諷

史通卷第七

史通卷第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
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
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
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
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
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
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
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
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

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旣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奔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旣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竝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

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旣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

相會義理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惶
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
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
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
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
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
斃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
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

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
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邵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
仆於是始與邵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煞
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
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
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
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
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
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
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
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
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
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
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
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
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

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
八月叔輒卒至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
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
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
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邵齊
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
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

滿袖則閒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旣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

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許曰。丘明旣沒。班馬迭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者。代閒有人。而寄人籬下。學步邯鄲者。類皆貌同而心異者也。前之作者。旗正轍齊。後之擬者旗靡轍亂。其有探甚前紀。分路揚鑣。敍事有若化工。振響鏘于金石。而以七寶裝嚴者。不多見也。豈有虞預之竊王隱。法盛之假高平。風愈下矣。此庾季才所以固辭史職而不欲以漢之司馬遷。魏之高堂隆自比。誠畏其難也。

附評模擬一篇考究精詳讜論確當蒼梧之讓守株之說諸君不得辭矣嘗聞之雕龍曰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詞此模辭者也雕龍曰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此模意者也模辭者優孟學叔敖言動敖也衣冠敖也而實非敖也模意者慈石引針琥珀拾芥鐵石異類珀芥異形而氣相通也故模辭者似模意者眞

春秋質疑胡氏曰周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爲歲首而仍以寅爲春則胡氏之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之月爲春而胡氏之說非也史倚璿曰行夏之時時者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旣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

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於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商人建子卽以子爲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不變而杜預所謂所用之歷卽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于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沈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非

獨蔡沈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爲歲首而至於春夏秋冬則未嘗不以寅爲序初非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於周月之上而以冬爲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爲春者之爲要矣故

曰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然余嘗考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註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雷震電桓十有四年春正月成元年二月無氷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爲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月爲正月矣總之以冬爲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之而不變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丘有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爲冠夏時

于周月之上則鑿矣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伊婁穆代人弱冠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

三司

左傳成七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成九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

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東海徐湛之字孝源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輙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

濟陽江湛字徽淵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旦不異耳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

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據窗受害意色不撓

左宣二羊斟爲宋華元御將戰元殺羊食士而不及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困學紀聞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左桓六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

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
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宋書張暢字少徵薛之子也孝武鎮彭城暢爲長
史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遣使至小市
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幷致雜物使于南門
受之暢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
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
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異思者嘗
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也永和五年僭燕王位
以弟恪爲輔國將軍永和八年僭帝位恪字玄恭
皝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鄴闕儁死曰中原可圖
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憂方大耳
左昭二十一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叔輒卒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
去曰君子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
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
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
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
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
士而非士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

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

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

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

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

倍而史官徵其繆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

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于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

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亾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

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評曰夫聚腋而成裘累絲而成錦張揚天之網罄無窮之門凡稗官野史童謠里諺悉可以資弋獲

而持蟄噌痂見誚簡牘雖非大宮珍膳亦可以佐賓筵騁翰墨有不勝於山肴野蔌者乎胡可盡廢也

非地傳玄字休奕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晉武帝受禪加駙馬都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何吉卜請其漦而藏之

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

左成十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

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祀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

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

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新蔡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宋書劉邕穆之子也襲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沛郡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險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臥于聽事一頭

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舅即死

漢書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蘇林云寶如石似肝○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

死人腦郎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
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
爲雉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
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

左哀十四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
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
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
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
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
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
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
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

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
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
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
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
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
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
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
克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
僕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舜舉八
元八凱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
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庶幾免于戾乎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歿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刱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竝作史道勃興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竝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竝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盡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鷄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

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襃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襃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于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

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

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譽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評曰自乾坤鑿度敘命連遞所紀其詳不可得聞也時至孟子百里奚之賢智僅可憑臆而斷況元凱寒浞散宜閎夭哉未可以是責子長也惟後世之事去取無方略大存小不能無遺恨

附評尚書春秋古文簡淨既經夫子刪修又經秦始焚燔今所傳者或非全書非故遺也漢書國志晉史所遺人物皆非巨公可以無責惟子長不為皋伊立傳而始伯夷幾原不為張韓立傳而遺鮑照譙毛失儀子玄責之當矣

附評宋虞丘進始隨謝玄破苻堅隨宋武破孫恩繼隨劉藩斬徐道覆又破司馬休之其功足傳也魏王憲為王猛孫出守上谷清身率下繼刺并州境內清肅其清足傳也惟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

歙俱裨將功可以無傳然張晏謂褚先生補作非遷本意許慈與胡潛更相謗讟尤不足傳然孫盛謂蜀少人士故見載述則亦可以無責矣

史記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

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戎夷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懽用内史廖計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繆公夫人媵奚亾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用以報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魯君卒左右請閉門相曰止滋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

新序甯戚飯牛于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當舜禪短布單衣幾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聞之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卿位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

薄昭薄太后弟也高帝七年爲郎從軍十七年以

中大夫迎文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文帝
元年封軹侯十年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
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
之乃自殺

顏駟厖眉皓髮爲郎漢武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
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
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爲都尉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
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

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
城門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
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爽既罷兵曰
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
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文士傳何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
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
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
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
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年少時
人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
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
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
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
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
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簡文云玄度五言詩妙絕時
人劉惔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詢與孫綽齊名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
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
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
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
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
於祀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
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
封藥酒一甖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歎曰鴆君

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知死也因自飲之而
死子暢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
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南史鮑照字明遠唐宋人多作鮑昭避武曌諱曌
即照字宋祁以鮑昭為誤書非也

梁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

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順帝拜為大將軍
帝崩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
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
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益封冀萬
三千戶延熹二年伏誅

臨洮董卓字仲穎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為羌胡所畏靈帝拜卓為并州牧帝崩大將軍何
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
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至乃諷

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廢帝為弘農王乃
立陳留王是為獻帝遷太尉虐刑濫罰睚眦必死
群僚內外莫能自固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
誅卓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
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傅寬以舍人起封陽陵景侯靳歙以中涓起封信
武肅侯皆高祖開國功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蜀大
長秋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宋望蔡縣子王慧

字顒則北海劇人魏北海公

史通卷第八

史通卷第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

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進適不過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

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駮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為能事當

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記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今哉、

評曰、天文之爲志、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天道。纂以太白東井。出入當稽。稍水天淵。犯缺宜紀。于玄視爲附贊。而欲鋤而去之。何也。

所評孝標書淫孝穆巧密光伯淺俗原非史才似矣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若使續成後史當不在蔚宗下其所作靈紀十志及補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不存而子玄乃以不祿逮加之豈以廣天文志爲附贊耶則人形志又贊之贊者子玄不自知也

陳留蔡邕字伯喈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

平原劉峻字孝標少時未開悟晚更勵精明慧過人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免

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嘗爲自序比馮敬通卒門人諡曰玄靖先生

東海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武帝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河間劉炫字光伯隋初與王劭同修國史除殿內

將軍納言楊遵舉玆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時盜賊蠭起穀食踴貴凍餒而歿著春秋
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孝經春秋尚書
毛詩述議共一百一十五卷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
建初中爲公車令
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通春秋左氏顯宗時與校
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拜侍御史中丞
南陽尹敏字幼季官諫議大夫

南陽劉珍字秋孫官衛尉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
撰釋名
南陽朱穆字公叔拜尚書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
體行諡爲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涿人盧植字子幹官尚書有集二卷
楊彪字文先震子漢司徒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敍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敍發跡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敍
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
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
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
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兹體無易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
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
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
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

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
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
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爲義也苟
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相如
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
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
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
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
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

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異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烱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

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評曰枳棘之材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晉彼華宗掩其陋俗況後世以來氏族混淆尤不可辨若衛青之通衛媼而冒姓衛馬忠之養外家而首姓狐諸如此類不可勝計我明于德祖之上不復推究可爲萬世法

附評自序亦難矣不敘祖宗天下無無本之家遠徵氏族安知無妄承之謫直序宗譜相如王充貽咲誇尚爲宗至玄梅洪蒙譏予意一準屈揚序受氏之始隱祖父之惡不揚己才不形人短如斯而已若謂史有限年自敘依史則失之拘祖無二本先後異序則失之淆予無取焉

歸雲集姓源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所謂莫敖屈瑕是也後因氏屈原其胤也屈原字平楚詞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蓋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獻演辭章爾都穆聽雨紀談云正則靈

均菩原之小名小字也
姚匯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曰樊曰惠蓮曰籛
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於曹爲曹氏而邾
晏安繹侃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挾於
邾是爲邾婁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
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
爲子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
叔振鐸於曹

姓匯昌意幸子悃遷於北土後絲然党項爲拓跋氏
拓跋通考作托跋是黃帝之苗胤北俗謂土爲托
后爲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爲李
陵之後魏書則以爲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然
党項之種自有拓跋氏是爲鮮卑與此不同而唐
表節以個之後爲鮮卑君故通典以爲東胡之別
是碎以振政爲帝嚳厭越之後矣亦非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

者久矣及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
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
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字輔
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
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
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
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
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

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
不通其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
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焉史所書
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
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
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
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
撰錄多傳 注類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箋者注書已見之矣 左丘明

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

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安蜀中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諷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

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恥龍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

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字休文吳興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所紀事倍於孫（蕭）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人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評曰作史固不論煩簡而精嚴典核乃爲上品班掾之敘事賅密其猶有簡之意乎自是而後若陳壽之三國志銓序可觀事多審正魏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其庶幾乎若歐陽玄之宋金遼史記除授詳世系腐爛極矣何足以爲史哉

評曰蘇家評史通爲佛觀此一篇機趣跌宕議論風生安可以隸目之且字雖百鍊勢若傾河接六朝之綺麗啓宣公之津梁蘇氏且薄文選不爲安知史通哉

附評史頗省之際難言矣前史篇非略也世代既遠文獻凶徵而後遭秦之阬燔卓之帷蓋奈何不略近史詳非煩也耳目易逮諮訪易獲而又無阬燔帷蓋之災奈何不煩至於煩簡適宜肥瘠兼勻則又存乎史臣焉春秋在左則詳在公穀則略史記在子長則簡褚生補之則贅西漢書遇班則美東漢書不得班則庑是豈可易言哉

左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曰豎牛卒爲亂

宣十有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晉師敗績傳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漢武帝微行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欲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食以謝

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

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宜陽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

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

考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是伐蜀之謀專屬之錯矣考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考一統志成都有太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爲是子玄儀錯闢蜀之說出於常璩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鍾會字士季潁川人魏司徒魏遣艾會伐蜀克之會譖艾被徵會反爲亂軍所殺艾亦被誅

吳本荀嗤流薰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嶠之所編語頗於班馬與前文微異

史通卷第九

史通卷第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搉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亾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巵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

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

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稾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

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别是非相亂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

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别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

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論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覼

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爲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評曰子玄所敘之外有趙曄之吳越春秋劉向之列仙傳陸澄之地理書魏武之列異記摯虞之族姓記顧野王之輿地志皆可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者也

評曰此篇上半如棋枰下半如蓍子皆從太史公化來而一字不蹈襲洵是化筆

附評孝經緯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有三墳神農時文字未著補史止言治嘗百草始有醫藥惡能著本草經若是詳邪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尤衷定爲秦書疑信者半安得云夏禹實著山經也太史公刪世本爲史記孔子家語埒於魯論比之小說殊爲不類

附評玉海云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陸澄書見存別部自行者唯

四十二家山海經水經黃圖洛陽記二洛陽宮殿簿洛城圖述征記西征記婁地記風土記吳興記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會稽土地記會稽記隋王入沔記荊州記神壤記豫章記蜀王本記三巴記琢崖傳陳留風俗傳鄴中記春秋土地名衡山記遊名山志聖賢冢墓記佛圖記遊行外國傳交州以南外國傳十洲記神異經異物志南州異物志蜀志發蒙志任昉書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三輔故事湘州記吳郡記卲南傳江記漢水記居

名山志西征記廬山南陵雲精舍記永初山川古今記元康三年地記司州記并帖省置諸郡舊事則地理之爲書亦多矣不獨荆州記華陽志三秦湘中巳也

京兆于志寧字仲謐唐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

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輩記其說則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太史公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惟物余不敢言之也漢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十八篇固已不同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隋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

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史記注鄭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

所記錄黃顓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與左氏合

春秋正義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又引世本氏姓篇言十國皆任姓

樂資晉著作郎山陽公漢獻帝禪後魏降封爲山陽公

譙國戴逵字安道晉徵爲國子祭酒不至著竹林七賢論二卷

高平王粲字仲宣魏侍中著漢書英雄記十卷

蕭世誠撰元帝字著懷舊志九卷
范陽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脫不羈齊黃
門侍郎入周不得志乃爲孤鴻賦以寄情其序曰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
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
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驚樹性實疎嬾有知
巳傳一卷
西京雜記二卷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駿

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
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
句容葛洪字稚川干寶薦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求爲句漏令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內篇言黃白
之事外篇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通一百一十六
篇今存四十篇
劉義慶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稺豐城令榮翔
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

世說新語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
年少無不傳寫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
唐志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
談藪二卷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唐藝文志孫
氏譜記十五卷殷敬家傳三卷陸景獻吳郡陸氏
宗系譜一卷

隋志漢議郎圈稱陳留耆舊傳二卷唐志云圈稱
陳留風俗傳三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
蜀志陳壽益部耆舊傳十篇陳術續傳二卷○
唐志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
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南豐曾氏序劉向
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
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

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
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
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
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
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
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
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
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
八篇及十五篇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
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興亡者以戒
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扶風梁鴻字伯鸞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自娛
仰慕前世高士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唐志孝子傳蕭廣濟王韶之皆十五卷又讚三卷
師覺授申秀皆八篇宗躬二十卷虞盤一卷徐廣
三卷梁武帝三十卷鄭緝之讚十卷
范陽祖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

湘中山水記三卷晉侍中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
盧植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疑亦後人附益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載長安山川及
宮殿陵廟唐志云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晉太子洗馬著作郎著洛陽
記
三輔黃圖三卷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宮
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即此書也不著撰人姓
名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道考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
及僭僞宮殿門閤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按
李昉宋人也史通建康宮殿雖非此書想當具載
其中
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
漢武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
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晉
王嘉字子年嘗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
奇說名拾遺記十卷書逸不完梁蕭綺綴拾殘缺

而敘錄之
敦煌闞駰字玄陰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牧犍
重之拜尚書
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自鄶以
下無譏焉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勣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
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
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

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
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
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
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
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
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
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
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
而輙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

齊撰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
陸隋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
斯亦惟矣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
才如馬遷精懃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
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
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
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
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
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

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
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笑可為長歎也曾試論
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
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
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
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
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輙不自揆輕弄
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
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

蘧愚猿豕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

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評曰爲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一代鴻裁必得大手筆爲之監修而後可以作紀事之亞夫當極東之懸象若後世惟以爵秩之崇者爲監修國史滑其旨矣子玄之言洵萬世修史之龜鑑也

附評考魏伯起傳後主郎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由是言之士開掌五禮非掌國史當士開時疑史亦就矣史通此引似誤

莅史黃帝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下究壽夭乃作內經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堂審脉息演倉穀而揆靈樞推賊曹而偵鍼灸巫彭桐君能處方盟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按彈壓桐雷即雷公桐君也唐志有桐君藥對二卷今醫書有雷公炮

炙方

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

左成四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

史記曰周武王既立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倚相楚左史也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左
昭十二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
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臨漳和士開字彥通齊尚書左僕射封淮陽王與
太后亂故曰辟陽長信長信呂不韋辟陽審食其

也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
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
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
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
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
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
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
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
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
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
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
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
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
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
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

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
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
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
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
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
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
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
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欣得其歡雖古
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

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

于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乆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

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

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挾人倫摠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襃貶焉有諷刺

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

不似揚雄者有一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評曰子玄作史通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可與仲任慧地方駕其多否少可若孫僅之春秋沉思纔刻

若揚雄之擬聖。豈王劉二子所能望其涯涘。附許史通考究精覈義例森嚴一隅光彩不可磨滅予嘗許之子玄之似雄者四其不似者三太玄無主無名要合五經史通疑尚書感春秋其不似雄一法言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史通繇周聖孔其不似雄二法言譔學行譔修身譔問道史通無一語及於學道其不似雄三雖然雄亦有不似子玄者三雄劇秦美新子玄在則天時有言修則天實錄有所改正忤於三思雄不如也雄寂莫投閣

子玄作思慎賦見稱李嶠屢求罷史職不與蕭宗之難雄不如也童烏預玄其後亡閱子玄六子三孫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雄不如也

徐堅字元固東海徐齊聃子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耑倫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

亳州朱敬則字少連武后稱制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劉允濟傳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號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

常州薛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劉子玄齊名詞閣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景雲中爲御史大夫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

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
吳兢浚儀人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譔詔修
國史遷右拾遺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牾
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
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
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
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卽從容謬謂曰劉生
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
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

蘄改不許世謂今董狐云
壽州裴懷古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
御史曰州都督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
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延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入朝獻內新出
上秘之鴻烈二十一篇其二十篇原道俶眞天文
墜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

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閒修務泰族而終之以
要略
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
卽為惟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
而或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
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
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
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學行吾子
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

子孝至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
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目潛思絕慶弔之
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充造養性書十六
篇
應劭傳初劭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
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
世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

時俗嫌疑文雖不與後世服其洽聞
劉劭黃初中爲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
從作皇覽後與荀悅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
律畧論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説畧
一篇又著樂論十四篇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
類百餘篇○中興書目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
上下材質有邪正欲考諸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
篇九徵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
七繆效難釋事○李德裕人物志論以爲索隱精

微研幾玄妙然品人物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
家是不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
是不辯清贏之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
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一人之身兼有
英雄高祖項羽是也
舊唐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文選註引陸景典
論
南史劉勰字彥和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
心雕龍五十篇原道至序末各各系贊沈約謂深

得文理
漢書范踆作逡孟堅曰楊子用心於內不求於外
於時人皆曶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
吳范望叔明註太玄經解十卷其序云子雲著玄
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
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猥今
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
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
序以子雲爲聖人云○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

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測
宋惟幹通註陳漸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爲此書自
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溫公序曰嗚呼揚子
雲眞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
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蓋天下之道雖有
善者蔑以易此矣

史通卷第十

史通卷第十一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

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冐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評曰史官之權重于帝王帝王止賞罰一時史官則榮辱千載六經子史化為烈焰圖書縑帛皆為煨燼誠可歎恨官制太史公在丞相上雖有索隱之說亦可見事任之重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

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

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

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評曰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以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贊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古獨重此官豈徒懷鉛槧陵班轢馬含范吐荀發揮義例而已哉極東一星雖與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者或有不同位居丞相之上後儼固有取者然纔判文林縮章以三寸

不律操人褒貶春榮秋瘁特在乎指顧之間其職最重且大也詎與梓慎裨竈占水火察禨祥取煇當世之耳目者同乎唐太宗一代英主監前世以為元龜欲史氏不能書吾惡可謂知重史矣惜其不設專官而以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同日職當載筆不敢不紀而官屬糾斜方圓難盡不能望麟史之後塵固宜爾也宋之思陵以一代偉人范沖朱震專司史職可為千古之法。

附評據歸雲之論倉頡古帝非黃帝之史臣孔甲

爲史非夏王之孔甲又史記載武王立社召公與
贊釆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則尹佚周臣也史通
曰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孔甲非史臣尹逸非殷人
豈別有所據邪佚與逸同史記無逸作無佚
附評崔瑗稱平子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陳壽
贊升平志存匡君發於忠誠積恩玄賦與高堂奏
議可想見其爲人不徒知占候已爾
歸雲集或謂倉頡爲黃帝史官其謬蓋始於宋衷
爾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未嘗言爲史官也衷乃

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而韋誕傳玄皇甫謐輩
皆從其說不及考辨然河圖說徵稱倉帝鴻烈解
稱史皇說文稱頡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
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爲古帝不
得稱爲皇帝史官云又曰黃帝主書史之臣則沮
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寶凡盤盂
籩豆奩鏡鎗履輿席巾杖弓矛戶牖之間莫不注
銘以示勅戒孔甲之銘周公嘗誦之於成王矣蔡
邕銘論云黃帝有几巾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杜

甫亦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或以爲夏孔甲非又曰
黃帝史官孔甲夏后亦有孔甲孔子八世孫鮒亦
曰孔甲
孫伯黶孫伯字黶名司晉典籍故稱籍黶
夏太史令終古黃帝裔任姓之後也終一作佟一
作泠高勢一作向勢屠黍歸周威公俱見呂氏春
秋先識覽因學紀聞說苑晉大史屠餘見晉平公
之驕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
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居三年晉果亾愚謂平公

後三年晉未亾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呂
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
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亾也
屠黍不可謂知幾
左昭元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
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
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胡母姓椒名姓苑云齊宣王毋弟別封毋鄉遠本

謂公近取毋邑故爲胡毋氏又志云蒼頡七章秦
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
太史令胡毋敬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
索隱曰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
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穎
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少孫梁相褚大師之孫
宣帝時爲博士
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續七篇韋昭曰馮
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

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
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
死藝文志又有待詔馮商賦九篇
南陽張衡字平子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
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東漢安帝時爲
大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侍中領太史令陳壽
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
誠忠矣哉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
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
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
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
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
王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 其四條
論衡楊終[illegible]爲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爲哀牢
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illegible]蘭臺前漢百

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
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
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
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
訛爲哀牢非也故牢王國爲是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
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
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

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涉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其五條

許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華陳諸子雖間有淫哇而體兼淹博斟酌古今辭論豐碩信良史之才也

高陽許善心字務本隋黃門侍郎撰方物志煬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著梁史未就歿善心修續家書後死於宇文士及之難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其六條

許曰、諸葛君之治蜀蜀二十已上皆覩為之覽豈有最重如史而不知尚者薛瑩之文彩風流評吳士者列居四五之閒想其為史固有不異乎為人者蜀之王崇許觀因可類推不能並美鄰下者地使然也豈諸葛君之罪乎

許曰、歸命之時薛瑩華覈、霏靡可觀令先在瑣尾之中尚爾勤乾不置豈有火井向炎之時身為秘書以第一人品居第一職任肯屍其職者子玄謂陳壽為曲筆獨具隻眼。

附許陳壽譏武侯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災異靡書第考壽志章武二年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何其言之自相左也子玄以王崇許蓋郤正駁之當矣第未有蜀史可稱豈

官印設史未蔵邪蜀志注雖引王隱蜀記孫盛蜀
世譜隱盛皆晉人也譙周有蜀本紀考周注蜀爲
光祿大夫亦未爲史官登降魏後作邪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至令
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後主東遷洛陽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舍妻子
單身隨侍時論嘉之
傳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
君臣紀傳前凉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

苑撰其國書蜀與西凉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凉主
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爲國紀祭
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
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評曰大魚表瑞髮際呈群雖性秉獰惡而國有俊
人信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五經之外冠
冕之表愼勿可輕
公師彧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
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爲劉聰所誅中黃門

袞脩與中常侍王沉等寵幸用事搆袁與尚書王
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聰一日
而尸七卿
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他官不常厥職故如崔
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
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
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
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
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爲國史

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
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
有互鄉之風者焉 其八條
北魏崔浩宏之子以司徒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
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變并譏前史
之失別爲魏歷時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爲崔浩
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
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
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雅又勸浩刊所撰國

史于石以彰直筆
北魏漁陽高閭字閻士幼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
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
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
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
知名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
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閭好為文
章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
案此綦儁山偉也豈誤以綦儁為谷纂初綦儁另

有傳
綦儁字儁顯洛陽人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
為滄州刺史孝武帝入關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
軍
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其先居代偉涉獵文史孝莊
入官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孝靜
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
作卒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

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
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
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虯
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
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　其九條
評曰夫以黑額之崎嶇創業神武之發跡問基皇
矣之詐謀混一其於治道集乎未聞而史之一塗
尚猶屬意是以伯起見重於華林仲盤擅長於南
府勞澹穎炫鋪藻於開皇大業之間雖不足以嗣

美二京亦足以鼓吹青史
河東柳虯字仲盤周文帝時秘書丞領著作修起
居注上言史官書善惡密為記注徙開後世無並
當時人以為讜
鉅鹿魏收字伯起魏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
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修國史齊受禪詔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
監之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收于是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帝游東

內敕改作詔宣揚威德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帝于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于閣上晝收其見重如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及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辯捷不拘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

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憎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闕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其十條

評曰武德初戎馬倥偬未修史職宜也太宗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皆能商略古今而史職不稱何也蓋欲鑑前代以為元龜而著作一曹幾成虛設是因噎而廢其食者也至武后斲喪唐室貽禍邪家於史

職乎何誅

李仁實頓丘人官左史著格言遲曆等書

蒲州敬播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杭州許敬宗字延族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敬宗為言帝悟

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進中書令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譔信而詳及敬宗竄改不平專曲已私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

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墀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令今為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條

評曰阿麼之肆厥姦回貫盈惡稔信有如邢國公之所檄者也獨於史職乃爾留心不知紀言事之時亦念及金盒賜陳庶子弑父之滅絕天理乎遺臭萬年可為炯戒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業于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為類己世基辭章

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俱名重一時時人以比晉二陸

呂才博州人天悟絕人闊見一接輒究其妙通音律太宗詔參論樂事又刪擬陰陽家書五十三篇言不甚文俾易通曉也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辭涉貫文典貞觀初擢進士第任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工詩其辭綺錯婉麗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德麟元年坐梁王事下獄死

褚遂良字登善貞觀中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尤工隸楷太宗嘗問卿起居可得觀不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能爲惡未聞天子得自觀也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册蓋受命者

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邵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興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其十二條

評曰漢成帝之臨朝穆穆尊嚴若神而宮闈燕私之際有沘筆而不忍道者苟能修彤管之職授環記過豈其燕啄皇孫炎祚中燼獨怪和熹鄧后文彩寇東都而不能如明德之克修史職良可惜也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

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蘗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翰時事裁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眞僞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爲美談

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劾歟 其十四條

評曰伯喈彥伯或稱逸才或稱俊才當世所推無疑也如王逸之留情騷雅阮籍之博覽羣書雖拘牽章句沉湎麯生于史固無害也後世鉛槧未握遂入鳳池書成則列頭行賞頒則邀厚賜秖為可笑

史通卷第十二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附許張乎子說三禮禮爲人防墳大背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馬融三氣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古人論墳典其說不同如此則書已久亾矣史通謂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諒矣夫三墳之書漢唐棄已不傳至宋始出贋也北史云劉炫僞造連山易連山可僞惡知三墳非僞乎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一卷張天覺言得之于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爲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于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今去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

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比李筌陰符經

馬端臨曰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謬可知矣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況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象彖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桓譚新論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帙禮記有五十

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許之林數文藪之淵海也按新論不及三墳而有尚書則三墳在漢業已不傳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詩書逮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

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

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宮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典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梁武帝時爲博士議曰孔叙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或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雖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一

右說尚書

評曰姚所得書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耳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缺者

附評孔安國序云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穎達云張霸之徒僞作舜典姚方典所得古文孔傳舜典止乃命以位二十八字自愼徽五典以下固具於伏生書也史通謂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于姚謂舜典一篇盡出於姚則未確也蔡仲默注甚詳備參看焉又劉炫仕隋不達官終太常博士未爲學士

隋經籍志云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書字皆古文顏師古曰家語記孔騰

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史通孔惠之說出隋志而孔勝孔鮒二說見文獻通考經籍考未知孰是

鄭康成序云伏生勝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

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儒林傳秦時伏生壁藏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孝文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注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晉書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馬融字季長東觀典校秘書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北海鄭玄字康成事馬融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爲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顔二家之學、

宣帝卽位聞衞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召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遠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用遠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卽杜預所注者

右說春秋

評曰夫子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其視高赤之傳闕國不侔也漢興之初止知有公穀不知有左氏劉歆移書以責之而左氏始顯向之與歆其人品有

天淵之隔而論其表章之功厥亦茂矣。

附評左勝公穀子玄三長五短之說備矣當西漢盛時尊公穀而絀左何也一則左書未著二傳獨行一則當其時衞太子宣帝以人主而好穀宣併舒公孫弘以大儒而好公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左其如公穀何其後劉歆鄭興父子奏立學官至杜預而著至子玄而申詘于今日家習其書豈乎龍蝬有時妍論人之行藏卽典籍亦爾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曰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於世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爲多應劭風俗通曰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

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

公孫弘菑川薛人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俱詳漢書本傳

儒林傳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胡毋生弟子嬴公授孟卿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有嚴顏之學

開封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遍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

春秋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杜陵杜預字元凱晉當陽縣侯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小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

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說史記

評曰祖龍一焰而八索九丘之書與阿房而俱燼

即醫藥卜筮之書未經秦火者亦多荒訛莫能釐正而況于古史攷乎不論可也

附評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糾遷謬誤司馬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宋蘇子由又作古史始伏犧訖秦始皇朱子稱其近理其後盧陵羅泌作路史明應城陳士元作荒史尚論古初率多謬悠善乎楊朱之言曰

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夢若覺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此可以論古史矣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

楊惲華陰人父敞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

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以驕奢不悔誅

蜀志譙周字允南西充國人蜀光祿大夫降魏封陽城亭侯入晉爲散騎常侍著法訓五經論古史考隋志古史考二十五卷左傳正義譙周考古史謂炎帝與神農二人小司馬三皇本紀按古史考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

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人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評曰。漢書之尚。不獨王充氏而已也。梁時有劉顯
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其
後荀悅漢紀范曄後漢。習鑿齒漢晉春秋。皆沿班
氏之習。

附評談書未就而卒於遷彪書未全而竟於固可
謂有子而遷下蠶室固就詔獄又何其同禍也遷
書以女之子楊惲布固書以女弟大家成又何二
氏之多賢女也伏生之女受經中郎之女傳業今
具須眉而迷古今者悪也

晁氏曰前漢書一百卷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遷
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志七十列傳起高祖
終王莽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瘐死
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
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
師古爲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
微文頗讀者弗察耳劉知幾詆其古今人物表無
益於漢史此論誠然至譏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
人亦何至是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

雄歆向舊文闕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
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敍稱
述者豈亦謂有所本與

杜陵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
十而博群書已事劉永降於光武帝怨衍等不時
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作顯
志賦以自厲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
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

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
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
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充、雜作紀表名臣節
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
珍充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
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
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
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
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

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本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作、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爲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帝紀十三、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

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說後漢書

許曰蔚宗之整理。彥伯之精密。視諸家餖飣殘瀋者絕不相同。

冊詳遷下腐刑而述祖史記者楊惲劉歆楊雄相繼誅辱固斃詔獄而綜續漢書者蔡邕范曄相將就戮韓子所云人爲天刑其說然邪固不可不慎也

陳留李充字大通延平中徵爲博士遷侍中

伏無忌傳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

陳留邊韶字孝先官尚書令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南陽延篤字叔堅官京兆尹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

崔寔字子 桓帝初除爲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其後拜議郎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漢書司徒王允欲殺伯喈大尉馬日磾馳往救之
允不可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
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伯
喈死獄中允尋夜害

曹壽字世叔娶班彪之女稱曹大家三輔決錄注
曰齊相子穀題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
掾察孝廉爲長垣長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
子穀即成之字也

永平中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共撰世祖本紀固又
撰列傳載紀二十篇而紀傳始立安帝永初永寧
間劉珍騊駼張衡李尤等撰集爲漢紀於是又有
名臣列士傳馬永壽中則有崔寔邊韶延篤朱穆
鄧嗣伏無忌之著作熹平中則有盧植馬日磾蔡
邕韓說楊彪之補續又作靈紀及補諸列傳四十
二篇而紀傳益備惟書志缺邕以十意足之十意
猶前書十志也邕上書曰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
續志者臣師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積累
二十餘年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讀科
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
欲著者五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
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光武紀伯升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匡陳牧西
擊長聚注云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
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延按即
今承天德安二府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王莽天鳳中爲導江

卒正居臨邛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遂僭
帝號成家後滅於漢

高唐華嶠字叔駿晉侍中惠帝元康初歸秘書監
嶠以漢記煩穢慨然改作起光終獻一百九十五
年爲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
又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易外戚傳爲皇后
紀以次帝紀改志爲典名漢後書奏之詔藏之秘
府嶠撰十典未成其子暢續之永嘉喪亂存者三
十餘卷

頴陽范曄字蔚宗宋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後以逆誅

晁氏曰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納言華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注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敘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寔天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亦著其所從出至于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

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袁宏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太元初卒撰後漢紀三十卷晁氏曰宏在晉末爲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鐘謬同異無所取正唯張璠紀差詳因參撫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爲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

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

右說三國志

評曰、陳承祚三國志、雖波瀾不及子長、淵大而謹嚴、絕無浮蔓、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而裴松之作三國註、與杜當陽作左氏註、皆可單行、非僅訓詁而已。

附評史通言吳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華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考之吳志韋曜以鳳皇二年付獄華覈表救不許遂誅曜後薛瑩下獄覈又救之晧允召還吳亡瑩入晉以太康三年卒則曜誅在先瑩卒在後乃云覈表曜瑩續史曜獨終其書則曜與瑩似若並存者而曜能終其書也且曜傳亦不列曾著吳書若干卷曜獄中上書止言作洞紀因卷辯釋名一卷末言吳書又覈救表亦言吳書已有頭角敍贊未述曾子玄別有所據耶又云曜瑩徙黜吳志瑩徙廣州曜實誅死何得並言徙黜

文章志繆襲字熙伯事魏四世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文章敍錄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史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

書監太和中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

應璩字休璉魏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典著作

晉陽王沉字處道正元中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實錄高貴鄉公將攻司馬昭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白昭昭反弒公公論不齒後沉子浚潛謀叛爲石勒所誅

阮籍字嗣宗大將軍從事中郎才藻豔逸而倜儻

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孫該字公達郎中著魏書
沛郡薛瑩字道言吳散騎中常侍孫皓初爲左執
法遷選曹尚書忤皓下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
疏曰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
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
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
及臣五人共撰立傳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
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

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
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
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是以
慺慺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
末奏上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吳亡入晉太康三
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吳郡韋曜字弘嗣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少好
學能屬文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爲
侍中常領左國史以忤皓見誅

武進華覈字永先爲秘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即位
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天冊元年以微譴免
聞喜裴松之字世期宋太祖使注陳壽三國志松
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曰此爲不朽
矣
唐志魚豢魏略五十卷王隱蜀記七卷張勃
吳錄三十卷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
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

留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
卒子隱博學多文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
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
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
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
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
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
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
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

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勑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敘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評曰晉書之竊不獨王隱為虞預所竊也郎紹亦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輒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為惠遂竊之司馬氏以竊得國而史亦尤而效之可發一粲

又評貞觀中所脩晉書前無序止云太宗文皇帝御撰夫修史史臣職也令書果出御撰是主行臣職使不出御撰是主掠臣美亡一可者也書後有音義三卷天寶間左史弘農楊齊宣平衍撰是所訓釋必求典故大為此書之助

元城束晳字廣微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太康二年汲人發冢得竹書晳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存

陳郡王隱字處叔父銓歷陽令太興初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詣隱求借隱所

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共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庾亮字元規晉中書令

餘姚虞預字叔寧散騎常侍領著作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

長沙鄧粲桓沖請為別駕著元明紀十篇

山陰謝沉字行思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

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著後漢書百卷
王韶之字體恭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
居史職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
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耽毒武帝受
命復掌宋書
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晉史十八家隋志晉書有王隱八十六卷虞預二
十三卷朱鳳十卷本十四卷訖元帝謝靈運三十

六卷臧榮緒一百十卷蕭子雲十一卷本一百二
卷梁有鄭忠七卷沈約一百十一卷庾銑東晉新
書七卷亡又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梁張緬晉書
鈔三十卷張氏晉書鴻烈六卷中興書有何法盛
七十八卷晉紀有陸機四卷干寶二十三卷曹嘉
之十卷鄧粲十一卷宋劉謙之二十五卷南史云
二十卷王韶之十卷徐廣四十五卷郭季產續五
卷陽秋有習鑿齒孫盛檀道鸞之書卷又有荀綽
晉後略記五卷唐志又有晉錄五卷

貞觀十二年閏三月詔曰晉史十有八家雖存記
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
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堙涸流處叔不預於
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略紀帝王
鸞盛廣松纔編載記其文既野其事罕有按此詔
便知諸史優劣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
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
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

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
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
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
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
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
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
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
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
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

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評曰裴松之受詔續修宋史未及而卒子野撰爲宋略隱戾以爲不建然則松之者宋史之誅而幾原者宋史之遷也其冠諸家也夫何疑

唐志徐爰宋書四十二卷孫嚴宋書五十八卷沈約宋書一百卷王智深宋紀三十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

南琅邪徐爰字長玉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宜力爲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空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卽啓聞與闍共伏誅

東莞臧質字含文世祖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後同義宣謀反伏誅

扶風魯爽小名女生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眞向

壽陽與弟瑜共破劉康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歸南上大說詔爽征虜將軍司州刺史後與義宣臧質同叛伏誅

琅邪王僧達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侯遷中書令因高闍事陷之於獄賜死

武康沈約字休文梁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約少時常以晉無全書便有撰述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啓明帝敕許爲踰二十年書方就凡百

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
帙又齊建元四年敕撰國史永明二年撰次起居
注五年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表上之其所撰國
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撰梁武紀十四卷
東海何承天劉宋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
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常呼爲妳
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
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

史通 卷十二 三三

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
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幷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
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
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
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右說齊書

評曰蕭子顯見重簡文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
見知蕭尚書其亦早雁初鶯鬬花落葉有與宮體
相合乎雖間有柔靡而何媿作者

濟陽江淹字文通齊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
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著齊史十志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
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
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
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
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
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右說梁書

史通 卷十二 三三

評曰沈約人文冠冕興嗣續世捷才而梁主既工
林藻諸子復擅雕龍其于宋齊二史必當遠過並
從焚蕩良可惜也
陳郡周興嗣字思纂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興
嗣兩手先患風疽又染癘疾左目盲武帝撫其手
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賜之所撰實錄起
居注職儀等百餘卷
唐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二卷謝昊梁皇帝實錄
五卷梁太清實錄十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

謝吳梁典三十九卷劉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
典三十卷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
武文二帝紀卽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郞陸瓊續撰
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
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
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絶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
廉爲著作郞奏部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稾加以新
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爲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

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右說陳書
許曰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淝其立國
又短比之江陵之梁元僅稍大耳傳縡組繪其舌
端見輕于伯起雖思廉絶筆譽之於詩其宪丘之
什乎
靈州傳縡字宜事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後主賜
死獄中
吳郡顧野王字希馮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
建中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
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吳郡陸瓊字伯玉太建中領大著作撰國史初瓊
父雲公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
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
故
武康姚察字伯審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引爲史佐
陳亡入隋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未畢文帝
遣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隋亡戒子思廉撰續思

廉在陳爲法曹參軍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
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
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篇
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
暢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
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
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
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

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王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

史通　八卷十二

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仲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啓頻

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眞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爲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

史通　八卷十二

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稍備而已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繼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右說十六國春秋

評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或推奉正朔或假

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子民之務淫竟
肆暴之行當時臣子亦各紀錄孰謂胡無人哉
附訂石勒載記勒趙王元年使傳暢杜嘏為經學祭
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
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
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徐光為
中書令領秘書監皆有關史事而史通未詳載當
別有所考
唐藝文志常璩華陽國志十三卷又漢書十卷蜀

李書九卷和苞漢趙紀十四卷田融趙石紀二十
卷又二石紀二十卷符朝雜記一卷王度隨闡二
石偽事六卷二石書十卷范亨燕書二十卷王景
暉南燕錄六卷張銓南燕書十卷高閭燕志十卷
段龜龍涼記十卷西河記二卷張諮涼記十卷劉
昞涼書十卷又燉煌實錄二十卷裴景仁秦記十
一卷拓拔涼錄十卷桓玄偽事二卷鄴洛鼎峙記
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崔鴻十六國春秋一
百二十卷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李槩戰國

春秋二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武敏之三十
國春秋一百卷右為史類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
百四十二卷
劉聰字玄明漢劉淵第四子也十五月而生永嘉
四年僭號劉曜字永明淵族子大興元年僭號國
號趙石勒篡而殺之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太興二年僭稱趙王
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石虎字季龍勒從子也弒
勒子弘以咸康三年僭號

傳暢晉司徒祗子也祗守三渚病卒城陷劉聰贈
祗太保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
主吾亦亮之卿知漢德弘曠不暢曰陛下舜嘉先
臣不以小臣而虧其忠節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
用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
趙書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年十四五為將軍王陽
秣馬光但書馬屋柱為詩不親馬事
涼州張寔傳曾遣和苞帥兵救南陽王保則苞亦
曾事張氏劉曜時苞為侍中上諫與作疏曜納之

封平輿子領諫議大夫
張駿字公庭軌之子拜涼州牧子重華字泰臨永
和二年自稱假涼王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
號後燕慕容德字玄明皝少子魏師入中山慕容
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
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
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
而復剛因勸德即尊號德卒傳位于超超字祖明

德兄子爲劉裕所滅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僞位於成都後爲晉
滅
苻堅毋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
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錄而覩之見其事慚怒及
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
等已死乃止
苻堅分氐戶於諸鎭秘書郎趙整因侍援琴而歌
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讐綏尾長翼短不
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
不納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
位後爲晉滅○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
佗池山在華昌府成縣西北一百里四面壁立峭
絕險固自然有樓櫓却敵狀上有平地方二千餘
里羊腸盤道三十六廻有豐水煮土成鹽
眞興夏赫連勃勃改元承光夏赫連昌改元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

得玉簫玉笛
赫連勃勃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
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
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
崔鴻字彥鸞光從子也魏正光元年前將軍齊孝
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未就每云此史會非我
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
五年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未有所就尋卒鴻見
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

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暠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國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爲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

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惟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旁緣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

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真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

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
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

右說後魏書

評曰崔浩題揭國惡有失春秋微婉之義然博采
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亦一代良史
也爾朱之亂頗有散亡伯起秉性褊忮惡異黨同
比之伯深何啻霄壤

道武名珪魏太祖明元名嗣珪之子也

神䴥魏太武燾改元䴥音加

文成名濬太武孫也

孝文名宏獻文帝弘子也

孝明名詡魏王恪子也

孝靖名善見高洋廢爲中山王尋弒之

孝昭高演

安定鄧穎彥海子也官中書侍郎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神䴥四年與盧玄等俱被
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
拜中書令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
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積崔浩故事準春秋
體而時有刋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
作也

信都劉模高允撰國記選爲校書郎常令模持管
篇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
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
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

太原張偉字仲業魏太武時與高允等同召累遷
中原侍郎

楊愔字遵彥華陰人北齊尚書令開封王忠而被
誅人皆冤之

元暉業魏宗室齊陰王孫也紹封王魏亡入齊降
美陽縣公撰魏藩王家世名辨宗錄四十卷文宣
忌而殺之臨刑神色自若

頓丘李彪字道固魏孝文初爲秘書丞參著作事
自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爲春秋體遺落時事
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國體創爲紀傳表志
之目帝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

國得賢之基後除名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與王肅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善求復舊職彪乃表曰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擧注述登年不永前著作程靈虯同時應擧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令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清河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拜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太和末彪解著作光專史事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以彪意在專功表解著作讓彪宣武不許○太和魏孝文帝宏改元

河間邢巒字洪賓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元魏殿中尚書

勃海刁柔字子溫齊天保初博士魏收撰魏史啟柔等同事柔性專固自是收常嫌憚且志在偏黨魏書中與有連者並虛美過實爲時論所譏

天保齊文宣改元

太原溫子昇字鵬擧歸魏爲郎中脩起居注高澄引爲諮議及元瑾劉思逸荀濟等謀誅澄澄疑子昇與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集其文三十五卷

臨沂顏之推字介世善周官左氏仕梁梁亡奔齊齊亡入周周亡入隋太子召爲文學撰家訓二十

篇

狄道辛德源字孝基隋牛弘奏與王劭同脩國史德源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

錢塘褚亮字希明隋東宮學士坐與楊玄感善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貞觀中遷散騎常侍

廬湘歐陽詢字信本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
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
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
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
秘書監王邵內令史李德林竝少仕鄴中多識故事
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志序云三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
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
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

史通　卷十二　四十八

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
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右說北齊書

評曰德林博極群書辭嚴理暢伯起極服其文華
倘亦臭味之似乎

天統齊後主高緯改元獻武即高歡后改諡武文
宣高洋諡也

范陽祖珽字孝徵西齊著作郎欲以代魏收主簿
李囊聞而告人曰邵帶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遺祖
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珽既盲拜尚書左僕
射監國史與和士開穆提婆表裏為姦

祖崇儒珽族弟也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
末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入隋終宕州長
史

陸元規高齊中書侍郎後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

無終陽休之字子烈齊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
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
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與魏收李同軌等脩國

史通　卷十三　四十九

史○普泰魏節閔帝恭改元

曲陽杜臺卿字少山齊中書侍郎脩國史隋開皇
初采月令觸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拜
著作郎撰齊記二十卷

博陵李德林字公輔齊中書侍郎詔脩國史時齊
帝留情文雅召與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
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
惟在於爾入隋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子
百藥字重規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開皇初

授學士貞觀二年除禮部侍郎撰齊史百藥子安
期貞觀初爲符璽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尋檢
校東臺侍郎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仲
又爲中書舍人
因學紀聞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
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
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顧
以死李渤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
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宇文周史大統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
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
八篇略敘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
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爲周書五十卷

右說後周書

評曰北齊諸主頗好文雅才名之士無陪山林游
宴執射賦詩以相娛適翩翩然鄴下餘氣史亦華
贍後周日事金戈鐵馬間兵刃較齊爲殭史不及
矣

通考晁氏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
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虬隋牛弘各有撰次率
多紙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
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
弘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
錄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
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其文字其後
林希王安國上之
宜州令狐德棻武德初秘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

帝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
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
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
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
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
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
歷年不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
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
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岑仁師次周史中

書合八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
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修撰
原自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
鄧州岑文本字景仁唐秘書郎中書令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

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刋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

右說隋書

評曰隋書天文律曆五行三志上墍混沌下摧高勝前無古人矣王胄以秀美之才繪風流之主宜其荷彩可陳藻思不墜

附評通考晁氏云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魏史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宋命劉恕等校正陳氏云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之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張太素書補之

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崇文總目云世以收史爲主故澹書亡閔夫既稱穢史矣乃穢者獨存而世以穢者爲主意其中必有二段不可磨滅者當時之愛憎豈盡足憑耶

臨沂王胄字承基隋著作佐郎文詞爲煬帝所重
魏州魏徵字玄成唐秘書監檢校侍中著隋書
京兆顏師古字子籀唐中書侍郎太宗嘗歎三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人謂杜征南顏秘書

爲左班忠臣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
冀州孔穎達字仲達拜祭酒初穎達與顏師古司
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永
徽二年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
通考晁氏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
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
穎達脩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
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無忌上
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

行三志淳風獨作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
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岐州李淳風以將士郎直太史局遷太常博士改
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爲令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
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
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
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
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
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
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
宗又以太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
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
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
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
衡之蔡邕馬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
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
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

道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
代大典凡所纂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
能自達或言皆比與全類咏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
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
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
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
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
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
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

天寶錄編爲二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
難棼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
有憑馬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
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
於斯矣自餘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評曰子玄自言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是以苦心探
索積有歲時方成實錄唐初之史彌稚彤郁如此
晁氏曰唐創業起居注五卷唐黃門侍郎溫大雅
彥弘撰紀高祖建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

冊事大雅并州祁人
臨淄房玄齡字喬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尚書察之子察在陳嘗
脩梁陳二史未就思廉續之煬帝又詔與起居舍
人崔祖濬脩區宇圖志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
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昊顧野王等諸家
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
舊志乙部史錄十三類一曰正史類七十家九十
部四千八十五卷失姓名二家始於司馬遷史記

終於隋書志司馬氏史記有裴駰徐廣鄒誕生許
子儒劉伯莊之音解班氏漢書有服虔應劭諸葛
亮孟康晉灼韋昭崔浩孔文祥劉嗣夏侯泳包愷
蕭該陰景倫項岱劉寶陸澄韋稜姚察顧游秦僧
務靜李善顧胤顏師古之音注論駁及高宗之銓
定失姓名正名氏義英華二家東漢則有劉珍謝
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張
瑩之書劉昭劉熙蕭該劉芳臧競太子賢韋機之
補注音義三國有王沉陳壽韋昭晉有王隱虞預

朱鳳謝靈運臧榮緒干寶蕭子雲何法盛及房玄
齡等所修宋有徐爰孫嚴沈約王智深齊梁陳有
蕭子顯劉涉謝昊姚察顧野王傅縡姚思廉元魏
北齊周隋有魏收魏澹李德林王劭張大素李百
藥令狐德棻顏師古等不著錄者王元感至裴安
時二十三家一千七百九十卷史記之學則有王
元感徐堅李鎮陳伯宜韓琬司馬貞劉伯莊張守
節竇群裴安時漢書之學則劉伯莊敬播元懷景
姚珽沈遵李善晉書音注則徐堅高希嶠何超及

齊梁陳周隋之史武德貞觀兩朝史與荻等唐書國史至裴安時元魏書終焉按史通此卷目曰古今正史則自馬遷至唐正史作者悉備此條故附卷末以備參考

史通卷第十二終

史通卷第十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彙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

而談遠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illegible]全）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

史通　卷十三　二

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歷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評曰、上古民淳、事簡言亦古朴、至於後世、浸飛馬

史通　卷十三　三

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而後汗牛充棟、不勝繁矣、孔子詩書之刪、春秋之削、然有深意、未可輕議、

附評經以音訓、故紀言多於事。史以載事、故紀事多於言、其體然也。尚書似史實經、惡能盡載三代事。論語序孝弟、明性道、故學徒轉相誦說、非爲其言重之也。家語陳事業、其言未純、疑後人附益、故不立學宮、非爲其事輕之也。子玄疑古、并疑論語尚書、竊所未解

附評漢景魏文並論、已是不倫、而並丕於孟共曰

爲梟賢精鑿蓋猶梟鸞於是同器蓮棲矣况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夫子之立論旋而章而子玄以爲芟夷不存春秋論語爲尊親諱夫子之著書由而中而子玄以爲飾智驚愚妄矣何者堯吾祖也周吾君也而魯父母之邦也子玄上鄙武章且爲毋揭下鄙士大夫不長戴削而何足以知此義乎其不及於禍幸也

帝孔甲立方好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

左昭二十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評曰魏延楊儀皆小人也孔明猶棄瑕用之豈其
牛溲馬渤之用況用得其道縱詐作愎亢悍之才
咸可任事豈宜逆探其惡而不用哉若元凱之未
盡用者或因年事之差或待僉謀之允未可知耳
附評克明峻德自是聖人性分內事本非是競比
星可封猶孔子所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意耳亦何足是考尚書當
堯之時放齊舉丹朱堯曰嚚訟驩兜舉共工堯曰
象恭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圮族堯何嘗不辨不肯

乎孟子曰堯憂洪水舉舜敷治服虔云八凱垂益
之屬杜預云八凱垂益皐陶之倫司馬貞云禹在
八凱之中應城陳士元云今所傳八凱之名蒼舒
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隤敳伯益
字庭堅皐陶字是八元八凱堯未嘗不舉史記乃
云十六族者堯未能舉何其誣也史通輕尚書孟
子而獨信史記至誣堯時善惡無分賢愚共貫矣
矣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或曰高
陽氏名顓頊姬姓或曰妘姓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或曰帝嚳高辛氏姬
姓名嚳或曰妘姓
少昊青陽氏一曰金天氏
帝鴻氏有不才子渾沌賈逵曰帝鴻黃帝也正義
曰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
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
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臟
有腸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有凶惡而

行依憑之名渾沌按讙兜性似故號之
少皞氏有不才子窮奇服虔曰其行窮而好奇正
義曰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
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
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
按共工性似故號之
顓頊氏有不才子檮杌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
之貌正義曰檮音道力反杌音五骨反神異經云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

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按
鯀性似故號之後楚史亦號檮杌
縉雲氏有不才子饕餮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
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神異經云西
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
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羣而擊單名饕餮按三苗
性似故號之
名疑舜誅四凶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乃四獸之名
渾沌帝鴻氏不才子讙兜也一作驩兜一作讙頭

古文尚書作鴅吺或云縉雲氏子帝鴻孫也窮奇
少皞氏不才子服虔云共工是也檮杌顓頊氏不
才子賈逵云謂鯀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
史記注饕餮即讙兜子三苗也山海經云顓頊生
驩頭又云鯀妻遺腹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是驩頭
爲禹少弟苗民其姪也然書稱禹格有苗則山海
經謬山海經又云三苗一名三毛音訛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
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
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因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
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
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爲帝丹朱、而
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
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
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
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
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評曰、子玄此論全爲曹馬劉蕭而發唐時除亂之

迹庶幾湯武猶奉越王侗而陽尊之古來沿習舊
套可嘆可鄙杜少陵云禍首燧人氏知言哉
附評棄洙泗之刪書信汲冢之瑣語是踳翼爲重
千鎰爲輕由叔季之姦雄方帝王之禪授是以小
人心度君子腹子玄之失奚止後六經進姦雄已
哉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
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
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癉、雖使百

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評曰舜之歷山載記有三葬於蒼梧亦至非一後世帝王疑穴非一豈因虞舜而然乎要之存而不論可也

附評考蔡沈集傳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又明尚書周洪謨氏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于書紀方乃死之文耳今按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殁曰陟師古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是時舜年已老故豈殁之際先定其壙蓋亦不過謂君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爲壽藏也要之舜都蒲坂近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于鳴條得之矣輕孟信遷必以陟方爲蒼梧之野以南巡爲文命之志不偏誣舜且以誣禹

附評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爲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太史公云趙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六歲秦破嘉滅趙爲郡由是以談遷房陵者趙王遷也非嘉也

王伯厚云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

東海縣有蒼梧山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

二詩可祛千載之惑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

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評曰、桓玄不殺晉安、致有元興之禍、以致零陵蒼梧巴陵、皆掩恨於萬里、皆此等議論啓之也

附評史通既以舜之放堯無別說足驗、又云舜廢堯立丹朱、何自予盾也、桓玄遷帝尋陽、改元大亨、益曾還啓邪、即位邪、柰何以玄擬益也、孟子曰益相禹淺施澤未久、而啓賢承禹、民自歸夏、子玄乘汲冢如書蔡邪、孟書若弁髦、妄矣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巳、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

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合。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評曰、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太史公猶疑其若無聞諸水濱、虛謬可知、如以務光爲有、則王倪被衣齧缺之類、亦有乎、

附評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日實蓋惡其德之不如堯舜禹以得罪於天
世聖賢之心也子玄乃謂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
逆人未形之惡加人爲有之罪刻矣不信仲虺之
誥而信殷祀之篇好奇之偏一至於此

周書汲冢周書也湯祝解第六十六略曰湯放桀
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以
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莊子湯以天下讓卞隨隨投椆水讓務光光投廬
水呂覽云隨投潁水光投募水紀他帥弟子踆於

窾水申屠狄蹈於河遁士傳云禹聘務光爲上卿
光投於河仙傳云武丁欲以務光爲相光投梁水
皇甫謐又以務光爲黃帝時人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
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
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云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
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
近代之有呂相爲書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
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竟列紂罪有倍五

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
亦云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
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評曰端木之言非爲紂分疏也甚言近宗者亦近
墨者黑人不可爲不善耳子玄認以爲眞幾於膠
柱鼓瑟矣

補評武未盡善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則殷周之
際孔門自有定論蓋自夷齊和馬一諫以後疑武

王者紛紛不獨子玄也第子玄以億萬人獨夫相
比而疑恐非書意紂有臣億萬爲億萬心惟億萬
人各分其心益見紂之爲一夫耳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
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
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卽商紂之子也屬社
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眾言悠耻生

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狗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愧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評曰武庚遭洊之百六而能因其內間雞彼腹心鼓扇淮夷使之犄角天下幾復為殷有矣使大風

不作成王不悟可其岌岌哉

附評周之頑民殷之忠臣自昔記之矣武庚而頑則夷齊不仁祖伊不賢邪合管畔周志豈不就可見成湯於地下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荊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也其疑八也

評曰西伯自羑里既釋如鳥脫籠躁蒸翱翔不可復制而昌黎文王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分可謂得聖人之心而昧其迹者矣

附評孔子稱文王為至德而孟子以聞知于文王馬昭何人敢與比擬第據史記西伯受命今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改法度制正朔夫崇侯虎非惡西伯於紂者邪事類脩怨跡嫌投鼠不奉正朔何名事殷諸如此類理不可曉此祖伊所以懼而子玄所以疑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

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姤賢向若彊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玆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姸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

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評曰殷帝之含光所以爲妙者以其無迹可尋也泰伯至處全在無迹可尋若偷生免死而畏禍出奔一重耳夷吾能之矣何至之有

附評論語稱至德者二文王至德以服事殷也泰伯至德非以天下讓季歷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猶文王意也賜以逆父之命陰以成已之志孝之大忠之極故曰至德而非子玄所能與知也

史記宋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傳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傳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乃使太子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遮界上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知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白旄即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殺之壽死而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伋以報宣公按宋宣楚

平之惡千古一律

史記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王稍益疏外建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周語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

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
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
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
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晉語申生之將廢也士蔿語人曰不如逃之君得
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太
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
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
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
乎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
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
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
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
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
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
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誡而周公自以
不誠遂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宥阜陵一何
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爲
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評曰召公大賢猶與召公有所不悅況管蔡之常
庸者乎且管蔡與淮南阜陵事體不同淮南文明
根基已固可全親親之恩周至成王王室動搖不
免斧鉞之鈇勢固然也
附評劉中壘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
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
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
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

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
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
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
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
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
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嗚呼周公之志定矣故
王滿生一言而決罪人斯得以槩周而如子玄云
云可也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犯不軌當棄市文帝制
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遂不食而死
阜陵質王延光武子也性驕奢而遇下躁烈永平
中招姦猾作圖讖祠祭呪詛事下案驗有司奏請
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
陵王食二縣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

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三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策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評曰諺云好膚不裹媸骨余亦曰直筆不爲權奸使成濟抽戈和帝飲恨者何人而可以載筆者上古之書容有鋪張過實者耳豈吹塵覓影者同乎哉

附評以遠古之書爲妄則尚書春秋皆妄矣仲尼丘明亦沉約而已矣以春秋之義律沉約沉告馬昭弑君約勸梁武受禪皆亂賊也比孔左於沉約

可乎不可乎

莊子遁輪車工扁名酒滓曰糟漬糟曰粕

史通卷第十三

史通卷第十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

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哀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髡頑卒、齊侯陽生卒　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

爲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擬指顯錄、嫌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其一條

評曰、春秋之作、另有精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若如子玄所議、夫人能作之矣、何以稱絕筆哉、

評曰、俗云不怪殺人、只怪磨刀、乞與此磨刀者也、原情定罪、其律審矣、不然迎寘于家、返還於我、欲以何爲、而顧可輕貸國哉、

附許弑逆大惡也易貸人不可易加人亦不可三
君蒙弑而彼國各以疾赴夫子曰吾惡知其非疾
也因赴書卒不易以弑惡加人也愼之也已得其
實而傳以弑書竟亦未嘗貸之矣穀梁求其故不
得而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胡氏仍之
夫鄭髡頑齊陽生猶可云也楚子麇非中國而不
書弑其說窮矣趙盾正卿許止冢嫡春秋責備賢
者非楚圍鄭騶齊人比也子玄安得以此例乎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禍由

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陳乞比楚公子比也亦
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
郟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欵以激
怒遂傾缾水沃庭俾廢爐而燗卒斯亦罪之大者曷
不書弑乎宜書云閽弑郟子其所未諭二也其二條
附評荼之立非陽生意也陳乞阿景公而立之也
立之自我廢之自我野幕之弑乞惡得辭春秋書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陽生之罪亦
昔其楚公子比奔晉胡爲乎歸哉歸于楚不奪不

辰乾谿之弑比惡得辭彼常壽過者始亂者耳史
遇欲貸乞比而歸弑於陽生常壽過矣
左傳陳乞使朱毛遷荼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胡傳昭十三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爲之援
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
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
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
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恭公不受命乃

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
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
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
楚救趙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
又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許愼注楚會諸侯魯
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王之主酒
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
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二注不同
左傳定三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
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
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

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夫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乎。其所未諭三也。其三條

評曰。衛文之廬于漕。則固未嘗滅也。漕。衛邑。諸侯之國。盡封邑皆其所有。觀夫子書在乾侯而不書在鄆。意可想矣。晉文之請王自狩。忠亦至焉。眞空谷足音。夫子豈其不晉是全哉。

附評傳者經之輔也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經書狄入衛傳曰遂滅衛則旣著矣若因桓恥不書滅桓尊周攘夷卽狄入衛亦足恥而寧必書滅僖二十有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三傳皆不與晉爲周諱也何爲成文之美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其四條

評曰。春秋之法。隱而顯。微婉而多風。不書與戎盟。則無以見潰防之始。書與吳盟。則無以見殺恥之忠。義各有攸當也。

附評春秋桓二書公及戎盟于唐而哀八十三不書公與吳盟非耻吳爲夷而諱之也諱城下之盟也若唐之盟與戎修舊好也兵不次於泗上盟不在於城下惡乎不書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讙。

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具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其五條

評曰寶玉非小後人以得一玉而改元元璽未聞得一邑而改元者也子玄以爲小何哉

魯定公八年陽虎欲盡弑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六條

評曰哀姜正位中宮宣公以庶奪嫡其書子卒子者繼世之詞明乎有國者也孟任割臂盟公微乎微者也母既與衆異子鳥得與惡視同哉

附評般惡及視皆公子未成君而弑也野公子未成君而毀也般野名惡及視不名爲例不純誠有如子玄所駁者以愚度之莊公無適嗣盤孟女之子也故名名般罪莊公之不立嗣也文公長妃爲哀姜生子惡及視適嗣也故不名不名惡及視罪宣公之奪適也野毀而卒非弑也與殺惡視異矣

左傳襄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

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之故難適既未釋此疑共編恭寺諭他放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其七條

附評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皆賢也若必曰及殺其大夫孔父荀息則不名書法矣第字孔父名荀息何也孔子爲祖諱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其八條

評曰春秋之法大惡諱小惡不諱然有事雖小而實大者如公送晉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晉也公與吳盟是以城下之禮事甘也為齊所止逼於高圓強委禽焉為邾所敗獲我公冑懸諸門焉非小失也能無諱哉

附評史臣以今書古易以今書今難若據事直書亡襃貶委婉之義則人皆可作春秋不必孔子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以此對司敗曰昭公知禮對陽貨曰諾吾將仕孔子處魯君臣委婉如此而況筆之書乎子玄譏其動輒恥諱厚誣來世正不知春秋之意嗚呼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春秋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罪我如子玄輩矣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襃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其九條

附評經昭公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注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昭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則以陽爲邑矣公羊傳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則又以陽爲陽生矣二傳釋經尚無定說千載之下何得便有雌黃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

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其十條

評曰滅江滅黃後不復舉其國者以宗廟俱燼無君國之人也許斯歸而後又舉其君者或者稟伯國之令而更封植之耳其說誠未可曉

附評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年許男與曹圍蔡元公成也子玄未之考耳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此夫諸國史記奚事彌爲疎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其十一條

評曰宗周之時千有餘國見於春秋者寥寥無幾豈獨三國哉若六鷁退飛盂之執泓之敗由此兆焉乃衷夏盛衰之所關也

附評瑣語春秋卽晉汲冢竹書中所稱瑣語十一篇也晉史言魯國甚詳豈有魯史不能紀晉事乎第經孔子筆削或書或否自有深意存焉據子玄之駁是謂晉瑣語賢於孔子春秋妄亦甚矣問孔之取不亦宜乎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

或秋塟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眞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其十二條

評曰、後世稱良史者猶曰其事直其辭核況夫子爲萬世作史之鼻祖豈輕聽人赴告而不審實哉

附評夫子作春秋來告則書不告不書來告者皆承其說不改其辭愼之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不告而書及來告者改而書焉一傳闕失實知信史何故又曰信傳信疑傳疑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其十三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權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釋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其十四條

評曰酒帳簿一經太史公筆削便成佳構春秋一經夫子筆削乃成完瑜惟不能深研其妙則以爲爛朝報科目不以取士經筵不以進講如王臨川者實子玄之論作之俑也

附評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竊比老彭又曰不知而作我則無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公羊亦謂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則夫子固未嘗作春秋也子玄乃譏孔子因其成事就加雕飾豈知孔子修春秋之本意乎雖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又豈子夏之徒能贊一辭哉延嘗細考之春秋古文公卽位孔子修之曰公卽位不修春秋莊七年四月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桓實弑隱

春秋書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齊人弒桓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三家逐昭公春秋書曰公孫于齊此孔子所云竊取之義也豈盡馮古文如子玄云云耶

又按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其十五條

評曰滕不與衣裳之會、宋公執之當矣、但不歸之京師、故不得爲伯討春秋書荊楚之事多有變例不使與中國同也

附評宋人以滕子罪及民告春秋不得不書執然宋以一會而虐滕鄫二國之君宋之虐也故史通曰宋襄執滕子誣之以得罪

經僖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杜預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考成十五年例左傳成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

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弒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斂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其十六條

評曰、春秋吞吐孤筆史簡者不啻滄海之於涔蹄至今閱之盛夏猶被霜雪而曰空言無補此又與於篡弒之甚者也

附評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泛觀春秋戰國

亂賊比肩何假之有竊亦嘗置疑及細考之春秋未作之先周天子弒逐者四齊鄭楚之篡賊其君者三魯之殺逐其君者五春秋既作之後至於秦漢二百年周止叔襲殺哀王嵬殺思王魯則絕無殺逐孔子之功偉矣子玄乃謂孟子之云爲烏有之談何未考與

左襄二十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

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襃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其十七條

評曰、父毋有過下氣怡色以諫魯於夫子桑梓之邦也。陰諱其事於經陽顯其事於傳神龍變化隱現不當豈依違以免禍乎

附評太史公有言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恐未盡然羽父實弒隱公而書公薨桓公與聞乎弒而書即位齊人實弒桓公而書公薨何彰之有若云春秋於他國之事則彰於魯事則微斯得之矣子玄稱孔子危行言遜吐剛茹柔庶幾知我而又云推避求全依違免禍未免罪我何也言之自牴牾也故謂子玄精於史則可精於春秋則未可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發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其十八條

評曰、春秋端本清源之書趙穿弒君而宣子當國桃園之弒百口難辭江乙亡布而令尹尸權耳目不明竊盜難免豈雖代兎死李代桃僵者可比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

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

列女傳楚大夫江乙之母也恭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無

何其母亡布八尋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令尹信盜之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識令尹又識寡人命償母布賜金千謚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其十九條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其二十條

評曰麟經一書傳信與傳疑者參半信者固當遵而疑者亦當駁但子玄之駁駁其所不當駁耳若王充以聖人活詞作自已死句江南腐泉盡鍾斯人

附評王充問孔已亡忌憚子玄惑經尤爲繆戾

困學紀聞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鯀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

日克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覩驂舊館而借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

劉歆始重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評曰以左氏之神化而見擯於末儒猶叔孫之毀仲尼固無足怪聞桓譚新論猶積猗頓之富其於左氏必有獎負當心而不容項刻離者亦相詆訾殊所未解

扶風賈逵字景伯明左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又令逵發出左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云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

十人教以左氏
公羊疏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何氏作墨守以距長義以强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illegible]之前

沛國桓譚字君山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獻之世祖善馬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新論

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

東海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光武以爲議郎

蒼梧陳元字長孫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傳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辯義之情者皆以爲適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
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
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
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
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
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與時號
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
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
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

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
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
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
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
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
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雕篆所構
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
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
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

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
而奧如傳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
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
舉八元八凱魏絳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
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
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
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
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
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

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
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
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
缺漏不可彈論如經云麇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
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
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
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
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

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奬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爲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眞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

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有失得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

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

春秋爲賢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

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寡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按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晉紀（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評曰左氏之於經也猶蛩蛩之於距虛乎缺一不可無左氏則仲尼一書信有如金陵之所譏者矣公穀之為書子玄雖以五短譏之而發凡起例大是辯才足與丘明差肩而立但借劣以表勝不得不過為抑揚耳

附評子玄敘左之長揭公穀之短如分蒼素矣至於春秋之幽得傳而顯則上之杼仲尼之微婉者左也史記新序之謬得傳而証則下之開萬古之瞽聾者左也而非子玄之精練亦無以析其義而彰其功昔人謂杜元凱為左氏忠臣子玄申左之左之功不在杜下

杜預傳進爵當陽侯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摯虞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正義云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毋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

左桓二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

禮也臧哀伯諫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宮之失德
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左昭二十二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室亂叔鞅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
陳霆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祀而史記言
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

杵臼之事與史記異○按左傳無屠岸事止以嬰
齊通于莊姬而同括逐之故莊姬譖於成公而欒
郤徵之遂族滅○按考要云同括死時已有趙武
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
據
左莊十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
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乃還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春秋宣十二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詳左傳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
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
其孰能當之按春秋諸國盟而擕擕而盟睢而猜
猜而睢何常之有豈謂宋晉方睢而晉遂不覘宋

乎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
桓公滅之孰信乎按胡氏此說實出于玄
經襄三年六月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左傳陳請服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
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蘆按襄年尋盟君臣

雖和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實始於此此豈非
政逮於大夫之漸乎穀梁之説亦未爲非未可以
左傳無文而遂排之也
秦穆公與魯僖公同時楚昭王之立在魯昭公二
十六年相距百四十年豈有秦穆之女爲楚昭夫
人之理列女傳誤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實鄭簡公之十六年
也去鄭穆公七十八年劉向七錄誤
楚莊王有馬死欲葬以大夫禮優孟曰馬者王之

所愛也堂堂楚國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
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
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
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
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注楚莊王時未有
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説者之詞後人所增
飾
索隱曰案傳玄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
年趙簡子時焉得有號按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
公蓋郭之太子也按劉向説死稱扁鵲過趙趙王
太子暴疾而死向説是索隱解誤號既滅久矣安
得稱太子耶
左成十八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
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按周子晉悼公也去文公六十四年由
文而襄靈成景厲悼凡七公亡欒書諫文事新序
誤

荀息死於奚齊晉獻公時也獻公後爲文公文公
後爲襄公襄公後爲靈公相去三代而云息諫晉
靈説苑誤
劉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歆見
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
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
親見詳畧不同請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
文尚書皆列於學宮大司空師丹大怒奏歆改亂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

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猗氏王接字祖游晉尚書殿中郎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荀顗字景倩彧子也魏僕射司空顗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史通卷第十四

史通卷第十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點繁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

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抄自古史傳文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雖黃丹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雖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如我據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評曰、子玄諸史丹鉛之外、加以側注、頗稱適中、斷

法隨確洵可爲讀史之一法、

附評點繁去冗此子玄作史之草也[illegible]寥寥數段

删繁冗易若盡儀年至麟止下及李唐悠悠數千

載總括縷析談何容易子玄勇攻古失終年閣筆

竟不求史正恐後人復來點繁耳

光武帝自西征隗囂至漆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

引入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敗

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

所從道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聽帝曰虜在吾目

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嶲衆大潰

張千秋隨范明友擊烏丸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

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秣陵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

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

于句容之句曲山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

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齊末爲歌曰

水丑木爲梁字梁武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

篤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卒時年八十五諡曰貞白

先生

尉氏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著七錄正史削繁

等一百八十一卷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

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

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

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

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二十一字移三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

而謳謌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

云云、堯舉之、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帝顓之父曰

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項之

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

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按顓項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項孫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項孫則其上不

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父熊不得在帝位昌若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先重複造次筆、前齊可盡乎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蓋章其次序

呂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

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爲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糾父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

孝武先立國、王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令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刪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

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

抄撮、他皆倣此、近代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黃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嗤歎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

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

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屈原傳、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 賈生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

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
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除
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
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
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
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多驗、詔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
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
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
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
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
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
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
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
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
明歲卽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嘗以爲人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
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效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公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
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憑公形容
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

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
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
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
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
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爲王生每嗜酒、亡節
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
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

言既至前、上衆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
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
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
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
問馬、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項

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
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
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
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
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
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
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
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宏應
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嘗賞

其機對辨速、後安爲揚州刺史、自吏部郎、出爲東陽
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
別、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不歎服、
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十四字加一
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
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子弟曰、吾有一女、年向
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馬、昞遂奮

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其人也、
除二十二字
評曰、詞尚體要、有由來矣、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
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故曉而有刪、
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乃可貴也、昔春卿
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及榮入顯宗、減
爲二十二萬言、桓郁復刪省定成一二萬言、永叔
新唐書、其事多於前、其文省於舊、可爲點煩之法、

史通卷第十五

史通卷第十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

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評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其君皆有取焉簡公以無罪而見弑春秋之所尤痛也不曰陳恒而曰齊人人人者衆之之詞舉齊國之人皆有莫赦之罪也其旨嚴矣

按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闞止夕陳逆殺人逢之初陳豹為闞止臣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而立汝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遂告陳氏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陳逆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之寢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陳逆抽劍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而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陳恒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郢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評曰入陳入衛入鄭入許皆舉其國者蕞爾小邦師入其地盡土崩瓦解矣楚地五千餘里夫差僅能入郢其餘四封尚為楚有是以秦師方出楚昭遂歸不曰入楚而曰入郢左氏之書高於公穀一

籌矣

按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衞隱公十年秋宋人衞人入鄭隱公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戎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誑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䟦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衞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評曰左氏之為書霏靡斐亹人巧盡而天巧錯得子玄評騭覺長篇為大國之賦即隻字亦非邾莒之師卓絕古今子長亦為遜席高赤之清而辨婉而裁亦堪雁行玄言雲泥路阻者借劣以表勝之意耳

附評經王也左大將也二傳偏裨也王將將將將偏裨闕一不可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衞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蓄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衞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笑啼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衞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評曰、古人與之所到、率爾摛詞、不必太加着意、如
青山老、流水住、亦是此意、純以興味爲主、恰似初
唐詩、家法脉、若枯皮帶骨、則爲粗笨矣、
附評以吾夫子之聖豈不知葵無情烏無知哉其
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者非葵靈於鮑也甚言鮑
之不智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烏者非烏哲於人
也甚言止之不可不知也子玄此駁以辭害志如
以辭而已則如臧孫有云石猶生我信斯言也是
石能生人也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
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
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荀
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
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
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致使編次不倫、比擬
非類、言之可爲嗤怖也、

評曰、春秋書許世子弑其君者其律也。其次因言
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其例也。有
律不可無例。不爲比擬。安能加斧鉞之誅。
評曰、止弑君乎、曰否也、天下豈有弑君之人、不立
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口、夫子亦借以立義、
以爲不嘗藥者之戒也、伸曰書葬許悼公、其旨精
矣、不以他人比、而以樂正子春相方、煞有高見、
附評公羊高卜子夏門人也樂正子春曾子門人
也若謂源流同出孔父更相引重則有若之事曾
子游夏便有異同本末之譏游夏二家各立門戶

奈何曾卜二門互相引重乎卽果同門以樂正視
疾之孝責許止不嘗藥之罪亦未爲過而猥云無
理非類胡責公羊之苛也
左昭十九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
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
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
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

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

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餚、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評曰、何頼考之天性至孝、闢門整肅、傳玄著論、以文王之道事其親相比、可謂尊崇之至、然務於華侈、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著處、子劭遂至日食錢二萬、儉德之供也、趙氏之與也、宜哉、

評曰、魚雖佳物、而杜子美詩云、頓頓食黃魚、吾雖不如水鄉之賤、而河汾之間、亦自不少、後人以鮭與菜並稱、蓋可見矣、公羊之言、似為優長、

附評、晉中之魚取之黃河、冬春河氷難施釣網、夏秋之間亦不多獲、晉人款客魚為首饌、似矣、至云東土所賤、恐亦未然、孟子非東人乎、比魚熊掌、安得言賤、詳晉勇士美盾之儉、非儉魚飧也、盾為正卿、食不乙、一食魚飧、是儉德也、儻勇士昔無此

語、公羊安得鑿空誣人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

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評曰羣書蕪穢典訓陵遲殺益誅尹猶曰煩刑季歷之弒古今大惡而以之汚衊至聖不憂舌過鼻乎若黃熊之事與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彭生爲豕如意爲犬相類不足多怪

評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猶多傳疑而不

信況汲冢瑣語齊東野人之書乎

附評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王弒季歷此三者即有竹書孔不敢信尋冢中簡書字俱科斗秘書校綴寫以今文能保亡誤惡可盡信杜元凱云殺伊尹事與尚書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抑當時雜記未足取審其說然乎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于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

書其事乎

評曰龍門爲書贍無隱爲不採事有難而必綜刑名長短儒墨是非莫不遍暎質文互相損益向雄之所服豈爲過乎子玄乃致其不滿何也

評曰子玄之文短簡秀勁善於琢句如盧詢下朝舉止可觀若龍門則不衫不履有秦王風致其臭味之不相合也固宜

附評八代之文至昌黎始起子玄以前猶襲六朝綺靡即東漢不敢望而況西京詆馬遷爲膚淺輕

兩漢無秀英今擎史通與史記漢書並讀孰淺孰
深孰秀孰英

彭城劉程之字仲思宋高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
事母以孝聞體貌冲遠虛心方外嘗爲柴桑令已
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居西林北澗上與雷次
宗輩同修西方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
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

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
劉揚服其善敍事也何者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
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爲
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
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
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
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評曰上有其事則下其言可省書事又書言重複
如此不加芟削之過子玄抉發之可謂太史忠臣
至如管晏列傳不取其本書論其軼事此著史活
法不足多病

評曰夫子行實論語所載純乎純者也其他家語
尚多厖雜况別書之錯出者乎

附評管晏列傳不取本書太史公之略也至撰孔
子世家不採論語則安所述讀論語可除則孔子
世家亦可除矣矣[illegible]輕詆幾於侮聖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
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illegible]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
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
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評曰自古聖賢豈盡黔婁之窶范丹之貧子貢之
富不足爲病但不宜列之貨殖至於夫子德侔天
地誰不知之而力似叔梁紇知者絕少故須爲抉
出

附評太史公既爲仲尼弟子列傳矣儒林又取
游夏循吏又言冉季不幾於複乎以聞一知二之

賢列之買漿貨脂之傳此則太史公無識不足辨
也
司馬遷序傳云、爲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
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
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
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
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評曰、凡觀史者、須觀其全文、乃知其顚末所在、豈

有聊舉单詞、遽其不明者乎、
附評太史公自敘李陵之禍甚晰子玄責之太苛
知子玄欽章耀薛瑩以誅作黜更不克明
漢書遷旣被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
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
後其書稍出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
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
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刑一字購以千

金斯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
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
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
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
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評曰、子長之遭腐刑。罹禍之最酷者也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亦以其得禍之酷而言之不必論其時
之先後也若虞卿之窮愁著書捐相印不顧合而
之寬閒寂寞之野乃天下之至樂者也取以自況

不倫甚矣
附評不韋之駁是矣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以表見於後世此是子長虞卿傳論語子長豈不
知虞卿哉子玄乃謂其識有不該思之未審何也
不該不審抑子玄自謂邪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
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
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

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評曰、子長上下數千年。嘈囋胸中。隨口吐出自厭。瞥然而逝。豈暇拘拘以類相從哉。如後人畫雪裏芭蕉。賞鑑者以此爲奇。如子玄之爲見。雪中何自有芭蕉哉。

評曰、古人立言、矢口成文、取其大意所在、不必取青配白。逐字切貼。若規規以闒人爲言。則類書一。孜孜。高出馬遷頭地矣。子玄之駁、毋乃太苛、

附評左氏書亦多矣齊有寺人貂宋有寺人柳晉有寺人披豎頭須即賢否殊軌皆闕也微獨夙沙衛弟既云左書漢代不行難以苛責子長考子長與任安書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末云彌子瑕登雍彌爲一人邪姓苑云雍氏周文王第十三子封雍國氏姓觿云彌子瑕以王父字彌牟爲氏則二姓矣家語孔子醜之去衛過曹書云適陳子長亦誤

襄十八十一月朔人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左襄十七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王伯厚氏困學紀聞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掩如是臧堅以刑人之唁爲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糜弧其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

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嬀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嘗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

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欲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讖知冥數非獨人事其理雖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評曰、叔孫豹之死也。禍起於庚宗。曹伯陽之亡也。見夢於社宮。若以爲非天也。此兆胎其祟。毀宗之修德也。而雉雊以消。宋景之善言也。而妖星退舍。若以爲盡天也。此孰弭其災。故君子盡人以聽天。不委命以自棄。

評曰、五木之祥。兆燕王之復國。赤穴之出。表務相之將興。以命而言。豈獨魚豢與世南哉。

評曰、夫子之言得不得。皆歸之命。孟子之言賢不肖久近。皆歸之天。子長之言。其有所本。夫他日又曰安危在出令。存亡視所任。子長亦豈不知人者

哉。

附評天道遠。人道邇。委之於天。則賢才皆可捐棄。求諸人事。非君子其何能國。子玄之論正矣。假令桀留伊尹。紂不棄箕比。魯尊孔子。虞用百里奚。雖至今存可也。

夷吾晉惠公也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忌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

知也遂不弔六年秦歲定師師侵晉至於韓公謂
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
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晉師潰戎馬濘
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
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
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
救遂止於秦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
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

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魯昭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
卽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
薨于乾侯胡傳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
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
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
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
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按子家魯大夫仲孫氏之
族名駒諡懿伯
國語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狐突之下國遇申生
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
晉與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
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
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
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
韓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
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
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
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齊懿仲欲妻田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
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
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

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
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
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
舊乎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太公母劉
媼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郭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中興書目貞觀間太

子中書舍人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
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敘評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
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
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
御者在茵上或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
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
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
魚服嫚游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
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
矣
評曰班椽云成帝善修容儀即一修字見其色莊
之符非由恂慄而致威儀者至於輕佻乃其本質
乃知孟堅筆有化工與太史公蓋媲之蓋字皆以
一字競爽
附評成帝升車則修儀微行則亂服時既不同語

從實錄原非矛盾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
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
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
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
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
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
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
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怯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

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藴類爲
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
人亦猶地理志擘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
戶口也
評曰班固人物志自書契以來可得而聞者悉博
采焉可謂勤矣以上智下愚中才分列九等未爲
不是但欲差等其品一一確當此實難矣
附評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爽若以貢禹井田之法評隲高下亦有是處

楊用脩古今人表論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
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
詭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
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
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
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于上中若以
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讐餉者惡未極乎嫪
毐列於中下而於發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
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
謬也嫠后婁也居婁于上下出后嫠于上下並丞
章也寘章于下上列丞章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
之鄭無郇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
詭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
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議之耳
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
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
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
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

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
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鶴自取天憲使
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
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
者猶或非之固又登卿儕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
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按
其事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
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

闇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傳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評曰、韓王信、亦韓襄王孽孫。與淮陰世系相同。楚漢春秋作信都、亦未見其確。固不若止源王字、別於淮陰。遷潤亦自有辨。

史記高帝欲易太子。四皓從太子游。叒寵甚偉。上异之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竟不易太子。

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卽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國名紀云、申徒、申屠、信都、勝屠、勝都、本出一姓。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評曰、自敘與敘人不同、固之爲遷傳、斷宜如子玄之所裁。不該依樣畫葫蘆。仍其本傳、了無損益也。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

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評曰曼倩之傳猥瑣不遺譾淺具載讀之惝怳猶有仙氣其不迷亡歿歲時或者仙去未可知也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盖其失也

附評蘇子卿父建行事雖寡然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功亦不細子卿以父任爲郎安得不冠父於首韋孟爲楚王傅無甚德業止有

二詩猶云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自孟至賢五世故云其先韋孟家安得並爲一例子玄以孟爲玄成父不知玄成父名賢孟乃玄成六世祖也考究最難談何容易

班固稱項羽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評曰聖賢之著論也或言天或言德各有攸當言天以絶其覬覦之念言德以勤其慎修之心說雖矛盾自可互參

評曰觀火井之熾滅而知炎祚之興衰則天命久定非人所移然非劉禪之庸懦蜀亦豈遽亡乎

附評于讀自遊賦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則於福善禍淫之說亦不相悖而子玄責之幾於深文

東海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

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
其毋
漢書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覩幽人之
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通也
武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
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
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覩然遷
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

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
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
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
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邪
評曰史之為體有一句而包數義簡之妙也有累
言而後盡詳之妙也何得以煩簡為軒輊乎
附評史之優劣一曰好惡有公私私者劣一曰書
事有眞僞僞者劣三曰義例有精疎疎者劣四曰
筆力有整麗麗者劣字之煩簡不足以定優劣也
如必以簡為優則荀悅之漢紀賢於史記漢書朱
子之綱目勝于資治通鑑矣 一
太史公自敘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字正義曰史記
起黃帝訖於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
年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乃閏餘也○後漢楊
終受詔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
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删略班

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
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攙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
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評曰作史之體各有分段若將前置後如人有賓
玩能收藏而不能銓次亦其病也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傳學無功勞於時仕
不富貴故作答賓戲自謂主人

史通卷第十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王隱檀道鸞）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嗤者矣

評曰陸賈褚先生雖文章遜於司馬遷然一則爲其先驅一則爲之優孟豈東晉之史可擬

附評玉海郤紹作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凡七十八卷起東晉則何氏之書向秀之象王隱之預也豈子玄未考耶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虎爲後石）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遂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爲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評曰臧榮緒晉書一代良史其他考核不確豈其盡無地里之廣狹不知何以爲史哉者沙漠之地當夷之邦後屬者比將秦爲廣未可知耳

附評苻堅始滅慕容兼滅涼州繼陷益州若司馬居江左淝水之戰堅幾不免史通乃云遠於苻氏兼而有之似若兼晉而有之此立言之過也

晉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梁張緬晉書鈔三十卷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門其爲蹟駁難以覺悟按應邵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

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
劒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
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
旁取令升之書（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新晉書）
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
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劒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彼虛
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評曰天下之物惟劒最神是以斬蛇之劒穿屋飛
去豎狄之劒躍水成龍而梁以其言爲不經其見

何指方也
附評狄劒可以通天蛇劒何難穿屋神物奇怪未
可與謂虛詞考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
鐵鐵銷皆飛上去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
鐵不下隆隆如雷聲鐘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此火爲變使之然也蛇劒亦鐵也遇火而飛又何
疑焉
陳郡殷芸字灌蔬梁秘書監著小說十卷或題曰
劉餗撰李淑晁氏陳氏俱以爲非此書旨題秦漢
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
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宜
祖廟未祧將避諱也
王伯厚曰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
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
綱目但云蕭方誤倒等字按唐書宋史藝文志亦
誤倒等字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以失愛出征
河東溺死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

秋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
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
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眞從僞知
而故爲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
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
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
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評曰馬遷伯夷傳論許由疑有疑無未嘗斷以爲

虛妄羲慶世說短詠深恩自是藉林之實
附評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史通譏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以此余按莊子言許由者三一曰堯讓天下於許由一曰意而子見許由一曰堯之師爲許由語甚詳悉原非寓言遷云不少槪見子玄信之豈未讀莊邪
附評干令升作搜神記非知其僞而故爲也毋推

婢於父墓中十年恩情如生兄絕氣已積日覺而能道鬼神天地事有不可知者豈可盡以爲僞乎故劉恢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穎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穎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輙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輙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評曰呂后淫虐辟陽幾危劉氏與成巨君之篡者又自不同當附見於惠帝而以之作紀遷固之失也
附評遷史有呂太后紀班書有高后紀以呂曾稱制也遷不作惠帝紀班書補之爲是若班書爲王元后立傳置之外戚之後王莽之前此自有深意明著外戚之禍至元后而烈王莽之篡由元后而成也何曾與呂並紀邪唐人晉書之例未悉此意子玄駁之爲是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
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
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
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
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
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評曰茂世之狂放信傷乎德禮矣若伯倫之縱酒
以全其天與王孫裸葬以返其眞皆曠古高流輝

映千載何爲不可爲傳

附許王孫羸葬矯枉過正顧其言曰死者終生之
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
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
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
使物各失其所也此言幾於道矣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者名曰徒誦不辱君命者名曰上士伊籍使
吳庶幾專對不辱者卽傳二子良非爲過若劉畢
二傳無關名敎信可已矣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

三輔黃圖云史稱楊王孫不稱楊貴或以字行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蜀昭文將軍
沛國劉伶字伯倫不事家產常乘鹿車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繁撮要實有其力
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
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
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

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
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
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
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
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
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
可知無俟檄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
武作賦悼亾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
論者其事止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

茲泉且所爲草藁本未宜行斯竝同在編次不加詮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永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泉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附評除官哀冊擬賦孔詞刪之可也討二凶檄此宇宙以來天變不名爲賊何以示天下宋書劭召顏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

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 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則此檄亦足奪賊息何可刪也宋書上便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則此表亦足以備多聞何可刪也大氐子玄意主簡筆大絜故文稍美麗者悉皆厭薄此其偏見也

後魏書三條

宋書載佛貍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爲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求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奴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評曰佛貍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獨有拒婚一一節深得齊桓外楚之意伯起魏書號曰穢書其爲汚穢的然無疑

附評請婚一也在魏書則云劉氏獻女請和太武歸婚不許在宋書則云魏主燾遣使向太祖索誰名馬求和請婚收約各爲南北互相排擊如此但宋書又云田奇至魏廟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雖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如此等語定是奇傳

其後二家畢竟未婚至隋文帝始聘梁主蕭巋女
爲晉王妃則北重南婚信如子玄說矣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
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
北魏都城在今府城北門外
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晉元欲擇壻王珣曰
謝混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崩袁崧欲壻混珣曰
卿莫近禁臠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
以爲珍美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

于時呼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尚主襲父爵
刀玄增讖文云黃旗紫蓋在東南○匈奴傳冒頓
縱精兵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
平城東南十餘里○黃旗喻宋白登喻魏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
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
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
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
之胄、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
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
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眞僞難辨者矣、
評曰、漢融帝堯苗裔後世尚疑其贗況云牛金之
子。東陵之胄、毀譽雜揉何所從辨。
沈約宋書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始虜慇帝初封虜代王孫什翼犍繼之犍死子開
字涉珪立開死子嗣字木末立嗣死子燾字佛貍
立

歸雲集魏主恥言李陵之後甚諱之至魏主宏徙
都洛陽乃改姓元氏

北齊書史三條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
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
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
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
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
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蕭奇 池

評曰季氏逐昭。與曲沃乾谿觀釁不迖。乃左氏得
意筆。文宣逼孝靖。篤得淅瀉滿志。堪樹接武。若敘
戰事。不及城濮諸役遠矣。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
子饗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
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
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
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

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襄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
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
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
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
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
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
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
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
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
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
偃
北史魏孝靖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
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帝在
昭陽殿見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
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
帝便斂容荅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

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
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
為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
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
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
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
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
後宮乃與夫人宮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
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鴆而崩

北齊乾明元年常山王高演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

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幷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於野三月演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等斬之廢乾明帝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愼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愼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緯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追之己亥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封爲溫國公

或問曰王邵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

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備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

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吳爲蟲爲魏莫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毋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

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評曰方言俗語用得恰當最爲得體如淮陰善用兵市人入其手皆成龍驤

夥胡買切陳勝傳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圯音怡張良傳良嘗閒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廣韻傖音帳注楚人別種晉書周圯傳殺我者諸傖子師古注吳人呼楚人爲傖晉陽秋又謂吳人呼中州人爲傖娍南聯句無端逐饑傖是也○陸太尉玩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虜郎古切獲也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渠强忠切吳人呼彼之稱漢書渠有其人乎唐書渠老一儒哉○們音悶北人稱我們咱們○底典禮切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合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

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箇古荷切亦作个左傳亦不使一个昭元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乃曩亥切汝也○若如灼切汝也○君規輪切東坡云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卿丘京切公卿周六卿漢九卿秦漢以後君呼臣爲卿蓋期之以卿也士大夫相呼爲卿蓋貴之也隋唐以來尊之則稱公儕輩下已則稱卿故宋璟卿呼張易之

○困學紀聞隋煬帝謂蕭后□□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事文類聚王安豊婦卿安豊安豊曰婦人卿壻禮爲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庾敳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汝我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

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漢呼釬切中州人稱好漢餞漢○羌去羊切西戎牧羊人也○奴乃都切古謂僕隸爲奴今官官猶自稱奴婢不敢稱臣○娣音弟姒也○古婦稱姑曰大家如曹大家之類是也稱主上曰大家猶天家也○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鈆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是爲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宗皇帝諱也)郎稱諡焉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

讐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爐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評曰敘事之體或先時而起例或後時而終義則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不足爲累

附評世宗文襄帝澄字子惠歡長子也原非世祖世祖武成帝湛歡第九子也原非世宗史通誤或是後人誤書

東魏孝靜帝改元武定是時高歡高澄專政歡子

泄是爲北齊武成帝改元河清

周書一條

令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勑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尙儒雅即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淸言

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淸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淸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評曰蘇綽依周禮更定六官令百官封拜皆倣周禮典章文物煥然可觀非特詞令之善而已也

附評令綽軍國詞令雖准尚書至其六條詔書一先修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國體通達文詞條暢既無尚書之艱棘亦非六朝之駢麗百世不可易也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謟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旣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著述其皆若

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敍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邵愚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評曰君懋以狡獪之才操著作之任其於魏伯起猶魯衛耳至如太史令假京房以飾說鼓淫主以改元又在君懋之下何足收齒

附評王邵以符瑞媚文袁充以太平媚煬皆佞臣

也子玄亦知其詭辭妄說不宜載之二書然推高
王邵埒于左氏至云闕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
目惡有詭妄之徒而能發蒙闕來者乎則幾於逐
臭嗜痂矣
陳郡袁克字德符隋秘書令宇文化及弑煬帝并
殺充沛國劉臻字宣摯隋左僕射精兩漢書人稱
漢聖
鄭夾漈曰隋志極有倫理本末兼明遷固以來不
及也班馬事虛言不求典故所以三代紀綱至遷

書固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求其實用無有
也隋志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
讀其書了然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
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故令修紀傳而以十志
俾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按夾漈服膺隋
書如此其摯子玄乃欲坑弃帷蓋未知其解世人
貴耳賤目是古非今不謂子玄亦蹈此弊

史通卷第十七

史通卷第十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楨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
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
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
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
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
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
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
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雖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
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

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
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
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會不挂言略大舉小
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
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
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
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
矣

許曰沈侯謝靈運工於捩藻單舉文體正是合宜

如楊王孫止舉裸葬伊籍止舉對吳惟漢高破項
垓下孝昭不言代奚爲可議耳

附許孫弘傳贊不言平津美惡而敘武宣得人之
盛靈運傳不言康樂忠佞而敘音韻輕重之體是
捨源而尋委也孟堅不書漢高破羽之首功李齊
不書孝昭伐奚之戰伐不紀司馬消難之叛逆是
薙毛而失貌也史通譏之甚是而其讀史亦精矣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
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齊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
謂之乾阿㚷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
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
無所不爲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周令萱自
殺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子也北齊光祿卿文
宣末年昏虐消難懼降周隋文輔政消難乃與蜀
公尉遲迥合勢舉兵兵敗奔陳位司空隋平陳復
歸隋免死消難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復者必
曰消難云

蜀志巴西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
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
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封
安漢侯

班固霍光贊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
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嘉異於渭濱
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懸安能援引
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史有甚於此者觀

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覇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掌夏則知其言不違於音違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爲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上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埃裴政太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眞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史編語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

隆而惡滅安世用年祚之言而惡嗟乎夫冀首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麗故也又姚最梁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爲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忽焉之譬上徹天闕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對之爲患也或發從流靡或字須偶許此之爲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鄘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許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觀盧循以益智粽遺郎以續命湯報其機鋒之犀利可知矣大樹將軍垂竿渭叟卽問之三家村不識字老叟無不能舉焉凡況英雄蓋世者乎石勒胡雛也亦未知學論漢高韓彭曹孟德司馬仲達無不談之中窾而況中華之主哉

宋書王鎮惡旣克長安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蕭韶字德茂梁宗室子都鄉侯也著太清紀十卷

炟太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業詔西奔江陵士人多問城內事詔不能人說乃疏爲一篇問者即示之元帝取讀曰昔王韶之爲隆安記言晉末亂離今亦可以爲太淸記矣然其議論皆出謠具又部希帝旨撰述多非實錄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疏歘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

荆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闕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僞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勑。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失此。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禪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闕事耳夫功德日盛漸進累遷足驗也禮容不欺揖避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郎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遜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爲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無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呼爲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斯之謂矣。

附評梁武齊宣據春秋法當書曰犯闕即德宣孝靖眞勑猶云亂命而况假之乎子玄之駁是矣第澹矯收失如太子君前書名魏帝諡止三代明著弒君之賊改正華夏之季皆讜論也至於符命之佞澹與劭殊蟬翼彥深千鈞君懋斯言得無過乎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

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剌、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郎居其後 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附評 齊景公杵臼立於周靈王之二十四年宋景公頭曼立於周敬王之三年齊景在前宋景在後相去三十二年傷槐女柰何稱昔者宋景公時也于玄駁之是

附評 夏姬在陳爲御叔之妻在楚爲襄尹之妻襄尹奴于黑要烝焉又與巫臣逃之晉所謂再爲夫人者以此始在陳與陳靈公通旣入楚莊王欲內之不果所謂三爲王后者以此當時列國小君皆僭稱后豈必嬪周天子乎史通謂女子一身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愚按羊獻容爲晉惠后晉敗沒于劉曜又爲曜后獻容見廢四次冊立二國至於北魏高齊旣爲皇后下降大臣紛載史冊何得言無特非中國盛時事耳

列女傳齊傷槐女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嚴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子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人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者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殺婧之父孤妾之身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明日朝告景公景公卽時廢

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眞、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

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評曰、史書之作、顧其人何如耳、蔡琰入胡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賀知章老乞鑑湖、而宋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苟節之臣、難進之士、故並以懷嬴劉安爲貞女登仙者、修史之人可想。

附評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號曰宿瘤、見劉向列女傳、然無隱形干齊王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慕王曰、闕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明日復更召問之、又不隱對、見劉向新序、此以隱形干齊王者、又不名宿瘤、子玄乃合無鹽宿瘤二女、而駁劉向、或另有據。

又曰、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失節之婦、著之列女、誠爲失實、與范曄漢書、列蔡琰於列女傳、其失同、張華博物志曰、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子玄之駁、本於張華。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荆屍變而爲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評曰、凡賦皆本離騷、其云鞭宓妃者、即湘夫人類也、至如有情化無情、無情化有情、若萇弘之碧、貞女之石、其類甚夥、不特杜魄荆屍而已也。

文心雕龍曰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
也
華陽國志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爲蜀傳
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
死屍化西上後爲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
宇之魄化爲子鵑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
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
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
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爲怪

異子所不言況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
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
是嶲或曰嶲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
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
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
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非著述之功其
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評曰史多詳內而略外非有意於略也以其僻陋
無人以詳故略之也有如士燮劉昞著錄裁書山
壑有知能不大傾以謝
士燮字威彥蒼梧人避地交州吳交阯太守聽玩
春秋爲之注解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凉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
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
三卷號玄處先生

敦煌郡漢武帝置者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
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
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按敦漢書作敦即今甘州
地
交阯郡漢武帝置即安陽王國按交阯即今之安
南其人足趾相交故云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
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
女於陽臺夫言蓋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

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

評曰詞人假立色目鼓舞筆端後世多少人設他稱過子玄抉出良是

文選注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高唐賦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

其事風諫婬惑也

史記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一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禰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評曰古今事被明眼人抉出然後能飛行自在不爲史傳所籠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

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
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
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屈原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
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
至如蛙鼈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

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並可引爲眞事矣。
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附評詞人寓言自以爲亡是烏有史臣採摭乃以
爲逸事實錄遷習嵇康無能逃於未學之譏矣
莊子秋水篇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鼈云云○夔憐
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莊子通夔一
足獸蚿百足蟲也夔以多足企少足故憐蚿蚿以
百足羨無足故憐蛇蛇以有形企無形故憐風風
以有行企不行故憐目目以形用企神用故憐心

○莊子逍遙遊篇詩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
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
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
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外物篇莊周曰周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此何爲者邪對
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無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
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
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
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
後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
許曰。陵與武詩。古峭有餘。猶與柏梁諸體。不甚相
遠。若書則華豔奪目。斷非西漢體裁
蘇東坡志林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

非西漢文吾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所擬卽蔡琰二詩東京亦無此格範曄蓋誤故載本傳耳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旣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竝挂壁不行贅旒無絶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旣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附評從周美新忠佞殊涂稱善春見公私異見而

卑孔於雄同類共嘗子玄亦司敗矣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評曰子玄論史多優固而劣遷至此又列之於君子多美收而譏澹至此又目收爲小人誠不知其解

附評君子而史也是謂無瑕之口鑑空衡平畢照忠佞小人而史也是謂佞人之筆鴟鳴鏵喧何益

理亂故所係人國非淺細也左馬而下若溫公之
通鑑朱子之綱目其庶幾君子矣
薰音勳似陰蕪香草也蕕音猶臭草一名蔓于一名軒于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泛泛然故曰蕕游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巳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繇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紀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技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一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記云撰搜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若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詞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評曰者史如作詩詩如不佳雖汗牛充棟不足以貴洛陽之紙而黃鶴一睞標搨無和豈可以少而不傳
附評梁元姚察劉芳各著書百卷而誣以集不過數卷陰鏗祖鴻勳集亦不多文名當代而彼以短才小說亦苛矣夫人之文豈必如史記太玄而後可傳耶
陰鏗字子堅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文集三卷
南史梁元帝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

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
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
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
德志荊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
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蕭該著漢書詔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蹟玉璽建
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後魏侍中撰鄭玄所注
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

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
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
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二卷毛詩箋音義
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涅溺䣕涿郡范陽人魏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
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馬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史而謝
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
如而位官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記也止具其
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
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
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
矣

評曰後世史臣止爲貴顯者立傳而奇材杰士名
湮沒者何限子玄此論有益世道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

劉舍爲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
爲丞相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亦孝養姑有涌泉出
鯉之異永平三年察孝廉部曰大孝入朝除江陽
令

史通卷第十八

史通卷第十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謬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敍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志，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評曰，條分之後，逐段又生支節，此全是內典得來，

其志敍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邪，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評曰，古史敍言，大抵不拘，如此亦是一病，若歐陽玄宋金遼史，則無此病矣，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師古曰郤錡駒伯也郤犨苦成叔也郤至昭子即溫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

左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

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闕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評曰古人讀書細心鑽研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附評此四條孟堅之小失而子玄之讀漢書益精矣謂之漢聖可也

左傳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師古曰金玦以金爲玦也半環曰玦○賜環則返賜玦則絕佩之金玦絕之之意

左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喙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

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評曰單舉一事首末宜詳錯綜成章不必太泥子玄說史成高子之固矣

附評按左昭十五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王與籍談論彝器云云籍談歸以語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于玄摘去籍談歸以語叔向七字恰似叔向同籍談使周此子玄點煩之過也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

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評曰高止華定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之大遝漏處

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智伯晉大夫荀盈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入此科又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此所謂

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評曰洪範恒寒之應雨雪雹各有不同須如此細闢方得劉向公羊事類有別何妨錯糅

附評雨雪雹三者皆常寒之罰也而微有辨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雹又陰之極也漢書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據文劉專解雨雪董

專解雨雹解既不同何妨兩載子玄乃云公羊所說與上奚殊何邪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録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録（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事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評曰聖人作春秋或崩或不崩或卒或不卒或葬

或不葬其詳其略殆有深意未可以一槩論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爵廣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跛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

評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以定王崇勳也晉文盛伯也請隧之來襄王以詞折之而晉文惴惴以

退不敢復出一語如三晉桀驁不臣卽爲甘露永安稟稟猶有生氣何至屈天王之尊下狥倍臣之意乎況臺名逃責周赧則然威烈之時豈遽如此

附評子玄此駁大是正論周至威烈削弱已極鄭已射肩楚又問鼎焉能禁趙韓魏之不分晉哉彼陽請而陰逼周卽不命彼亦自侯不罪三子而罪周是責平帝之公莽責獻帝之太師卓也司馬公通鑑首書初命三晉爲諸侯史臣書法則可而立論責周猶是祖述孟堅之意耳嗟乎晉可以召王

於河陽則三子可以分晉魯可以僭周禮樂則三家可以逐昭憓之卦建非萬世之良法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大夫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灾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評曰、人事見於下、則天變應于上、但不必指某變爲某事之應。夫子作春秋、言災異。不言事應。其旨精矣、

附評灾祥之見有朝發夕應者有遲數年應者有遲數十年應者漢昭元鳳三年太山石立僵柳復起六年而宣帝立孝成建始元年黃霧四塞四十年而新莽簒譙國龍見歷熹平建安至曹丕始應柳谷開石歷建安黃初至司馬炎始應昭定大雩之應不過五六年而子玄乃云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何邪

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中城魯邑名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叔何忌

志云、嚴公（嚴公謂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

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十一年）校其時月、緣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

評曰、綏萬邦。屢豐年。有武王之賢則可。春秋戰勝

攻取。非懷私蓄怨。則貪人土地耳。而云祈禁降福。
殆必不然。

附評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或水或旱其應不常以湯之伐桀尚有七年之旱可謂制勝克敵便獲福桀邪莊公七年之水以涖十一年之水以師年旣不同應亦各別可謂前後靡定邪惟水在前戰在後而以爲師應則董失矣

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乘丘鄑魯地鄑子移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氷尋其解春秋之無氷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氷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擧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徑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逡遲之失。而無刑罰斷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氷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附評 亡氷妖禍也存鰥寡與困乏善政也因妖而修政可修政而獲妖未之前聞班書舛矣至於昭帝亡氷以爲博陸行寬之應則尤舛矣夫孝武博陸豈寬緩者哉延接京房易傳知罪不誅則燠重過不誅則燠武帝元狩元年夏四月赦三年夏五

月赦六年亡氷蓋六年二赦也後元二年夏六月赦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冬亡氷蓋二年二赦也其中豈無有罪不誅而召燠者乎子玄駁班之失而不一申演亡氷之故則亦所謂解釋踳駮義理非精者矣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顚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扆

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八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敍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評曰史通分疏事應燎然令人不猜啞謎可謂筆補造化天無工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

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疏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纂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評曰二事得史通演之更覺條暢而易曉

附評陳持弓王褒班志解釋甚詳解陳持弓云小女入宮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至莽卒篡漢蓋陳氏之後云所未解者九歲二字耳解王褒云姓名章服甚明哀帝崩莽復爲大司馬因是纂國則亦既詳矣史通乃謂義理非精又演而申之何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孕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

王氏纂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評曰天下徵應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陳持弓其可解者也班固解之田無嗇其不可解者也班固不解之必扭揑生造以補之則穿鑿甚矣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

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鬭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覩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壞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嫂者。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評曰、伯陽伯宗叔輿之言、既有徵驗、載諸史策矣、而仲舒劉向、又別構異聞、輔申他說、倘所謂畫蛇添足非耶、

史通〔卷十九〕十五

釐十四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左氏以為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

左傳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曰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釐十六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史通〔卷十九〕十六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闕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

雨氂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災
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周識無
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
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
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綱羅不盡
也

評曰猋泉木而成室聚狐腋而成裘以一人之聞
見而欲捜羅無遺難矣固宜此有所載彼有所缺

附評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

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謠言也而子玄責班志不
載苛矣

附評考景帝紀五年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
十二丈無赤風如血之文但江都之風志亦未載
又考武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景帝當作武
帝史通誤

鴞漢書作鷁師古曰鷁五狄反左傳曰風也鷁非
風風發而鷁退飛常風之罰也

尚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
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
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杜預注曰既
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僨
弗問反仆也

前漢五行志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
雨白氂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前漢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

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
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通鑑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
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
國乃欲霸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以
示威服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
則堂上堂下人應之門外人又應之以至于國中
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

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
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
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猰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宅有
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宅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
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按左氏所載
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雞而傳介衛侯之敗

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殺蔣於解黿郄
至奪豕而家滅華元烹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
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
左氏遺逸甚多也

評曰爭禽蔡界而陳侯弒蛇鬬內門而鄭君戕雞
懼爲犧而王室亂所遺尚多所謂笑他人之未工
忘己事之有拙者子玄之謂也

左襄十七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
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〇班書瘈狗作猘狗師
古日猘狂也音征例反華臣華元之子也

左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公取
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
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
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爲之請不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
爲宋患

左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翟於是遂
入殺懿公

左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
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左晉厲公八年厲公獵與婦人飲郤至殺豕奉進宦
官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謀誅三
郤

左鄭靈公元年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
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

及入見靈公進黿羹于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弒靈公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評曰、馬遷之書、總出於國語國策、舉史記、則近可

兼乎遠矣。

附評不云國語忘本而棄遠唯稱史記徇末而逐近班氏之失顯矣近有竊人議論而不顯人姓名者其失又在孟堅下

所定多目、凡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雞豕爲禍、桃李冬花、直敍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又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叢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二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兵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彘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實皆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耶、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强

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評曰、馬遷著書、如吳公鄭君、不能舉其名字、抑亦倦於採乎、

附評班志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故內史云明年有齊亂班正解內史叔興對宋襄語也若

莊爲鑿叔與亦鑿乎而何其言之驗乎班志文帝
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
出自解之曰春秋四國同日災漢七國同日衆山
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延按山崩二十
九所不止七山志亦無七國象之釋何子玄之厚
誣吾堅也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卽位天子使叔服
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

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
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
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
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
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評曰周室東遷以來天王遣使者屢矣而未嘗經
朝京師沛然自大諸侯皆然文公何獨不雨特自
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未必由於斯也

附評春秋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禮也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禮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敖如莒蒞盟也文卽
位之初三有禮焉何嘗沛然自大足召亢陽之災
乎子玄駁之是矣況二年不雨原未書旱杜注五
穀有收斯亦未爲大異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爲其時王子札殺召伯
毛伯按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
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云無冰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

嚴王（嚴卽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
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
災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
謗取譏愧叔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
理未聞按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
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爲
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
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
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

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評曰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所謂雖代罪死李代桃僵史之差謬也如是

史記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

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卽僖皆依本書下改其字已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惟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評曰楚入春秋以來圍鄭敗鄧敗鄖師蒲騷伐羅伐絞伐申滅鄧莊王以前亦不止兼地千里

附評師古注楚武王荊尸又已見傳今此言莊始稱王未詳其說按此則子玄之駁實本師古廷按楚之僭王亦不自武王始也楚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

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爲楚武王則其僭王亦已久矣又考京房易傳止云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原無始字自師古加一始字而子玄遂承訛以駁房耳

左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鄧盟是懼本此武王名熊通子文王名熊貲子熊囏立是爲杜敖弟熊惲弑之代立是爲成王子商臣弒成王自立是爲繆王子莊王侶立是爲莊王即楚嚴也荊楚之別號詩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懸殊言何倒錯

評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乃曰釐公何邪

評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也公羊傳謂子赤也子赤夫人姜氏之子宣公妾敬嬴之子遂卽襄仲也釐公卽僖公文公之父也以文作釐此是向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按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評曰古之滅國不論遠近如鄭居溱洧之間去秦甚遠秦伯欲滅之以爲東道晉之於江猶秦之於鄭耳何爲不可滅乎但春秋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則江爲楚滅無疑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

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譖太子座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棄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評曰華元之奔也由蕩子山合比之奔也由寺人

抑於棄何與而附會乎。

附 許華元奔晉在襄之前何與於赤毛女子華合奔衛在襄之後何得與華元類稱先是此子政之失也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

史通　卷十九　二十九

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

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許曰悼公方明八卿和睦未便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甚但履霜堅氷必有其漸不得不料理斷斟時事也

附 許雞澤之會溴梁之盟此大夫執國政之漸也穀梁孟堅之說未爲不是而子玄以左傳無文一排於申左一排於五行志雜駁固矣

經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師古曰鼷小鼠即甘鼠也音

史通　卷十九　三十

奚又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音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音工覓反又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

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 當爲州滿事見王邵續書志 悼公嗣
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
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
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
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
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
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
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評曰晉政多門、自陽楙獻范趙鞅入晉、始夌夷不

可救拾、若以此移責悼公、是西河守之刻、而遂病
曾子也、可乎哉、
附評齊桓九合諸侯悼公亦九合諸侯上擬桓公
下繩文祖而云不復責其大夫董真謬矣
晉悼公會諸侯於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魏絳至授僕人
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
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毌中軍之
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
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
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任之左新軍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
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
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
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
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
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

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闊者
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
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
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
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輙與
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
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
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
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

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
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
評曰衞弒君越滅吳魯遜越固是異事但事係一
國春秋已來習成舊套惟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乃
春秋戰國之所由分有星孛於東方其徵也夫
附評前漢五行志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
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
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
日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

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為齊晉也
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
以為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
星入而彗猶見延按哀公十三年星孛東方仲舒
向歆之解甚晰一曰東方軫角亢云云是又一說
非正解也至於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師古注已明
致其非又何必于子玄之疑乎子玄駁班之謬是
而掠師古之美非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

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
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
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
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
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評曰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
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季氏固罪
魁矣孟叔烏得無罪昭子之祈死固稱忠矣然不
闔尸鬷戾於朝以問其陷西北隅以入之罪抑獨

何歟且豹能誅豎牛而舍不能誅鬷戾負析薪矣
附評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
入之平子登臺三請而三不許季氏殆矣叔孫氏
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
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則乾侯之出季氏主之
叔孫孟氏之徒成之也史記曰三家共伐公公遂
奔子玄乃云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可乎
叔孫昭子祈死恥與季平同列其志可哀而其忠
足錄春秋書曰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哀而賢之

也故論三家於逐昭之日厥罪惟均詩三家於逐
昭之日季孟爲逆叔孫爲忠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鬭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灾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

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評曰、子產固當時大夫之表、表者、夫子以惠人許之、當矣、然鑄刑書。而叔向詒書曰、終子之世。鄭其敗乎、不能修德之說。未爲無據

附評、龍鬭於鄭洧、似龍孽也、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則不可謂非其銷弭之力也、劉向云、鄭以小國攝晉楚之間、加以強吳、鄭當其衝、言當晉楚之衝、非謂當吳之衝也、以意逆志、似非乖角、特鄭未受吳害、向何必云強吳

左昭十九、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

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附評自昭十四迄于獲麟日凡七食而今止云再食以爲董誤耶董皆有占以爲班誤耶志皆悉載再食二字當是偶誤奈何貸董而入班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

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豈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評曰顓頊之墟宛丘之地乃陳所分也然雖為楚所滅而故號猶在春秋仍其舊而書之曰陳災者紀實也不言陳災乃言楚災乎

附評昭九經云陳災而有三解劉向曰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師古從向說外夷也杜預注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因地也劉子玄以為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取裨竈說也三說不同而杜解為正吾從杜

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

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史通卷第十九

史通卷第二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敍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評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若有智者、欺誣洞燭、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驪姬見申生而哭之、乃雉經于廟、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

之徒荀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責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迷豈可謂雅邪

評曰聖人固非左慈劉根其人矣然聖人即神人也居方之內而實游方之外死處定有活着特漫漶不可究耳

穎川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

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廣陵吳等皆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做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眞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爲者哉

評曰優孟之似叔敖非似其形似其神也而子玄以眉目口鼻爲言此是痴人前說夢

附評此亦極言優孟之似叔敖足以動莊王而澤其子也莊王豈不知叔敖死不復生哉詳考滑稽傳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謂優孟即叔敖也欲以爲相欲以優孟爲相也故下文曰優孟請歸與婦計之子玄乃謂莊王欲加以寵榮復其爵位是未詳全文漫加抨擊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

于竇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宗得位之祥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

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華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評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其常也見存而遽錫以諡其變也如大夫生而書名魯侯寵公子遂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烏知田成子之諡不與仲遂類乎

附評田常見存遽呼以諡史通駁之是矣愚謂歌卽謠讖之類也言於前驗於後如靈帝中平中董逃之歌董終逃竄至於咸族獻帝建安初華容女子歌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孟德平荆州以李立爲刺史又烏知田成之歌不類是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

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喆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評曰羣弟子慕師之切故見其似者而悚然以慕如孔北海見虎賁中郎將便與蔡邕對尚一般若

如史記所云云滑稽射覆之人皆能爲羣弟子師矣

附評論語之書獨有子曾子以子稱而言行十篇二子不與若以此爲有若貶則曾子不得列四配矣

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子房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評曰沙中之人快怏不平見於詞色未必謀反但留侯爲弭亂計故權詞以對耳

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詣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評曰杜子美題武侯樹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

參天二千尺亦工爲形似之語知此可以悟積甲山齊之說

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幷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馬援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旗填咽彼

草萊稚子、鄙戲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旛幢、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

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附評、互鄉童子可以見聖、內黃小兒猶得說項、豈以州牧便拒兒童、文侯不失虞人之期、魯母不失兒婦之期、細侯不失兒童之期、同一守信、亞是致疑、又晉陽之墟雖不產竹、然毋鄙剖竹始得朱書子長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家、弟陵入晉王孫遺以竹業云可作湯雖亞巨竹、其小竹固不乏也

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

猶恐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煞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關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

評曰、孟德如鬼蜮倫之態。昔以欺父者。今以欺敵。

安能決其必無
評曰、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郎或時勢參差。決無殺
使臣之禮、除寇恂殺皇甫文之外、史不多見。裴引
語林斯事編入魏史、不過以使者之類悟有類德
祖。故以殺德祖者附會入之耳
左齊襄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怒
射之人立而啼公懼隊車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
鞭之見血走出遇賊連稱管至父於門劫而束之費
示之背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遂入殺孟陽

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
無知
史記漢三年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
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
數十騎出西門遁
又魏世諸小事、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
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
嶷然無害也、
評曰、翼德據水斷橋、瞋目橫矛、後人謂其喝斷文
鴦聲洪、故極其摹擬云耳、豈其能殿瓦皆飛乎、即
鼓噪屋瓦盡振、亦屬描寫、詎曰實然、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兵去邯
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
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至奢善食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
趨二日一夜至闕與卒破秦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
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
居此職、終不忽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

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
借著、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
一、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川貸米待洛並其類也必以多爲證、則足
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麄糲、而多藏鏹帛。
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
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
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評曰、素範清風、高山景行、守茶蘖之清修、厲松筠
之雅操、豈其無之、盧懷慎貴爲卿相。所居不蔽風

雨、妻子不免饑寒。既死。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
鬻。以辦喪事、況於刺史哉。一縑發問、胡足致疑、
檀弓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
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
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釋、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
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
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邦伍者、尚申匍匐之
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
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
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
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

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肫酒、
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
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
人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
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評曰、隱居放言、夫子列之逸民、嗣宗屬魏晉之世、
天下多故、故名士少有全者、遂酣飲爲常、不由典
法、死孝在心、哀毀骨立、豈如世儒行欲爲目前檢
言欲爲無窮則者比乎、裴楷以方士目籍而以[illegible]

儀自居得之矣

詩凱風篇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檀弓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詩谷風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評曰魏當末季徐淮屢叛王凌母丘儉之徒屢見夷滅公休雖誅麾下數百人皆如田横之客休徵之討平寇盜倘亦爲晉之褚淵王儉乎族孫戎曰太保以德掩其能言余亦曰太保以孝掩其不忠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

途直論一理而矛楯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卽從編次用使眞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愼諸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

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櫝當時、（一爲中允因緣下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顧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埽、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圖、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躭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徽婉、志勝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闕其暮中、朝江左

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籙、椁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

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

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

勵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

如創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凉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詩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

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頻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門可

張羅府無堆按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鈠鈠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士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玆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駈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

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盻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
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
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
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説
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
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
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
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鄗宗

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
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
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
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
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
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
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
僕未能免俗能不蔕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
稱多士蓬山之下艮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

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
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
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
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
讐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評曰古之作史者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閣
秘書之府而又業有專司旁無掣肘故能綠縹白
簡述勛華之會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洵足以昭
圖書之秘光柱下之星而後世人惡雋異世謂文

雅間有指訐時政討摘物情汗未及青刃在於頸
至於班馬其最者也人猶譏其甚多疎畧任情無
例則他可知也而評史者又皆截斷小文媟黷微
詞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
瑕摘纍掩其弘美求其知史者亦鮮其人矣

史通卷第二十

史通評釋二十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李維楨評郭孔延附評并釋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孔延始末未詳史通舊刻傳世者稀故永樂大典網羅繁富而獨遺是書其後有蜀本吳本文句脱畧互有異同萬歷中復有張氏刻本增七百三十餘字删六十餘字復於曲筆因習二篇補其殘缺遂爲完書不知其所增益果據何本然自是以後皆以張本爲祖矣維楨因張氏之本畧爲評論孔延因續爲評釋雜引諸書以證之凡每篇之末標評曰字者皆維楨語標附評字者則孔延所補也維楨所評不出明人游談之習無足置論孔延所釋較有引據而所徵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頗有舛漏故王維儉以下註史通者數家皆嫌其未愜多所糾正焉

史通訓故二十卷

〔明〕王惟儉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通訓故二十卷》提要

史通訓故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年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之例注焉、歷六月訖功、然此之書譌舛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

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放此書々披視文心為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録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為盡是聊以備遺忘為他日削藁之資耳

河南王惟儉

史通訓故

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椎脘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

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貴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嚻

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廻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

且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能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史通序錄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脩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篋笥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唐書長安則天皇后改元

後漢書馬融於永初四年拜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忤鄧太后自劾歸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忤梁冀免從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晉書張華爲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後又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

後漢書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前漢書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史通序錄終

史通訓故

校訂姓氏

陳九職（字任甫 祥符人）　王延世（字思延 信陽人）

勤美（字伯榮 周藩宗正）　薛永寧（字安期 封丘人）

田毓華（字穎 祥符人）　侯應琛（字獻之 杞縣人）

阮漢聞（字太冲 尉氏人）　侯應璘（字文之 杞縣人）

張民表（字林宗 中牟人）　劉之鳳（字元儀 中牟人）

劉不浼（字孺一 祥符人）　楊于陛（字 祥符人）

崔汝棟（字公宇 祥符人）　朝硊（字越石 周藩宗室）

薛獻豐（字泰符 封丘人）　朱民俊（字康伯 祥符人）

盧申（字崙耳 太康人）　馬斯臧（字仲文 祥符人）

張允亨（字孔嘉 中牟人）　朱釬（字伯和 周藩宗室）

王惟讓（字季美 祥符人）　王惟佺（字僅佺 祥符人）

張艮符（字位思 祥符人）　楊銓（字伯敘 祥符人）

一此書除增因習一篇及更定直書曲筆二篇

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

姓氏畢

史通訓故目録

史通訓故目錄終

史通訓故卷之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内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有脫誤）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校八字）

前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家為漢武帝博士

困學記聞書綜璿璣鈐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黃初中官散騎侍郎初
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
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
學官
前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劉向云周時誥
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周書時訓解第五十二職方解第六十二
尚書有周官禮記有月令
晉書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補中書郎王
敦惡之出爲廣陵相
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
受禪遷秘書少監
北史開皇仁壽俱隋文帝改元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
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
南史劉義慶長沙景王之子臨川王道規無嗣
乃以慶爲嗣歷官尚書左僕射慶愛好文義撰世
說十卷

春秋家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

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爲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校二字

晉書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獻公十七年、中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國語晉悼公問司馬侯曰、何謂德義、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于春秋、公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春秋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隋書經籍志、汲冢竹書紀年十二卷、紀年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以至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三世、顯名于諸侯、著書七篇、載其行事及諫諍之言、世號晏子春秋、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也、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其後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不得意、乃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失得、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陽翟人、始皇尊爲相國、號仲父、不韋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

史記、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索隱曰、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名曰楚漢春秋、

史記、司馬遷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左傳家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上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校五字

史記周本紀、元王八年崩、定王介立、索隱曰、定當爲貞字之誤、

春秋左傳、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爲西周、

史記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盡獻其邑，
周初亡。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史記秦二世名胡亥，立三年，爲閻樂所殺。
後漢書獻帝諱協，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
後漢書荀悅字仲豫，潁川人，獻帝時遷秘書監。帝
以班固漢書文煩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
紀。
北史高洋受魏禪，國號齊。
隋書經籍志張璠後漢紀三十卷。
晉書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
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以才器召爲著作郎，王
導薦之元帝，領國史，撰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
南史裴子野字幾原，聞喜人，梁武帝時爲著作郎，
掌脩國史，撰宋略二十卷。
南史吳均字叔庠，吳興人，梁武帝時待詔著作郎，
撰齊春秋二十卷。
南史何之元，廬江人，歷官諮議參軍，著梁典，起
齊永元，終王琳被獲，凡七十五年。
北史王劭撰齊志編年二十卷。

國語家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
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
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
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
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
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
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
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
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
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
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
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
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
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爲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校三字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歷官侍中　吳志虞翻字仲翔餘姚人歷官騎都尉　吳志韋昭字弘嗣吳郡人歷官太子中庶子史爲晉武帝諱更曰曜　前漢書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之後歷官光祿大夫　史記秦獻公卒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　晉書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太始中任秘書郎彪總漢末州部之亂同與徐兗青荊揚涼益幽羣盜僭叛皆紀之名九州春秋　晉書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史記家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皇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

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群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

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校三字）

前漢書武帝諱徹景帝中子廢栗太子立之
南史蕭道成字紹伯蘭陵郡人受宋禪國號齊蕭衍字叔達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受齊禪國號梁
王海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鮮卑苻洪氐姚萇羌為五胡
魏書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其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
北史濟陰王暉業小新成孫之子歷位司空入齊降封美陽公在晉陽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又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歷官尚書左僕射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予玄云暉業者誤
唐書顯慶高宗改元
唐書李延壽者世居相州歷官符璽郎初延壽父太師以宋齊諸史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思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北起魏登國盡隋義寧南起宋永初盡陳禎明為南北二史

漢書家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校二字）

後漢書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避地河西依竇融光武召補徐令彪子固字孟堅顯宗時校蘭臺令史
前漢書太初武帝改元
書終繆公秦誓篇春秋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史通訓故卷之一終

門人封丘薛獻豊校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

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録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麤也則丘山是弃此其所以為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

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曹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畧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

林宗黄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畧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畧

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今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校六字、
晉書華嶠字叔駿高唐人惠帝元康中、轉秘書監
嶠以漢紀煩穢改撰後漢書
春秋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
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
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
子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趙孟召
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武之罪也與之
田使爲君復陶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子親鼓之、
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史記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自原沉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者
名誼洛陽人文帝時召爲博士出爲長沙王傅
史記刺客傳曹沫魯人爲莊公將三戰凡齊桓公
與莊公會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于壇盡歸魯之

侵地荊軻衛人爲燕太子丹刺始皇不中被殺
前漢書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
脩身自保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而
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旨著書十萬餘
言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群司徒楊舉有
道皆以疾辭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初舉孝廉又辟
公府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前漢書晁錯潁川人文帝時舉賢良能直言極諫
者對策百餘人惟錯爲高第
前漢書董仲舒廣川人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第一
前漢書劉向成帝時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
由王氏災異寖甚向上封事極諫
前漢書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舉太常丞時成帝久
無繼嗣數爲微行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
諸舅所憂至親難數言乃風永使因天變切諫永
知有內應故展意無所依違

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人過江侯庾亮於武昌撰
晉書八十六卷、
晉書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除著作郎撰晉書
四十四卷、
南史徐爰字長玉開陽人先是何承天草創國史
山謙之等踵成之宋世祖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
爰蝉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
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武受禪以佐命
封建昌侯撰宋書一百卷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
文作覇紀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
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
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
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
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煩
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
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
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敘遂令披閱之

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
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
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
一書若人主之制册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
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册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
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
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
常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
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
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

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
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
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
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
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校七字

禮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秦誓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前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爲太中大夫朔傳有答難非有先生論賈誼傳有弔屈原賦鵩賦又上疏言爭勢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晁錯傳有上言兵事又復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十五年對策董仲舒傳有賢良三策
前漢書韋孟魯人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後漢書劭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注云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非揚雄也　雄者趙充國頌
前漢書司馬相如病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也
史記賈誼過秦論云秦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固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舜典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書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傒于洛之汭五子咸怨乃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忝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

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君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唯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

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校字）

呂氏春秋月令十二紀

史記周后稷名棄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封于邰號曰后稷傳至文王爲西伯武王遂代商有天下

史記秦之先曰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傳至莊襄王子政國乎始皇帝始一天下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字羽下相人破秦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立五年爲漢所滅

春秋左傳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立無知莊公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春秋左傳衞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弑桓公而立與石厚如陳陳人執之請莅于衞衞人殺州吁于濮

魏志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封魏王至文帝受禪追尊是爲

武皇帝
晉書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吳平入洛撰
晉三祖紀
晉書司馬懿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昭追尊文皇
帝廟號太祖炎諡武皇帝廟號世祖
吳志孫和字子孝權太子爲全公主所譖廢爲南
陽王及子皓即位追尊和爲文皇帝韋昭撰吳史
皓欲爲和立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
北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人天保初除中書令兼著
作郎
魏書景穆皇帝諱晃太武長子也正平元年薨于
東宮及太武殁孫文成皇帝即位景穆之長子也
追尊爲帝魏書太武本紀景穆皇帝附
前漢書武帝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後
以江充巫蠱事起兵誅充兵敗東至湖自經宣帝
即位諡曰戾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
前漢書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立十三年

史通削繁 卷之二 九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它稱名爲世家按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准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

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
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
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兹已降年將四
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
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
同臣妾梁主勑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
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
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
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没不行班
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校七字

王海燕楚趙韓魏齊秦曰七國又曰七雄
史記陳勝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攻陳召三老豪傑
與議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楚國之社稷功
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臘月兵敗還至下城父其御
莊賈殺以降秦
史記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傳至趙籍晉獻公
以魏封畢萬傳至魏斯韓之先姬姓事晉得封于
韓原曰韓武子傳至韓虔三卿分晉立爲諸侯雜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以太子禦寇之難
奔齊爲工正完卒謚曰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
爲田氏其後田和代齊爲齊侯傳至潛王自立爲
東帝已而去帝復爲王
前漢書蕭相國何者沛豐人從高祖定天下封酇
侯
前漢書曹參者沛人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
中涓從六年封平陽侯
前漢書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六年廢楚王
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前漢書楚元王劉交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
祖六年以交爲楚王都彭城

南史蕭子顯字景暢豫章王嶷之子梁天監初遷
邵陵王友兼侍中撰齊書
隋書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開皇中授秘書監
封奇章郡公撰周史
北史蕭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曲江縣
公與梁元帝相攻附庸于西魏周文帝平江陵乃
命詧主梁祀詧稱帝于其國傳至孫琮入隋降爲
莒國公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

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

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蹟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

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校十三字

春秋左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與家衆殺之

史記神農之時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擒而殺之

宋書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歷官太子詹事撰後漢書

晉書陳壽字承祚蜀巴西人歷官秘書郎著魏吳蜀三國志

史記陳餘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陳涉兵起武

臣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右丞相章邯圍
耳于鉅鹿怨餘餘乃解印綬予耳復收趙地漢三
年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
史記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二世發
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天雨失期乃謀曰今
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舉兵號爲
張楚
前漢書王貢等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
至呂后用留侯計迎致之從太子見高祖客而微
焉
前漢書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爲昌邑中尉免
復起爲益州刺史
後漢書劉平趙孝等傳序廬江毛義以孝稱南陽
張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喜動
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公車徵不至奉嘆曰賢
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後漢書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永平三年拜宗正
春秋左傳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
始判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
爲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
邵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
長安城東門世俗謂之東陵瓜平謂相國曰置衛
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無受悉以家私財佐
軍何從其計
史記項王本紀羽急圍漢滎陽漢將紀信誑楚夜
乘黃屋車傅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漢王乃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羽見信曰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後漢書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袁紹紹辟沮授爲
別駕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傕等所追于曹陽授說
紹宜迎大駕紹不能用授後爲魏武所執謀還袁
氏見殺
後漢書臧洪傳初洪爲袁紹所圍也洪邑人陳容
爲洪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洪被執時容在
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
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
曰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
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復見殺在

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二終

史通訓故卷之三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

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宅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爲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一作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帝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校四字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爲議郎出爲六安丞著新論

前漢書注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詩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南史徐廣傳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輒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歸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北史崔鴻字彥鸞清河人鴻弱冠有著述志見晉魏諸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乃以劉元海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吳志常昭作洞紀自庖犧至秦漢凡三卷

梁書陶洪景秣陵人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著帝代年歷

書志第八　并序　五行志　天文志　雜志　藝文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已上書志序　校二字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隷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校五字

春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灶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墟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
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
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則四
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
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事梁人焦延壽
延壽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
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後漢書李郃字孟節南鄭人善河圖風星和帝時
分遣使者微服觀風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
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
遣二使耶二人黙然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
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心
宋之分野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所
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
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死爲
人后而殺其民誰以爲君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熒惑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矣候之果徙三舍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以平吳功封廣武公初
華舍及監省數有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圻勸華遜
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誅廢
賈后使司馬雅告華華距之遂被害
世說潁川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方持杖
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叔慈應門慈明行
酒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與
兆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晉陽秋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微
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名重
于敷人或憂之俄而敷死
晉書袁山松陽夏人爲之孫也歷吳郡太守少有
才名著後漢書

藝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　校二字

文獻通考周髀一卷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勾股爲術故曰周髀

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魏秘書鄭默始制中經至荀勗因中經分爲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古今子家及兵家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梁普通中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記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伎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北史宋隱傳道與孫孝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成三十卷

五行志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鬭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京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螺螽震食崩拆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非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

房易傳以爲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大戊歿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大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

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鷙者素一作青色負蠜爲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蜚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爲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

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蝝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

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及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鵝，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校二十五字

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

王子年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春秋左傳成公五年，晉梁山崩，晉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宋書武帝征盧循至左里，將戰，所執麾竿折，旛沉于水，衆並懼，帝笑曰，往年覆舫之戰，旛竿亦折，今茲復然，賊必破矣。因攻柵而進，大敗之。

晉書西涼張重華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冦，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擊之，師出，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克敵之兆也。進戰大破之。

前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前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鄭客奉璧，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

前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將膺大位之徵。

前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設祭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以為丁傅用事，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前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宋書高祖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順帝昇明三年己未禪于齊，凡六十年。

通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星孛于大辰，裨灶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已而四國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曰魯衛惡之，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察機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後漢書單颺，字武宣，山陽人，初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其冬魏受禪。

晉書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為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言乎，尋有劉石之亂。

雜志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
爲删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
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
首方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
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臓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
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
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
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
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
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
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
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
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
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
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
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
萬戸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

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
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
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
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
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
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
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
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
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
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

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
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
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
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
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
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無絶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
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
族逮乎晩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
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

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
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遺民虜漢相
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
門貴（一作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
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盡自都邑已降
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
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
務會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
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校十一字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
言還奏之承藏秘室

西京雜記揚子雲以爾雅孔子門人游夏之儔所
記以解釋六藝者又張揖云昔在周公著爾雅一
篇以釋其義

前漢書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
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前漢書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向卒向子劉
都尉歆卒父業于是總羣書奏爲七畧有集畧六
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伎畧

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
亭侯裴松之以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
疑此封爲不然

前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越巫勇
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
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吳錄諸葛亮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頭虎
踞帝王之宅也

三輔舊事始皇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
中可受十萬人

前漢書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
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令
後世無以加也

帝王世紀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陽
晉書晉都洛陽東晉都建業魏書元魏拓有中原
初都代孝文帝徙都洛陽北齊書高洋以鄴爲上
都晉陽爲下都隋書高祖都長安煬帝遷洛陽于
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闕即今東都城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
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

前漢書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
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
人市于是天子令吳越人十餘輩出西南夷求之

前漢書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
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蒙問蜀賈人多持竊
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尺以行船南粵蒙乃
上書通夜郎道

前漢書大宛有善馬天子聞之甘心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大宛不肯予漢于是以李廣利爲貳師將
軍往擊之大宛恐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前漢書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又大宛諸
國發使隨漢使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
獻于漢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少
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
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
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
曰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昔而高祖孫伯黶
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
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

史記注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
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

十五篇
難歷序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晉書元帝宋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
太興元年即位是爲東晉
魏書孝文以平城高寒而洛陽爲土中欲從都恐臣下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至洛命營宅遂定都
通志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皆因之
沈約宋書符瑞志三卷
魏收魏書釋老志第二十
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永明九年魏使將少游至崔元祖曰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摸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果圖畫而歸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校三字

文獻通考洛陽伽藍記元魏羊衒之撰陳氏曰衒之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斷記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長陵人歷官太常著三輔決錄
晉書摯虞字仲治長安人歷官太常卿以漢末喪亂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記十卷
晉書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歷官御史中丞著陽羨土風記
南史陸澄字彥淵吳郡人豐昌中歷官散騎常侍聚百六十家之說輸而爲部謂之地理書後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
隋書經籍志宋齊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百家集

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通考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唐書柳沖傳末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

門人太康盧　申校

史通訓故卷之三終

史通訓故卷之四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

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遂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

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　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校二十一字

北史、劉昞字延明、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延明以三史文煩、著略記百三十篇、晉書皇甫謐號玄晏先生、葛洪號抱朴子、

南史臧榮緒東莞莒人、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就、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歷官滎陽太守、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宋書謝靈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入宋拜秘書監、著晉書三十六卷、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歷官侍中、氣局深遠、爲一代文宗、周書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元帝除爲中丞、入周歷開府儀同三司、前漢書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洗沐歸、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洒、前漢書楊王孫孝武時人、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祁侯以書諫之、不聽、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六年拜中書舍人、前漢書賈誼、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後漢書隗囂字季孟成紀人聞王莽敗乃起兵公孫述以囂爲寧朔王爲漢所困病死論云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三國志諸葛傳評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魏書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歷官大都督以驕橫爲莊帝所誅贊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乎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脩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

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
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
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
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
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
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
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
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
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唐朝晉書例云凡天

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
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
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
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
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
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
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
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
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畧矣　校七字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窮貧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

前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為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後漢書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秦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前漢書揚雄以爲方丁傅董賢用事諸附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前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爲弘農都尉著七發文心雕龍七發者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歸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張衡著七辨

隋史撫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位國子博士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孝武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廟號烈宗

齊書高慎字仲密渤海蓨人歷位大將軍

齊書斛律光字明月朔州勅勒部人金之子也仕齊歷官左丞相爲祖珽等譖誅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畧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榷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

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畧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

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囂

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襃貶者矣 校十七字。

孔安國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周書劉璠字寶義沛人勅爲宜豐侯蕭修主簿入周歷官黃門侍郎著梁典三十卷未及刊定而卒子祥勒成一家行于世

陳書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歷官吏部尚書入隋著梁畧

後漢書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歷官前將軍爲王允所誅

後漢書袁紹字本初汝陽人董卓時拜渤海太守起兵誅卓尋兼與并青幽四州爲魏武所敗病死

後漢書王莽時南方饑饉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衆共推爲渠帥于是亡命馬武等共往從之攻離鄉聚藏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疾疫起乃散去王成等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卬等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晉書元帝諱睿琅邪王覲之子愍帝崩即位建康廟號中宗

宋書劉裕字德裕彭城人受晉禪廟號高祖

晉書張寔字安遜軌之子軌卒涼州人推寔攝位進涼州牧封西平公

晉書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隆安中衆推爲涼公卒國人諡曰武昭王

後漢書張步字文公琅邪人漢兵起亦聚衆自號五威將軍降世祖封安丘侯後復叛欲入海被誅

蜀志劉璋字季玉焉之子襲焉位爲益州牧性柔無威昭烈襲之遷璋于公安

後漢書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董卓時爲後將軍後僭號自稱仲家爲魏武所困憤恚死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晉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至進鴆行弒燃臍就戮據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甝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

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王魏刋水運下列高王惟劉與蕭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

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凉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不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復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校八字

春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魏志劉表字景升高平人歷官荆州牧魏武與袁

紹相持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魏武建安十三年魏武征表未至表病死

魏志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封溫侯建安三年魏武囚布于下邳獲布殺之

後漢書董卓將兵入京廢少帝爲弘農王鴆何太后于永安宮遂以弒崩關東方兵起卓乃鴆殺弘農王徙都長安後爲王允等所誅尸卓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史記趙高者諸趙疏屬也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後爲子嬰所誅

魏志臧洪字子源廣陵人初爲張超功曹袁紹以洪領青州刺史魏武破張超于雍丘洪向紹請兵不聽由是怨紹與紹絕紹執而殺之

魏志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任徐州刺史曹操父嵩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興平中操擊謙謙欲走丹陽會病死

魏志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任幽州牧爲公孫瓚所執殺之

魏志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靈帝時拜降虜校尉後爲袁紹所敗自焚死

史記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吳志孫策字伯符魏武表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晉書載記前秦苻洪洪臨渭氐也後秦姚弋仲弋仲羌也宋書有索虜傳謂托跋魏也

魏書世祖太武皇帝托跋燾改元太平真君

晉書元帝崩明帝嗣位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

載記前趙劉元海後趙石勒涼張軌蜀李特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狗曰槃瓠銜人頭造闕下診之則吳將軍也帝不得已以女配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生六男六女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魏志高句麗者出于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道過大水得魚鼈成橋以濟遂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爲氏

魏書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奕洛韓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若洛廆爲二部馬鬭相傷廆怒渾曰鬭在于馬乃怒及人耶乖別甚易去汝萬里遂擁馬西行西附陰山

文選陸機文賦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一作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録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

訖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躡傳位先不留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鷵鶵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爲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頗違前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閭義不從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衙戚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校人字

前漢書霍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衞少兒私通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光壯大將軍封博陸侯去病封冠軍侯　前漢書孝宣王皇后奉光女召入宮稍進爲婕妤宣帝以許太子早失母乃立婕妤爲后封父奉光爲邛成侯太子立爲元帝元帝后成帝母亦王氏故號太后爲邛成太后事具外戚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生成帝邛成太后之婦也有傳

前漢書劉交以高祖六年封爲楚王諡元元王子富封休侯楚王戊反富夫侯後閒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富子辟彊彊子德德子向向子歆　帝王世紀載王名謨雖居天子之位與家人無異負儀於民無以得賢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　前漢書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年二歲太保舜等請莽攝以皇其權太后許之明年改元曰居攝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四年平林人陳牧等與光武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等叢聖公爲更始將軍二月立爲天子建元更始以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立三年爲赤眉所殺　後漢書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六月己未光武即皇帝位改鄗爲高邑是年十二月赤眉殺更始　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八月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注僖嘗爲閔臣今升其上故曰逆

祀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王莽時爲導江卒
正居臨邛更始兵起自立爲蜀王後爲吳漢等所
滅
蜀志劉焉字君郎竟陵人侍中董扶謂焉曰京師
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行梁告殺刺史馬謀
得爲監軍領益州牧焉卒子璋襲位爲昭烈所襲
春秋起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
襄公昭公定公哀公
史記胡亥始皇之少子也始皇崩趙高矯詔立之
爲閻樂所弑子嬰立子嬰二世之兄子也立四十
六日而降于沛公
前漢書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即位
二十七日行淫亂乃廢之
齊書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
也武帝崩以皇太孫即位隆昌中爲西昌侯鸞所
所廢封爲鬱林王
齊書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
位改元永元蕭衍等廢之封爲東昏侯立和帝改
永元三年爲中興

北史煬帝大業十三年唐公入京師遥尊帝爲太
上皇立代王侑爲皇帝改元義寧
前漢書公孫弘傳贊漢興六十餘載群士嚮慕異
人並出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孝宣招選茂
異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書韋玄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爲
丞相永光四年與御史大夫鄭弘等定宗廟迭毀
之議
前漢書第六十四卷匈奴至六十六卷西域第六
十七卷外戚史記第三卷老莊申韓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彧字文若潁川潁陰
人歷官尚書令以魏武九錫事興議以憂薨詡字
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敗詡勸李傕郭汜西攻長
安後歸魏歷官太尉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云
云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
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
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脩之楷式也、馬遷撰
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
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
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
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

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
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
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
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
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
大帝可比楚莊王 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
姓名、謂魚豢孫盛等 方於魏邦、懸隔頓礙、懲惡勸善、其義安
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
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
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

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明梁簡文兄弟（弟爲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辟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繆爲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

楚弒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背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

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帝至於論中）

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

揔一作忽隱其諱淫謂韓贊 亂謂闖鶩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

奇而輙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婉孌董公 惟亮天功陳壽公孫淵傳

贊曰公孫習吏魏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

失上才猶其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二以存

標格云爾 校四十字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自立為西帝齊湣王立為東帝已而復為王

春秋提要五霸齊桓公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宋襄公晉文公僖公二十八年戰城濮秦穆公文公三年伐晉楚莊王宣公十一年盟辰陵

南史忠烈世子諱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擬三十國春秋行于世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魏志曹操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曹丕諡文皇帝

廟號高祖曹叡諡明皇帝廟號烈祖

晉書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崩無廟號穆帝諱聃字彭祖康帝子也年十九崩廟號

孝宗

宋書明帝劉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廟號太宗

齊書蕭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廢海陵而自立廟號高宗

梁書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薨立為太子嗣位之後侯景制命期年遇弒廟號太宗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侯景反道王僧辯討誅之即位于江陵西魏見伐兵敗出降為梁王詧所害廟號世祖

北齊書文宣帝高洋歡第二子受魏禪立四年崩廟號顯祖孝昭帝高演神武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立二年崩無廟號武成帝高湛神武第九子也立四年禪子太子緯廟號世祖

史記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後追尊曰太王古公卒季歷立後追尊曰王季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相國武帝受禪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子師字子元追尊景皇帝廟號世宗昭字子上景帝母弟也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

後漢書袁術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太子注云當塗高者魏也

後漢書袁紹檄州郡文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諱珪以天興元年即帝位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諡至昭成帝什翼犍凡二十七君

史記厲王出居于彘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于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敖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為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秦滅乃自立為南越武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高祖定天下封淮南王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後漢書樊崇等衆既寖盛聞王莽遣太師王匡等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

前漢書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沈約宋書二凶傳太子劭與始興王濬與文帝事也又索虜傳索頭虜者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謂元魏事

魏書出帝諱脩廣平王懷之第三子孝帝請避大位高歡乃迎脩立之後西奔為西魏又晉書司馬叡傳島夷桓玄傳島夷劉裕傳

前漢書原涉字巨先父爲南陽太守死官涉讓還賻贈後以墳墓儉約乃大起冢舍重門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史記周穆王諱滿

後漢書明帝諱莊

晉書阮籍字嗣宗尉氏人拜東平相籍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晉書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爲彭澤令到官八十餘日解綬去職

前漢書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郎哀帝悅其儀貌拜爲黃門年二十二爲大司馬敘傳後云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棟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峙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郭惟讓校

史通訓故卷之四終

史通訓故卷之五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

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産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駮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讖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邪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譏議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亂嗣、死遭剖斷、一作剖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

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烱[罵]書、河北以爲王肅、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壞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校十二字

前漢書劉向典校秘書採古今紀傳行事之殊織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二十卷新序三十卷 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氏欲餉之戒之曰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至見禹爲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 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東走顧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
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君令尹之命曰伊尹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命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
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于
河問曰此何處曰可問嚴君平至蜀問之曰某年
某月客星犯牛女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郡銍人少有奇才歷官中散
大夫著高士傳自混沌至管寧凡百一十九人歛
一自撰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
有高名于世舉孝廉不行自號玄晏先生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朔
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不喜因
坐上收繫之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人
逢慈于陽城山頭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
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
一老羝屈膝而人言曰遽如許說往赴之而羣羊
若發為羝莫知所取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歷官諮議參軍以
文理出川求為勾漏令著書內外一百一十六篇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南史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
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後誅元凶劭即位
北史魏收既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冢被
發棄其骨于外收無子光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
尚書膳部郎中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少有才氣好論古
今人物撰語林
晉書干寶父有所寵侍婢母妬父亡母生推婢于
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復蘇又寶兄嘗病
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
覺實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
搜神記凡二十卷
新漢書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魏志文帝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

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梁書武帝天監十五年劉峻撰類苑成帝即命學
士何思澄等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晉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
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
江東五儁
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歷官朗陵侯相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
之八龍
史記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
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
機踰墻而走
前漢書直不疑南陽人也初為郎事太中大夫人
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而特盜嫂何
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前漢書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
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上蔡陳豐舉兵兵敗自
殺後漢書王郎立為天子詔云巳詔聖公及翟太
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蓋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
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蜀志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濱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相持
百餘日八月亮疾病卒于軍魏書云亮糧盡勢窮
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北史魏孝文二十三年將討陳顯達攻陷馬圈戍
三月車駕南伐丙戌帝不豫四月丙午帝崩于穀
塘原之行宮至魯陽發喪
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為侯景將宋子仙
過掌書記
北齊書侯景據河南反文襄當國議者咸云景猶
有北望之心文襄以為然乃遣書招之景報以書
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文襄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卜有奇驗歷官少府丞
淮南子脩務訓若夫堯眉八彩高誘注云堯母慶
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
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奄然陰雲與慶都合而生
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韓子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

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燕丹子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列仙傳淮南王安好仙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安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昇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録其大隧狐裘之

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諭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

議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

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

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其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歂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

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刱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詭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

無其選、但若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校 十五 宇

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之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也烝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詩魯頌四篇皆頌僖公駉閟宮詩稱云小序云史克作是頌其末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謂作新廟也而班固王延壽相承皆云奚斯所作之詩誤矣

屈原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宋玉九辯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皆刺讒之辭

前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

書舜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五子怨之作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春秋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見潁考叔而語之故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遂為母子如初

春秋左傳初晉侯使士蔿為申生築蒲夷吾築屈不慎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前漢書司馬長卿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詞以推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前漢書揚雄字子雲蜀人官黃門侍郎成帝以趙飛燕無嗣往祀甘泉宮雄以制度非所作甘泉賦以諷帝出遊獵雄從又奏羽獵賦

後漢書班固當顯宗時校蘭臺令史時帝都洛陽宮室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乃作兩都賦以諷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將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以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以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乃作廣成頌以諷諫廣成苑名在汝州梁縣西

山陽公載記魏武為劉備所敗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乃得過及出大喜諸將問之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若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北史高洋天保元年周文帝率師至陝城分騎北度丙寅文宣親戎出次城東周文見軍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周人常[illegible]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鮮于褒為京兆尹閻興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史記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史記帝嚳崩子帝摯[illegible]立是為堯

後漢書龐萌山陽人為人遜順光武愛之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遂反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諸君得無笑其言乎討平之

詩商頌那章猗與那與小序祀成湯也

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小序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在在鎬將不能自樂也
晉書王沉字處道晉陽人歷官秘書監撰魏書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
黨所擯作解擯又爲疾邪賦以舒其憤
後漢書隗囂據隴問班彪曰往者周末諸侯並爭
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作王
命論以明神器不可妄覬以諷之
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
父入蜀過劍閣作銘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
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蜀志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表
魏志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歷官散騎侍郎其爲兄
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
靜沉字處道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爲書戒之曰
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
敢違越也
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陽嘉二
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
宋書荀伯子頴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遷御
史中丞凡所奏劾深相詆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
直世人以此非之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
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
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
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
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
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
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
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
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
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

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
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形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
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
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
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
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
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
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按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

揀金事比雞肋與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異欲加商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前漢書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
前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後漢書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歷官九江太守作春秋左氏集解行于世
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易詩書禮記毛詩譜
宋書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仕中郎外兵曹參軍注史記
前漢書注有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
後漢書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歷官泰山太守注漢書
前漢書注晉灼河南人歷官尚書郎注漢書
蜀志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為尚書右選部郎以延熙四年撰季漢輔臣贊
晉書常璩字道將歷官散騎常侍撰華陽國志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歷官散騎侍郎宋太祖元嘉中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曰竊惟續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云云
家語孔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南史劉昭字宣卿高唐人梁天監中累遷臨川王記室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
梁書劉峻字孝標梁天監中詔入西省典校秘閣

峻注劉義慶世說
北史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元帝封為晉熙郡王元帝降魏從至長安降封始寧公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與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後漢書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鄒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畧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

史通訓故　卷之五　十

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爲文譬自班書首爲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録斯語載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録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又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

史通訓故　卷之五　十一

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卅徙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録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䇿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

羣書還同阮録披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
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
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絶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
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
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
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討
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
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
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
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

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
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録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
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
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
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
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春秋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春秋左傳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晉書劉隗字太連彭城人習文史元帝深器異之歷官湘州都督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高密侯明帝時拜太傅

後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雍奴侯

後漢書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初封歸德侯以破秦豐功改封舞陰侯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封舞陽侯已破檀鄉賊于漳水上封爲廣平侯

魏書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初封義陽王以廢帝北討乃奔魏

魏書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爲魏所陷終于北

史記吳自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有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及餘昧子僚立諸樊子光弑僚而自立是爲闔閭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孫策命爲功曹後

孫權積怒徙交州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一曰二石集記燕太傅長史田融撰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裴景仁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秦書八卷記苻健事何仲熙撰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記索隱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爲王號曰望帝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以淮上地與楚而歸吳所侵宋之地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吳志孫權字仲謀郡察孝廉及兄策薨以事授權封吳王後即位改元黃龍諡大皇帝

隋書經籍志越絶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作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人歷官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子勃遊江上之元帝詔藏秘書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爲起居舍人入唐官至太子洗馬著後梁春秋十卷

三輔決録注獻帝時京兆金禕自以世爲漢臣自

日磾時討莽何羅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欲挾天子以討魏武時魏武在鄴留長史王必督許中事晃等夜燒門攻必禕等爲內應必奔南城會天明晃衆散魏武收紀晃等誅之

魏志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賞多不許恨之正元二年彗起吳楚之分欽喜以爲己祥遂與毌丘儉等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移諸郡國兵反大將軍討之儉等衆潰就誅欽奔吳

魏志諸葛誕見王淩毌丘儉等累見夷滅心不自安甘露二年徵爲司空愈恐遂反司馬文王率衆討之誕窘急乘馬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逆擊斬之

北史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北史王謙字勅萬太原人庸國公雄之子周建德中任益州總管隋文輔政謙使賀若昂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兵敗伏誅

周書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建德中拜太師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

後漢書葛龔字元甫梁國人舉茂才爲臨汾令以善文記知名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涇渭可分其于

望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脩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

代則云義熙魏州昌樂人也鑒倚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鑑談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酈者姓弘者以紀國諸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則威衞人多有姓明及邢者如加五等爵或係平原公武諦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邢氏出于東平故也夫邊裔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宅篇所引皆謂之乙酉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績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漢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

失者焉　校二十一字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父莊爲樂陵太守湛自京都定省作東方朔畫贊

史記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逐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爲魯人

後漢書陰識傳其先出于管仲七世孫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

後漢書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後漢書魏武之收楊彪也孔融曰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

前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不言楚人兩龔傳云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後漢書卓茂傳未亦云楚國龔勝

後漢書趙壹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上計到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逢望而異之問西方事大悅顧諸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無有出其右者請爲諸君分坐

隋書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受禪後封越國公

北史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隋文受禪拜納言後爲煬帝所誅

門人朱釪校

史通訓故卷之五終

史通訓故卷之六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絶秦、子産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睢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而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謂魏收弘謂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

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紀顥故當時有童謠曰、獺非獺、猶非貉、豨豨狗子齧斷索、又曰、獮猴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爲齊神武數其罪廿、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録、故得擅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孤南史齊一作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

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校二十一字。

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已而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侯使呂相絶秦、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人伐陳、遂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晉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而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春秋左傳襄公三年、諸侯會于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而授晉公僕人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君師不武、臣懼其死、以及揚干、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歸死于司寇、

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鬼谷子書有飛鉗篇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說趙魏六國約從親
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投從書于秦而秦兵不
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其後相秦乃說六國事秦謂之連衡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從王稽至秦說昭王昭王予
是用范雎雎言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
高陵之屬太侈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就封
而拜雎爲客卿封應侯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趙會秦圍趙
魏將辛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仲連乃責而歸之
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
前漢書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
特進甚尊重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
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爲御史漢安元
年遣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于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梁冀書
御京師震悚
蜀志秦宓字子勅綿竹人歷官長水校尉時吳遣
張溫來聘宓與言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南史王融字元長瑯琊臨沂人仕齊武帝遷秘書
丞永明九年芳林園禊飲融爲詩序當時稱之上
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曰昔
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頃見王生詩序用見
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
製無可遠匹相如耳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曰童謠曰丙之晨龍
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
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
公出辱之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驕童謠有是今玆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

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
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
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
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春秋左傳文公四年鄭伐宋囚華元宋人以車馬
贖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師次于城濮
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孫盛魏氏春秋武帝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
憂寡人裴松之云孫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
如此非一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
言尤非其類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
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
賦青蠅而退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成都人少習占候爲文學掾
時有大雀集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曰此郡內當
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蠻夷殺傷長
吏發郡兵擊平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晉書北凉爲沮渠氏西秦爲乞伏氏
北史周紀鮮卑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
璽普回以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
國號宇文因以爲氏
前漢書元封武帝改元
魏志正始齊王芳改元
唐書郞餘令定州人擧進士授霍王元軌府參軍
累轉著作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
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
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史記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張良曰天下
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陛下游徒欲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復立六國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魏略王淩將謀廢立與兗州刺史令狐愚通謀單固楊康並為愚腹心康頗露其事司馬懿東取王淩問固曰卿知其事耶固對不知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並伏誅臨刑俱出獄固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代王戎為尚書令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娶廣女為太子洗馬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稱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

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禀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名

隸惡從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隅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遊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訶私於爾朱暢傳又云受暢財賄令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至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無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俪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歸云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

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泣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

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
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
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
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校十三字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史記汲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退師。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又僖公始入而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出穀戍、仕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史記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時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引兵去境、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無恤爲太子。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

前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歷官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元登國。

史記婁敬齊人也、戍隴西、過洛陽、說高帝都關中、賜姓劉氏、號爲奉春君。時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勸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上以爲善、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天官書昴爲髦頭、胡星也。

周書元偉字猷道、濟陽人、歷官小司寇、建德初、聘于齊、會高祖討齊、偉爲齊人所執、齊平、方自鄴還、庾信贈以詩曰、號云垂棘返、無稱得所歸、其爲詞人所重如此、

陳書周弘正汝南安成人、仕梁、梁遷國子博士、入陳、宣帝時爲尚書右僕射。

北史唐瑾字附遠、杜陵人、志尚簡澹、周文帝備禮聘之、竟不能屈。時人號爲居士。陳尚書周弘正來聘、乃遣瑾謁、謁盡日、後請瑾至館、瑾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

前漢書王莽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徵勝、勝稱疾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封陳王、詠三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其詠秋胡詩第四章云、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敘事第二十二幷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複一作）深奧訓詁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旣而馬遷史

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旣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駮相懸才難不其甚

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筴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寂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俊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

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

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干尼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于下

右敘事篇序 校四字

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内恒虚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輅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

建嘗責大將軍不爲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爲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復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僂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

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釣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校廿九字

春秋左傳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驪姬毒而獻之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春秋左傳宣公十有二年楚師伐鄭荀林父救鄭晉師在敖鄗之間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云云非隨會之語

史記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河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前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文帝知其意使者來輒係治之後因吳使者之言乃赦其使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

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弦旅魯人以爲敏
春秋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
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
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傳云晉郤克與臧孫許
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
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
史記張蒼者陽武人也文帝時爲相蒼免相後老
口中無齒食乳百有餘歲而卒今本已無年字
莊子天道篇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
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
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隱晦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既而立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敘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

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

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于少期魏志鄭家王傳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時識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快温子昇亦若此而概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華也說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昬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牧十一字

春秋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氏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于是晉國之盜奔于秦

春秋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春秋左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作亂王何以戈擊慶舍解其左肩舍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史記韓信傳上不我用即亡蕭何聞信亡不及以

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

史記高祖二年胡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

鄭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史記汲鄭傳贊始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妄飾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禆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

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與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㯉，子長所書；魯始爲壘，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

事異諸華，言多孔鄙，至如翼犍，道武所諱，黒獺，周文帝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黒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刋定，况愁山定積彰於載識（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入西谷逆積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謠雜獾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屈，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

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

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

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校十一字

魏書穆帝初封代王至道武登國改稱魏王太武
真君十一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駕南伐宋文

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

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

乎、
春秋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晉書苻堅載記燕慕容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
殊色堅納之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

戰國策龍陽君謂魏王曰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
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内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于

王也畢褰裳而趨矣
北史邢邵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

恕疾便憂之廢寢食及卒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
客弔慰拭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

以還所未有也
列子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

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
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哭

南史陳將吳明徹圍齊齊遣尉破胡拔秦州與王
琳共為經略還至彭城明徹圍之城陷琳被殺哭

者聲如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
無以加焉

前漢書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匈奴號之為
飛將軍從衛青擊匈奴失道自剄廣軍士大夫一

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前漢書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櫬

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應
劭注櫬小棺也史記不載此事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
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魯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

乎始髽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常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

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賢聖而不作者必
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

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篤志墳典王肅至北來

及相會尋文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
人有笄男子則無芳云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鷄初

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則男子有笄明矣帝稱善
久之

秦記苻堅討姚萇于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渴
死者賊而降而于萇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

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撫盤而詬
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北史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道武追諡此云翼犍
道武所諱諱北史万俟洛字受洛干齊神武以其

父耆老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頓出死力
北史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

川人
春秋左傳入慣一日麻降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
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

臀於今再矣
漢晉春秋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

辛毗持節制之
前漢書項羽聞彭越等攻下梁地謂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
已羽行漢果使人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度漢擊大破之
二事在第三條下

翁惟佺校

史通訓故卷之六終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
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
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
必差肩歩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
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
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
卓袁紹無聞二録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

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
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
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
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
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
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一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
鄧三甥欲殺之(聃甥騅甥養甥)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
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

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
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
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
(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
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
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
饒醜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
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
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

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
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録側窺
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
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
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
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
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
流俗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
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瑗是棄而揚龍獲是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誥底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爲梟感）即宜附出揚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當作張）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校入字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支冒頓亡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著孤憤五蠹內外儲說十餘萬言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之鄧侯弗許亡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甯之僑大夫奔晉文公爲良在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傭給皇附而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舉筑朴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荊軻者衛人爲燕太子丹入秦獻樊於期首及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軻引匕首擿秦王被殺

史記荊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史記作舞陽

前漢書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遷官水衡都尉後爲使者治巫蠱爲戾太子所誅太子兵敗逃至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祝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爲人所告逮係悲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爲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罷中書宦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之自殺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絜婦者魯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旁採桑婦人悅而以金遺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其母婦至則向採桑者也曰夫親五年反還當見親戚今乃悅道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饋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與開爭功而慚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遂亦刎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迎神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宋書王景度爲東郡太守守滑臺戍主虜悉力攻

滑台城東北崩褰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
衆潰抗節不撓爲虜所殺
南史劉康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伐
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爲魏永昌王所圍
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而如生
南史卜天與餘杭人元嘉中爲廣威將軍元凶入
弑傳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挾騎
出戰手射劭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
南史紀僧珍邢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帝
時兼司農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頍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辨之子入隋
授漢王諒府參軍將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
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釋甲兵及文帝崩諒遂
反多頍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煬
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遂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爲漢王
文帝崩使屈突通徵之不赴遂反楊素擊之兵敗
降以幽死
魏志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袁紹皆與邈

友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及還
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邈叛迎呂布
邈遂叛故贊云昔漢光武謬于龐萌近魏太祖亦
蔽于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此張邈非徐邈也
其徐邈字景山薊人魏國初建爲尚書郎以醉酒
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賞
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齊名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爲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鍾
會山濤皆所賞識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趍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

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厲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伕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
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爲走生逆之
論、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
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
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
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
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爲蘭
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
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
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

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
泉、曾未足諭其高下也　校五字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
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
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爲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韋昭爲太史令撰吳書
後孫皓欲爲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帝位宜爲傳
漸見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疏救之不許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伯深清河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
國紀敘成國書三十卷特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題在衢
路北人咸悉忿毒構浩于帝眞君十一年被誅郎
史以下皆死、
吳錄張儼字子節吳人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作
默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
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
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
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
博求異書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
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出與司馬宣王
對於渭南魏氏春秋亮旣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
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習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
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儀反
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
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孫氏春秋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
仗自出討文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

不勝其忿乃自出討文王賈充逆帝戰于南闕下
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
日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干寶晉紀充曰公畜養
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
則犯蹕之言乃干寶也
晉書王沉正元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
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兹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攻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此事何從而書）蓋由父辱受髠故加兹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實（一作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

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校十二字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王隱竊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于言色預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黜

南史初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何

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什焉

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後初歸袁紹中子熙與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係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因自逃匿後平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爲更始將軍因立爲天子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末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后明帝崩肅宗尊爲皇太后后自撰顯宗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度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劉志後主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既云史官言矣又云不立史官何也

晉書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云亮將畧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皆殺承等夷三族

宋書袁粲初名愍孫慕荀奉倩爲人改名粲字景倩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輔道成功德既重天

命有歸粲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名義至此耳遂父子幷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及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遴等舉衆赴之齊道成遣戴僧靜踰石頭斬粲于城內秉等踰城走擒之幷赴誅

蜀志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渭濱病卒魏書云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兄史傳爲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一作耻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遷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輙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厤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

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僞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

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
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
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
甚乎、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下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此篇安可言於史也之下係總宋本仍在
此篇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
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
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
梅氏寫狀、一作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
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
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

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
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殁
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校三十八字

文選曹植與楊脩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
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魏畧、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爲
大官厨、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繇善
持論、而翰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左
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嘗論
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詞
多不載、
北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
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
后以魯元公主女爲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四年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

弘爲帝、大臣迎代王立、是爲文帝、大臣等誅弘、
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
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史記厲王暴虐、國人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南史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爲正員
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啟聞、上銜
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
南史徐廣、字野人、東莞人、晉孝武時、爲秘書郎、撰
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異
氣、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德林少孤、
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
以此字卿、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
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
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吳錄雍字元嘆、言爲蔡邕所嘆、因以爲字、

晉書古文尚書、臧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爲
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
東得之、恒秘翫以爲談助、及北還、諸公覺其談更
遠、撿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
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爲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莽而創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隅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

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之

乖剌復何爲乎隋内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刋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絶彼瞻烏防兹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

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輙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兹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輙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校二十九字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
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
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而後饋顏回
對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
孔子歎曰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
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紀許都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
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密圖
之事泄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崩
魏志文帝築陵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諸
王法峻任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欲同
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并其男

口帝之猜忌殊皆此類也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
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
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尚爲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爲漢亡凡五十四卷
宋書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歷位永嘉太守
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恐之作豪
士賦以刺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趙王
晉書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賈后雖凶
妬而知敬重華
北史崔鴻伯父光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
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七終

史通訓故卷之八

摸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
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
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
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
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
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

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
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
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
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
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
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
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
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
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

臧江外忌云豈江外安與年之善政同歸命之末臧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

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殁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

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

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辨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睹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挂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

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

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校二十四字

晉書荀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加散騎侍郎著荀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史記李斯上蔡人說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時

爲趙高所陷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爲
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聞陵降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招陵
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
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
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北史伊婁穆字奴干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
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
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懷
帝崩即位爲劉聰所執被弒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共仲
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侯見而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湛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遣
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
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
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
倒後劭行弒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元爲
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逃歸見
叔牂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僭位
爲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鐵務爲宋武帝太
尉行參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徵宋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
元嘉中魏太武帝征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暢曰
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
師董成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皝死即位慕容
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儁死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叔
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

卒
北史源亮字伯遠西河臨城人歷官幽州刺史累
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鄭
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天平元年轉
武興爾朱兆戰于韓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軍西
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鞠血滿袖季式
歷官太常卿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
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子高
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
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
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
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
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
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
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
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
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

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
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
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
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
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
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
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
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爲難可爲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
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
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
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
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擿
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
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
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
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
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
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
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
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
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
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
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
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嘲謔小辨嗤鄙
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
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
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

事無識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顏聞之者為之撫抃(一作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

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

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

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

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
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
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校十一字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隸校尉撰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
爲傅子
史記殷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
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庭曰余褒之二君
帝卜請其漦而藏之至厲王發而化爲玄黿後宮
童妾遭之旣笄而孕棄之宣王時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執之逃見棄子收之奔
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爲褒姒幽王愛之廢申后
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
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曰不

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厠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求之無之戒其子曰我
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說之使爲司城以
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乃背晉而
干宋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已匿下邳遊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
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
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
受笑而去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
半往有頃老父來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旦日視其
書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
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爲
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爲
君余姓獨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人得犬戎將吳
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銜吳將
軍首詣闕下帝不得已以女妻之其後滋蔓號曰蠻

矣
晉書王思正始中爲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
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還取筆擲地蹋壞
之
晉書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爲吏部郎飲酒廢
職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瘡
痂以爲味似鰒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
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
南蔣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卽死
書疏稷離部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
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祀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
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而獲獸衆莫之識
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
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史傅堅
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
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所在多言瑞
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朝
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于甘
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
後漢書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
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于是肅
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
翦所戮者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
謹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令夢黄熊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男女流涕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㓜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特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

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説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顔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兎而雞肋是棄

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

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奬。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憓，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察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校六字

史記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衍野之裔曰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往觀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歸數諫不聽，乃去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户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竟報吳，賊會稽之恥。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史記吳王棲越于會稽，勾踐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句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甯戚為商旅，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桓公出郭迎客，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疾商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見而

大抵以爲卿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苴敗燕晉之師尊爲大司
馬其後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其
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薄昭爲軹侯後以殺漢
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
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爲吏前越反拜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一郎顏髮皓白問何
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
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
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
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爽
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
滅矣遂并誅
文士傳何禎字元幹廬江人入晉爲尚書光祿大

夫
晉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風
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隽秀之士婦曰徐淑亦
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淑歸家晝臥流涕
嫂推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
一客守喪一客賚書還曰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適
河東衛仲道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生沒
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金幣贖
之而重嫁于祀
晉書張禕吳郡人恭帝爲琅邪王禕爲郎中及帝
踐阼劉裕以禕爲帝故吏帝親信之封藥酒一甖
令禕鴆帝禕受命而嘆曰鴆君以求生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
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爲臨海王子頊參軍子
頊敗爲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
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
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無禮其善
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卓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鴆
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史記傅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斬
欽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隨謝玄討苻堅有
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見
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
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甓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爲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數
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門人祥符馬斯藏校

史通訓故卷之九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爲絶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其鋭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盖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

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脩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詞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憙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盖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駮、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盖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

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校七字

後漢書蔡邕、爲程璜等所陷、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有還本郡、梁書劉峻、爲安成王戸曹參軍、以疾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自序、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開皇中、與王劭同修國史、後罷歸河間、不得志、乃自敍其一生、有四深恨、有二、後竟凍餒而死、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劉禮爲軍、軍霸上、徐厲爲軍、軍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將節始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金華志、南齊隆昌元年、太守沈約題八詠于玄暢樓、後人因更日八詠樓、羅府君別傳、含字君章、耒陽人、桓宣武辟爲別駕、

累遷散騎常侍、北齊書盧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陽遵彦薦于朝、累遷散騎侍郎、陳書江總、字總持、考城人、仕梁尚書僕射、入陳轉太子詹事、陳亡入隋、拜上開府、後漢書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建初中爲公車令、後漢書馬嚴、字威卿、伏波將軍援兄子也、歷官中丞、與班固等定建武注記、後漢書劉珍、字秋孫、南陽蔡陽人、歷官謁者僕射、永寧元年、鄧太后令與劉騊駼等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後漢書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歷官冀州刺史、徵拜尚書卒、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徵爲議郎、與蔡邕等幷在東觀續漢記、後漢書楊彪、字文先、賜之子也、代朱儁爲太尉、黃初中卒、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敍、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敍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敍爲傳、然其所敍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敍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敍、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

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敍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敍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敍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敍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敍而言家世、固

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茍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

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蓽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烱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眞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校九字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前漢書司馬相如歸臨邛卓氏爲具召之臨邛令奏琴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相與馳歸成都久之復如臨邛或諫王孫乃分與文君錢百萬

史記太史公自序昔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至司馬喜生談談爲太史公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王充論衡自紀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何也答曰鯀惡禹聖叟惡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云云

文帝典論自序首言初平董卓之亂次及張繡之

及乘馬得脫及與荀彧論射鄧展擊劍以至彈棊之事無不縷陳、

史記重黎氏世序天地索隱據左氏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胤二氏所出各別馬遷合而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氏

南史沈約吳興武康人沈烱亦吳興武康人約自序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子臺駘能業其官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其後因國爲氏云、

前漢書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

前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爲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秦末有班壹避地樓煩以財雄邊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幽通賦云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由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固盛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諭、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者久矣及干令升（寶字令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世偉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爲近史

蕪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班書記視之）知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

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滅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凡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必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

闕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旣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

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訶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子顯著齊書事倍于孫習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嶠謝沈俱著漢史語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illegible]

春秋左傳魯宣公名倭一作委文公庶子殺太子惡而自立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昭公名稠襄公之子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

春秋左傳初叔孫穆子去魯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適齊娶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乃勝之旣立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使爲豎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敗于邲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獲于鄭贖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通鑑漢武帝微行夜至柏谷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政有溺耳

史記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其計秘世莫得聞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說匈奴解圍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顏注以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

前漢書長沙定王發以景帝前二年立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注云定王以景帝後二年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前漢書武帝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注時樓

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人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去弘農三百里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楚子玉使鬬勃請戰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狐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呂錡射楚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有窮后羿因夏衆以代夏政後寒浞殺之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少康滅澆于過滅豷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春秋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夏五月越及吳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晉書桓玄矯詔自封楚王尋篡位劉裕等起義兵討平之安帝反正

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伐

[illegible]秦惠王欲伐韓伐蜀不決錯
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爲不如伐蜀完惠王從之
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
陳壯相蜀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鄧艾字士則棘陽
人司馬文王欲圖蜀惟會以爲可取景元四年乃
命鄧艾等大舉傳檄巴蜀遂至綿竹蜀王降

門人封丘薛獻豊校

史通訓故卷之九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權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

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爲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

語林孔思尚語録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録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録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

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録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録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

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升之紀録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

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録雖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墜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

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覼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

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棲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校九字

魏志文帝既受禪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漢帝為山陽公奉漢正朔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以國子博士徵不就

南史顧協字正禮吳人歷官散騎常侍

北史陽玠松北平人北齊秘書省正字

前漢書劉向睹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平陵人隱于霸陵山中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贊

晉書祖台之字元辰歷官侍中光祿大夫

後漢書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光武時代張堪為光祿著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書百二十篇載前世奇說之說凡十卷

北史闞駰字玄陰燉煌人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自鄶以下無譏焉

隋書經籍志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梁元帝蕭繹懷舊志九卷盧思道知己傳一卷何晉汲冢注一卷葛洪西京雜記二卷顧協瑣語十卷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劉義慶世說十卷裴榮期語林[illegible]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陽松玠談藪二卷漢議郎圈稱陳留耆舊傳二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晉陳壽益部耆舊傳十篇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徐廣孝子傳三卷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羅含湘中山水記三卷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彊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

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

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輙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準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

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諺、言之可爲大噱、可爲長歎也、嘗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輙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

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迹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

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校九字

晉書武陵王喆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北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傾巧有寵于齊神武仕至左僕射武成時則令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後伏誅

唐書徐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李密起兵署勣為右武侯大將軍歸唐賜姓李氏歷官尚書左僕射

前漢書審食其以舍人初起從高祖二年呂后為項羽所得食其常從後封辟陽侯

史記嫪毐與秦太后亂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史記周勃沛人高祖初起以中涓從後積功賜爵列侯食絳號為絳侯

蜀志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以積功封西鄉侯

荒史黃帝王醫擊之扺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

後漢書獻帝始遷都于許舊章湮滅應劭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謂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閒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

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

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則天

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脩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脩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年中會奉詔預脩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脩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

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推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

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

帶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輙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

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

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人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校十二字

唐書徐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開元中爲集賢院學士

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如江河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唐書朱敬則字少連永城人則天時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

唐書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劉獻之六世孫也梁選著作郎

唐書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梁選通事舍人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

唐書吳兢汲縣人神龍中遷右補闕居史職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

唐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拜主簿累遷御史

前漢書揚雄見諸子其知所駁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象論語

後漢書應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什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魏志劉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作人物志以人才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

南史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著文心雕龍十卷

前漢書揚雄用心于內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逵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雄死嚴尤謂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

譚不及見也老聃著虛無之言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則必度越諸子矣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累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什玄皆傳于世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又[illegible]云平子云玄四百歲其興乎漢元迄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

門人祥符朱民[illegible]

史通訓故卷之十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

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校一字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

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右史記言左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

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屛風至若秦趙二王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盷二年晉韓宣子

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寂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殁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

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校四字 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劾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 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

作尊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涉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校三字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

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盖掌禮儀又郄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校四字　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凉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凉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凉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參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參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盖猶秉夷禮

有互鄉之風者焉　校五字　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脩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潁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　校二字　其九條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

瀛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則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方堪斯任如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爲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其十條　校一字

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爲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

其十一條　校二字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

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其錄內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其十二條　校四字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删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櫱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真僞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爲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爲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歟 其十四條 校七字

春秋左傳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侍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于門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悅之

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史記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缻說請秦王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爲太史令 其二條

論衡楊終字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掾史爲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之孝明奇之徵詣蘭臺

魏志太和明帝改元

晉書惠帝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秘書既典文籍宜改爲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人歷官著作郎

隋書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入隋爲秘書 其五條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蜀平隨後主入洛陽將論嘉之 其六條

晉書嘉平爲漢劉聰改元

晉書公師彧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 其七條

北史山偉字仲才洛陽人領著作郎自崔浩高允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至綦儁山偉等諂悅上黨王天穆及爾朱榮以國史應代人修緝是以偉等更主文籍守傳而已自崔浩死後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史之遺闕偉之由也無谷纂或是某偁之誤 其八條

北史柳虯字仲蟠河東人周文帝時領著作修起居注

北史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隋高祖受禪遷
著作郎
北史諸葛潁字漢建康人起家梁邵陵王參軍入
隋遷著作郎　其九條
唐書咸亨高宗改元　武德高祖改元　長壽武
后改元
唐書李仁實魏州頓丘人歷官左史
唐書敬播河東人累遷著作郎兼脩國史與孔穎
達等撰次隋史與令狐德棻撰晉書大抵凡例皆
播所發也
唐書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龍朔中爲右相
唐書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爲百
有十卷　其十條
隋書庾自直潁川人大業初授著作郎
唐書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遷秘書郎
入唐累官秘書監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爲起居舍人入唐
官至太子洗馬
唐書呂才博州清平人累擢太常博士
唐書蕭鈞太保瑀之從子也永徽中累遷弘文館

學士
唐書褚遂良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歷官尚
書右僕射
唐書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授弘文館學士遷秘
書郎
唐書李安期百藥之子也高宗時遷中書舍人自
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至孫羲仲又爲中書舍
人
唐書顧胤吳人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
唐書高智周晉陵人累官秘書郎弘文館學士　其十一條
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
女美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君盍殺我
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
父乎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
得其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爾勿憂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句踐之女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
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親謂二姬曰樂乎對曰樂
王曰願與吾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願生同樂

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孫死矣　其十三
後漢書王逸字叔師宜城人順帝時爲侍中注楚
辭行于世
晉書阮籍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聞步兵尉人善醸
貯有美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　其十四條

門人太康盧　申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一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三墳五典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校三字

尚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固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謬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枚

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梁武帝時爲博士議曰孔敘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句相連所以成今舜典必有粵若稽古伏生雖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及江陵版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者焉校三字

前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于伏生以授兒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前漢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前漢書魯恭王餘孝景程姬之子也初立爲淮陽王後徙王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南齊書建武齊明帝蕭鸞改元

春秋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元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

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建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校四字

前漢書顏注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喜魯人俱著春秋傳

史記公孫弘字季菑川國薛人武帝時爲丞相封平津侯

前漢書嚴彭祖字公子下邳人顏安樂字公孫薛人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

前漢書衛子夫得幸生戾太子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史皇孫之子戾太子孫也既立聞衛太子好穀梁

乃詔諸儒議之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前漢書沛蔡千秋從榮廣受穀梁春秋爲學最
篤宣帝召見使說經善之擢爲諫大夫
前漢書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宣帝時詔望之等
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
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寖盛
後漢書范升以左氏淺末不宜立學陳元爭之與
升辨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
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
封諸儒以左氏立議論讙譁公卿以下數廷爭之
會李封卒左氏復廢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開封人善左氏傳光武徵爲
太中大夫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以明經
遷給事中

史記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

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校十字

前漢書楊惲傳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　蜀志譙周字允南西充人後主時徙中散大夫蜀平入魏封陽城侯

前漢書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

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

删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校四字

前漢書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注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後漢書馮衍字敬通杜陵人田邑既降帝怨衍等不時至遂見黜

前漢書班固爲竇憲中護軍及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嘗出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畏憲不敢發而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固係死獄中

後漢書曹大家名昭字惠班曹世叔之妻班彪之女也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後漢書馬嚴七子惟融續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群書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後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

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太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晉不成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說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于孝獻録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畧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

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校十五 竹

後漢書李尤字伯仁廣漢人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僕射劉珍等與撰漢記

後漢書建武光武改元永初安帝改元

後漢書伏湛光武時從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無忌博物多識桓帝時詔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後漢書元嘉桓帝改元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陳留人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後漢書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時為郎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歷官侍御史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諱納大將軍商之女永建三年選入宮為貴人陽嘉元年立為后冲帝立尊為皇太后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諱姬滎陽人閻暢之女元初元年選入宮二年立為后後以濟陰王事廢之離宮

後漢書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徵詣公車投劾歸

莽從以爲建新大尹，未幾稱疾去。
後漢書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爲中黃門，以立濟陰王，是爲順帝，封浮陽侯。
後漢書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肅宗即位，拜小黃門，以誅竇憲，遷大長秋，後封鄛鄉侯。
後漢書蔡倫字敬仲，桂陽人。永平末給事宮掖，後封龍亭侯。
後漢書熹平靈帝改元。
三輔決錄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孫。獻帝時官太傅，與蔡邕、楊賜等校定石經。
魏志黃初文帝改元。
晉書太始武帝改元。

三國志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推瑩爲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晉以後遂行爲本焉　校十一字

魏志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以才學稱魏國建拜侍中
魏志繆襲字熙伯蘭陵人歷官光祿勳
魏志韋誕字仲將京兆人歷官侍中
魏志應璩字休璉汝南人歷官散騎侍郎典著作
文章敘錄孫該字公達任城人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
吳志孫權諡大皇帝
吳志薛瑩字道言竹邑人孫休立太子和以傅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瑩督萬人往役以盤石難施功罷定誅瑩追聖谿事下獄從廣州後召還為左國史
吳志華覈字永先武進人以文學入為秘府郎孫皓時遷東觀令領右國史
吳志孫皓以晉太康元年降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

晉書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

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敘六朝至宋湘東大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雜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行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校八字

晉書咸康成帝改元
宋書王韶之字休泰偉之子也晉義熙中除著作郎宋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　南史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志傳百一十卷

宋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爲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巳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爲上、沈書次之、　校二字

史通訓故　卷之十二　十五

　宋書何承天東海郯人仕宋領著作佐郎撰國史
　南史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
　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
　南史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世祖即位、以質爲都
　督江州諸軍事後同義宣謀反伏誅
　宋書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世祖以爲督豫
　州諸軍事從與義宣謀逆爲薛安都所誅
　宋書王僧達瑯邪人、爲始興王參軍、累遷中書令
　宋書元嘉文帝改元孝建大明俱孝武帝改元永
　光廢帝改元、晋書義熙晋安帝改元
　宋書昇明宋順帝改元
　南齊書永明齊武帝改元

齊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幷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閒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部一作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校一字

　梁書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高帝始置史館
　命淹掌之入梁爲散騎常侍
　南史梁武帝諱衍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齊鬱林
　失德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
　之嗣明帝知之、勅與帝謀明帝時封建陽縣男後
　受齊禪、

史通訓故　卷之十二　十六

梁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校五字

　梁書周興嗣字思纂項郡人歷官員外郎、
　南史鮑行卿以博學稱爲臨川王録事累遷中書舍人、
　梁書承聖元帝改元
　南史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累官吏部尚書陳亡入隋

陳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脩、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絶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稾、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爲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校九字

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梁大通初除太學博士、入陳歷撰史學士、

陳書傅縡字宜事、靈州人、梁太清末、南奔爲王琳記室、琳亡、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

南史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受梁敬帝禪、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王之長子也、武帝崩、詔入纘大業、太建宣帝改元、

北史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受周靜帝禪、

陳書陸瓊字伯玉、吳郡人、仕陳歷官吏部尚書、

唐書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仕隋爲漢王府參軍、入唐爲弘文館學士

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脩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

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

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

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殁後永安中其子緗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按十八字

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字元海冒頓之後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聰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後趙石勒、字世龍、武鄉羯人、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嘉五年滅、前燕慕容廆鮮卑人始廆以武帝六年稱公至暐四世凡八十五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後燕慕容垂以太元八年僭位改元建興傳至熙滅、南燕慕容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滅、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子雄僭號國號成至李勢嗣位改曰漢始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嘉三年爲桓溫所滅、前涼張駿字公庭寔之子也建興四年封霸城侯自號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爲苻堅所滅、前秦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健以穆帝七年僭

立至苻登五世四十四年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檢史官將加其罪會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堅後爲姚萇所執縊于新平佛寺、後秦姚萇字景茂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爲劉裕所滅、夏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僭位改元真興子昌改元承光始勃勃以安帝義熙二年僭位至昌二世凡二十六年爲魏所滅、西涼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晉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凡二十四年、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爲赫連定所滅、後涼呂光略陽氐人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位傳至隆以安帝元興三年滅凡十有三年、北燕馮跋字文起信都人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位至弘二世凡二十八年滅、魏書景明至始魏主恪改元永安魏莊帝改元、

後魏書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爲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敍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脩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脩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勑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方延祐睢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惟相陵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隋開皇勑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真東魏爲偽故文恭列紀孝靜稱傳合紀傳論例揔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勑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　校九字

魏書太祖道武帝諱珪獻明帝之子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之長子也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明元之長子也改元神䴥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改元和平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帝之長子也改元太和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帝之第二子也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帝之第二子也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王亶之世子也出帝平陽王脩爲斛斯椿等迫脅出于長安是爲西魏孝靜帝遷都鄴是爲東魏

北史崔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道武初歷中書侍

郎叅著作事
北史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和平末仕中書侍
郎與高允齊名時稱二高
魏書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領著作郎
北史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魏書李彪字道固頓丘人魏孝文初爲秘書丞
仕著作郎
北史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累遷中書侍郎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其先太原人祖避難家濟陰
孝莊時爲主客郎中
北史刁柔字子溫解巾司空行參軍累遷國子博
士
北史辛元植德源之從祖兄也齊天保中歷位北
海太守
北史楊愔字遵彥華陰人仕至尚書右僕射
北史開皇隋文帝改元
北齊書顏之推字介瑯邪人爲梁湘東王常侍自
齊入周至隋開皇召爲文學
北史辛德源字孝基隴西人入隋牛弘以德源才
學奏與王劭同修國史

北史潘徽字伯彥吳郡人入隋晉王廣引爲楊州
博士帝嗣位令與褚亮等撰魏書
唐書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太宗起文學館亮爲學
士
唐書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仕隋爲太常博士入
唐貞觀中爲太子率更令

北齊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
黄初傳天録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
皇帝實録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
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
秘書監王劭内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
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脩國史創紀
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
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
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今之言

齊史者惟王李二家云　校二字

北齊高祖高歡以武定五年薨謚獻武王天統元
年改謚神武皇帝子洋受魏禪國號齊是爲顯祖
文宣皇帝後主緯武成帝之長子改元天統又改
武平
北齊書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起家秘書郎後主
時後主陞遷拜尚書左僕射
北齊書陽休之字子烈無終人仕魏黄門侍郎入
齊遷尚書
唐書貞觀太宗改元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也仕隋爲通事舍
人入唐拜中書舍人

後周書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畧敘紀綱仍皆牴牾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脩緝定爲周書五十卷、 校二字

北史周節孝閔皇帝宇文覺受西魏禪因號周
北史西魏孝武帝崩南陽王寶炬立是爲文帝改元大統
唐書岑文本字景仁南陽人貞觀初擢中書舍人

隋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脩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仍命學士分脩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思廉貞觀二年起姚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部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 校四字

隋書開皇仁壽俱文帝改元大業煬帝改元
北史王胄字承基瑯邪人隋大業初爲著作郎
唐書顔師古字籀其先瑯邪人祖之推自齊入周遂居關中師古貞觀中遷秘書監
唐書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太宗引爲弘文館學士
唐書魏徵字玄成鉅鹿人初爲隱太子洗馬後遷秘書監
唐書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武德中兼文學館學士
唐書李淳風岐州雍人與諸儒脩書遷太史令

唐書

帷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摠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

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世一作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輙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一作逮或言皆比興全類咏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摠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中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則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脩則天實錄編爲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畧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北史義寧隋恭帝改元　校十字

唐書武德唐高祖改元

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并州人隱太子特爲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

唐書房玄齡字喬臨淄人仕中書令

唐書顯慶永徽龍朔弘道俱高宗改元

唐書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高宗即位拜太尉

唐書李義府其先瀛州人後家于永太貞觀中拜太子舍人

唐書長壽武則天改元

余帷謙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二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

疑古第三 總十一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准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

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

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詩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要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于後　按十字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以驗

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校二字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鼓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校三字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

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校四字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且戮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

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
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効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
者乎其疑四也 校三字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
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
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
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
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
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
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

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
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
其疑五也 校一字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
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
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
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
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
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竟列紂罪有倍五
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
亦云安有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
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校三字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
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
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
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謀二叔
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
名教生死無慙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
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

隕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
其疑七也 校二字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
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
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秋荊蠻之滅諸
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
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
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
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
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殊六

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盖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也其疑八也　校二字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强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衞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玆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絶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

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校二字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校四字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亦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叅而會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

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校二字

史記夏孔甲時天降龍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非君所願
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謂
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轅固治詩孝景時與博士黃生爭論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高皇
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
肝未爲不知味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
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寪氏羽父
使賊弒公于寪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
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春秋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
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
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
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傲很明德
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亦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
于貨賄天下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其一條
淮南子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
聞者莫不隕涕　史記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
嘉爲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據此則遷房
陵乃趙王遷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徙義
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郴縣陰
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其三條
晉書安帝元興元年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京
邑罪狀元顯玄入京師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年十
二月玄篡位以安帝爲平固王元興三年建武將
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五月
督護馮遷斬玄于貊盤洲乘輿反正於江陵[illegible]
周書殷祝解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
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子
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其五條
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乃
令琳爲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滿舉白
時乘輿幄坐畫紂踞妲己上指問班伯曰紂爲無
道至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
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其六條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空
鄭沖等勸進乃受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
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晉書荀勗字公曾穎陰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繼
史記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爲太
子娶齊女宣公見而自取之是爲宣姜生子壽子
朔宣姜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使伋于齊使盜待
諸莘殺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郹陽封
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王爲之聘于秦無極勸王
取之而居太子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極言于
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使城父

司馬奮揚殺太子建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
霍士蔿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輇充與不無所避
辜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其九條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用
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予書諫之王得
書不說謀逆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遣尉宗正雜
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徙之蜀
後漢書阜陵王延動封淮陽公尋進爵爲王性驕
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舅兄謝弇
及姊婿光招致奸猾作圖讖事事下案驗光弇自
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特加恩徙
爲阜陵王　其十條

門人朱釬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四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

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讃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

桉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校五字）

又按齊乞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弒（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亦

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書弒乎（宜書云閽弒邾子）其所未諭二也

盖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脩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

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　校四字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析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校一字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讙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畧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爲殺　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苟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氏傳曰及者何累也既有此釋其義難通既釋此疑其餘所未諭他皆做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其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　者何燕伯子陽公子陽生也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

如是夫子之脩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襃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校一字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晉自曾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
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
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
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它皆倣此於夫子所脩也
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
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
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
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疎畧
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
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

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校亡十八字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
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
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
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
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
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
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
實權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史官具
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
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
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
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脩者但因
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
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

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校五字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
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
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
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校一字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
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
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

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弒於上本國之弒逐其君者七，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王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旨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禮記檀弓，夫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寢疾七日而沒。

春秋左傳僖公二年，夏，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六月丁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及盟，晉楚爭先，乃先楚，書先晉，晉有信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

君，舍藥物可也。　其一條

春秋左傳哀公五年，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汪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

春秋左傳楚靈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故蓮氏之族及蓮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縊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楚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方以魯爲事，故梁圍邯鄲。

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臨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汴急而好潔，故及是。　其二條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云，孰城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
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 其三條
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傳脩舊好也
春秋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
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 其五條
春秋左傳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
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
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秋九
月癸巳子野卒左傳云毀也 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

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其七條
春秋左傳桓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臧貢故公爲齊所止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戎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
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驪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 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是許固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即許元公耳 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隕石于宋五星也、麒麟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使子行于孫子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寗惠子疾召悼子曰吾
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其十六條
列女傳江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絀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王曰
令尹盜之王曰惡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爲郢大夫有盜主
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王其察之 其十八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聾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

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校六字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

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遠。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

陽者傳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夫以傳自委
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
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
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
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
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
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削
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
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

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
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
博而與如傳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撽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
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

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
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
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
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校十字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斃
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
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
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
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

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
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
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
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
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
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
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
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

尼脩春秋遊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郯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繆

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師範（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

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説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校六字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説使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五經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獨左傳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後以讖對失旨出爲六安丞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六年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先王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史記樂毅爲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于毅毅懼奔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

史記秦人鄭國間秦事覺秦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又爲二世上督責書

史記晁錯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爲中大夫

史記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爲賦以弔屈原在長沙三年有鵩飛入舍楚人命鵩爲鵩復作鵩鳥賦

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君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爲司寇乃

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宫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宫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詐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爲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賈之族

春秋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皐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春秋左傳宣公十三年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呂氏春秋荆莊哀王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

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説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

春秋左傳僖公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發甲卒爲穿壙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受長桑君之術晉昭公時趙簡子疾不知人召鵲入視曰血脉治也而何怪過虢虢太子死鵲曰若太子所謂尸蹷者也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頃太子蘇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

賈誼新書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老古以足指之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厭衆而亡其國人將君之公悅以告欒武子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乃載老古與俱歸晉自文公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始傳悼公凡七世

春秋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于朝荀息死之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于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謀議將叛興兵公即壞九層之臺

前漢書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于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書責之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晉書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歷官殿中郎接嘗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晉書荀顗字景倩彧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

友人朝　硈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四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

點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以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塗傳）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攈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illegible]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問禹禹不能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
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
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
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
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三十一字移三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
而謳謌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
父曰昌意、昌意之父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
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
爲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業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項羽本記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
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暨雖其次序

呂氏本記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
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
如意、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
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
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
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爲詳矣今又見於呂后紀詞可略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
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孫糾
糾父公子穤、一作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

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宅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
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
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趍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畧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籍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畧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

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賛詔亦錄從予聞此說每唱噱（一作嘆）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

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
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拔岩穴隱者不
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祭不絕十除
五字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而不肯仕宦任
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
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
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

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
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
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
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
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
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
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
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
云云梁未睹秦稱帝之害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
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
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
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
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
君欲封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

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賈
生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
命鵩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
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墮馬而
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余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
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
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

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多驗詔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
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
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
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
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

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
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
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
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嘗以爲人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
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公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
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

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
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
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
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
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
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
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
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
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

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
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其所作詠史詩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
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頃
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

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
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
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
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
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
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
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
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嘗
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
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
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
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
歎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十四字加一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
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
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昞遂奮
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
也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弒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㮣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

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遠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

也而左氏錄夫子一特戲言以爲千載雋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校三十一字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爲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焉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諭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鮪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

悟也 校一字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之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

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秪覺煩費如
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
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其美者
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
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
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校一字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

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
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
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
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
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
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
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
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
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

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
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
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
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
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校二字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
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
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勇
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
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
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厭弧
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
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
若之何術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它皆傚此安得
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
亦然蓋嬀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

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蕃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敍遼東公孫之敗，

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微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遠，則德數不設而述濕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

或述江左陳氏之亡，

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者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謀知冥數，非獨人事。

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校二字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秦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徙處蜀。不韋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秦饑，乞糴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禦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爲亥，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産高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駁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殽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牓、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校三字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者、述之體也、不當如是耶、　校二字

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奪　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校字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校一字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

自相矛盾者焉校二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虛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攙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酈生傳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從高祖擊項籍封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韓王信務爲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留匈奴所留凡十九年始歸

前漢書韋孟爲楚王傅徙鄒自孟至賢五世賢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己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西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治獄平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illegible]汝

掃除塋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幽通賦、謚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異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宣曹與啟魯衛名謚、皆言命之有定也、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書 王隱檀道鸞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校一字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 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校三字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蹐駮、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

剟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諸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剟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掎摭彼虛詞成兹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讖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按一字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梁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遁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事詳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葉人追憶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辯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録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

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一作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姧矯言欺眾且所為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畧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眾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擿撥云　按五字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即位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傅上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三年徐傅有罪伏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媯左光祿大夫湛之女也太祖生太子劭及崩詔延之為哀策文

南史元凶劭弒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問下劭意乃作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后禮葬之上文自為作賦以傷悼云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痛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臣實頑乏顧慚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

以為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

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凡十罪

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所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㝡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河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 旗一作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自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校十五字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校二字

魏書佛狸魏主燾字、宋書目齊至魏節燾術兒系示奇目、至此非惟欲

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隱閉，自今不僭相犯秋毫。晉書晉元帝欲擇婿王珣曰謝混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崩袁崧欲以女婿混劉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鎭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魏書魏收李諧傳梁王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刁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漢書匈奴傳，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貫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校二字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 丁禮反 簡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策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 謂萇爲蔵蓋爲姚萇諱 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將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弘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校六字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是爲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

齊書 謂宇伯藥 其廟號有犯時諱者 謂有世宇犯太宗文皇帝諱也 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讓舊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王石同爐真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帝紀將禪位于文宣帝在鄴陽殿襄城王昶奏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乃下御座步就

東廟已誅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
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府
時楊愔燕子獻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
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幷省尚
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
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甲戌演詣上省朝士咸集
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
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
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
馬鬷戾附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
昭伯伐公公徒已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
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縶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為欒祁之愬出奔

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藩車載欒盈及其士納
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
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
圍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
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
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而遂告之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
西叛周文帝帥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
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
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主
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幷州帝率諸軍追之緯
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趣鄴大破之齊主走青
州遣大將尉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於城濮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帥師以救魯衛六月

癸酉陳于鞍郤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秋七月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蓋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為文襄皇
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王
亶之世子立之是為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
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禀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術（一作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

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校四字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爲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校五字

案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敍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傷此而畢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校二字

隋書袁充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充預知之乃假託星象奬成帝意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後漢書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遷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臻欲尋訥詣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請豫還家乇是引之而去傑扣門儀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豫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敵吟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録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掛言寡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一作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

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霸本發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則同之淺事夏既知其言不遠於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

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爲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嚇收使人來豈得怒我此言與王宗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校六字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雖虛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之降而隗囂域安世用羊舒之言而探嗟乎夫漢晉之君事殊備當梁主少不捨其諡號呼以姓名出須對語麗辭故也又姚最梁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發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敗建州也怨竊之響上徹天關隆若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蕭要而徒積字成文竝出避聲對之爲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爲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

其妄矣 校七字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體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荆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何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僞可見或書成幷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遍多此失晉魏及宋自劉宋後嗣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遜累遷足驗禮容不墜所遜無失自齊梁已降僭王僉

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追促如是則於禪讓何有若讖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勸進勸進表又詔入奏請淫一時頃畫則如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隆殺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果易古人以爲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滑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滑者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滑而譏劭者齊史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呼焉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斯之謂矣　校十字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鞠養後主縱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大被親狎賜尚書封城陽郡王

北史孝昭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平

房喬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上黨王渙反消難爲文宣所疑乃降於周

蜀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歷魏安漢將軍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城人從世祖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關長安赦關上迎武帝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

南史宋武帝前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鄧紹之曰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怒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鵩鳥賦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詔對以勝孝敬排諸記有勳九錫文皇甫謐於帝酒孝經房中志王禕著爵解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之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甲寅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齊和帝東歸至姑熟丙辰丁詔禪位于梁宣德皇后令以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故事禪詔于梁朝可歸軒奉授璽紱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齊事徐彥若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崔劼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文宣至鄴孝靜禪位于齊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要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鈌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

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佗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帥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校五字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搆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校一字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

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校三字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荊尸變而爲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校二字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盖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録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校四字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兹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

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録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録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録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太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録苟以此爲實則其

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鳩鴞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録齊諧記並可引爲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校七字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録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校一字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 校二字

孫欲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時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婧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爲民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淫者憂之妻曰吾爲毒酒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人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以爲后 春秋左傳初胥于閭爲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秦人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李又見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illegible]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

以餇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魅而虛用濫形不其
味乎

揚雄蜀王本紀荊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而爲鳥名曰杜鵑亦日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官交阯太守

北史劉昞字延明燉煌人宗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燉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披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

莊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于是埳井之蛙聞之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莊子諸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　校二字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經壁不行綴緝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校二字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

寘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鄉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内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恠哉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校五字）

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脩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昔魏史稱朱异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翰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二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記云撰研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校二字）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殁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校一字）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服之也于是明日斷其纓以出而國中皆）

不服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服 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歷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于是嗤笑紛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爲魏武軍謀祭酒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爲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令 後漢書趙壹爲郡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異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門人薛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校三字

按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佗代則云其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災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敗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承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履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畧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佐郤至郤錡及齊國佐語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紛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校三字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悔與不悔谷

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
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
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
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
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
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
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挐章句錯糅此所謂科
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校三字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

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
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
鼎毋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故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
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稍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故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也）
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准者也

其三科
□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二曰
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
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
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默無說八曰
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命魏趙
韓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
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
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

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
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
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
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
違故實也　校二字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
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
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大蒐于
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
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

遻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校二字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祈衆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

水（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者也　校三字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衆厥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邪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

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校二字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校一字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疏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

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畧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謬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

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刋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搆異聞輔申宅詮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嫌諱者也今諺曰弟與兄爭奴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捎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校三字

前漢書諸侯王表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誃臺是也師古曰赧赧王者以爲赧周負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爲私竊隱藏之作前漢書王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後漢書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前漢書眭弘字孟魯人少從嬴公受春秋孝昭元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

乃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孟前漢書成帝紀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皆莫見至句盾中覺得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惟組結佩之招前殿署業曰天帝令我居此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晉卜偃曰朞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群妖述雨鼜爲災而不録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

通鑑故也且嘗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校二字

左傳云宋人逐猰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佗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案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出鬬鷄而傳介衞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殺萌於解黿郯至奪豕而家戕莽亢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校一字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

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弩繫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强

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僨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生毛

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齊侯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郳侯之館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爲郡決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守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儻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皐比之室殺其宰華吳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于鼎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弒靈公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郤

前漢書傳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興曰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也注五公子謂無虧元昭潘商人也

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爲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無崇齊楚之君令失制度將爲亂其後封齊悼惠王子六人爲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山也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

五行志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遠誤最多凡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遂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惟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校三字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

言成公時未違其說下去無冰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弒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一作譏）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左史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舉昭之上去於宣曾易四王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以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遠亦占候失中者矣 校二字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

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弒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校三字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校三字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案本

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曰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

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爲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他說多肆後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爲州滿事具王劭續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校四字

哀公十三年十二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

歷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
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
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
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
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
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大疎闊者
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
越滅吳曾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
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
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

三晉連名惣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
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
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
不周言多脫畧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
祀難紀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
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校四字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
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
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
孫本不預謀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

烈諸賢斷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篇何乃厚
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
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
當其衝不能脩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
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
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
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
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

歟　校二字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
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
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
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
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
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
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校二字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敖如晉始聘、

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

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不賀、王使讓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

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負立、是爲郟敖、公子圍弒郟敖而立、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春秋左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大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大子縊、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即位于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春秋左傳晉悼公會諸侯于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使魏絳盟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晉悼公伐鄭、己酉、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復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成、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者按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縊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愬諸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門人太康盧　申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校二字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厄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贊

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隆異等脩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眞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

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哉　校二字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校二字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毋爲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隷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晩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校三字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

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
反爾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
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
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群小聚謀將犯
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
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爾爲亂
亂常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

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爍疑受
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
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校二字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
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
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來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

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
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
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塡咽彼
草萊稚子鄙亂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
安能犯驄騎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
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
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
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
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

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
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
諸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
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
之了無一實異哉　校二字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
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
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
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詭號漢王或

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
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
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
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
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
猶𤞞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顧罪名、復
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
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
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誼其辱、雖愚暗之主、
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

謏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
史、迮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抑擲、辨其疑誤
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 按四字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逾武安鳴
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
歸然無害也、 按二字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
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
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
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貴安施、料以不讎、推
之、惜著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
非一、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州貨犬待客並其類也 必以多爲證、則
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緼、口甘麤糲、而多藏鏹
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

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
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謬矣哉、按一字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將葬、食一蒸豚、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因復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惟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
但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
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
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

教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旣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内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校二字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

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

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謬說即從編次用使眞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人頓首再拜曰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穎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數

之根曰實無他異類能令人見鬼爾曰假召之根
乃召其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爾驚
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
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春秋左傳衛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
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
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
太公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
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
大驚乃尊太公爲太上皇
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
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
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
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遊于姑棼連稱管至作亂徒人費
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
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媪一作媼）預政士有附麗之
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一爲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顧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
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埽凡經三載或
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
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
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忠等
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
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

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謨中朝
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
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
堅所云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鈌衜綽裁其拾遺凡
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
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
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
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
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
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

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

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

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脩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群公屢辭載筆之

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太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𠪚惟寡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拜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羇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銓錄欽欽故推爲首甯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兹介直不附如臣逆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遂躐與西掌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糜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列何如而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上有遵雅若嚴君平淸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校十字

史記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史通訓故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王維儉撰維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歷乙未進士
官至山東巡撫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編因郭孔
延所釋重爲駁正又以華亭張之象藏本參校刊
定卷端有維儉題識稱除增因習一篇及更定直
書曲筆二篇外其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以
二本相校惟曲筆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其因習
直書二篇並與郭本相同無增入之語不知何以
云然也孔延注本漏畧實甚維儉所補引證較詳
然黃叔琳浦起龍續注是書尚多所駁正蓋劉知
幾博極史籍於斯事爲專門又唐以前書今不盡
見後人捃摭殘賸比附推求實非一二人之耳目
所能徧考輾轉相承乃能賅備固亦勢所必然耳

史通訓故補二十卷

〔清〕黄叔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黄氏養素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通訓故補二十卷》提要

民國癸酉冬十一月朔重讀畢書于萬選樓

題之攜此書出　先王父通奉公光緒戊戌春與春官試罷自
故都書肆之最著欽氏攜之歸于巴陵方氏柳橋碧琳琅館
散落之品也惜之印之爲識　先王父以光緒壬寅捐館舍迄
今三十餘年而瑤簽再讀新紙駝生然寤園之恨亦叢於懷而世方
事戎安用讀書余以之珍之終檢其未讀者整理在書中猶
識歎

[illegible]詩爲劉氏識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為史通子史通之稱是爲劉知幾博論前史摭撥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奉傳謂知幾

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着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

金睛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薈萃捜擇鈎鉥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

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嘗時自比楊雄

擬易以爲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

乾隆十有二年丁卯仲春既望

北平黃叔琳崑圃氏序

史通序錄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確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唐書長安則天皇后改元

後漢書馬融於永初四年拜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忤鄧太后自劾歸安帝親政召還郎署竹梁冀見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晉書張華為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後又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

後漢書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前漢書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史通序錄終

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輙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

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輙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腕脫之謗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競等善嘗曰海内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

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

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官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不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絶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訐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喜讀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

范逡劉歆所器及閉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

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蹬跣而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

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通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既為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

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予玄善持論辯據明經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殁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迴

例言 六則

一史通向有陸儼山校本為學者所宗江右郭延年更以別本讎對多所竄易河南王損仲獨得宋時舊本比之他刻為長而魯魚亥豕尚有沿誤如誤凡為煩誤萬為燕誤名為君誤愚為偶之類今並檢閱諸家所定一一更正其有字句各殊義可兩用者棄短錄長頗費裁擇而於所改之下本字本句仍為存注不敢漏畧至若舊簡脫誤文義難曉悉經鉤別以俟來者審焉

一史通舊無訓釋惟延年所注盛行書塾而援引踳駁枝蔓無益又踈於考訂每多紕繆後損仲更注史通名曰訓故依據正史選擇精嚴遠勝郭書然傷於太簡未免遺脫今為旁搜博採廣所未備庶幾繁簡得中於本書不無少補云

一注意當與本書比附方見明悉如本書謂董袞諸人不當列之魏志而王氏不援陳書轉述班傳本書謂陳壽補注季漢輔臣贊而王氏但稱楊戲撰述不及承祚注疏本書引司馬錯張儀

伐蜀之事事出華陽國志而王氏泛引史記多
與書義不相蒙合如斯之類並經改注
一自古注家每於本書遺誤之處多所檢正史通
隸事甚繁難免無失如楊由聽雀漢初立體國
僑辨黃熊文王殺季歷之類王氏或缺而不注
或注而不全未合古人檢正本書之義又若魏
志本無劉虞劉炫並非學士書既以訛傳訛注
復將錯就錯是又矯郭氏之蹤駁而失之者也
今或添注卷尾或指駁上方庶不疑誤後學非
敢好摭前人
一劉氏排拓萬古推倒一世而賢知之過未免失
中今於議論精當之處仍照前刻文心雕龍之
例加之圈點以誌别擇偶有臆見附列上方未
知有當否也
一是書增補王氏所未備雖於原注稍有刪節仍
存舊名而愚所加注並標補字以别之不敢掠
前人之美也耳目短淺尚有數處闕疑惟博雅
君子有以誨其不及焉

史通訓故原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
心雕龍評文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
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
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
文心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
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
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
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
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
言晩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
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削藳之資耳河南王惟儉

史通訓故補目錄

目錄終

六家備衆人口留而不知

一經提明變雜若列看

史通訓故補卷之一

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吳門張鳳孫少儀同訂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

堯典星鳥星火舜典璿璣齊政天文也封山濬州濬川地理也不得以人事盡之禹貢錫土姓封非也賦上中下錯井田也不得以地理盡之洪範延祉錫極無作威福人事也不得以災祥盡之顧命無敢昏逾典以刻冒貢於非幾亦書人事也不得以喪禮盡之百王之書各因乎時共有義例可濟耶

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

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誥，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有脫誤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集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前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家為漢武帝博士

困學記聞書緯璿璣鈐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黃初中官散騎侍郎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前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周書時訓解第五十二職方解第六十二

尚書有周官禮記有月令

晉書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補中書郎王敦惡之出為廣陵相

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

北史開皇仁壽俱隋文帝改元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

南史劉義慶長沙景王之子臨川王道規無嗣乃以義慶為嗣歷官尚書左僕射慶愛好文義

撰世說十卷。

〔補注〕

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漢魏尚書十四卷。

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十八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

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通考王肅注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吳氏曰。序注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春秋家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

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

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晉書。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獻公十七年。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國語。晉悼公問司馬侯曰。何謂德義。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春秋左傳皆編年之祖似

隋書經籍志汲冢竹書紀年十二卷紀年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紀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也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其後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失得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陽翟人始皇尊為相國號仲父不韋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

史記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索隱曰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紀惠文間事名曰楚漢春秋

史記司馬遷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補注

隋書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公羊傳疏閔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據此則墨子所言百國春秋即是書也諸晉楚諸史不名春秋而云百國春秋者概言之耳

春秋左傳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史記管晏列傳贊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左傳家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

不專區分但紀提綱而寓褒貶傳詳日而惟書事國其二途也

曰傳者傳也（上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也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惟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

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史記周本紀元王八年崩定王介立索隱曰定當為貞字之誤

春秋左傳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西周

史記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盡獻其
邑周初亡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史記秦二世名胡亥立三年為閻樂所殺。
後漢書獻帝諱協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
之
後漢書荀悅字仲豫潁川人獻帝時遷秘書監
帝以班固漢書文頗繁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
為漢紀
北史高洋受魏禪國號齊
隋書經籍志張璠後漢紀三十卷
晉書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
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以才器召為著作郎
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撰晉紀自宣迄愍凡二
十卷
南史陳何之元廬江人歷官諮議參軍著梁典
起齊永元終王琳被獲凡七十五年
(補注)

劉向錄戰國策叙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
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
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
宜為戰國策
漢書司馬遷傳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累紲
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隋書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
資撰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歷官
中書侍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
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
宋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
宋畧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
梁書吳均字叔庠吳興人為建安王記室補國
侍郎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
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勅
召見使撰通史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惟列傳
未就普通元年卒按其春秋梁書云三十卷南
史謂二十卷
隋書王劭傳劭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
為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辭鄙野或不軌不物
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國語家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

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

十餘年行事。始行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歷官侍中。吳志，虞翻字仲翔，餘姚人，歷官騎都尉。吳志，韋昭字弘嗣，吳郡人，歷官太子中庶子，史為晉文帝諱，更曰曜。前漢書，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之後，歷官光祿大夫。史記，秦獻公卒，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晉書，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太始中仕秘書郎。彪總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徐、兗、青、荊、揚、涼、益、幽、豫盜賊叛，皆紀之，名九州春秋。晉書，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補注

崇文總目，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吳侍中領左國史李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隋書經籍志，賈逵注二十卷，虞翻注二十一卷，王肅章句一卷，韋昭注二十二卷。唐書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通考，晁氏曰：袁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倫，無所取正，惟張璠紀差詳，因參摭紀傳以貫亂之，比諸家號為精密。

史記家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皇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

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
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
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
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
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
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
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
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
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

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
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
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前漢書武帝諱徹景帝中子廢栗太子立之
南史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宋禪國號齊
蕭衍字叔達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受齊
禪國號梁
玉海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鮮卑苻洪氐姚
萇羌為五胡
魏書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其俗謂
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
北史濟陰王暉業小新成鄉之子歷位司空入
齊降封美陽公在晉陽無所交通撰辨藩王家
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又元暉常山王遵之後
歷官尚書左僕射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
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羲迄晉
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玄云暉業者誤
唐書顯慶高宗改元
唐書李延壽者世居相州歷官符璽郎初延壽
父大師以宋齊諸史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
島夷思改正之未成而殁延壽追終先志北起
魏登國盡隋義寧南起宋永初盡陳禎明為南
北二史

補注梁書武帝紀帝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又
吳均傳有勅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又
蕭子恪傳帝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
衆史可廢

漢書家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

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
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
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
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
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不為世家改書
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
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
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
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

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後漢書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避地河西依竇融光武召補徐令彪子固字孟堅顯宗時校蘭臺令史

前漢書太初武帝改元

書終繆公秦誓篇春秋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補注 後漢書班彪傳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作後傳數十篇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詔收固下獄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奇之除蘭臺令史乃使終前所著書又列女傳曹大家一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成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通考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

通考三國志晉陳壽撰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

孫　景緯撰基
　　端紱佩章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一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江陰蔡寅斗芳三同訂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文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

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于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

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
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史記者紀
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
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
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
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
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
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

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
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
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
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
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
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
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
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
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
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

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
以文煩事褻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
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
十二紀中將恐碎璅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
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
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
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
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
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

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
已

晉書華嶠字叔駿高唐人惠帝元康中轉秘書
監嶠以漢紀煩穢復撰後漢書
春秋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
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于食有與疑
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十五甲子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
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武
之罪也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子親鼓
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
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史記屈原者名平為楚懷王左徒自原沉汨羅
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乃言賈
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出
為長沙王傅。
史記刺客傳：曹沫，魯人。為莊公將，三戰北。齊桓
公與莊公會於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于壇，盡歸
魯之侵地。荊軻，衛人，為燕太子丹刺始皇，不中
被殺。
前漢書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皆修身自保。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
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旨著
書十萬餘言。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辟司徒，舉
有道，皆以疾辭。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初舉孝廉，又
辟公府，暫到京師而還，終無所就。
前漢書鼂錯，潁川人。文帝時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對策百餘人，惟錯為高第。

前漢書董仲舒，廣川人。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第一。
前漢書劉向，成帝時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
政由王氏，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極諫。
前漢書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舉太常丞。時成帝
久無繼嗣，數為微行，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
后與諸舅所憂。至親難數言，乃推永使因天變
切諫，永知有內應，故展意無所依違。
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人。過江依庾亮於武昌，
撰晉書八十六卷。
晉書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除著作郎，撰晉
書四十四卷。
南史徐爰字長玉，開陽人。先是何承天草創國
史，山謙之等踵成之。宋世祖以爰領著作，使終
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
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武受禪，以佐
命封建昌侯。撰宋書一百卷。

以不遵古法譏左氏，與以何經尚書其可笑正同

此誠病之

此文選文粹文鑑所由編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
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
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
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
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
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
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
為多。是以賈誼、鼂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

言，罕逾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
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
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
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
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
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
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
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
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

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禮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前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為太中大夫、朔傳有客難、非有先生論、賈誼傳有弔屈原賦、鵩賦、又上疏言事勢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鼂錯傳有上言兵事、又復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十五年對策、董仲舒傳有賢良三策、

前漢書、韋孟、魯人、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後漢書、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注云、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非楊雄也、雄著趙充國頌、

前漢書、司馬相如病、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也、

史記、賈誼過秦論云、秦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固、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舜典、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書、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乃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

卓見

駁辨例

未詳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自

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隷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輙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

伯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

於本紀以戾園虛諡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 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叙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呂氏春秋月令十二紀

春秋左傳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立無知初無

知虜於雍廩，莊公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春秋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殺桓公而立，與石厚如陳，陳人執之，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晉書：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吳平，入洛，撰晉三祖紀。

晉書：司馬懿，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昭，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炎，諡武皇帝，廟號世祖。

吳志：孫和傳：和，字子孝，權太子，為全公主所譖，廢為南陽王。及子皓即位，追尊和為文皇帝。韋昭傳：皓欲為和立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

北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人。天保初，除中書令，兼著作郎。

魏書：景穆皇帝，諱晃，太武長子也。正平元年，薨于東宮。及太武被弒，文成皇帝即位，景穆之長子也，追尊為帝。魏書太武本紀，景穆皇帝附。

前漢書：武帝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後以江充巫蠱事，起兵誅充，兵敗，東至湖陰自經。宣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閺鄉邪里聚為戾園。

前漢書：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立十三年。

〔補注〕

史記周本紀載后稷封郃，至秦滅東西周。秦本紀敘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賜姓嬴氏，至諸侯滅秦。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太史公曰：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曰霸王。五年卒亡其國。

魏志武帝紀載太祖於漢靈帝中平六年起兵，獻帝初平二年，為東郡太守；興平元年，為兗州牧；建安元年，錄尚書事，拜司空，行車騎將軍，封武安侯；十三年，為丞相；十八年，為魏公；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五年，崩於洛陽。皆紀漢年號。

駁拓條當

由後遡前世家之名尚可假借不比而伯前王已上之駢謁紀也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它稱，名為世家。按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准。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

義紀之名當矣

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寔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

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玉海、燕楚趙韓魏齊秦、曰七國、又曰七雄、

史記、陳勝、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攻陳、召三老豪傑與議、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涉乃立為王、臘月、兵敗、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

史記、晉文侯始建趙氏子晉國、傳至趙籍、晉獻公以魏封畢萬、傳至魏斯、韓之先、姬姓、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傳至韓虔、三卿分晉、立為諸侯、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以太子禦寇之難、奔齊、為工正、完卒、諡曰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其後田和伐齊、為齊侯、傳至湣王、自立為東帝、已而去帝號、復為王、

前漢書、蕭相國何者、沛豐人、從高祖定天下、封酇侯、

前漢書、曹參者、沛人、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六年、封平陽侯、

前漢書、劉賈、諸劉、不知其何屬、漢六年、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前漢書、楚元王劉交、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六年、以交為楚王、都彭城、

南史、蕭子顯、字景暢、豫章王嶷之子、梁天監初、遷邵陵王友、兼侍中、撰齊書、

隋書、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開皇中、校秘書監、封奇章郡公、撰周史、

北史、蕭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曲江縣公、與梁元帝相攻、附庸于西魏、周文帝平江陵、乃命詧主梁祀、詧稱帝於其國、傳至孫琮、入隋、降為莒國公、

紀傳均立名之旨非以區分品位耳然必編年而後成紀述事即為傳也知幾拘執太泥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畧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

此體自史記伯夷傳首先標許由隨光來

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取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何如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跡，用使遊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春秋左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與家衆殺之。

史記。神農之時。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擒而殺之。

宋書。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歷官太子詹事。撰後漢書。

晉書。陳壽字承祚。巴西人。歷官秘書郎。著魏吳蜀三國志。

史記。陳餘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陳涉兵起。武臣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右丞相。章邯圍耳于鉅鹿。怨餘。餘乃解印綬予耳。後收趙地。漢三年。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

史記。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二世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天雨失期。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舉兵號為張楚。

前漢書。王貢等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迎致之。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前漢書。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為昌邑中尉免。復起為益州刺史。

後漢書。劉平趙孝等傳序。廬江毛義。以孝稱。南陽張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後漢書。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永平三年。拜宗正。

春秋左傳。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門世俗謂之東陵瓜。平謂相國曰。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無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史記。項王本紀。羽急圍漢滎陽。漢將紀信說夜乘黃屋車。傅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乃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羽見信曰。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後漢書。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袁紹。紹以沮授為別駕。興平二年。車駕為李傕等所追于曹陽。授說紹宜迎大駕。紹不能用。後為魏武所執。謀還袁氏。見殺。

後漢書。臧洪傳。初洪為袁紹所圍。此洪邑人陳容為洪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洪被執。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曰。仁義何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復見殺。在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補注　後漢書。有皇后紀。吳志。稱吳主傳。蜀志。稱先主

傳

孫　端縉　佩韋
　　景緯　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終

漢書[illegible]表推
古今人物[illegible]
[illegible]有餘
表不可廢也
年代[illegible]不
[illegible]作表使[illegible]

史通訓故補卷之三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元和方懋祿定之同訂

表歴第七

盖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家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歴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

不世次[illegible]
字號名姓不
[illegible]可以世
人之繊而不
視漢諸[illegible]用
于以論之最
失者

逐狂必由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歴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它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一作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歴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為議郎出為六安丞著新論

前漢書注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詩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詩頍弁蔦與女蘿施於松柏

南史徐廣傳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稍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歸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北史崔鴻字彥鸞清河人鴻弱冠有著述志見晉魏諸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乃以劉元海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吳志韋昭作洞紀自庖犧至秦漢凡三卷

梁書陶弘景秣陵人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著帝代年歷

〔補注〕

史記十表漢書八表

書志第八

并序 天文志 五行志 藝文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

己上 總序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
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
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
也但此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其官讀者
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
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
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

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
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
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
祲薄食晦明禆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
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
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
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曜素魄之
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
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

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
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
矣

春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
于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
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
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
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春秋左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
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
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其宋衛陳鄭乎
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事梁人焦延
壽延壽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後漢書李郃字孟節南鄭人善河圖風星和帝
時分遣使者微服觀風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
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
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何以知
之郃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
耳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子韋曰
心宋之分野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
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
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
饑民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為君子韋曰天
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熒惑
必使三舍君延年二十一矣候之果徙三舍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以平吳功封廣武公
初華舍及監有數有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
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
倫誅廢賈后使司馬雅告華華距之遂被害
世說潁川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方持

藝籍志所以誌書之存亡也如隋志易非號六十九

狀後從長文尚小戰者事也既至叔䟽應門慈
明行酒文若亦小史者勝前于時太史奏其人
求行異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
賢人聚
晉陽秋詶數字處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戴逵
名重于數人或憂之俄而數死
晉書束山孫陽夏人翁之孫也歷吳郡太守少
有才名著後漢書

補注
沈約宋書志三十卷內天文志四卷蕭子顯南
齊志十一卷內天文志二卷魏收魏書志十卷
內天象四卷據此則約等未嘗不遵舊式也

藝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

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
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
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
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
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
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
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
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
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

都計七九十四部尚存三十二部計亡四十一部此蓋古梁志所有而今亡也若併刪此志則讀史者焉知舊有是書而今亡也

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
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
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
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
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
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
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
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
宋生得之矣

文獻通考周髀一卷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
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
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魏
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至荀勗因中經分為四
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古
今子家及兵家術數三曰丙部史記舊事皇覽
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梁普通
中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
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記
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
曰佛錄七曰道錄
北史宋隱傳道與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
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
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
十卷

五行志

天道不繫人事不可以泛詞如歐陽子司天考贊為愜乃刪補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鬭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京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

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折，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

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邢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非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衰中）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閔僖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耶）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晉悼臨國

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與散貴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亦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

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鶩著素（一作青）色負蠜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蠜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蜮生南越劉歆以為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以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精審也

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鵝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一作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

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淮南子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

王子年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春秋左傳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宋書武帝紀征盧循至左里將戰所執麾竿折旛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大敗之

晉書西涼張重華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寇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擊之師出振武夜二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兆克敵之兆也進戰大破之

前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誼既

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前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鄭客奉璧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前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虫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將廣大位之徵

前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設祭祀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以為丁傅用事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前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巔也

宋書高祖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順帝昇明三年己未禪于齊凡六十年

通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星孛于大辰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已而四國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曰魯衛惡之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後漢書單颺字武宣山陽人初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颺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

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其冬魏受禪

晉書董養字仲道太初始到洛下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為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言乎乎有劉石之亂

補注

春秋文公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十二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又春秋滕朝魯者凡五稱朝魯者凡七晉聘魯者凡十有一非聘魯者凡三

雜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

刑法鉅典食貨大經今直比之相經方言豈不謬乎揣本氏有云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矣

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

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葢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

食貨本于洪範若必以方物爲首則伊尹四方獻令周官王會解並當入書矣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何事鋪陳方物以長侈心郭琇華云麻太宗以山東士人重閥閱錄姓必多取

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宮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

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絶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

貲人譜貨錄由是諸士庶非但等貴天下諸譜為氏族志一百卷則唐不當不志氏族也特未著于史耳至宋鄭夾漈通志略撰氏族都邑之諸史論而稱也耶

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胄一作）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

符瑞釋老猶宜刪都邑氏族方物不必增人形方言之說尤爲偽見矣

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

西京雜記揚子雲以爾雅孔子門人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又張揖云昔在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

前漢書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前漢書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向卒向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奏為七略有集

按歐陽譜序云趙王無疆為楚所滅其諸族子皆受封於楚有封于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則亭侯之號漢以前有之矣

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裴松之以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前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吳錄諸葛亮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三輔舊事始皇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

前漢書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令後世無以加也

帝王世紀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陽晉書晉都洛陽東晉都建業魏書元魏據有中原初都代孝文帝徙都洛陽北齊書高洋以

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隋書高祖都長安煬帝遷洛陽于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闕即今東都城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

前漢書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于是天子令吳越人十餘輩出西南夷求之

前漢書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即臨牂牁江足以行船南粵蒙乃上書通夜郎道

前漢書大宛有善馬天子聞之甘心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大宛不肯予漢于是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往擊之大宛恐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前漢書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又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于漢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史記注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主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

離騷序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晉書元帝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太興元年即位是為東晉

魏書孝文以平城高寒而洛陽為土中欲徙都恐臣下不從乃請大舉南伐齊至洛命營宅遂定都通志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皆因之

沈約宋書符瑞志三卷

魏收魏書釋老志第二十

（補注）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帝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群臣並命賦詩以宮成大赦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于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赦宮室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

北史魏孝文帝紀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魏書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穆亮等經始洛邑

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永明九年魏使蔣少游至崔元祖曰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故圖畫而歸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隨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

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成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眾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鑿哉

文獻通考洛陽伽藍記元魏羊衒之撰陳氏曰衒之以爾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長陵人歷官太常著三輔決錄

晉書摯虞字仲治長安人歷官太常卿以漢末喪亂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記十卷

晉書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歷官御史中丞著陽羨上風記

南史陸澄字彥深吳郡人隆昌中歷官散騎常侍聚百六十家之說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後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

隋書經籍志宋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儒撰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通考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

唐書柳沖傳末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梁選格名曰方司格

補注　唐書藝文志馬溫鄴都故事二卷注云肅代時人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三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新建李泓澂思同訂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搉邱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

論不當有重出事間有述者則補傳之遺如所引項羽紀傳可為法已或無別事可述則摘其尤者施以

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巵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

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

評隔如所引班書為善

述贊贊可已

有所與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

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北史。劉昞字延明。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延
明以三史文煩著畧記百三十篇。
晉書。皇甫謐號玄晏先生。葛洪號抱朴子。
南史。臧榮緒東莞莒人。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
為主簿。不就。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
十卷。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歷官衡陽太守。著
魏晉陽秋四十七卷。
宋書。謝靈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入宋。拜秘書
監。著晉書三十六卷。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歷官侍中。氣局深
遠。為一代文宗。
周書。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元帝除為中丞。入
周。歷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書。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洗沐歸。取
親中帬厠牏。身自浣灑。
前漢書。楊王孫孝武時人。病且終。令其子曰。吾
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
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祁侯以書諫之。
不聽。
前漢書。賈誼贊。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
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係
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後漢書。隗囂字季孟。成紀人。聞王莽敗。乃起兵。
公孫述以囂為寧朔王。為漢所困。病死。論云。若
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三國志。諸葛傳評。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
蕭之亞匹。
魏書。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歷官大都督。以
驕橫為莊帝所誅。贊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
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乎。
補注
唐書藝文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又錄一
卷。
梁書。蕭子恪傳。蕭子顯字景陽。子恪弟也。仕至
侍中吏部尚書。撰南齊書六十卷。唐書李百藥

傳。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仕至左庶
子宗正卿。致仕。撰北齊書行於時。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入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

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如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列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以下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又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

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鷄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緣既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

前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為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後漢書。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秦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前漢書。揚雄以為方丁傅董賢用事。諸附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前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為弘農都尉。著七發。文心雕龍。七發者。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歸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張衡著七辨。

南史。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位國子博士。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孝武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廟號烈宗。

齊書。高慎。字仲密。渤海蓨人。歷位大將軍。

齊書。斛律光。字明月。勅勒部人。金之子也。仕齊歷官左丞相。為祖珽等讒誅。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補注

晉書。鄧粲傳。粲長沙人。著元明紀十篇行於世。

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全錄華嶠之詞。故云范依叔駿。郭延年改作政駿。似指劉向父子者殊謬。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以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畧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榷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呂不韋 陸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畧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

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敘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

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矣苟忘彼大體好兹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孔安國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周書劉璠字寶義沛人初為宜豐侯蕭修主簿入周歷官黃門侍郎著梁典三十卷未及刊定而卒子祥勒成一家行於世

陳書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歷官吏部尚書入隋著梁畧

後漢書王莽時南方饑饉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爭訟衆共推為渠帥於是亡命馬武等共往從之攻離鄉聚藏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疾疫起乃散去王成等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卬等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晉書元帝諱睿琅琊王覲之子愍帝崩即位建康廟號中宗

宋書劉裕字德輿彭城人受晉禪廟號高祖

晉書張寔字安遜軌之子軌卒涼州人推寔攝位進涼州牧封西平公

晉書李暠字玄盛成紀人隆安中衆推為涼公中闕人諡曰武昭王

後漢書張步字文公琅琊人漢兵起亦聚衆自號五威將軍降世祖封安丘侯後復逃欲入海被誅

蜀志劉璋字季玉焉之子襲焉位為益州牧乾來無威昭烈襲之遷璋于公安

補考晁氏曰古三墳一卷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通考曰八索易也蓋象丈言之類也勾微曰坤三索於乾而得男乾三索於坤而得女遂成八卦八八相索廣生六十四卦

鄭延年曰九邱馬融謂九州之數賈逵說九州亡國之戒張平子說周禮之九刑古人解釋其異如此當以九州為是

唐書藝文志魚豢魏畧五十卷

魏志董二袁列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召卓詣京師進敗卓為相國尚廢立威震天下後王允士孫瑞與呂布謀誅之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為勃海太守起兵討卓後與太祖相持於官渡軍敗發病死袁術字公路紹之從弟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後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依袁譚發病道死

晉書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其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為載記三十卷附

其後

後漢書隗囂起兵應漢更始以為御史大夫更始敗歸鄧禹承制命為西州大將軍後稱臣於公孫述述以為寧朔王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佰。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惟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至進鴆行弒，然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

發兵以誅卓爲名安得謂太師之難不當刊於魏書臧洪怨操作亂陶謙篡殺操父何得與習風馬

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記；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淩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

也。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説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

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騁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懸疣。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諾。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春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魏志。劉表。字景升。高平人。歷官荊州牧。魏武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魏武。建安十三年。魏武征表。未至。表病死。

魏志。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封溫侯。建安三年。魏武圍布于下邳。獲布。殺之。

後漢書。董卓將兵入京。廢少帝為弘農王。遷何太后于永安宮。遂以弒崩。聞東方兵起。卓乃鴆殺弘農王。徙都長安。後為王允等所誅。尸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史記。趙高者。諸趙遠屬也。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後為子嬰所誅。

魏志。臧洪。字子源。廣陵人。初為張超功曹。袁紹以洪領青州刺史。魏武破張超于雍邱。洪向紹請兵不聽。由是怨之。與紹絕。紹執而殺之。

魏志。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任徐州刺史。曹操父嵩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興平中。操擊謙。謙欲走丹陽。會病死。

魏志。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靈帝時。拜降

虜校尉。後為袁紹所敗。自焚死。

史記。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灞上。使人約降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吳志。孫策。字伯符。魏武表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晉書載記。前秦苻洪。洪。臨渭氐也。後秦。姚弋仲。弋仲。羌也。宋書有索虜傳。謂托跋魏也。

魏書。世祖太武皇帝托跋燾。改元太平真君。

晉書。元帝崩。明帝嗣位。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載記。前趙劉元海。後趙石勒。涼張軌。蜀李特。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狗曰槃瓠。銜人頭造闕下。診之。則吳將軍也。帝不得已以女配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生六男六女。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魏志高句麗者出于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遁過大水得魚鱉成橋以濟遂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魏書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奕洛韓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若洛廆為二部馬鬬相傷廆怒渾曰開在于馬乃怒及人耶乖別甚易去汝萬里遂擁馬西行西附陰山

文選陸機文賦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補注

後漢書劉虞傳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靈帝時為幽州牧建安三年韓馥袁紹等以朝廷幼沖逼于董卓而虞宗室長者欲立之乃遣張岐等上尊號虞厲色叱之後為公孫瓚所害按劉虞傳在後漢書不在魏志子元誤列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

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一作）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國又殊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宗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

予本不欲抑先主於二牧之後乃欲伸更始于光武之前考其義猶當為不背況光武既立更始尚有兄亡弟及之論不惟于義無据厥亦考事多乖矣

周君未熟顯且而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檢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宜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為我駈除是以史傳所分真

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璣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

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求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

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或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前漢書霍中儒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光歷大將軍封博陸侯去病封冠軍侯

前漢書孝宣王皇后奉光女召入宮稍進為婕妤宣帝以許太子早失母乃立婕妤為后封父奉光為邛成侯太子立為元帝元帝后成帝母亦王氏故號太后為邛成太后事具外戚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生成帝邛成太后之姊也自有傳

前漢書劉交以高祖六年封為楚王謚元元王

子富封休侯楚王戊反富失侯後閒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富子辟彊辟彊子德德子向向子歆

帝王世紀赧王名延雖居天子之位與家人無異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

前漢書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年二歲太保舜等請莽稱攝以重其權太后許之明年改元曰居攝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四年平林八陳牧等與光武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等號聖公為更始將軍二月立為天子建元更始以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立三年為赤眉所殺

後漢書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六月己未光武即皇帝位改鄗為高邑是年十二月赤眉殺更始

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八月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注僖嘗為閔臣今居上故曰逆祀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王莽時為導江卒正居臨邛更始兵起自立為蜀王後為吳漢等所滅

蜀志劉焉字君郎竟陵人侍中董扶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并梁皆殺刺史焉謀得為監軍領益州牧焉卒子璋襲位為昭烈所襲

春秋起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終哀公

史記胡亥始皇之少子也始皇崩趙高矯詔立之為閻樂所弒子嬰立子嬰二世之兄子也立四十六日而降于沛公

前漢書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乃廢之

南齊書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武帝崩以皇太孫即位隆昌中為西昌侯蕭鸞所廢封為鬱林王

南齊書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位改元永元蕭衍等廢之封為東昏侯立和帝改永元三年為中興

北史煬帝大業十三年唐公入京師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皇帝改元義寧

前漢書公孫弘傳贊漢興六十餘載拔萃士鸞蔡異人並出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孝宣拾遺成異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書韋玄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永光四年與御史大夫鄭弘等定宗廟迭毀之議

前漢書第六十四卷匈奴至六十六卷西域第六十七卷外戚史記第三卷老莊申韓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歷官尚書令以魏武九錫事異議以憂薨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敗詡勸李傕郭汜西攻長安復歸魏歷官太尉

〔補注〕

史記張晏注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漢書第二十五卷霍去病傳第三十八卷霍光傳

史記漢元年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綬降軹道旁

蜀志第一卷劉二牧傳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本有云云二字）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

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

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言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文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辟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

氏起於沙漠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
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
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
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
而作本無定准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
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
和之相楚弒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
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黄巾赤眉園綺
友那共云四皓舊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
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
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音第）若王
晉之十士寒儁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
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
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
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
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
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
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

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
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
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
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
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而
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止曰隗王得士習
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叙事皆謂蜀

先主為昭烈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
夫以淫亂之臣總（一作忽）隱其諱（淫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
位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輙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嬛嬛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舍之道其例
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況中
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自立為西帝齊湣王立為東帝已而復為王

春秋提要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魏書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曹丕謚文皇
帝廟號高祖曹叡謚明皇帝廟號烈祖
晉書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崩
無廟號穆帝諱聃字彭祖康帝子也年十九崩
廟號孝宗
宋書明帝劉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
子廟號太宗
齊書蕭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
度廢海陵而自立廟號高宗
梁書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昭明太
子薨立為太子嗣位之後侯景制命期年遇弑
廟號太宗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侯景
反遣王僧辯討誅之即位于江陵而魏見伐兵
敗出降為梁王詧所害廟號世祖
北齊書文宣帝高洋歡第二子受魏禪立四年
崩廟號顯祖孝昭帝高演神武第六子文宣之
母弟也立二年崩無廟號武成帝高湛神武第
九子也立四年禪于太子緯廟號世祖
史記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後追尊曰太
王古公卒季歷立後追尊曰王季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相國武帝受禪追
尊宣皇帝廟號高祖子師字子元追尊景皇帝
廟號世宗昭字子上景帝母弟也追尊文皇帝
廟號太祖
後漢書袁術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
名字應之帝懷太子注云當塗高者魏也
後漢書袁紹檄州郡文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
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丐攜養因贓
假位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諱珪以天興元年即帝位
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至昭成帝什翼犍凡
二十七君
史記厲王出居于彘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殺之葬于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者
為敖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為
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秦滅乃自立為南越武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
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
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高祖定天下
封淮南王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
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後漢書樊崇等衆既寇盛關王莽遣太師王匡
等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
別號曰赤眉
前漢書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孝文
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
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
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沈約宋書二凶傳太子劭與始興王濬弑文帝
事也又索虜傳索頭虜者姓托跋氏其先漢將
李陵後也謂元魏事
魏書出帝諱脩廣平王懷之第三子廢帝請遜
大位高歡乃迎脩立之後西奔為西魏又僭晉
司馬叡傳島夷桓玄傳島夷劉裕傳
前漢書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官涉讓
還賻贈後以墳墓儉約乃大起冢舍重門初京
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
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
原氏阡
史記周穆王諱滿
後漢書明帝諱莊
晉書阮籍字嗣宗尉氏人拜東平相籍聞步兵
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晉書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為彭
澤令到官八十餘日解綬去職

前漢書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郎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二十二為大司馬敘傳後云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棟撓實凶後漢書隗囂公孫述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岭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補注

史記項羽本紀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人誰知之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治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視之乃鼠璞也

竹書紀年貞靚王三年今王元年隱王十六年今王終二十年按今王謂魏惠成王子襄王也漢書古今人物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歸國莊子呂氏春秋所說皆同而史記之言無據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內辨之

史記留侯傳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撰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四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五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海澄葉廷推蔚文同訂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

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産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駮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于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

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遺奇載云琅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謬況緣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亂嗣死遭剖剖斮一作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

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

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疑脫不字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

唯一足烏白馬角殺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遂劉
安以高蹈此之乖觴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
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
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
郡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
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
作冥漢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
宜善思之

前漢書劉向典校秘書採古今紀傳行事之跡綴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

二十卷新序三十卷

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氏欲餉之戒之曰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至見禹為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

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命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于河問曰此何處曰可問嚴君平至蜀問之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郡銍人少有奇才歷官中散大夫著高士傳自混沌至管寧凡百一十九

人缺一自擬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有高名于世舉孝廉不行自號玄晏先生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拾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膝而人言曰遽如許競往赴之而羣羊皆變為羝莫知所取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歷官諮議參軍以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著書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南史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

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後誅元凶劭即位

北史魏收既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收無子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少有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

晉書干寶父有所寵侍婢母妒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復蘇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因著搜神記二十卷

前漢書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魏志文帝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梁書武帝元監十五年劉峻撰類苑成帝即命學士何思澄等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晉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時號為江東五儁

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歷官朗陵侯
相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
人謂之八龍
史記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
人又告之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
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前漢書直不疑南陽人也初為郎遷太中大夫
人或毁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
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前漢書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為東郡太
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上蔡陳豐舉兵兵
敗自殺後漢書王郎立為天子詔云已詔聖公
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蓋郎以百姓思
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蜀志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
與司馬宣王對於渭濱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
相持百餘日八月亮疾病卒于軍魏書云亮糧
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
卒
北史魏孝文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
戍三月車駕南伐丙戌帝不豫四月丙午帝崩
于穀塘原之行宮至魯陽發喪
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為侯景將宋子
仙逼掌書記
北齊書侯景據河南反文襄當國擬者咸云景
猶有北望之心文襄以為然乃遺書招之景報
以書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
文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卜有奇驗遷官少府
丞
淮南子修務訓若夫堯眉八彩高誘注云堯母
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
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奄然陰雲與慶都
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韓子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

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
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
足也
燕丹子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
欲歸秦王不聽謬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
仰天歎烏即白頭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
之
列仙傳淮南王安好仙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
丹經安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
飛昇
（補注）
隋書經籍志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幽明錄
三十卷劉義慶撰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
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
通考唐元行沖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
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
非也道武名犍實為繼晉受命之符
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收為檄五十
餘紙不日而就文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
三更便了文過七紙
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鄚人聰明強記
日誦萬餘言仕至太常卿攝國子祭酒與濟陰
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

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諒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也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

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

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
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
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
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
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
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
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
貶黜則比其斗筲不肖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
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

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
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
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
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
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
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
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
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
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

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
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
虛說編而次之故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累牘一
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
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
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
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
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
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

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
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
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
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
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
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
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
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

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彫虫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之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也。烝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詩魯頌四篇，皆頌僖公。駉槃詩緋云，小序云，史克作是頌。其末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謂作新廟也。而班固、王延壽皆云奚斯所作之詩，誤矣。

屈原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宋玉九辯，旣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

前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春秋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見潁考叔，而語之故，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春秋左傳，初晉侯使士蔿爲申生築蒲，夷吾築屈，不愼，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前漢書，司馬長卿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爲詞，以推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前漢書，揚雄字子雲，蜀人，官黃門侍郎。成帝以趙飛燕無嗣，往祀甘泉宮，雄作甘泉賦以諷。帝出游獵，雄從，又奏羽獵賦。

後漢書，班固當顯宗時，授蘭臺令史。時帝修洛陽宮室，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乃作兩都賦以諷。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杜陵人。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以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以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乃作廣成頌以諷。注，廣成，苑名，在汝州梁縣西。

山陽公載記，魏武爲劉備所敗，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乃得過。及出，大喜。諸將問之，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若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北史，高洋，天保元年，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丙寅，文宣親戎，出次城東，周文見軍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鮮于褒薦于京兆尹閻興。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史記，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

史記，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

後漢書，龐萌，山陽人，爲人遜順，光武愛之，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遂反。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諸君得無笑其言乎。討平之。

詩商頌，那章，猗與那與。小序，祀成湯也。

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小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在鎬，將不能自樂也。

晉書，王沉字處道，晉陽人，歷官秘書監，撰魏書。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作疾邪賦以舒其憤。

後漢書，隗囂據隴，問班彪曰，往者周末，諸侯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作王命論，明神器不可妄覬以諷之。

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過劍閣作銘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蜀志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

魏志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歷官散騎侍郎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憑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為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

宋書荀伯子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遷御史中丞凡所奏劾深相詆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世人以此非之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注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魏志盧毓傳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詔選舉莫取有名者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

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搜　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

榷，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前漢書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

前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後漢書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歷官九江太守作春秋左氏集解行于世

後漢書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易詩書禮記作毛詩譜

宋書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仕中郎外兵曹參軍注史記

前漢書注有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

後漢書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歷官泰山太守注漢書

前漢書注晉灼河南人歷官尚書郎注漢書

蜀志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為尚書右選部郎以延熙四年撰季漢輔臣贊

晉書常璩字道將歷官散騎常侍撰華陽國志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歷官散騎侍郎宋太宗元嘉中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曰竊惟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

家語孔子曰吾昔過陳閒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南史劉昭字宣卿高唐人梁天監中累遷臨川王記室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

梁書劉峻字孝標梁天監中詔入西省典校秘閣峻注劉義慶世說

北史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元帝封為晉熙郡王元帝降魏從至長安隋升始學公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與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後漢書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補注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傳

蜀志楊戲撰季漢輔臣贊陳壽為之注疏本末附其傳後故云陳壽之季漢輔臣

隋書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梁剡令劉昭注

北史蕭大圜傳大圜撰梁舊事三十卷寫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文集二十卷而無淮海亂離志隋書經籍志淮海亂離志四卷敘梁末侯景之亂蕭世怡撰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此云少期避太宗諱也

魏志王朗傳子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集聖證論以譏短之

封沛則稱沛公封漢則為漢王逮混一天下則稱帝稱上此史家定法也若為公王之時而除沛漢之字稱但曰公曰王則文義不備亦上尊號天不得賜加稱闕宜何如祠公與王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耶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産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當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華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

尚非虎名則
兩漢之字必
不可少矣

明之世也事出百姓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
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
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
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
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
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
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
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
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

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
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
首列姓名於卷中而又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
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
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
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
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
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
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竝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
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
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
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
別啟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
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
別羣書一作君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
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
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

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
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
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
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討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
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
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
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
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

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春秋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春秋左傳。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

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晉書。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習文史。元帝深器異之。歷官湘州都督。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高密侯。明帝時拜太傅。

後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雍奴侯。

後漢書。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初封歸德侯。以破秦豐功。改封舞陰侯。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封舞陽侯。已破揩鄉賊于淯水。定封為廣平侯。

宋書。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初封義陽王。以廢帝北討。乃奔魏。

魏書。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察帝時。累遷青州刺史。為魏所陷。終于北。

史記。吳自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餘昧子僚立。諸樊子光。弑僚而自立。是為闔閭。

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復以孫權積怒徙交州。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一曰二石集。記燕太傅長史田融撰。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裴景仁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秦書八卷。記苻健事。何仲熙撰。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佐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記索隱。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邑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曰望帝。

史記。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以淮上地與楚。而歸吳所侵宋魯之地。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吳志。孫權。字仲謀。郡察孝廉。及兄策薨。以事授權。封吳王。後即位。改元黃龍。謚大皇帝。

隋書經籍志。越絕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作。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人。歷官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之。元帝詔藏秘書。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為起居舍人。入唐。官至太子洗馬。著後梁春秋十卷。

三輔決錄注。獻帝時。京兆金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時。討莽何羅。忠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欲扶天子以討魏武。時魏武在鄴。留長史王必督許中事。晃等夜燒門攻必。禕等為內應。必奔南城。會天明。晃衆散。魏武收紀晃等誅之。

魏志。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賞。多不許。恨之。正元二年。彗起吳楚之分。欽喜以為已祥。遂與毋丘儉等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移諸郡國兵反。大將軍討之。儉等衆潰就誅。欽奔吳。

魏志。諸葛誕見王凌毋丘儉等累見夷滅。心不自安。甘露二年。徵為司空。愈恐。遂反。司馬文王來衆討之。誕窘急。乘馬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

馬胡壽逸擊斬之。

北史尚書祠部郎中元珪，梁降人荀濟，長狄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北史王顯字動萬，太原人，廣國公邦之子，周建德中任蓋州總管，隋少輔政，謀使賀若昂詣關，昂還，具陳京師事，謀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兵敗伏誅。

周書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建德中拜太師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

後漢書葛龔字元甫，梁國人，舉茂才，為臨汾令，以善文記知名。

〔補注〕

隋書經籍志，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偽燕尚書范亨撰。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北史僭偽附庸傳，梁帝蕭詧字理孫，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丙中御將都督五州諸軍事，後張纘搆詧于梁元帝，元帝世子方貴魁期襲詧，未及發，詧陷其城，擒方貴兄弟並斬之，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魏恭帝元年，命詧主梁嗣，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詧乃稱帝于其國，傳子巋及孫琮，至隋文帝徵琮入朝，廢梁國，凡三十三載而亡。

崔鴻十六國春秋，凡二趙，三秦，四燕，五涼，一夏，一蜀。前趙劉淵，後趙石勒，前秦苻健，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前燕慕容儁，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北燕馮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李暠，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蜀李雄。

笑林，或請葛龔作奏，志自載名，轉寫龔名，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兗，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疑有脫文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其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以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荊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變，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

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于郵邑，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地。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

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邵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眞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口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庠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漢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

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益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父莊，爲樂陵太守。湛自京都定省，作東方朔畫贊。

史記：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至防叔畏華氏之

逼而奔魯，故爲魯人。今

後漢書陰識傳：其先出于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

後漢書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後漢書：魏武之收楊彪也，孔融曰：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

前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不言楚人。兩龔傳云：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後漢書：卓茂傳，本亦云楚國龔勝。

後漢書：趙壹，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上計到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逢望而異之，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無有出其右者。請爲諸君分坐。

隋書：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高祖爲丞相，

深自結納。受禪後，封越國公。

北史：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隋文受禪，拜納言。後為煬帝所誅。

（補注）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吏部尚書、左僕射，拜車騎大將軍，封石泉縣子。後出為宜州刺史，卒。

後周書：庾信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與東海徐陵並為抄撰學士。後領建康令。侯景至，奔江陵。元帝即位，轉右衛將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拜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孝閔時，陳氏與朝廷通好，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惟放王克、殷不害。褒、信並留不遣。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卒。

孫端紱佩匡

景緯揆墀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五終

丁亥七月廿日重閱一卷

史通訓故補卷之六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豐潤董　榕念青同訂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之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

不當襲其字句有乖於則是可□□之

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本作此）之小辨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

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

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謂魏收弘謂牛弘）必諱彼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

通人諸北隨
口談輒無不
入雅手僞材
大子作假通
文話今人可
嘔況信史務
在從實則文
詞口語俱從

實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
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紀頭故
當時有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穿狗子齧斷索又曰獾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又狗西帝下詔
焉齊神武數其罪曰諸如此事難可悉遺而周史以為其中非雅略而不載類君懋編跋故得權間
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固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舉一作目
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敦煌張太素
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
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做舊辭若選言可以
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
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
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
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
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
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
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
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恆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

其實是史法也

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
春秋之俗戰國之風時一作亘與一作兩儀而並存經
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
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
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
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
糟粕而已

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已而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侯使呂相絶秦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人伐陳遂入之子

產獻捷于晉晉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
而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春秋左傳襄公三年諸侯會于雞澤晉侯之弟
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而授晉公僕人
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君師不武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歸
死于司寇
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鬼谷子書有飛鉗篇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說趙魏六國約從
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投從書于秦而秦
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

生其後相秦乃說六國事秦謂之連衡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從王稽至秦說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言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太傅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減封而拜雎為客卿封應侯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趙會秦圍趙魏將辛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乃責而歸之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前漢書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為御史漢安元年遣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梁冀書御京師震悚

蜀志秦宓字子勑綿竹人歷官長水校尉時吳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六

遣張溫來聘宓與言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南史王融字元長瑯邪臨沂人仕齊武帝遷秘書丞永明九年芳林園禊飲融為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辨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頃見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耳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曰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春秋左傳文公四年鄭伐宋囚華元宋人以乘馬贖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孫盛魏氏春秋武帝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松之云孫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非一嗣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七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晉書北涼為沮渠氏西秦為乞伏氏

北史周紀鮮卑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曰宇謂帝曰文故國號宇文非謂天子曰宇文因以為氏

前漢書元封武帝改元

魏志正始齊王芳改元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史記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張良曰天

下游士離親戚去墳墓從陛下
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
幾敗乃公事
疑各王凌將謀廢立與兗州刺史令狐愚通謀
愚問楊康並為愚腹心康頗露其事司馬懿東
取王凌問因曰卿知其事耶因對不知楊康自
以白其事襲得封拜後以辭參錯并斬臨刑俱
出獄因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死者有知汝
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代王戎為尚書令衛
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娶廣女為太子洗馬
補注
左傳輔車相依杜氏注輔頰也車牙也牙車字
出索問
後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少習占侯為
文學掾時有大雀集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曰
此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

蠻叛殺傷長史發庫兵擊平之又甚都者書傳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
吏曰前有覆車此雀相隨往食之行數里果如
其言按楊由乃占雀非聽雀也聽雀事當屬楊
宣
唐書藝文志張太素隋後略十卷
唐書儒學傳郎餘令定州新樂人博于學擢進
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
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揩璞而松柏
為林也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十
數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

論頗述目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
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
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
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墻則且
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
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
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
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
傳所書貴乎博録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
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
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
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
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
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
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
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

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

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誠訐好私。于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今故為榮傳多誠貝，恐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今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系傳稱文如歸命，戮稱誅夷，雖非出權道而用，專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一本有言字）而史辭再三，良

以好發無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湼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闚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乘棘反，齊

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曇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

如其言則前人所消後人不當更書一類矣

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詞一作云）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昔于忽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泫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予！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獵筆，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史記汲黯傳：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退師，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又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史記酷吏傳：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時為雁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引兵去，竟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史記趙世家：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無恤為太子，是為襄子。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廚人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卽代王位，改元登國。

史記：婁敬，齊人也。戍隴西，過洛陽，說高帝都關中，賜姓劉氏，號為奉春君。時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勸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遣之。上以為善，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天官書：昴為髦頭，胡星也。

周書：元偉，字猷道，洛陽人。歷官少司寇。建德四年聘于齊，會高祖討齊，偉為齊人所執。齊平，方自鄴還。庾信贈以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為詞人所重如此。

陳書：周弘正，汝南安成人。仕梁，累遷國子博士。入陳，宣帝時為尚書右僕射。

北史：韋敻，字敬遠，杜陵人。志尚簡游，周文帝備禮聘之，敻竟不能屈，時人號為居士。陳尚書周弘正來聘，乃造敻談讌盡日，復請敻至館，敻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

前漢書：王莽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徵勝，勝稱疾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復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封陳王。詠三
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
往不復還。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其詠秋胡詩第四
章云：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
露生庭蕪。
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行，繞朝贈
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注 漢書韓信傳：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又曰：後十
年陳豨反，高帝自將而往，信與家臣謀欲發兵
襲呂后。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呂后與蕭相
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群臣皆賀，信入，
使武士縛信斬之。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拜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涿郡太守，遷河南太

守，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雖子貢、冉有通藝
于政事，不能絕也。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
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昨世為之也
亦未可以人

叙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
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
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
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
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
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
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復（一作復）深奧，訓詁
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

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
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
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
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
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
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
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
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
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

才優劣論

丘馬有功於經術而以爲五經罪人誤矣

蘇張等傳多本國策恐未足史記中勝場陳項諸篇仍是踵美史記耳

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筴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

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潤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

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于尼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叙事之體

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序

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脩人也

（補注）北史齊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按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與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

其益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
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
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
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
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
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
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
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

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
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
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
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
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
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路藍縷以啟山林此則
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
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
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稱其

此體先不可不知

別出互見則可覆述前事實為贅體

漢書載御史記處天然之致不及新唐書事增于前文減于昔其不及舊書正坐此種弊敘石鷁仲卒四見沐浴佩玉將嘗不悉不成繁抵省的省字簡不可

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
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
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
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瘠則先云至性
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
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矣來驪姬
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
犬號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
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迹又識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

事異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但自古經史
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但自古
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
劭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
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解則明賢達所
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
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
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

一概論也

論固美矣然使餌魚捕鳥者止用一筌一目可得魚鳥乎足之蹍地也有限使蹍足之外不留寸土而可以行乎

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閒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諸本作駢）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春秋左傳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驪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春秋左傳宣公十有二年楚師伐鄭荀林父救鄭晉師在敖鄗之間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云云非隨會之語

史記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前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文帝知其意使者來輒係治之後因吳使者之書乃赦其使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為敏

春秋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傳云晉郤克

史通訓故補　卷六

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逆跛者使眇者逆眇者

史記張蒼者陽武人也文帝時為相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百有餘歲而卒今本已無年字

莊子天道篇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隱晦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章積而

子元優劣向劣斷然亦不可相叛援所詞字與句偶者何害理盡浮蕩中遺德其義理使不得曲暢耳不可謂顯

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

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郤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邪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

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于少期（魏志鄧哀王傳容貌姿美一裴松之注云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事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恨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

才之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
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
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
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攝，而其理自見矣。

春秋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氏，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奔于秦。

春秋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春秋左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作亂，王何以戈擊慶舍，解其左肩，慶舍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史記，韓信度上不我用，即亡，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

史記高祖二年，劫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北牝。

史記汲鄭傳贊，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即前所稱鳥獸書言之類亦狼來獻狽執尹之濯纓也

妄飾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
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
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
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
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
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
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
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
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
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
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
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
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
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
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
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

次從雅言固矣異常用之今人不識下乎在傳駒夫介爲之言無以異乎中國也漢者邪乎趙佗等所駱漢帝當來當不滿根可稱倒不可執一論也如棋盤成備射斷難改易耳

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寵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叔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轉當作相子長所書魯始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孔醜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帝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

未聞後進談諱別加刊定況愁山之號彰於載識杜臺卿齊志載讖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坂河邊之狗著於謠訣王劭齊志載謠云獸頭團圜河中狗子破國亡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于或存狄而除厙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

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魏書穆帝初封代王至道武登國改稱魏王太武真君十一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駕南伐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春秋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漢晉春秋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辛毗持節制之

前漢書項羽聞彭越等攻下梁地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羽行漢果使人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

晉書初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戰國策龍陽君謂魏王曰以臣之凶惡也
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多矣聞臣
之得幸于王也畢褰裳而趨矣
北史那邵養孤于怨悲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
云怨疾便憂慼之發寢食及卒痛悼雖甚竟不再
哭賓客弔慰收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
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列子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
無有今子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
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
南史陳將吳明徹救齊齊遣尉破胡援秦州與
王琳共為經略還至彭城明徹圍之城陷被
援哭者聲如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
恂書語無以加焉
前漢書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匈奴號之
為飛將軍從衛青擊匈奴失道自劉廣軍士大
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前漢書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

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祀以少牢長吏視
葬應劭注櫝小棺也史記不載此事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
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魯人逆喪者皆髽魯
于是乎始髽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常有覆沒之患請建河
橋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賢聖而不作
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河橋之謂也
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
不立也
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為志典墳王肅至北
來及相會芳孝文宴群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
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云禮內則稱子事父
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則男子有笄明
矣帝稱善久之
秦記符堅討姚萇于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
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
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撫

盤而詬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哲
北史万俟洛字受洛干齊神武以其父普老觀
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死力
北史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道武諱珪此云翼
犍道武所諱誤
北史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
武州人
春秋左傳入檉一曰雁降
國語晉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
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
曰黑臀於今再矣
補注
晉陽秋諸葛亮死于郿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
遺高祖巾幗小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違獲曹
咎之利
漢書高帝本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應劭曰
櫝小棺也字從木又史記田單傳其人以鐵折
車敗郭璞曰轊車軸也字從車此宜從木史通
誤
左傳衛莊公名蒯聵晉文公名重耳又史記刺
客傳有趙人蒯聵

史通訓故補卷之六終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休寧汪良受修潔同訂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儔，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董袁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在第三等也。）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聃甥、騅甥、養甥。）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挐，或珍甎甓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邪，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出，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

秋胡妻不免賢智之過耳其非桑下之挑擇金不受可謂身之潔縱不受物之汙沒者矣謂之類保毋乃又信

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枭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為枭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世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吉士為伍凡斯纂

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書作張）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

又欲立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縊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支冒頓亡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之鄧侯弗許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號大夫奔晉文公立為戎右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殺舟之僑以徇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實贏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始皇聞而召之乃矐其目使

擊筑稍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荊軻者衛人為燕太子丹報秦獻燕督亢
之地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荊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 武陽史記
作舞陽
前漢書江充字次通趙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
為使者治巫蠱為戾太子所誅太子兵敗逃至
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
祝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詛為人所告逮係患
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
為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
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
之自殺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
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傍採桑婦人悅
而以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母婦至則向
採桑者也婦曰去親五年乃還當見親戚今乃
悅道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
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
無禮晏子言于公饋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
與疆爭功而慚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
逮亦刎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迎神溺死
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
江而死
宋書王景度為東郡太守滑臺戍主虜悉力
攻滑臺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
不動眾潰抗節不撓為虜所殺
南史劉康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
伐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為魏永昌王
所困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元
南史卜天與餘杭人元嘉中為廣威將軍元凶

入弒舊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
疾驅出戰手射劭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
乃見殺
南史紀僧珍丹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
帝時蕭司業出為廣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頍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辯之子入
隋投漢王諒有府參軍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
相次廢黜王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
崩諒遂反多頍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
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
煬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後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為漢
王文帝崩使屈突通徵之不赴遂反楊素擊之
兵敗降以幽死
魏志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袁紹皆與
邈友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及還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舉兗州
迎呂布邈遂叛故評云昔漢光武謬于龐萌近
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此張
邈非徐邈也其徐邈字景山薊人魏國初建為
尚書郎以醉酒免無見數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
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
齊名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為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
鍾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
補注
漢書霍光字子孟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
少主封博陸侯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承皇
太后詔迎昌邑王賀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
大司農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與羣臣具
白太后乃詔賀歸昌邑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莫知其所終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王遣非至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魏志董二袁劉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事並見前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注曰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又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又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誘士會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乃行

漢書揚胡朱梅云傳揚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終命子贏葬朱雲字游魯人也元帝時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諸儒莫能與抗會有薦雲者召入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至成帝時上書求見願賜尚方劍斬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年七十餘終于家

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天子以為江都相復使相膠西王壽終于家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王莽時名為大夫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七

直書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隱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八

王劭制析將今書頗聞白

裕列之而云議所未喻

前史之微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詞干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

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復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予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秉政昭為太史令撰吳書後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帝位宜為傳淅皓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疏救之不許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伯深清和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國紀成國書三十卷時太原閔湛趙郡郗標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悲忿妻構浩于帝真君十一年誅浩師史以下皆死

吳錄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博文多識拜大鴻臚

作默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晉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輒改之盛寫兩定本寄于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書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率大衆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晉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攻雲臺鉦伏自出討文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成㯖曰去不勝其忿乃自出討文王賈充逆帝戰于南闕下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干寶晉紀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袖戈犯蹕則犯蹕之言乃干寶也
晉書王沉正元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顛躓不勝任之象必有自然流露者非作史者曲筆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其流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姦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蓋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

此拾當

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何從而書此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

國自謂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譏，列諸緗素，實（一作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

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

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王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歸。南史：沈約撰宋書，稱裴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

袁紹中子熙。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
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載云：丁廙、丁儀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
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
之，竟不為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
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係聖公父子
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因自逃匿。後平
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
舂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為更始將軍，因立
為天子。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
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末
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
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
名益盛。更始君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
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

興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
三年，立為后。明帝崩，肅宗尊為皇太后。后自撰
顯宗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秭歸十餘里
中，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
鳥從江南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千數。
晉書：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
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云亮
將畧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
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
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
操殺承等，夷三族。
宋書：袁粲初名愍孫，慕荀粲為人，改名粲，字
景倩。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蕭道成功德既
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敗，謂其

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名義至此，
不遂父子并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
述等率眾赴之。蕭道成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粲
于城內。秉等踰城走，擒之，并伏誅。
【補注】
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
赦，改元。又評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一篇之中
前後參錯。此政子元所譏言無準的，事成首鼠
者也。
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
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
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
魏志：毋丘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鎮東
將軍。正元二年，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
王，移諸郡國，與文欽舉兵反。欽敗，儉走慎縣，藏
水邊草中。部民張屬射殺之。
北史：王雄傳：雄子謙字敕萬，以父功授柱國大

將軍、益州總管。隋文帝輔政，謙以父子受國恩
將圖匡復，遂舉兵。文帝使梁睿討之。謙敗，奔新
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
北史：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
後，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尚周文帝姊
昌樂大長公主，生迥。迥有大志，好施愛士。以平
蜀功，授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入為大司
馬。尋鎮隴右。宣帝崩，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纂
奪，遂舉兵。文帝使韋孝寬討之。迥敗，自殺。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値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

生，論才則同體（一作趾）。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

（門人推奉有若見於孟子又得序其為鄙）

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列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

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尚筆，僞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

上之論古說以救心倦述其日亮鋒之評議亦錄於摭行事而議之

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以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憎主人之甚乎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曲筆篇安可言于史也之下依梅宋本仍在此篇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一作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

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文選曹植與楊修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魏略嚴榦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廚公羊為賣餅家數與榦會辯析長短繇善持論而榦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氏所明服矣榦曰直故吏為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常論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論多不載北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恆山王為帝大臣迎立代王是為文帝大臣等誅恆山王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南史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為正員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南史徐廣字野民東莞人晉孝武時為秘書郎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按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吳錄雍字元歎言為蔡邕所嘆因以為字

・晉書古文尚書臧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及北還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補注

後漢書儒林傳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為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晉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敘詞時逢西狩乃泣

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正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

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是非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摘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

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

司馬遷述其父談之論六家若先黃老亦其旨意遠引荀子語則一隅六經之旨矣孟仲尼子世家老莊子申韓而荀孟列傳于諸子中獨以孟子為首其識可謂卓絕而蒙先黃老後六經之誚于千古冤哉

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

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陳壽上諸葛亮集表云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

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擅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于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

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

孫劉皆宗魏也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

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猖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對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

凡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洩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憂崩

魏志文帝築凌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諸王法峻任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欲同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媚誅丁儀等并其男口帝之猜忍蹤忌皆此類也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而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凡五十四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剌冏而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趙王

北史崔鴻伯父光光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

端綬佩章
孫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德水羅以書素文同訂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倣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云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

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主之號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其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

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擬公穀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illegible][illegible]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而字仲尼者歟[illegible]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出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

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
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
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皇放逐而
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
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
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
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
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
乘公薨于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殁于平陽而云

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
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
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
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
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
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
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

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
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
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
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
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
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
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
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

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
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
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
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
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
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
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叙
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此有從省字之封

指可擲夫不言槃舟亂以及斷撬而但曰舟指可
擲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
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
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
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
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
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
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
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
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
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
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
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
之哉

晉書衍劭字元達惢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加
散騎侍郎著有千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

也
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
時為趙高所譖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
為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招
陵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咄
少卿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
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北史伊婁謙字叔于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
入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千作儀同面見
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
懷帝崩即位為劉聰所執被弒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
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
侯見而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湛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特進

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
謂許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
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
之殆于傾倒復劭行弑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將戰華
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
元為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
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僭
位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鐵初為宋武帝
太尉行參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
史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于城上與魏
尚書李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
子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
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

少師董成。關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雋字宣英。皝之第二子。皝死。即位。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叔輙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輙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累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鄭。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永熙元年神武與爾朱兆戰于韓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軍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槊血滿袖。季式歷官太常卿。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子高好龍。屋室雕文。盡以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補注

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鼂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云。繆公時人。學本于黃帝老子。其寓言與莊子類。

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春秋左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宋書。徐湛之傳。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仟散騎常侍。時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

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旦入弑之。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見害。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

史通削繁卷八　十

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

二科中旌怪異也

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耶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

史通削繁卷八　十一

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鄭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

廉君甚飢言雅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無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抃(一作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麟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

使來聘其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illegible]

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

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刊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隸校尉
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
例名為傅子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
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本紀背夏有二龍止于帝廷曰余褒之
二君帝卜請其漦而藏之至厲王發而化為玄
黿後宮童妾遭之弃而孕棄之宣王時謠曰檿
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執之逃見
棄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為褒姒幽
王愛之廢申后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
夢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廁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求無之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
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說之使
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
伯乃背晉而干宋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父老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
半往老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
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
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晉書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
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還取筆擲
踐壞之
晉書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為吏部郎飲酒
廢職常謂人曰右手持杯左手持蟹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
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
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
淮南蔣氏頗有大瘤齡石伺眠寢割之即死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作嘉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
祀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
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衆莫之
識以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
言其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
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
守不聽時史以書內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在所
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
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
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
後漢書趙壹傳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
里自漢興以後役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于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
王翦所戮者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
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
孝謹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詢國僑者乃鄭
宣子非叔向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
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男女流
涕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一）補注
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
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滈池
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張晏注曰武王居鎬滈
池君則武王也
庾書藝文志邯鄲淳笑林三卷魏略曰淳字子
叔五官將又何自然笑林三卷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興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歟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

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寗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盡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吳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

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

虞丘上媒不能一箭扶知

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昔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憘，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文，斯乃詧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記。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伯翳之裔曰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往觀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數諫不聽，乃去奔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史記。句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甯戚為商賈，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桓公出郊迎客，辟賃車者。戚飯牛車下，扣牛角疾商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見而歎，公大悅，授以為卿。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苴，敗燕晉之師，尊為大司馬。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薄昭為軹侯。後以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嘗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爽兄弟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升誅。

文士傳。何楨字元幹，廬江人，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

晉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
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
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淑歸家養疾。
流涕。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
二客俱，一客守喪，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家。
大驚。書至，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
適河東衛仲道。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
沒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
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
晉書。張禕，吳郡人。恭帝為琅邪王，禕為郎中。及
帝踐阼，劉裕以禕帝故吏，帝親信之，封藥酒
一甖付禕，令密鴆帝。禕受命而嘆曰：鴆君以求生，何
面目視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
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
槐而死。
宋書。鮑照，字明遠，東海人。為臨海王子頊參軍。
子頊敗，為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
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
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
以懲肆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
無禮，其善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卓，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
鴆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史記。傅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
靳歙，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
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隨謝玄討苻堅
有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

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
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
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甓
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為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
數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補注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
以為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
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當是時，奚年已
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三日，授之國政。

孫　端紱　佩章
　　景緯　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德水羅以深逢源同訂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梁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

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遭不遇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譚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善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

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者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

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後漢書蔡邕為程璜等所陷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會還本郡

梁書劉峻字孝標為安成王戶曹參軍召入西省與賀蹤等典校秘閣以疾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自比馮敬通及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開皇中與王劭同修國史後罷歸河間不得志乃自叙其大事有四深恨有一後竟凍餒而死

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南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持節始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

金華志南齊勝昌元年太守沈約題八詠于玄暢樓後人因更曰八詠樓

羅府君別傳含字君章耒陽人桓宣武辟為別駕累遷散騎常侍

北齊書盧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楊遵彥薦于朝累遷散騎侍郎

陳書江摠字摠持考城人仕梁尚書僕射入陳特太子詹事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後漢書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

後漢書馬嚴字威卿伏波將軍援兄子也歷官中丞與班固等定建武注記

後漢書劉珍字秋孫南陽蔡陽人歷官謁者僕射永寧元年鄧太后令與劉騊駼等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歷官冀州刺史

微拜尚書卒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微為議郎與蔡邕等并在東觀續漢紀

後漢書楊彪字文先賜之子也代朱寵為大尉黃初中卒

〔補注〕

後漢書注蔡邕別傳曰邕昔作漢紀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云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惟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二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南史梁元帝本紀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簡文帝崩帝使王僧辯等平侯景乃即位于江陵改元承聖二年魏軍至襄陽帝見執觀人戕帝帝性愛書籍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五十卷

南史江淹傳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建元二

平。始置史館。淹與檀超等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書皆不行。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梁天監初。遣金紫光祿大夫封陵侯。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孝莊即位。以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歷官中軍大將軍。及元僅等作亂。齊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

[illegible]作史記自叙可也若未知修史則已之微世宜立傳與否別有公論作者不應自[illegible]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叙，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

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御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無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並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

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説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樞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先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氏為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予於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史記太史公自序昔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主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王充論衡自記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永審屢墨塗出讒門吐論數千萬言何也答曰鮌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

文帝典論自序旨言初平董卓之亂次及張繡之反秉馬侍獵及與荀彧論射那晨擊劍以致辨碁之事無不縷陳

史記重黎氏世序天地索隱據左氏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胤二氏所出各別馬遷合而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南史沈約吳興武康人沈炯亦吳興武康人約自序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

壹貽能業其官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
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其後
因國為氏云
前漢書敘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
後也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
為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
焉秦末有班壹避地樓煩以財雄邊故光方多
以一為字者幽通賦云系高頊之玄冑兮氏中
葉之炳靈由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固
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
賓戲以自通
補注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歸往過臨邛令王
吉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時卓王
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
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久之復如
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身
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
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乃分與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
漢書揚雄傳楚漢之興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
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元鼎間復溯江上處岷
山之陽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無他揚於
蜀
姓滙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
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于曹為曹氏而邾晏驕
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俠于邾
是為邾婁今魯國騶縣是也史記曹叔振鐸武
王弟此非曹姓
姓滙昌意季子悃遷于北土後統黨項為拓跋
氏拓通考作托是黃帝之苗裔北俗謂土為托
后為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
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
非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
患者久矣及干令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
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
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
模也又張世禕（輔字世禕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
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
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
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
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
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
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
吉凶大事見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
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
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
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
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

是為究論近人稱以左氏況宋開傳備於繁況遠為識者嗤耳

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以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見則備省則略書已見之矣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眾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

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滅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

辨論當矣然作史者要以

四庫為晉耳

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谷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繁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皇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

男人遺論

蕭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子顯，字景陽，梁人，著齊書。事倍于孫檀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檀道鸞，字彥威，亦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嶠，晉人。謝忱，俱著漢史。語頗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春秋左傳：魯宣公，名倭，一作委，文公庶子，弑太子惡而自立。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昭公，名稠，襄公之子，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

春秋左傳：初，叔孫穆子去魯，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逆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乃勝之。既立，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而問之，則所夢也，使為

豎。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敗于邲，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獲於鄭，贖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通鑑：漢武帝微行，夜至柏谷，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政有溺耳。

漢書：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陳平秘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說匈奴解圍。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顏注：以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也。

前漢書：長沙定王發，以景帝前二年立，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注云：定王以景帝後二年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前漢書：武帝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去弘農三百里。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楚子玉使鬬勃請戰。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呂錡射楚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有窮后羿，因夏衰以代夏政，後家衆殺之，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少康滅澆于過，滅豷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春秋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夏三月，越及吳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晉書：桓玄矯詔自封楚王，尋篡位。劉裕等起義兵討誅之，安帝反正。

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伐蜀，而韓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未決。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為不如伐蜀。惠王從之，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司馬文王欲圖蜀，惟會以為可取。景元四年，乃命鄧艾等大舉，傳檄巴蜀，遂至綿竹，蜀主降。

補注　常璩華陽國志：惠文王從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而錢因緣史記，則謂伐蜀之謀定於司馬錯一人。史通之說，蓋本常璩。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終

孫 端紱佩韋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長洲陳棣元一同訂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

觀大匠之規矩則皆之概見矣

如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
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
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
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
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
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
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
汝頴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
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
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美，由是紀
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
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
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
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
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
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
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
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
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
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
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
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
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
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
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
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
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
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
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辯對，
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
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
言，出自牀笫，莫不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
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
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

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
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
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
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
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
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
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
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
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
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
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
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
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
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
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
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

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
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
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覼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鄶
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
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
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
語曰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
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
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
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
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
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
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
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魏史文帝既受禪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
奉漢帝為山陽公奉漢正朔
北史陽玠松北平人北齊秘書省正字
前漢書劉向睹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
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
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平陵人。隱于霸陵山中，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贊。
晉書。祖台之，字元辰，歷官侍中光祿大夫。
後漢書。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光武時代張堪爲光祿，著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書百二十篇，載前世奇異之說，凡十卷。
北史。闞駰，字玄陰，燉煌人。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自鄶以下無譏焉。
隋書經籍志。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梁元帝蕭繹懷舊志九卷。盧思道知己傳一卷。和嶠汲冢注一卷。葛洪西京雜記二卷。顧協瑣語十卷。劉坤本拾遺錄十卷。劉義慶世說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漢議郎圈稱陳留耆舊傳二卷。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

晉陳壽益部耆舊傳十篇。徐廣孝子傳三卷。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補註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問曰：本草尚已，今復修之，何所異耶。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注，銘之江南，往往紕繆。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以此爲異。
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隋書經籍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
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
南史。王韶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爲謝琰參軍。父偉之，精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入相，韶之當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復爲吳興太守，卒。按王韶宜作王韶之。晉安陸紀，宜作晉安帝紀。
隋書經籍志。梁後畧十卷。姚最撰。按姚梁後畧宜作姚最梁後畧。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累徵不就。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詣之。復徵不至。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貌寢而體弱。魏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旁碑，不遺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不誤一道。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建安中，從征吳，道病卒。
北史。盧元傳。元子伯源，伯源子道亮，亮子思道。思道字子行，聰明俊辨，通悅不羈。齊文宣帝崩，令朝士各作挽歌十首，魏收等不過得一二。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

晉書。和嶠傳。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凱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嶠家産豐盈，擬于王者。然性至吝，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太安中，石冰作亂，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後求爲句漏令。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丹。著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洪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元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期便發。嶽狼狽往別，而洪兀然若睡而卒。
南史顧協傳。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行于世。
世說新語。裴榮語林，始出，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一通。
晉書庾預傳。預好學，有文章，撰會稽典錄二十

篇。
㲹書。羅含傳。含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此藻思日新。仕至宜都太守。又通考。湘中山水記三卷。耒陽羅含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亦後人所附益也。

通考。讀蔵二卷。北平陽玠松撰。事兼南北。時綜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略。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唐書藝文志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

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搜神三十卷干寶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唐書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殷氏家語三卷。殷敬撰。吳郡陸宗系譜一卷。陸景獻撰。呂氏春

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魏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元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勣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彊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

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甚。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

備員史館者若免人非肴杜門辭退者類辭爲貴此事所以難古

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准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為誚，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可為長嘆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

于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飡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北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傾巧有寵于齊神武，仕至左僕射。武成時，恒令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亂，後伏誅。

唐書：徐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李密起兵，署勣為右武候大將軍。歸唐，賜姓李氏，歷官尚書左僕射。又于志寧傳：志寧與李勣等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前漢書：審食其，以舍人初起，從高祖。三年，呂后為項羽所得，食其侍從。後封辟陽侯。

史記：嫪毐與秦太后亂，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史記：周勃，沛人。高祖初起，以中涓從，後積功賜爵列侯，食絳，號為絳侯。

蜀志：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以猛功封西鄉侯。

藥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

後漢書：獻帝始遷都于許，舊章湮滅，應劭乃綴

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補注〕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北史。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

荒史。岐伯雷公作內經。著之玉版。廟者藝文壺桐君藥對二卷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今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

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備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

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為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

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
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榷
而言則其流又眾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
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
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
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
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
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
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

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
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效劉
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
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
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
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
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
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
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

竊正在此非止得罪于時而已

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
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蔕芥者矣夫其
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
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
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
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
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
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
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輙不

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
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
為恥以文士得名斯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
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
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
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
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
也揚雄少為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
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

長楊羽獵之流耶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
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
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
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
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
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
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
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之張陸則未之知耶
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

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
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唐書徐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開元中為集賢院學士
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蕩蕩乎如江河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唐書朱敬則字少連永城人則天時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
唐書劉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劉歊之六世孫也累遷著作郎為魯褒春秋
唐書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累遷通事舍人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擬綴典三十篇
唐書吳兢浚儀人神龍中遷右補闕居史職三十有叙事簡要人用稱之
唐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上書補下邽主簿累遷御史
前漢書揚雄見諸子其知舛馳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數論語
後漢書應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魏志劉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作人物志以人才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
南史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著文心雕龍十卷
前漢書揚雄用心于內於外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雄死嚴尤謂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老聃虛無之言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則必度越諸子矣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累官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後漢書張衡傳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補注
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登貫文史天授中遷左補闕景雲中為御史大夫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舊唐書藝文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終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

[illegible]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氏訂

瑯琊王模範木氏訂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

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別本有不朽二字乎蓋書名竹帛而已而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

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

劉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
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
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
等差其異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
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一作高勢見紂迷
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
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
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
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
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
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
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度
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
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

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
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
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
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
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
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
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

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其
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
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
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
以佐名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
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
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
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

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

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一作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參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參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 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虯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 其九條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

饌豐原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眾所推者餘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

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形管夫形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

古法復置女史之職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

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蘗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于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

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所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焉（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侍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說苑青周舍事趙簡子立于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舍曰願為諤諤之臣

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悅之

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史記秦王與趙惠王會于澠池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缻請秦王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為太史令其二條

論衡楊終字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之孝明奇之徵詣蘭臺（其四條）

秘書。太和明帝改元。
晉書。惠帝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秘書
既典文籍。宜改為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
晉書。本傳。字顏徽。陽平人。歷官著作郎。
隋書。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入隋為秘
書。其五條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郤蜀
平。隨後主入洛陽。時論嘉之。其六條
晉書。嘉平。偽漢劉聰改元。
晉書。公師彧。襄陵人。為相。見劉淵。驚曰。北人形
貌非常。喜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後為劉聰
所誅。其七條
北史。山偉。字仲才。洛陽人。領著作郎。自崔浩。高
允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至綦儁山偉等。諂說上
黨王天穆。及爾朱榮。以國史應代人修。緣是以
偉等更主文籍。守舊而已。自崔鴻死後。二十許
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史之遺闕。偉之由也。綦
谷纂或是綦儁之誤。其八條
北史。柳虯。字仲蟠。河東人。周文帝時。領著作。脩
起居注。
北史。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隋高祖受禪
遷著作郎。
北史。諸葛穎。字漢。建康人。起家梁邵陵王參軍
入隋。遷著作郎。其九條
唐書。咸亨。高宗改元。武德。高祖改元。長壽。武后
改元。
唐書。李仁實。魏州頓丘人。歷官左史。
唐書。敬播。河東人。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
顏師古等撰次隋史。與令狐德棻撰晉書。大抵凡
例。皆播所發也。
唐書。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龍朔中為右
相。
唐書。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
百有十卷。其十條
隋書。庾自直。潁川人。大業初授著作郎。
唐書。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遷秘書

郎。入唐。累官秘書監。
唐書。呂才。博州清平人。累擢太常博士。
唐書。蕭鈞。太保瑀之從子也。永徽中。累遷弘文
館學士。
唐書。褚遂良。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歷官
尚書右僕射。
唐書。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授弘文館學士。遷
秘書郎。
唐書。李安期。百藥之子也。高宗時。遷中書舍人。
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至孫羲仲又為中
書舍人。
唐書。顧胤。吳人。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修國史。
唐書。高智周。晉陵人。累官秘書郎。弘文館學士。
其十一條
詩。邶風。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
美。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若盡殺
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
於其父乎。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
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爾勿憂。
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勾踐之女。昭王之姬也。昭王燕
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對
曰。樂。王曰。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願生
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死矣。
其十二條
後漢書。王逸。字叔師。宜城人。順帝時為侍中。注
楚辭。行于世。
晉書。阮籍。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聞步兵廚人善
釀。貯有美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其十四條

〔補注〕

世本。沮誦倉頡作書。宋衷注云。倉頡沮誦。黃帝
史官。路雲集云。河圖說徵稱倉帝。說文稱頡皇。
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為
古帝。不得獨為黃帝史官。
師雲集。黃帝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

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杜前云。風后孔甲亢其佐是也。非夏之孔甲。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奉牲。尹佚筴祝。又漢書藝文志。尹逸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據此。則不但孔甲非夏而尹佚亦非殷矣。予元豈別有所據耶。

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漢書藝文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

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後與柳丞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微拜郎中。遷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後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書數上。不聽。

後漢書。蔡邕傳。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光和元年。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顯二

漢書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書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其[illegible]

宋書。恩倖傳。徐爰。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杜至左丞。先是元嘉中。使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

宋書。顧野王傳。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天嘉元年。補撰史學士。加招遠將軍。太建六年。領大著作。知梁史事。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右衛將軍。其五條

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驢。崔浩奇之。乃改為閭。而字焉。貞君九年。拜中書博士。後遷侍郎。與高允參決大政。賜爵安東子。以功進封侯。其八條

孫端綬佩章
孫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二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吳門盛錦庭堅同訂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三墳五典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說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尚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删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謬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

按劉炫仕隋不達於于太學博士未嘗為學士

遂絶。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並文句相連所以或合舜典必有專若稱亡伏生雖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及江陵版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者焉。

前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于伏生。以授兒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前漢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前漢書。魯恭王餘。孝景程姬之子也。初立為淮陽王。徙魯王。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氏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補注〕南齊書。建武。齊明帝蕭鸞改元。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氏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為之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

春秋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

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

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前漢書顏注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喜魯人俱治春秋傳

史記公孫弘字季菑川國薛人武帝時爲丞相封平津侯

前漢書嚴彭祖字公子下邳人顏安樂字公孫薛人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

前漢書衛太子傳衛太子生戾太子據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史皇孫之子戾太子之孫也既立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諸儒議之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前漢書沛蔡千秋從魯榮廣受穀梁春秋爲學

最篤宣帝召見使說穀梁善之擢爲諫大夫

前漢書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宣帝時望之等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盛

後漢書范升以左氏淺末不宜立學陳元爭之與升辯論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諸儒以左氏立輒論議讙譁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李封卒左氏復廢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開封人善左氏傳光武徵爲太中大夫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以明經遷給事中

補注

隋書經籍志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書夾氏亡漢書注云夾氏有錄無書又左氏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最明左傳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至隋盛行

史記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

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一作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歷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闕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殁
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
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
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
以遷書周秦以上或採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
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今則
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前漢書楊惲華陰人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才能稱
蜀志譙周字允南西充人後主時從中散大夫蜀平入魏封陽城亭侯

〔補注〕晉書司馬彪傳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

前漢書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
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
新莽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
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
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
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
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
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
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
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
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

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叙又
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
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
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
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漢
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
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
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後漢書馮衍字敬通杜陵人今田邑既降帝怨衍等不時至遂見黜

前漢書、班固為竇憲中護軍、及憲敗、固先坐免
官、初洛陽令种兢嘗出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
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而心銜之、及竇氏
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固、係死獄中、
後漢書、曹大家、名昭、字惠班、曹世叔之妻、班彪
之女也、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後漢書、馬嚴七子、惟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
羣書、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從班
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補注）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太山太
守應劭撰、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漢書音義七
卷、韋昭撰、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漢
書音二卷、夏侯詠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
士蕭該撰、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
撰、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漢書注一卷、齊光
祿大夫陸澄撰、漢書續訓三卷、梁章稜撰、漢書

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漢書集解一
卷、姚察撰、漢書敘傳五卷、項岱撰、論前漢事一
卷、諸葛亮撰、漢書駁義二卷、晉安北將軍劉寶
撰、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漢疏四卷、凡十四家
無考者一家、
唐書藝文志、孟康漢書音義九卷、崔浩漢書音
義二卷、孔文祥漢書音義鈔二卷、劉嗣等漢書
音義二十六卷、陰景倫漢書律歷志音義一卷
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僧務靜漢書正義三十
卷、李善漢書辨惑三十卷、漢書正名氏義十二
卷、漢書英華八卷、凡八家、無考者二家、

後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
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
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
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
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
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
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
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
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
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
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

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
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
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
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
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
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
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
自太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
缺、至晉不成、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說

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後漢書：李尤，字伯仁，廣漢人。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
後漢書：建武，光武改元。永初，安帝改元。
後漢書：伏湛，光武時徙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無忌博物多識，桓帝時，詔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後漢書：元嘉，桓帝改元。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浚儀人。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後漢書：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時為郎。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永建三年，選入宮為貴人。陽嘉元年，立為后。沖帝立，尊為皇太后。
後漢書：安思閻皇后，諱姬，滎陽人，閻暢之女。元初元年，選入宮，二年，立為后。後以濟陰王事，遷之離宮。
後漢書：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徵詣公車，拔就。騎莽復以為建新大尹，未幾，稱疾去。
後漢書：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為中黃門，以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封浮陽侯。
後漢書：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肅宗即位，拜小黃門，以誅竇憲，遷大長秋，後封鄛鄉侯。
後漢書：蔡倫，字敬仲，桂陽人。永平末，給事宮掖。後封龍亭侯。
後漢書：熹平，靈帝改元。
三輔決錄：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孫。獻帝時官太傅，與蔡邕、楊賜等校定石經。
魏志：黃初，文帝改元。
晉書：太始，武帝改元。

補注

後漢書：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桓帝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仕至京兆尹。
後漢書：盧植傳：植與馬日磾、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校書，補續漢記。

三國志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

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

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畧。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魏志。衛覬傳。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以才學稱。魏國建。拜侍中。
文章叙錄。孫該。字公達。任城人。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
吳志。孫權謚大皇帝。
吳志。華覈。字永先。武進人。以文學入為秘府郎。孫晧時。遷東觀令。領右國史。
補注

文章志。繆襲。字熙伯。蘭陵人。事魏四世。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文章叙錄。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和中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官至侍中。
晉書。傅玄傳。玄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衆選入著作。撰魏書。後仕晉。為司隸校尉。
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孫晧初為執法。遷尚書。領少傅。坐何定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足為瑩抱注而已。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為冠首。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奏上。晧遂召瑩還為左國史。與華覈共撰吳書。遷光祿勳。入晉為散騎常侍。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晉書。陳壽傳。壽仕蜀為觀閣令史。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學。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後壽官至治書侍御史。及卒。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言。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幼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官至散騎常侍。
唐書。藝文志。王隱刪補蜀記七卷。張勃吳錄三十卷。

晉書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

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
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
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
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
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
將軍庾亮於武昌鎭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爲
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
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
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

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
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
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紀兩帝
近則唯敘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
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
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
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
纂錄採正典與舊（一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
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幷序
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
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晉書咸康成帝改元。

【補注】

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吳人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爲吳王晏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誅坐徙邊遇赦而止後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王粹牽秀等軍二十餘萬與乂戰大敗宦人孟玖及弟超譖機有異志牽秀等證之遂遇害隋書經籍志晉紀四卷陸機撰

晉書束晳傳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晳爲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趙王倫爲記室辭疾罷歸

晉書王隱傳隱父銓歷陽令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虞預私寫隱書後更疾隱隱以謗免家貧無資書遂不就乃依庾亮于武昌供隱紙筆書乃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隋書經籍志晉書八十六卷晉著作郎王隱撰晉書二十六卷晉散騎常侍虞預撰晉書十卷晉中書郎朱鳳撰晉中興書七十八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晉書一百十一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晉書十一卷梁蕭子雲撰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晉紀四卷陸機撰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晉紀十卷曹嘉之撰晉紀十一卷鄧粲撰晉陽秋三十二卷孫盛撰晉紀二十三卷劉謙之撰晉紀十卷王韶之撰晉紀四十五卷徐廣

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宋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書。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成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

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

宋書。何承天。東海郯人。仕宋。領著作佐郎。撰國史。

南史。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為毛詩助教。

南史。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世祖即位。以質為都督江州諸軍事。復同義宣謀反。伏誅。

宋書。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世祖以為都督豫州諸軍事。後與義宣謀逆。為薛安都所誅。

宋書。王僧達。瑯邪人。為始興王參軍。累遷中書令。

宋書。元嘉。文帝改元。孝建。大明。俱孝武帝改元。永光。廢帝改元。

晉書。義熙。晉安帝改元。宋書。昇明。順帝改元。南齊書。永明。齊武帝改元。

補注

南史。裴松之傳。松之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曾孫子野。撰宋畧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沈約。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齊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

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志十二。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詔一作）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南史。梁武帝諱衍。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齊鬱林失德。明帝作輔。將為廢立。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明帝知之。每與帝謀。明帝時。封建陽縣男。後受齊禪。

〔補注〕南史，檀超傳：超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著十志。史功未成，徙交州，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
南史，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左僕射，封建昌侯。撰晉書一百餘卷。齊建元四年，被勅撰國史；永明五年，又被勅撰宋書，六年畢功。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
梁書，吳均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

梁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

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梁書，周興嗣字思纂，項郡人。歷官員外郎。
南史，鮑行卿，以博學稱，為臨川王錄事，累遷中書舍人。
梁書，承聖，元帝改元。
〔補注〕南史，何之元，廬江灊人，仕陳中衛府諮議參軍，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
北史，劉璠，字寶義，沛人。為梁宜豐侯蕭循主簿，入周為内史中大夫。著梁典三十卷。

南史，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梁元帝即位，授佐著作，撰史。仕陳為尚書祠部侍郎。後歷淮南王、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入隋，授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史，未畢功，戒子思廉撰續。

陳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

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梁大通初，除太學博士。入陳，歷撰史學士。
陳書，傅縡，字宜事，靈州人。梁太清末，南奔，為王琳記室。琳亡，陳文帝召為撰史學士。
南史，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受梁敬帝禪。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王之長子也。武王崩，詔入纘大業。太建，宣帝改元。
北史，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受周靜帝禪。
陳書，陸瓊，字伯玉，吳郡人。仕陳，歷官吏部尚書。
唐書，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仕隋，為漢王府參

第，入唐為弘文館學士。

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

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

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

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于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而

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于時。

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字元海，冒頓之後。以漢惠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後趙石勒，字世龍，武鄉羯人。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嘉五年滅。

前燕慕容廆，鮮卑人。始廆以武帝六年稱公，至暐四世，九八十五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

後燕慕容垂，以太原八年僭位，改元建興，傳至燕滅。

南燕慕容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滅。

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子雄僭號，國號成，至李壽僭位，改曰漢。始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嘉三年，爲桓溫所滅。

前涼張駿，字公庭，寔之子也。建興四年，封霸城侯，自軌爲涼州，至天錫九九世，七十六年，爲苻

堅所滅。

前秦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健以穆帝七年僭立，至苻登五世，四十四年，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

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檢史官，將加其罪，會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堅後爲姚萇所殺，縊于新平佛寺。

後秦姚萇，字景茂，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爲劉裕所滅。

夏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僭位，改元眞興，子昌，改元承光。始勃勃以安帝義熙二年僭位，至昌二世，凡三十六年，爲魏所滅。

西涼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暠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凡二十四年。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爲赫連定所滅。

後涼呂光，略陽氐人，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位，傳至隆，以安帝元興三年滅，凡十有三年。

北燕馮跋，字文起，信都人。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位，至弘二世，凡二十八年滅。

魏書，景明至始，魏主恪改元；永安，魏莊帝改元。

〔補注〕十六國春秋，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有文才，石勒署爲參軍，尋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十六國春秋，傳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父祗，晉右僕射。暢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沒于石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作晉諸公敘贊二十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宋書、吉翰傳、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

十六國春秋、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為符堅著作郎、無鬚而瘦、有妻而無兒、時人謂為閹、然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遁跡商洛山、後終于襄陽。

十六國春秋、姚和都、比與為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泓嗣立、轉給事黃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時事。

十六國春秋、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敗、事姚興父子、為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辯俱見獲。

十六國春秋、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為文、擧勃勃太過、怒欲罹之、崔浩進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

十六國春秋、宗欽、字景若、金城人、父奕、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蒙遜為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甚見親重、欽在河西時、撰涼記十卷、記蒙遜事、無足可稱。

十六國春秋、索綏、字士父、燉煌人、父戢、晉司徒掾、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為記室祭酒、受表去官、又舉秀才、為儒林祭酒、駿命為西曹掾、關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樂侯、

十六國春秋、劉昞、字彥明、燉煌人、李暠徵為儒林祭酒、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後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中、號元處先生。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二石傳二卷、二石偽治時事二卷、俱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漢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俱常璩撰、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偽燕尚書范亨撰、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燕中書侍郎王景暉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秦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尚書姚和都撰、涼記十卷、記張軌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涼記十卷、和苞撰、

北史、崔光傳、光弟子鴻、字彥鸞、官散騎常侍、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據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魏書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于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

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勢賢學流

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于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譴或斃于獄也不平怨謗群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

宣布于外尋成害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靜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魏書太祖道武帝諱珪獻明帝之子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之長子也世祖太武皇帝諱燾

明元之長子也改元神䴥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改元和平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帝之長子也改元太和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帝之第二子也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帝之第二子也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王亶之世子也出帝平陽王修為斛斯椿容逃奔出于長安是為西魏孝靜帝遷都鄴是為東魏

北史崔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道武初歷中書侍郎參著作事

北史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和平末仕中書侍御與高允齊名時稱二高

魏書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領著作郎

魏書李彪字道固頓邱人孝文初為秘書丞

北史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仕著作郎

北史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累遷中書侍郎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其先太原人祖避難家濟

陸。孝徵時為主客郎中。

北史。刁柔。字子溫。解巾司空行參軍。累遷國子博士。

北史。辛元植。德源之從祖兄也。齊天保中。歷位北海太守。

北史。楊愔。字遵彥。華陰人。仕齊尚書右僕射。

北史。開皇。隋文帝改元。

北齊書。顏之推。字介。琅邪人。為梁湘東王常侍。自齊入周。至隋開皇。各為文學。

北史。辛德源。字孝基。隴西人。入隋。牛弘以德源才學奏與王劭同修國史。

北史。潘徽。字伯彥。吳郡人。入隋。齊王暕引為揚州博士。帝嗣位。令與諸亮等撰魏書。

唐書。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太宗起文學館。亮為學士。

唐書。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仕隋為太常博士。入唐。貞觀中為太子率更令。

補注

魏書。鄧淵傳。淵字彥海。安定人。魏尚書吏部郎。撰國紀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北史。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太武時。與高允俱被徵命。累遷中書侍郎。進爵建安公。

魏書。濟陰王暉業。少險薄。長乃變節。涉子史。入齊。降封美陽縣公。撰魏藩王世家。號為辨宗室錄。四十卷。

北史。楊敷傳。敷子素。字處道。封越國公。

北齊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惟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云。

北齊高祖高歡。以武定五年薨。諡獻武王。天保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子洋。受魏禪。國號齊。是為顯祖文宣皇帝。後主緯。武成帝之長子。改元天統。又改武平。

北齊書。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起家秘書郎。後主時。依于陸令萱。拜尚書左僕射。

北齊書。陽休之。字子烈。無終人。仕魏黃門侍郎。入齊。遷尚書。

唐書。貞觀。太宗改元。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也。仕隋為通事舍人。入唐。拜中書舍人。

後周書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虯。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畧叙紀綱。仍皆抵牾。皇家貞觀初。勅

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脩緝定爲
周書五十卷

北史周節閔皇帝宇文覺受西魏禪國號周
北史西魏孝武帝崩南陽王寶炬立是爲文帝
改元大統
唐書岑文本字景仁南陽人貞觀初擢中書舍
人

〔補注〕北史柳虬傳虬字仲蟠河東解人仕周爲秘書
丞領著作
隋書牛弘傳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在周襲封
臨涇公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封奇章公

隋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

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
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
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
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于時初
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
修事凡於此仍使秘書監魏徵揔知其務凡有讚
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
惟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爲五代紀傳幷目錄凡二
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
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
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
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
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
史志

隋書開皇仁壽俱文帝改元大業煬帝改元
北史王胄字承基琅邪人隋大業初爲著作郎
唐書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人祖之推自齊入
周遂居關中師古貞觀中遷秘書監
唐書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太宗引爲弘文館
學士
唐書魏徵字玄成鉅鹿人初爲隱太子洗馬後
遷秘書監

唐書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武德中爲文學館
學士
唐書李淳風岐州雍人與諸儒脩書遷太史令

〔補注〕通考晁氏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
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
古孔穎達撰述徵総知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詔
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
詔編第入隋書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獨淳風作

唐書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
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
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爲實

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也（一作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一作達）或言皆比興全類詠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慕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胷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二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畧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北史。義寧。隋恭帝改元。

唐書。武德。唐高祖改元。

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并州人。隨太子將為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

唐書。房玄齡。字喬。臨淄人。仕中書令。

唐書。顯慶。永徽。龍朔。弘道。俱高宗改元。

唐書。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高宗即位。拜太尉。

唐書。李義府。其先瀛州人。後家于永太。貞觀中拜太子舍人。

唐書。長壽。武則天改元。

補注

通考。晁氏曰。唐創業起居注五卷。黃門侍郎溫大雅撰。記高祖建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唐書藝文志。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許敬宗刪改。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顧胤撰。房玄齡監修。貞觀實錄四十卷。長孫無忌撰。

皇帝實錄三十卷。許敬宗撰。中宗實錄二十卷。睿宗實錄五卷。吳兢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徐堅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改。唐書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吳兢述。柳芳等撰。通歷七卷。李仁實撰。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為李密記室。太宗召署文學館學士。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復拜太子少師。以特進致仕。

唐書儒學傳。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詔詣秘書省。參纂隋史。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永徽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初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成。又撰太宗實錄。房元齡奇稱播陳壽之流。

唐書姚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仕唐為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以卒父業。

唐書令狐德棻傳。德棻宜州華陽人。武德初為秘書丞。後遷吏部侍郎兼修國史。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遷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右史。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武后時為正諫大夫。兼修國史。韋安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後為冉祖雍誣奏。貶涪州判史。

唐書吳兢傳。兢汴州浚儀人。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久之。坐

書事不當。貶荆州司馬。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後說為相。知兢所為。從容謬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為之。其草故在。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孫　端綬　佩章
　　景緯　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二終

疑古一篇似是有為而發不㬥指擧至是始欲為全書之指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新建洪世楷周木同訂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説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説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

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録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于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説(事已成不可復解説)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毁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内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

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
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
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諱嫌
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
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
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
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
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
條列之于後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
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
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
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
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
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

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
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
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
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
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
異說頗以禪受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
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
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

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
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
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
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
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
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
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
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

犬社深入蠻夷之地我為此截者惑于者陟方乃死之文耳竹書紀年云帝王之殺曰陟師古云古稱徂土為坑曰方發沉集傳云陟方猶升遐也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于鳴條是可據也子先經孟信遷何其誤歟

案竹書紀年啟殺益而費侯伯益出狀圖無啟殺益邪此蓋據竹中載之孟子所謂舜禹野人之語也又紀年云季歷代余無之戎廢其三大夫來獻捷文丁殺而執之于丟廉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而史通說為文王大謬

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

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纂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効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於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

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於（一作踞）朝劉

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于義者苟以其功業

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

遜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逸周書管叔封而惡蓋管叔自縊而死周公未嘗誅之也又爾雅云誅責也後人乃以為誅戮誤矣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厥其排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夫史臣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記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轅固治詩孝景時與黄生爭論上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春秋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舒讀散擠殺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
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皡氏
不才子毀信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
才子傲狠明德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亦有不
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以比三凶謂之
饕餮其一條
淮南王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
謳聞者莫不隕涕史記秦既虜趙遷之亡大夫
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為郡據此
則遷房陵乃趙王遷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徙
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郴
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其三條
晉書安帝元興初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
京邑罪狀元顯玄入京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
年十二月玄纂位以安帝為平固王元興三年
建武將軍劉裕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
義兵五月暫獲馮遷斬玄于貓盤州桑輿反正
于江陵其四條
周書殷祝解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
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
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
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縣五
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
乃令琳為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滿舉
白將乘輿帷坐畫紂醉如己上指問班伯曰紂
為無道至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
何有踞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其六條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
空鄭沖等勸進乃受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
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晉書荀勗字公曾穎陰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

其八條
史記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
太子娶齊女宣公悅而自娶之為宣姜生子
壽子朔宣姜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使伋于齊
使盜待諸莘殺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鄖陽
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王為之聘于秦無極
勸王娶之而居太子建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
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
信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
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
伐霍士蔿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否無
所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九條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
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予書諫之
王得書不悅謀遷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廷尉
宗正雜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徙之蜀
後漢書阜陵王延初封淮陽公尋進爵為王性
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
謝弇及姊婿光招致姦猾作圖讖事事下案驗
光弇自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
特加恩徙為阜陵王其十條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終

春秋可疑處實多後儒添一解淺添一惑嗚呼若蕘隱諱爲從正之

知數其此深情豈是非聖經法者吾故知疑古一篇皆爲而發也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萊陽張㵎文溪同訂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

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弑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麋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耻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比乾谿之弑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

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宜書云闇弑幼主）其所未諭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
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
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
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
為實錄觀夫子脩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
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
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名
君子靡憮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

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當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戎
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
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
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
于讙據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
弓玉云亡猶獲顯書城邑失守反不沾（一具竹）書畧

（此于文義甚闕不必致疑）

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
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殁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
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
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
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為殺）夫臣當為
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

者矣（公羊氏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于未諭他皆放此也）
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
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
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
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
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
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
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

彌縫夫子修春秋所以為世立教也三傳皆後夫子而作已彼此異說假使後無傳者夫子所皆之事將不得了歷代而立教之義亦無所據以後學矣則奈之何

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別本燕伯下有于陽二字）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驅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四五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于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皆備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疏略？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四六

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

秋、善無不備、而寄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脩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

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誡、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一作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弒逐其君者七、（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

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言行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又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

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
于黨氏。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秋
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云毀也。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
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
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其七條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釋
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
盟而還。注不書盟。恥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滅項故。公為齊所止。
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
公畀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
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于是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
故不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驪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
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
以歸。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
歸。元公成立。是許國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
圍蔡。即許元公耳。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也。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

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
之。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
諱殺大夫謂之刺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
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
賦清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隕石于宋五。星也。其
十四條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使子行于孫子。
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寗惠子疾。召
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冊。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
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
不來食矣。其十六條
列女傳注。乙為鄭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
以罪乙。請于王而紲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
王曰。令尹盜之。王曰。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
罪焉。母曰。呼。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為郢大
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紲。妾子亦豈
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是為
過也。王其察之。其十八條
〔補注〕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
齊。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其十五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至相攻擊各自朋黨聾瞽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

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

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

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書例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加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

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illegible]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對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人，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它稱踐土盟晉重耳、魯中孫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

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彈論。如經云麇，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

然則左氏反勝于聖經耶

如君所云春秋可廢

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君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于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

已于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弒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

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棠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于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

葬焉。出史記清借傳　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　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　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　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諫。出劉向說苑　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若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外。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師範。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徵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

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荀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悉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獨左氏有明文。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後以讖對失旨，出為六安丞。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六年，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史記：樂毅為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

為太子時不快于穀穀懼奔趙悼王使人讓之
穀報以書
史記韓人鄭國間秦事覺秦一切逐客李斯亦
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又為二世上書
責書
史記鼂錯學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為中大夫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
為賦以弔屈原原在長沙三年有鵩飛入舍集人
命鴞為鵩復作鵩鳥賦
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
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君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送詔獄
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
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
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
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為司寇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遍告諸將攻趙氏于下
宮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
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
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謀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
為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
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
賈之族
春秋左傳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
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皋比而
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

敗績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
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率師
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呂氏春秋荊莊哀王與師戰于兩棠大勝晉
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
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
之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
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
優孟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發甲卒為穿
壙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使諸侯聞之
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受長桑君之術晉
昭公時趙簡子疾不知人召鵲入視曰血脈治
也而何怪過虢虢太子死鵲曰若太子所謂尸
蹶者也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
有頃而蘇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
為悼公
賈誼新書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父老古老古
以足指之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求而亡
其國人將君之公悅以告欒武子武子曰取人
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乃載老古與俱
歸晉自文公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始傳
悼公凡七世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荀息聞之上
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雞子其上公
曰危哉息曰復有危于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鄭國謀議將欲興兵公即壞九層之臺
前漢書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

于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書責之。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晉書。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歷官殿中郎。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晉書。荀顗字景倩。彧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

補注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

孫 端綬佩璋 校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常山邵志謙屺雲同訂

點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箋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

帝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為勢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問禹禹不能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三十一字移三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而謳謌舜、舜原本無第二舜字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原本重出舜年二十以孝刪句堯舉之上復重出三十兩字今依郭本刪之堯舉之、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此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較于米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遺次筆削、庸可省乎、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

字釐革其次序

呂氏本紀、以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矣、今又見于呂后紀、因可畧而

（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禡（褍一作）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

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宅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

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畧點竄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輙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

令乃裁制有此 實錄口語不 用史官者其體不知始自何時唐宋紀有也

予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畧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惟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噱（一作噗）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于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徼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絶。（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而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 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

曰云云賈生為長沙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懐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歳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 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

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

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之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已下尚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毋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何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揆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數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于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椽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如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

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淸詞又藻麗遂駐
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
之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 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
其文之高者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
其北征賦至聞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北野誕靈
物以瑞德奚受體于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
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于天下
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
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
于予心遡流風而獨寫云 云謝安常賞其機對辨
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
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
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

服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禹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
劉昞遂別設一席于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
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壻焉
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
壻昞其人也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

孫 端紡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文安紀曾蔭松村同訂

雜說上第七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擅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紹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遣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補注〕

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徵舒丁亥楚子入陳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隱公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如此論文性歸已盡但如不如葵之語只似世說中無意味語然出自夫子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吪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凛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凉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絶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强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録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曷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舊本作上客食魚、今依郭本改正。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膾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

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雖病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補注 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氏族箋釋。郭巨字文舉。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春秋公羊宣公六年傳。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盾。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云云。

汲冢紀年一條

文丁殺季歷。商王文丁紂之祖父之史通誤以為文王。而諸注亦不之考。何耶。沈約竹書注所載甚詳。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

自沒于深淵。其色赤。其狀黑。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瘳。

史記一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皆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閲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劉遺民曹纘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煩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

論語實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壁其書始出太史公作史記時未嘗行于講肆列于學宮也據後時而議前賢踈矣論世之義

冉季游夏其載於仲尼弟子列傳而以不入儒林傳者史為識矣

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于講肆列于學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覽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藝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

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司馬遷自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于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于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僾絶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矣

古人立言唯求大端所在君子取其節目遷學切好則尠書一考而出馬遷頻推矣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譬豈其倫乎若要多衆故取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寡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耶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于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

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焉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于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章于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宅皆傚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

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嬀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于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于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

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荐旱累出於穎而上徵見謂拂除遼東而與鄙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遵則德教不設而淵淵首旋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始知冥數非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秦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

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徙處蜀不韋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禦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為亦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為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補注

漢書司馬遷傳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薦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出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宣王之世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昭伯伐公徒己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唐書藝文志虞世南帝王論略五卷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

而內肆輕蕩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恢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于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

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都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終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母田氏女見郭憲洞冥記而漢書畧不之及乃謂不述其亡殁歲時斯爲脩見亦非矣

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李一作因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獨無此語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于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于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耶荀悅既刪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篇末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鄺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鄺食其竊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吾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從高祖擊項籍，封韓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韓王信初為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設以為韓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為匈奴所留，凡十九年始歸。

前漢書，韋孟，為楚王傅，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賢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己，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西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治獄平。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

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異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宣曹興取魯衛名稱，皆言命之有定也。

【補注】

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按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任至秦州刺史，為帳下督富整所殺，嘗論班固司馬遷云云。

後漢書，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著王命論，欲以感囂，而囂終不悟。子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孫　端綬　佩章
景緯　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濟南朱珩景韓同訂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者（一作書。王隱、檀道鸞）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涇渭而南地歸司馬逮于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

予之言為斷爲遷之難百家而崇儒術出矣乃祭執先黃老後六經者紙有拂其趣者

編臨朝八年之事于紀載其終身之事于外戚傳班書極其精審

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遂考標之正說以此書事異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敘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字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編輒叙娀姁之事其為

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漢書般英字灌蕤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遁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事諱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諡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于吳權聞其才辯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遣形骸如此

補注

隋書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勔撰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以失愛出征河東溺死注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漢書楊王孫傳臨終謂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太興末為吏部郎飲酒廢職常謂人曰得酒滿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

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于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一作數〕始明罪狀必列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熟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姦矯言欺衆且所為草槀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耶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宋年美事遺畧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偶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傅上表歸政上始親覽萬幾三年徐傅有罪伏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媯左光祿大夫湛之女凌大相生太子劭及崩詔延之為哀策文

南史元凶劭弒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為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劭意乃釋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后禮葬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云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痛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繪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臣實頑乏顧慚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

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凡十罪

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一作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陳，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

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鑄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魏書。佛狸，魏主燾字。

宋書曰：奇至魏師，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欲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壻，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真長、子敬足矣。未幾帝崩，袁崧欲婚混，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集鬻故殉，因以為戲。

魏書：魏使李諧聘梁，主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刁玄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

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荊揚之君乎。

漢書：匈奴縱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

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補注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在今府城北門外。

叙過詳甚由斬斫不平乎斟酌樂乃斷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于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靜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于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于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

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諺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爲夥盧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彦鸞伯起務存隱諱（爲折長爲姚萇諱爲）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益彌多矣足

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葉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塗鉛黃所揥猶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是爲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齊書（謂李百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

朝或以河清軍迹，擢居褒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爐，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將禪位于文宣，常在昭陽殿，衆𡊮王祖秀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甲戌，演初上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于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為欒祁之愬，出奔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藩車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率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圍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五月，王縊于芊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周文帝師來援，高慎開河橋南城，神武大敗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主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之，緯自將輕騎走鄴，帝師六軍趨鄴，大破之，齊主走青州，遣大將尉遲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于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帥師以救魯衛，六月癸酉，陳于鞍，郤克傷，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諡武成皇帝，廟號世祖，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王亶之世子立之，是為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補注

春秋成公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伯敗績。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楚人為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遊下邳圯上。

晉書周圯傳，殺我者諸傖子，師古注云，吳人呼楚人為傖，又晉陽秋云，吳人呼中州人為傖。

唐書李延壽傳，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

隋書嘉話，崔洪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漫輕之，常呼為張底。

左傳昭公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漢書張良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又酈食其傳，騎士歸，食其見，謂曰，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師古注：若，汝也。晉書庾敳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

術，（遂一作）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宇文氏事多見于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主褒庾信等文，多見于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甄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條

晋賈謐上書，乖錯對策，背行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于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衣冠而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寄入中以誣詆，尤其詭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于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恭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記注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隋書，來克字德藝，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克輒知之，乃假詭星象，類成帝意。宰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克。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後漢書，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為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知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專壯，頗就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啖，劭亦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終

日磾墜叛之又為史贊之一體然劉評嘗苦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蘭山王銑潤成同訂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聞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雖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于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淵一作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一作語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于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訓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朝勳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于俗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

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于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而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

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讖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符命梁主必不捨其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畧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下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建州也然痛之響上徹天闕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

文並由避諱斜之為患也或辭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則不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凋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靜之勑

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讓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于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禪禪容撰錫遜勸進牋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隆殺也惟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于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

史臣美濳而識劬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事成可為史臣者豈所
謂通鑒所語曰蜩翼為重千鈞為輕此之謂矣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
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鞫養後主[illegible]引
提婆入侍後主大被親狎錄尚書[illegible]
北史孝昭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平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
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illegible]
王煥反畫為文宣所疑乃降于周
蜀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歷官安漢將軍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
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城人從世祖破王郎封
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
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于灞上迎武帝帝勞
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諸
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
耶
南史宋武帝南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
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昕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莊子東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
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鵩鳥賦鵩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言請對以臆
東觀餘論記有鄭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
中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甚上
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
所中數候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
之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寅為梁公備
九錫之禮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
于梁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
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恭授璽紱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齎事條并密書與
陽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
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文宣至鄴
孝靜禪位于齊

補注
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于大理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
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
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云云于是沛公輟洗
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北史魏季景傳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侍御史
除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帝以魏收所撰
復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收多
所不同

雜家言一經考覈觸手粉碎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于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于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

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于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訓非書

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鵑荊屍變而為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盖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于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諧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覘于岩畔撰漢（舊本無漢字）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前人不作非語後來翻思索發其覆矜矣與史乘流別判然混之則誤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為謬矣

恭伙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若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時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婧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為民也如以人祀霖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隣人淫者憂之妻曰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悅遂以為后

泰伏左傳初晉子圉為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楚人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

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交趾太守

北史劉昞字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以為儒林祭酒著燉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妖冶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覩一美人于君之畔乃披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艶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秋水篇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于是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如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補注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請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願也試一行

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按此隱形以干晉王事乃無驗事非簡痛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溺死洛水為洛神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于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原本作蛙壁）不行綴旒（原本作綴緌今並依郭本改充）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于一朝終獨高于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

顔予稱其殆庶幾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由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于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

之史也其薰猶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于傳可也

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一篇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勲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

翟劉仰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沒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公廢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

昔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好服之也於是則日斷其纓以出而國中皆不服纓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一紫公患之官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識勿服

易像辭于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釆據命之賦督曰而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集高墉歷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于是世笑紛紜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為魏武軍謀祭酒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為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後漢書趙壹舉郡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異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當云仕不過郎史竟如其言

補注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子鏗字子堅博涉書史尤善五言詩陳天嘉中為始興王錄事參軍遷晉陵太守有文集三卷行于世

梁書元帝紀所撰有同姓名人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研神記十卷蕭繹撰

南史姚察傳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陳太建初拔宣明殿學士聘于周著西聘道里記

北史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仕魏至中書令撰鄭玄所注周官禮記音各一卷

北史祖鴻勳涿郡范陽人齊神武召徵至并州作晋祠記好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

孫端綾佩章
孫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大興李宗沆正菴同訂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為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舉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于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于他代，則云其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于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非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以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

為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節。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犨郤至郤錡及齊國佐語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第二科

敘事乘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晏。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論。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惟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辭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

秘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靈光分散相離斷絕無概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分擘董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知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接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接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准者也

補注

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除喪以文伯宴王曰云云籍談不能對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云云杜注云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為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二年華定出奔陳傳

漢書五行志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驕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

漢書文帝紀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數雖謬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默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胷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得謂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

鄭先是公向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
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
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
災眚歲月既遥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
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
與兄齊侯滛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
而先與之滛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
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 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
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
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灾邪其失一也
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七年 校其時月殊在戰前
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
之内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
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譴而三
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飾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
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
主内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
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都若斯而
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
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
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
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
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

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
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茍以
無冰示灾便謂與昔人同罪矛楯自己始末相違
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為當
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
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
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
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

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旁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綴陳叙事之節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踳駁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

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至在孕甫而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纂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晉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

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咸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壞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搆異聞輔申它說以兹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今俗呼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謚故代文飾之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新漢書謂漢五行分為二門有此偏之章被補然之言服虔小冏規子魚佔無以附之未迎其

意乃逃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
敬齋是也師古曰鉄錢王者以為廢周衰政令
不行錢有鉄錢無所用之又為私錢隱藏之耳
前漢書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
元年群臣咸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
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後漢書董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
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前漢書眭弘字孟魯人少從嬴公受春秋孝昭
元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
以石柳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
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
孟
前漢書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
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入未央
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中
覺得
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絳衣

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
室中解帷組結珮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
我居此
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晉
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
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
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補注
左傳昭公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
禮也
春秋定公六年冬城中城杜注云為晉侵鄭故
懼而城之
春秋定公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杜注云鄆貳于齊故圍之
左傳莊公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
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

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
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
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
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
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被于尚書

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
歷敘羣妖述雨氂為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
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
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
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也獨無其說都何哉
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猘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
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蕭叛班志

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此二事見班生自謂非引諸儒所言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雞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雁鄭弑萌于解黿鄧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

志本狗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而叙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建昭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呂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犬如[illegible][illegible]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illegible]壽景之時天旱者二[illegible]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弩擊之皆狗出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此皆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耶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

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耶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强生異義如蜮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

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郕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為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生毛

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齊侯

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郊。侯之餘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前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
守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
斷之。咎儻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
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皋比之室。使
其宰華吳。國人逐猘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
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
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
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
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弑靈公。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
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郤。
前漢書傳。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
興曰。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厭在
玄枵。齊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
也。注。五公子謂無虧。元。昭。潘。商人也。
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
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
無域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為亂。其後封齊悼
惠王子六人為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
山也。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
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
補注。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使為司城以
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八年。遂滅曹。
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
我君僖公。
左傳。文公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
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
曰。郕伯來奔。
左傳。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
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

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
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
微弱。故鄭取溫麥。射中王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
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
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
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名
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兆，凡有三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弒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一作譏）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凡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

亡之後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于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于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僖文宣（嚴即莊，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以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僖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弒君，陰脅陽之象見。僖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懸所言何倒錯。

春秋襄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襄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

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

羲姬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座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效。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堀。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鷄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于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鷄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耶。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

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他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為州滿。事具王劭續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才一作）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

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
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
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
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
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靖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
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
感應。何大蹤潤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
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
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

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
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惣以六卿
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
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
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
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
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
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

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
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乾侯之出。事由季氏
孟叔二孫。本所不[illegible]以納君不遂。發憤而
死。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
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
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
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
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是危亡。是時

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
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
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
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
楚宋為始。鄭居河穎。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
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曰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
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

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于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敖如晉始聘

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中

王肩

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不賀王使讓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復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

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公子圍殺郟敖而立是為靈王凡五世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春秋左傳宋寺人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縊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孰畜之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

宮逝不反者七人二月乙酉朔位于朝使魏相
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春秋左傳晉悼公會諸侯于雞澤魏絳為中軍
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
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
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請無
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
虎豹之皮以請和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晉悼公伐鄭己西師于牛
首十一年四月復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賂行
戊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
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
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
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哀公縊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
愬諸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補注

春秋文公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氏傳曰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注云晉取衛田
正其疆界
左傳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
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衛杜注云王子捷即王
札子捷本經及杜注並作王札子史通誤
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按惡夫人姜氏之子公羊傳謂之子赤

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左傳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
為右師華元曰吾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
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
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
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于雞澤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
春秋襄公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戊寅大夫盟正義曰公羊以為湨梁之會君若
贅旒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其事不由君也

孫端紱佩章
孫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長山聶際茂松岩同訂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論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窊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此條極言優孟之似叔敖耳子元所駁頗似高叟為詩

者也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諜從繹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詠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忠以為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

四科只論列從陳蔡之人耳本可以有若之名不敘四科遂謂其賢不達也

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一作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于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

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國家新造慮多反側急須鎮定安集之張良將來問而進此策耳非必藉羽翼誅反也求劉劃青何以論古

御封雍齒為侯

鄭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蔡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讐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耶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也聚圖為禍亂寡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仍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古之循吏辭書簡易如卓茂就道一騎自隨皆漢世常也豈必前驅擁乘蔽野塞路者哉于元之見何其陋也

按史記魏世家毋卿剖竹符來書入貲植儲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咽彼草萊稚子齠亂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

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宅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恤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

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謳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說亂茲實錄。故特申摘撫辨其疑誤者焉。按曹公多詐好立詭譎流俗相欺遂為此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舊本作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躡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

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實安備。料以牙籌。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如張湛為蜀郡乘折帷車吳隱之為廣州貸米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儉約。口甘麁糲。而多藏錢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

厥理直謂清曰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將葬食一蒸豚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毁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殁閡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咷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隣伍者尚

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慟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飲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犹酒不改平素雖復一時嘔慟豈能柴毁骨立乎椿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譽皆無取驗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耶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

于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駮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

綟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採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唯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為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穎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數之。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乃召其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祈驚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春秋左傳：衛州吁初立，未能定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高祖大驚，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公遊于姑棼，遂田。連稱、管至作亂，徒人費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

補注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之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禮記檀弓篇：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巷不歌。

詩谷風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一作嫗）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一為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

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躭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謨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于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于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晋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紕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

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葢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
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
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
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
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
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
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
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
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

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
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
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
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
夫言監者葢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
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
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
奮墨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
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

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
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
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
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
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
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
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
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

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責者正為此耳又有所未
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
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
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
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尚如其例則柳常侍
劉秘監徐禮部等并門可張羅府無推案何事置
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
長以僕鎗鎗鈸鈸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
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

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姦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攀鑾輿而幸西京，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馹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于宣室，雖嘆其才，召季布于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糜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

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

于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隱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于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

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于難。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有人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臣恐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燕昭王于燕破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于隗者豈
遠千里哉
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
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
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乃遷之幸舍
史記汲黯始為列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
而弘至丞相湯為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
上上默然

補注

唐書蕭至忠傳沂州丞人龍朔中為侍中中書
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植黨韋巨源等無所損正至
忠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唐隆元年坐后黨
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寵用事至忠乃自附
納復為中書令封鄭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
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鄭州原武人為人佞而智
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
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後
拜中書令監修國史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后從姊
子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坐抵中宗以贓流
嶺外歲餘遷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姚崇所
劾貶播州司馬久之復同平章事坐事貶原州
都督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韋氏敗坐誅
唐書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與李勣同為
宰相知左史事弟子錫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
兼修國史
唐書崔仁師傳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托
昭容上官氏數與宴遊于外拜中書侍郎檢校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
後賜死
唐書岑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進吏
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典選皆以賄聞獨羲勤慎
為時所嘉仰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
進士第直史館叔天寶後事棄取不當史官病
之

孫　端綬　佩章
　　景緯　揆基　校

十九日未刻閱畢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終

史通訓故補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書補王維儉註所未及與浦起龍史通通釋同時而成而此本之出畧前故起龍亦間摭用所稱北平本者卽此書也浦本註釋較精核而失之於好改原文又評註夾雜儳如坊刻古文之例是其所短此本註釋不及起龍而不甚改竄猶屬謹嚴其圈點批語不出時文之式則與起龍畧同惟起龍於知幾原書多所迴護卽疑惑古經之類亦不以爲非此書頗有糾正差爲勝之耳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十一卷

〔宋〕陳瓘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陳孔項刻雍正三年陳象瀚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明尊堯集十一卷》提要

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自漢尊孔氏。六經焜如星日。春秋一書。蒙因旁鉞。至宋王介甫。獨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則介甫之學孔氏而不盡尊孔氏也。介甫之學禍天下。已甚於此矣。余讀陳忠肅公尊堯集。知其所論者正。所闗者大。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春秋之旨也。春秋之法。尊君抑臣。公排日錄以伸大誼。正名分。倣春秋一書。炳炳烺烺。垂天下後世。豈僅為一時告君之說哉。當其為正言之時。義[illegible][illegible]。

諫否摩切元符初政言路大啟公於
是奮筆致純麟天貌物別擅函之道
屬揚廷之叢發言如雷軒訇天下毋
論諫疏凛凛足以褫章蔡之奸即敵
事尘一書亦足以折乎曾子宣闕其
口而奪之氣及竄廉州始著合浦尊
堯集旋移明州後著四明尊堯集今
讀其表云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
四明八門振其要於一序又況滕川
之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
面之儀君臣有迭賓之禮倒置如此
此王氏廢春秋本意也公之排王氏

[illegible]世君親無將將則必誅天下
後世知春秋大法之不可犯即謂尊
堯一集羽翊聖經可也夫以介甫之
禍宋始惟呂獻可預知之繼惟忠肅
公力詆之向使日錄果傳於世輕於
誣其君以自崇其學歷臥目為聖人
記勒顏以像懸辟水其謬豈可勝道
哉世謂尊堯一集扶維聖學可也公
言行錄已刊播天下歷代奉為蓍蔡
貴於鼎鑄矣其裔孫孔頊重校四
明尊堯集屬余題簡余小子景止前
徽瞻仰望洋以敢僭擬一言語在先

詰。惟是誦公之言。見公之節。緊稜稜。
百世下。猶有生氣。忠肝星炯。威髮竿
植。振藝一時。延齊千紀。及顛連竄謫。
禍發不測。於而迷亂。資其斲斧。鷙颿
時其智播。錐禍手蹉足。閱息槭聲。絶
不少挫其志。公其天人也哉。謹拜首
陳了翁先生集　吳序四
稽。附名編末。竊以見後生小子仰
德佩欽之誠云爾。
歲著雍敦牂仲秋溫陵後學吳皖頓
首拜撰

陳了翁先生集序

吾鄉侍御陳恭清公。烈茂嘗語學者虛受益。當如陳了翁貢沈文謙光精進。千載猶可想見。司馬王忠端公家彥素慕了翁爲人。嘗布一書。自少至老。誦不去口。每云風雷之氣。可動天地而泣鬼神。二公皆屆正忠義人也。故聲氣乎合乃爾。一文一書。百世下廉頑立懦。豈但以文字已哉。先生生平。惟尊堯錄。爲精神所專注。當時父子遭斥。編徒流離。皆因此書。直至南渡後

高宗讀而嘆之。始白其冤。賜謚忠肅。河嶽英靈。久而愈光。蓋所爲極難耳。茲裔孫端人。重刻尊堯錄。問言於予。予惟文集具在。何待後輩揄揚。但先生在世。小人道長。讕言如沸。年代既遠。傳聞異辭。所著易解文集數十卷。淹沒無傳。今所存者寥寥數篇耳。即生卒年月。參差不一。幸而明李基碣偶出。得以徵信。使先哲鴻篇。釐正以傳。庶幾稱賢子孫哉。考基碣先生父偁。官循州。州今惠州府。夫人杜氏以送女。誕先生於安遠驛。

今廣州府。閩志稱生泉州者誤也。先生墓在廣陵禪智寺前。予昔曾展謁焉。宋史稱宣和四年卒年六十六、今載與年譜作六十八者誤也。予於宋人集得先生遺事十數則。雖吉光片羽。足備考據。最可恨者。詭為伯娼生子事誣先生之母。且及先賢潘公良貴。亦已太甚。予因取墓碣為辨之。小人為幻。則何益矣。又謂先生過長沙。遇神宗忌日。就寺造疏以薦。並繫跋語。手書藏於家。後歸烏傷王公。即忠文公褘之祖也。宋文憲公濂題其後。有云。今去公書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區區一紙之微。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物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吁可畏哉。此跋語真蹟。今在檇李項家。信乎先生之集。不但以文字已也。羅豫章先生。從彥亦著尊堯錄萬曆間裔孫應斗重刻。皆沙縣人。附志之。

康熙已未立秋日　　後學蘇之琨題

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予高者自謂其前半都不甚了於者也知甚不甚了於而忽了於此其所以與聞夫吾道得躋於聖賢之域頗夫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以安石之強辯才辯而濟文之以六經元豐諸君子都無了於於其先希即司馬君實楊龜山歸稱賢者甚矯且為錯愕況其以蹂遂小臣祇撰三經日錄性命之說以彷彿安石甚惡者又意出自蔡卞手宋何怪疑安石於伊尹稱為神宗之師及閉祖制不足畏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之言於後乃了然於安石矣予於懷內愧外汗改過不吝故輩一生之浩氣直道設章蔡迎

隱幽者莫非筆誅要而之神奸邪派竊據于前非
不顧卒之要者然祀朝廷郤說日息是大有功於聖
道也非賢者而能若是乎宋了翁陳忠肅公剛方正
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從義之益切
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楊文靖公了翁以書四冊呈
龜山之集包括宇宙宜其自是無前矣乃退然不以

賢哲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為愧語和楊嘉
公之了然於後者大也僕罷禮部之職得遂私淑
之念適公裔孫庠生龍開名家瀚出其裔孫文
章存在惟公是訓日出新編公事譜及其生平心
實君元刻尊堯集請敘余思公詞以此集實播
此集洗冤是此集為公一生天疑不懷之關鍵也四

明八門力岸浚前之所謂陷衛本師其人者力
排之悔過自新請自今始此乃了齋之所以為了
齋欲此乃了齋之所以為隱者若通於讀其
書可以尚論了齋矣

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嘉平月
賜進士出身知福建邵武府光澤縣事兼攝

延平府沙縣事卑異虞子鄉試同考官楚中
後學介石吳堂拜譔

重刊陳忠肅公尊堯集叙

孔子作春秋明君臣之義亂賊有所懼邪說距民不復知有君父孟氏闢之人心以正讀孔孟之書所學何事如忠肅公真赫不愧者也宋代禍國之賊首惡於王安石曾布尊安石之私史而歷宗廟蔡卞興紹述之說以吳安石章惇附之至蔡京而又甚焉公按布書侃侃千言正其迷君蠹國之罪劾惇與二蔡皆顯揭其情狀而深畀其隱奸至尊堯一集誅奸臣於既死杜逆節於將來百世下誦其言謂公愛君之忱憂國之深剛大之氣薄風雲而光日月然

義之心感天地而泣鬼神使當時能用其言豈有靖康之禍哉夫論誤國之罪羣奸皆所必誅論叛道無君之罪曲學悖於坑焚日錄甚於纂弑公口誅筆誅不誅其身而誅其意夫固春秋之義也能使無父無君之徒不得鼓其說以陷溺乎人心闢邪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安石之黨羣切齒於公深文鍛鍊必置之死而後已噫公以一身而誅萬世之安石何損於安石之黨且彼安石之黨又烏足以害公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龜山先生謂其有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而尊德樂道之心棲

以自勝為強紫陽朱子謂其宗明於義利取舍之閒又曰陳公之學唯其察而精之也盡毫芒是以積而充之也塞宇宙由此言之公之所造為何如後世觀公之言述公之行何足以盡公也哉吾友坊泉公甯孫也其尊人龍門先生重刊公集問序於余余思後學述前賢子孫述宗祖其志一也默堂先生夫非能述之善者乎陳氏學默堂之所學即能學忠肅之所學矣天下後世能守陳氏之家法即能守我孔氏孟氏之家法也雍正乙巳孟秋之吉日

賜進士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考選吏部

員外郎福清後學李閎樂謹敘

宋忠肅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目録

世系

一代 雍
號月鋸大丘公十九世孫世居吳興官拜唐大中丞開元二十九年同次男野遷閩沙揚國發冲

二代 野
字惟著官僕射兼尚書省事

三代 通
字伯深一爲泖州牧陞朝議大夫以事改調山險轉中奉大夫

四代 晏
字待時正奉大夫

五代 遂
字如忠光祿大夫

六代 昶
字東升由通判轉左寺正

七代 昂
字志軒文學以經載任汀州學正

八代 文餘
字宗潤代朱梁爲部員外郎

九代 世卿
字光遠號乡山兄弟九人俱登科第公居第七宋雍熙二年進士歷官秘書少監贈禮部尚書

十代 偁
字君舉號賢乡山公第五子天聖庚午特奏進士歷官朝議大夫

十一代 瓘

十二代
正彙
正同
正由
正求
正剛

陳了齋四明尊堯集 世系

諭子姪文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顔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顔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顔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顔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藏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顔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顔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改。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一卷

沙邑裔孫端人　原刻
裔孫龍門　重校
琛侶　彝言　增正

進四明尊堯集表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脩政典局牒奉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奉
聖旨不敢遣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
御令具狀申編脩政典局乞為繳進合於

御前開拆者
臣竊以畎畝愛君精神雖至廟堂議政逕關雖行爰向
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膚斷許貢危[illegible]
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含生無
意於薰魚初欲廉指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愚
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辞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
此蟣蠛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
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續可從而廢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儆臣持將順之志在派

窟而靡忘緒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
輔不然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亦忍
及竊觀於懟筆始龕見其游辞固思大典之久誣盍顧
忘軀而往訴合浦寸翰申濤派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
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砕首
於邦誅忍讒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尋[illegible]於陳編
雖以幾闕略舉綱要謂
藝祖濫誅無罪謂
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撰奪先美以訛訓為鄧口之術

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周顧感靈之如
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為
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十哲
為坐像禮官無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欲光乎仲尼
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下存輕君之情彼褒周
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享後人所
以廢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為欲王之臣則方
神考為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帝學列僻班隨至莘拜伏於
盧前故臣矯侶而坐想百官係講多士心寒自有華夏

以來係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
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御結萬幾獨運於元豐豈
可於晝述之時忽棄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法
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係國用之添費徒
廣朘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兵成其弘怨集於國
陛贄滾枝頻之愉承業以財盡為憂忠哉古人愛〻之
誠與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
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〻儀如

彼名分者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王訪道之法
潁川諸學記列於四紀之前臨水新雕像成於一觸之
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耶
發其氣燄昔 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
崇官仍加美諡司馬光書之於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
以稽獎為心徒發鋪浮之義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歟
神考者畧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
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悟不奉行養成
乖悖蒙蔽裕陵之聽昭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

盡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字〻手鄧
蹇之安排草〻乎京據之傳受考其首彈則胞唱而塤
和譬諸手足則左觭而右強凝為冰山裂若原火恩公
老矣益騁平昔之心精衛耿然未捨填河之願沒而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藏舟夢不忘於馳闕冊諡上格
天語遙詞要覬尊主之恭綏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
磔寧辭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月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旅廣更
採諮之官咨與議之多方諉私書之百毀舜察堯緝孜

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斥斥乎丕承之美然所謂一
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尊地
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尤於
名分裁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嘗謂馬以市骨
而至蠶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擁有舌者其忍
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從志於享上憫臣積竭於敢恭以尺朽之
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 宣宗嘗紹
憲之時享睿德裕之奪語 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罷

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　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圖是方強勢雖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於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　聖主獨斷乃為我　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

神考在天之怨成

聖主奉先之仁充未斷於繁功人將大覺吾光揚於堯績

上可無為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

畯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肝膽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頓首知歸臣無任惶恐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陳了翁四明尊堯集序一卷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二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

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昔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　神考之師　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為是乎臣遍以安石為　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殊殛賴

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竊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
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
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
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
此矣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
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遁有天子北
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
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
於其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

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
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
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之以父
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雁動無父之教以此為教
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
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臣於既往之
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　神考之師是
臣重安石而輕　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
臣戴安石而誣

陛下也臣為　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誑誣之言臣之罪
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
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
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
面舜之為臣也雖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
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
以人臣自聖而至於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
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

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
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　神
考實錄薄　神考而尊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至有誅
責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
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
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
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蠶絕
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下偏增之意尚謂安石趣
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過有誣偽當是之時臣於日錄

考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近恐諫省奏章乃至合滴舊述語平正理，隨俗妄談，敢輕　神考。又誣　陛下若他時後日　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適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為，豈　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上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無智識，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略見於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

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　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可以略見於此矣。　聖主以奉先為孝，羣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　聖聽，誣脅之術，莫工於此，在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歸遺，上干　君父，可不辯乎。自到闕以來，至為春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對之進辭載。　神考降問之諮詢，無一聞仰及於三代，言　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皐伊，仍於供職之初，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為已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朕書，　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論，　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悍悖躁之筆，盡假　烈考之詩，矯誣上天，孰甚於此。　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辯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

之怒而況詆訓之外肆誣尤多。神考小心愼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長謹過當。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禮貌敷賢，彼則曰含容慈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眷待寖尊先，遂鄧綰決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

見恩矣。卞等不遷神考未命，但務國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於哲宗，而哲宗不許；請於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天，仁助有徂，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縉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還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

石著書之意，豈是使歆施行，卞所安排，卵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著，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措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慝得而誅，駟不可追，齰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并受子雱騁僭之名乎。雱爲安石

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於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於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趨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録，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總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每一門爲一卷，前後序二卷，共爲十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寠陋，又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

恭聞夕日 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 但專議私書畧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闚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 宗廟爲本以辯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 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 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 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畝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亡徒唱爾偽犯古今之公義抵典籍之所非陰奉蔡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 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為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為之流涕 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擄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闡蹤跡乃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是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民兵將領則曰英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為分彼分此大小 [illegible] 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 始方安石身殁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為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闕何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協慰曾布之言與怨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横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

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瓘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今
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

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矜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凡為我　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辟此逆像下唱之也脩臣縱逆而養文禮官舞禮而行謟僭自內始達於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鷩冕夷俟載籍所無屢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

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於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植擾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莫大於此尊王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杜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為先諭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咈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為胎遂產逆像以非為是

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矜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京三是皆發於卞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　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　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
哲宗竄立可以見屏絕安石之意　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為至明　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為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渠於撫順縉紳所同慶閱融

誠。各恨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慮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　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覆貽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還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

聖恩者。敢不勉乎。惡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賫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久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二卷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頊　重校
大田裔孫持正　綸　閱正
閩沙裔孫子見　象瀚　增正

聖訓門第一

○上問尚書省制度

上問尚書省制度可復否。余以為亦不須如此。　余曰

上欲以近畿郡為畿輔。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余曰

上前欲以近畿郡為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趙子

幾等按察官吏。易為照管。若付之諸路。即恐諸路推行威裂。無以使四方觀法。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臣瓘論曰。　神考欲置尚書省。安石以為不須。安石欲建四輔。　神考以為不可。三十餘年。先訓未遠。乃者都省之毀。雖不流淨。四輔之成。誰不寒心。此豈特一京之罪乎。都省之毀。無敢救之者。四輔之成。無敢止之者。亦豈特畏京而已哉。安石之所不欲為則雖已成而必毀。　神考之所不欲為則雖甚害而必行。其罔上之言則託於繼述。其自營之心則獨尊王氏。

下等之所謂國是者何事不然以此二事觀之可以
見其朸心矣今可以不早辯乎孔子曰成事不說既
往不咎今尚書省之毀旣已久矣四輔之成旣已往
矣而臣猶論之非為追說已成之事追咎旣往之人
也實欲
陛下察卞等國是之計而為我　宋方來之慮者非特
此二事而已也故臣著此于首篇以見臣尊堯之意
○上曰京師人優饒不妨
上曰京師人素優幸分外優饒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則是

陛下聰明為左右所蔽實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臣瓘論曰京師者萬國之本也呂嘉問欲取免行錢
以優京師之民　神考欲減省之以安京師而安石
對曰如此則是　陛下聰明為左右所蔽實未知百
姓疾苦者何哉唐德宗不恤京師之民陸贄先事進
言曰聚斂之法數下尤嚴責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
其為懊歎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廢無已
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闗輔不寧矣嗚呼唐有
賢臣而德宗不能聽　神考有聖訓而安石不肯順

可為流涕也矣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余曰古非特什一而已
余曰　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須專志不
惑不為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為不少余曰古
非特什一之稅而已
臣瓘論曰　神考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安石對曰
古非特什一而已其對如此為必須理財故也必須
理財乃熙寧七年語也與政七年尚守此語而

神考反覆折難猶什一之法以百姓不足為慮以取
民百端為戒臣故著之以見　神考愛民之本意而
又於理財論論其本末
○上以農事為最急
上以農事為最急余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
須資天地　上曰若設法移民使就寬鄉亦王者所以
生財闢土之道也　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為急
上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好與一道紫衣余曰　陛下每
以勸農事為急甚好初祭河既作重閘有餘水乃勸教

河側人種旱地為稻而奉先率先種稻
臣瓘論曰以農事為急又急於勸農　神考聖政不
可捨也然臣着日録之内抵梧誣訕之言臣不能無
疑焉造　神考之言曰只是脩水利又不似王繼恩
平得西川又撰王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王所
甚貴何必平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
於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
○御批減去市易務請較固條
劉孝孫言　御批除出市易務請如兼幷之家較固取
利令市易司覺察三司依條施行此仁厚愛民之意至
是進呈余曰劉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
正是聖政之闕較固法是有律以來行用但中明所以
為均均無貧乃孔子之言於政有何所害　陛下不欲
行此此兼幷之家有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強有所
不敢故内連近習外㳂言事官使之騰口也　上笑曰
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余曰雖有律未嘗行又
未嘗使官司振舉須先申令使兼幷知所避　上曰若
設法傾之則兼幷自不能為害余曰若不明立法令但
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紙鋪孫家為是百姓故
制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尊為天下主乃只如紙鋪
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主
臣瓘論曰呂嘉問請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
神考聖訓以謂已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
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言非
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　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幷所
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内連近習
外㳂言事官使之騰口也臣竊謂　神考不欲於律

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
美不為過也日録之内但為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
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是造　神考之言曰若謂法
傾之則兼幷不能為患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
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紙鋪孫家
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
只是如紙鋪孫家所為何以謂之人主嗚呼設法相
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詆可
乎　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為闕政力主嘉問遂至侮

薄君父不亦悖乎
○御批安撫司不得奏災傷此法可速改余曰安撫司
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臺官言進奏官遞迴奏蝗蟲狀言新法須候淨盡方得
奏聞　御批近據孫求奏進奏官去安撫司不得奏災
傷狀恐亦因此法可速改以稱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
意檢到新法令耆申縣縣申州州申轉運轉運具施行
事狀聞奏淨盡則本州提轉各聞奏乃是進奏官誤會
條貫余曰條貫已令本州提轉申奏安撫司自不須令

奏　上曰令安撫司奏何妨余曰　朝廷令本州轉運
司奏已是兩處奏狀亦足矣又令提刑司奏已是多又
恐逐司或有弛慢漸法約束若逐司不職更互覺察闕
奏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腳
力又一處有蝗蟲　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斃精
神捌故紙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
經畧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
做甚
臣瓘論曰　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

之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邸却之不
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
奏邸壅天下之情啓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而臺
諫之所當言也　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
法所以恤民隱而防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
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腳力又一
處有蝗虫　陛下閱六七紙奏又如此勞斃精神捌
故紙何益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嗚
呼是何言歟漢宣帝時郡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

輙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之患　神考曰漢之文宣
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之對異於魏相之所
奏言乎夫聽諫改法以正綱紀御天下大畧正在於
此而安石乃以勞斃精神虛費目力甚矣其言乖悖
也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安石事
陳升之曰已與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與王安
石商量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臣瓘論曰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成王戒君
陳之言也　神考聖訓蓋取諸此知尊我后則能事
法訓矣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余曰以　陛下崇信此輩故欲借
其力沮害正論設如此類甚衆　陛下當審察不當使
姦臣得計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為欺不可為紊
顯小人便以為近習之言都不可聽即為盧杞李林甫
小人便以為大臣都不可信乎

臣瓘論曰宦者四星在皇君之側其人近至尊國家
安寧則其身亦安尤當自異於疎遠之臣也故善為
計者莫如愛國國以忠賢為本忠賢者兆民之命也
護民之命則賢者亦必與之矣曾曰昇方危難之時
不顧萬死顧真卿深與其忠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
巷伯有疾讒之心孔子取焉先聖之所取後賢之所
與皆以其忠信而已矣　神考謂近習亦忠信者此
聖主公平之訓也一於愛國之謂忠公議信之之謂信
馬存亮非不憎宋申錫也而能救申錫一門之禍捨

已愛憎存國大體其所為如此公議不以為信乎魏
洪簡之於裴度則既憎其人又沮其軍遂使巨盜不
除為國之患其所為如此天下豈以為忠乎是故持
正論者其類不同而同乎愛國為姦計者其類不一
而一於圖私然則所謂沮害正論姦臣得計者果獨
在於近習耶　神考之取忠信豈非公平之訓哉呂
強請赦黨人楊復光泣戒周岌嚴遵美力辭兩尉張
承業極諫積貴如此之類皆忠於國家而信於公議
者也其可為古有恭顯曾害忠臣便以為今日之人

都無可聽者乎漢詔公卿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
侍於殿上當時謀者正謂其人都不可聽故欲以此
而代彼也新經義既取其說而日錄又欲變亂舊制
自以為此乃宗廟社稷久長之計嗚呼
太祖皇帝規摹宏遠保全內外國本強固私家亦寧一
百五十年矣長久之計何以加此何為而忽欲變更
也自有經義以來凡三十餘年而王氏學術始見窺
完計謀秘奧包藏深遠章惇不知也蔡京雖凶果敢
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謀主此謀者蔡卞而已矣序辰

洵武其腹心也陰狹計數用新經日録之術美人於
談笑之中陷人於簡冊之內使人習之而不覺信之
而不疑積日累年然後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事不
可追矣未來之事豈可不為鑑哉然則今當何鑑莫
如忠信愛國而已矣
右聖訓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九十段
臣瓘論曰熙寧元年　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
曰朕顯承英考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常須臾忘
之也其時政記起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

記而慱緝之殆將零落矣今著其録必藉事實卿等
其網羅條布以備記述使明並日月歷萬禩而不晦
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　神考沉潜久之臣竊惟
神考之於　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內所競競者有三
事焉欲徵獻之具載一也恐所録之非二二也懼大
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　廟像今
陛下繼　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為師述　神考之
事當以詔中三事為本十九年之大災若有不載雖
載其事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遠

聖主繼述之志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
之書詆訕君父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
事實擅奪　懿美移此與彼權晦大明臣編類其語
始於　聖訓觀其大者可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
知受與不受無加損豈聖訓乎小節不足為豈聖訓
乎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豈聖訓乎朕自
覺材極凡庸豈聖訓乎朕頑鄙初未有知豈聖訓乎
若設法傾之則無并自不能為害豈聖訓乎如蓄使
坐位處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著其録必藉事

實若使實録之內皆記此語以為大訓可謂之事實
手語在日録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録則誣先
烈者太史氏也滌除誣偽　真訓乃曰稂莠未芟紛
害嘉穀私史之誣發於安石成於卞武不改可也奪
惇由之而不知曾布進書而不悟自脩史院臣僚前
後相踵非一人也　聖主方以光揚為務一日以史
事詢焉則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摯申明
新法王安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更與王安石商
量　神考聖訓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今外

安石既死之後猶欲過用日録據其誣悖阻害公論
豈不違　神考之訓乎此等　真訓深切著明記訓
雖多終不可掩更在辯之而已矣以燃筝手詔為師
以詔中三事為本棄彼取此改舊為新還先緒已晦
之明紹武王善繼之義垂訓萬世流光無窮天下幸
甚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三卷

論道門第二

○余曰鯀汨陳五行堯晏然不以為慮
上曰夫慣習即安之如自然不慣習即能無慾如何決[illegible]
民產即民不慾決河壞民產即民慾余曰
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乞
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五行九
載以　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
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臣瓘論曰安石曰汨陳五行九載堯晏然不以為慮
臣聞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曰博施
濟衆堯以為病何至於晏然不以洪水為慮乎蓋人
主晏然不以為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蔡卞
解釋詩書同此一說
○余曰　陛下檢察市易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
叢脞也
余曰　陛下朝夕檢察市[illegible]王大體此

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余曰市易務　陛下檢察太苛不敢責為俊民不章
矣
余又曰　上市易務如果可行人事絲立得七行法如
此類甚衆但以　陛下檢察太苛故使臣頗畏縮不敢
新制臣以謂　陛下不當以後之使怠惰因循使細民受
弊也王省惟歲歲月日時無易又用明俊民用章今
陛下未免叢脞乃責市易務瑣細此乃所謂歲月日時既
易士之有能有為君畏縮不敢有為俊民與無能偷情

之人同即微而不章矣
臣瓘論曰　神考聖訓細以市易法苛細恐甚有害細
民故初狀罷之所以懷保小民也而安石列曰非帝
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神考沮抑呂嘉問
所以去蠹賊而養嘉穀也一入之用明何以加此安石
則曰俊民不章矣借與洪範之言以文私意豈獨
此哉
○余曰　陛下抑程昉恐後世議聖德
余曰唐太宗行義至不脩　陛下脩身與堯舜無異然

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
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千貫脩橋乃用
此錢脩橋了更脩廨舍營房置都日掠房錢入百文又
置到水植二萬七千貫所開閉河四處障河黄河外尚
有淤溉又出田四萬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
以法論之千頃合轉一官即昉須轉須轉四十餘官可
也乃弄撥處功轉一官又令與宗師同放罷　陛下文
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臣恐非但今日天下以
為非書之簡冊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

臣瓘論曰安石謂程昉當轉四十餘官而　神考止
令轉一官安石謂程昉無罪可放　神考必令放罪
神考審察功罪明其賞罰馭臣之柄不分於下此所謂
是也而安石曰天下以為非又曰書之簡冊恐後世
有以議聖德臣竊謂後世若有公議則當議其罪者
宰相王安石而已　神考聖明之斷載於簡冊安可
誣也
○余曰今　陛下未免生於流俗之中
余曰　陛下明是非好惡使人知理分所在則中人以

下亦多服從　陛下所為必不至於敗壞今多或以為
陛下尚可欺以其所為故未肯悛革譬如運甕須在甕外
方能運若坐甕中豈能運甕今欲制天下之事運流俗
之人當自拔於流俗之外乃能運之今　陛下尚未免
坐於流俗之中何能運流俗使人順聽　陛下所為也
臣瓘論曰痛哉流俗之論也自熙寧之初宰相之所
欲為　聖主一有所違則立運甕之說以陳於前歲
月既深其論益勝然而天下習俗自有正流不恤身
害不逐世利老死而不變者其人多矣人之趨善如

水之必東安可使之逆流哉
○余曰商鞅立法簡而要
余曰　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戰之法只司馬遷所以
記數行具足若法令簡而要則在下易遵行煩而不要
則在下既難遵行在上亦難考察
○余曰秦孝公擇術濟事與　陛下如何
余曰唐太宗能使佞人如裴矩者更肯正諫如此繞能
為唐太宗　陛下聰明庸知足以遠追三代之主然剛
健篤實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以及唐太宗恐　陛下不

可不思非特唐太宗至於秦孝公所以擇術濟事與
陛下如何臣恐優游退託如此則無致治之日
臣瓘論曰安石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
必行臣始讀其詩謂安石所取於鞅者能必行其政
之一事耳及觀日錄乃知安石兼取其法令簡而要
也非特如此以秦孝公擇術濟事以為是以　神考
優游退託為非嗚呼　神考初以帝王之佐望安石
而安石乃自比於鞅而以秦孝公之事責　神考此
神考所以九載之後棄安石而不用也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
漢宣帝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陛下聖質高遠當慕堯舜三代
盛王如漢宣帝不足以言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朕憲極誠廣大但才
力庸短未能運動天下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發
臣瓘論曰日錄所造　神考謙辭或曰朕頑鄙或曰
朕才力庸短或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
此之類不可勝舉矯誣聖訓欺罔士類以啓悖慢之

習可勝痛哉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運數十萬人爲保甲又使之上番乃人人取狀召其情願自古作事未嘗有如此者此乃以　陛下每事過慎故須如此

臣謹論曰舜戒禹曰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神考每事過慎而於立法取人情願可謂得舜禹之心矣安石乃欲以大勢驅率衆人而以　神考之過慎

爲非是非如此則蔡卞之所謂國是者有自來矣

○余曰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

余曰　陛下以爲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何如

上曰莫是能果斷余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賊盜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

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

臣謹論曰任計數者儀秦之學也必事功者強霸之術也周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褒寵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不用計數雖唐太宗不能及也今乃謂世宗初以兵弱則招集亡命始而用之成功之後則旣黜其勞又盡誅之如此則是

用民如禽獸棄信如糞土此管仲之所以不取而商鞅之所以不爲也而謂世宗爲之乎蔡卞唱尊私史執爲國是先定計數以必後功每以自賢之心容挾詐能之柄所以使紹聖同列者定計數於先旣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建中靖國之大臣者定計數於先旣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其先者亦定計數於先也京懲惇卞前事方未陷之時與之格鬪乍勝乍負而京之計數終出其下卞之所定於先者其計受於安石卞之所必於後者非臣之所敢知也

右論道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凡十段

臣瓘論曰孔子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古之君子法坤之順以承其君雖有致君之道澤民之術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如其不順則敢心生矣敢則悖悖則戰戰則其血玄黄陰陽兩傷君臣之間豈顧至此故承天之順不可不習習而後行則不疑其所行矣不習而行則天下之所共疑也尚可信哉坤之六二大臣之位也而其辭曰不習無不利古之君子習承天之事而未嘗有意於此位也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其用而行也則以既習於未行之前耳臨事而後習能免其疑乎然則六二之不習其習也久矣習此道者其可以捨春秋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春秋尊元之法尊尊卑卑一定而不可易也故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不知其義被以惡名不可辭也然則處承天之位者可以捨尊元之法哉既處承天之位既捨尊元之法華而不當其悔不亡無祗悔也而繼之以改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何至於迷復哉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四卷

獻替門第三

○余曰　太祖為史珪丁德裕之徒所欺濫誅無辜

余曰

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為史珪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不知　陛下於欺罔之人能有所誅殺否

臣瓘論曰

太祖皇帝臨御之初命史珪博訪外事珪所奏曰按驗

當賞由是信之及珪與郭貴譖梁夢昇

太祖察見姦狀即亟遷夢昇為左贊善大夫而史珪之言遂不復見用今王安石謂

太祖為史珪之徒所欺濫誅無辜即不知所欺者何事所誅者何人而乃以

太祖濫誅無辜也又丁德搭在西川時與張延通不協歸闕告延通陰事

太祖怒延通按問延通引狀

太祖始欲收延通及便殿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命斬

之夫抗對不遜人臣之大罪也延通詆人因不知學
而事君之禮不當悖慢葢特講求經旨而後能知借
使延通爲德裕所譖本無毫髮之罪而
太祖以其不遜怒而斬之此乃至明至斷而可以爲人
臣悖德之戒也今安石乃謂
太祖爲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延通不遜而可以謂
之無辜斬一不遜之人而可以謂之濫誅則是人主
威令無可施之地矣又況誣詆
藝祖欲以濟其誅殺之謀乎

○余曰　真宗時君臣議論相與皆滅裂而已何以待
夷狄
上問及　真宗時邊事余曰　真宗實錄言當時事大抵
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
待夷狄
臣瓘論曰景德中契丹犯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
是之時若無寇準則欽若之私計得行而天下分爲
南北久矣惟倚信寇準而不用欽若混同南北夷夏
夷夏不殺之禍如川方流此乃
真宗所以待夷狄之道而安石以謂君臣議論上下相
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恐施此語於　宗廟
則誣薄群臣尚何足論
○上曰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上又問尊號此於朕無一加損雖百字亦何補余曰受
與不受於理皆可也
上曰三尺童子亦須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臣瓘論曰　神考不受徽號乃廟論之極美假使人
臣有啓迪之言豈可獨掠人君大美以爲己有余曰

受與不受於理皆可則是小失其事以　神考不受
之美爲不足言也非特如此又造　神考之言曰三
尺童子亦須知得受與不受無加損嗚呼　聖主之
所以力行超越近古而誣造　聖訓以爲三尺童子
之所能知輕君罔衆可謂甚矣呂誨所謂驕蹇傲上
豈非先覺也歟
○余曰但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
上曰朕疑喪除未聽樂而微有嫌余極論其當如此
上又疑沁使在廷余曰此苟合於禮義乃所以示夷狄也

臣度

陛下聖質如此必不以行此為難　上曰此有何難但恐

此小節不足為余曰動容周旋中禮所以為盛德之至

但恐内無其實而外為小節以示人乃非所以應天

臣瓘論曰　神考當厚陵復上之初旱災恐懼之時

徹樂用禮　聖性所安安石身為執政雖有入告之

言亦當揚我后之德順之於外掠為己美固可罪矣

又矯造　神考之言曰恐此小節不足為又自造對

上之言曰只恐内無其實而外為小節以示人嗚呼此

神考躬行之大美而自為小節此何意哉譏薄君父可

謂甚矣

馮以為我理未嘗不直

上又慮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如何余曰若如此即不可許

上曰不已如何余曰不已亦未須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

與之辯而已　上曰若遽交兵如何余曰必不至如此

上曰果至如此如何余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

丹亦人耳馮以為我理未嘗不直

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爲

太祖所滅

臣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必造　神考聖

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　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

二數也至於以何嘗理曲之言歸於　神考則矯誣

乖悖尤為甚矣

○余曰此事怪異難以為條貫

上曰如蕃使坐位會聚處別設提舉官位如何余曰州縣

會聚雜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怪異

難以為條貫

臣瓘論曰安石造　神考之言曰蕃使坐位會聚處

別設提舉官位如何安石又造偽對曰州縣會聚雜

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怪異難以

為條貫嗚呼造蕃使之問可知其矯誣立怪異之對

可見其譏玩此　聖主之所宜知也

右獻替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凡六段

臣瓘論曰政教有是非命令有可否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而替其否是以政平而無干民無争心此晏子

獻替之說也三代聖賢之君從諫之道改過之法其
有不由此者乎晏嬰一國之佐不敢忘獻替之義以
輔其君況為天下之相當如何哉王安石進為之初
擬取六經之言所以文其私意者皆經語也因為六
經之術悉在語言先賢議論並無經旨捨故老更練
之言行新奇可喜之論可獻者替可替者獻
神考熙寧九年厭安石獻替之罔公驗執政私人之害
國先除鄧綰次出安石止成湯不吝之明而堯舜黜
陟之道也安石以蠶中之心著詆誣之史追盖前謬

變亂事實蔡卞用事遂出其書而行之執為國是人
不敢非然則蔡卞所執之是即安石所唱之可也謂
太
祖濫誅無辜天下其以為可乎謂　神考好惡不分
明天下其以為可乎嗚呼此特其言之不可者爾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五卷

理財門第四

余曰正為經術以理財為先
上曰范純仁又有文字意甚忿言臣始見　陛下用富弼
王安石臣竊慶忭以為必能以堯舜之道致太平今富
弼家居不出王安石乃以富國強兵霸者之事佐
陛下余曰范純仁至中書亦責臣本以經術佐人主今乃
以理財為先臣答以正為經術以理財為先故為之若

不合經術必不出此
○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理財開導　陛下余
曰近日言事者更曾及學校事否　上笑曰卻不說著
余曰初李常嘗言以謂臣但以財利開導　陛下不及
庠序之教及今脩成庠序貢舉之法即更置而不言
陛下謂此等何意
○余曰今歆理財恐壞風俗
余曰今歆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　朝廷以使能為
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　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

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
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　上頷之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然好理財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財凡利於理財
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不急於講道何
由見理見理有不盡何能運動群臣　上大以為然
余以為權法不宜太多
上又論及榷茶余以為難　上曰今酒亦榷礬塩亦榷何
獨至於茶而以為難余以為權法不宜太多

○余曰以理財為先以佞能為急則人將機巧趍利
余曰理財誠不可緩然以理財為先以使能為急則人
將機巧趍利此俗成則非人主之利非天下之福天下
使能非所以為和明禮義廉耻以示人崇進忠良恐不
可緩
○余曰　陛下即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學校
又不以為急以理財為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
於觀聽不足
上令召何㨫求試問余曰㨫求未可知恐或只是能作文
字又無行義　上曰言財利恐不須問他行義余曰
陛下即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至於學校則又不
以為急既不得已以理財為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
則恐於天下觀聽不足
○余曰若官鼓鑄鐵器即必與漢同弊
上又問榷鐵如何陽叔亦多言鐵冶利害見討尋本末余
曰漢塩鐵所以屯致人譏論者以縣官所賣鐵器多苦
惡至於農器多不便於民用今官吏大勝漢武時若官
鼓鑄鐵器即必與漢同弊

臣瓘論曰此元豊之事故安石所書如此
右理財門類編王安石日録語凡八段
臣瓘論曰按安石初為從官即唱理財之說及為叅
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録第一卷安石於未作
執政已前七對　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至於執
政供職之第一日即偽書對　上之言曰人主當以
成禮義廉耻之俗為急若先暑為利之資而輕禮義廉
耻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孟子耻言利曰亦有仁
義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人人不敢

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嗚呼安石著書首撰此語
却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心也
年還已往雖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僞作此誣書
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
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騤述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訴理之
事矣事之本末臣請敘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尚書
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為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
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除侍從官
哲宗問卞曰立誣 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

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
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
在塗炭又云自秩與丞相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
其謟事安石而詆薄 神考如此卞三薦之何也即
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
哲宗親揩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
請貶立退擬立監壽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
毀 先烈謫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
狀者趙實特勒停仍太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唱其

言於大學曰 神考知荊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
知孟子也士大夫固竊其言矣自〻
哲宗既怒常立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語亦
自此不敢宣言於衆卞於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
術

右總論上

臣瓘論曰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為天地萬物主
須是蓋抹得事過乃能齊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
之術在既貶常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

其本末而論之熙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
物繼罷去退居鍾山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
之時譖憤潤色九年筆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吸
衆姦煽熾本末以完私爰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於
進書之入惇等醉迷倒遺嫁責不知 宗廟之遺詆
誣也 天實誘之使薦常立
哲宗皇帝灼見姦偽黨悖臣於遠方卞惧偽迹浸彰於
是屈意改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譏薄
神考元豐之政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

可則與蹇序辰同謀以 神考褒勸呉居學手詔牓於 朝堂其述則善述熙寧深贊元豐其心則出脫安石詆誣 宗廟夫詔褒居學乃 神宗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共作勅牓之時先以章惇元祐劄子脅持宰相而若以呉學京東盐馬之事為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為非也惇計無所出噤不能語於是亦以勅牓為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

自謂合於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為不義哉及退而著書則於作叅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 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尊者為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 上之言曰 陛下但好理財利於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將機巧趣利又曰君以理財為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蓋安石捨要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事過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 宗廟圖蓋己愆

是可忍也後何躡哉又歸過之言曰臣常勸 陛下不須多張権法又論権鐵則曰官自鼓鑄則必與漢同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掠取 神考駕馭監司之詔牓於 朝堂豈為一呉居學而已哉欲覆安石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張一弛文武所以相濟 神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財之正論 聖主之本心也乃至於 詔奬居學則所以奬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為非乎卞等揭揚一詔

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過於 宗廟而日餙誣僞之言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卞等所謂盖抹着如此

右總論下

邊機門第五

余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

余曰

上曰秦漢以來中國人衆地懸闊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亦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國久為夷狄所侮方授

陛下以兼夷狄安強中國之事天錫

陛下聰明非不過

人但 陛下用之於叢脞不用之於帝王大畧此所以未能濟大功也

上以為兵須久練乃強余曰齊威王三年酣飲不省事一日烹阿大夫用即墨大夫出兵收侵地遂霸諸侯人主誠能分別君子小人情狀濟以果斷則兵可使一日而強

余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余曰

陛下雖夙夜憂夷狄然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如爭巡馬過來之類規模止於如此即於無以勝敵大抵能放得廣大即操得廣大 陛下每事未敢安能有所操累世以來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陛下若不務廣規模則包制契丹不得

臣瓘論曰安石勸 神考兼夷狄則奏曰夷狄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今日及論 神考包制契丹不得則又奏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論同一夷狄取快而言乍強乍弱況隨其喜怒而論君子小人哉

○余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

余曰且以近事驗之方邊事之興

陛下一日至數十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 陛下無所不察邊事更大壞不如未經營時此乃於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

○余曰西事之初臣不敢先事極爭

余曰如西事之初 陛下諭臣與韓絳中外一體且相協濟臣竊謂 陛下此言是待臣與韓絳皆欺以事為

已功也臣以此於西事不能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
不敢嘿嘿但人臣之義量而後入故不敢先事極爭先
事極爭則無後事之驗臣於身受妨功害能之嫌
〇余曰昨日西事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
余曰昨日西事自是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若 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
之事
〇余曰浮議至於歸咎保甲淤田
余曰請試論近日慶州兵變

陛下不免旰食大臣宜以此事共憂所以消弭然方共乘
陛下悔悞合為浮議至於歸咎於淤田保甲淤田保甲與
慶州兵變自不相關此衆人所共知非待至明然後察
也衆議盡然
陛下雖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憚否大臣在目前議論尚
無忌憚如此則邊事疎遠何以禁其不為欺罔
臣瓘論曰臣伏見熙寧四年三月十七日內降德音
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內耗黎元秦晉之
郊重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惻隱之恩以

昭悔過之義臣每讀此詔未嘗不流涕也韓絳邊事
罪在安石 神考推恩悔過未嘗責安石也安石著
書欲掩前罪乃鋪陳誣偽之語於韓絳敗事之前然
後於韓絳敗事之後歸過 神考其所鋪陳凡有四
語其一曰臣非怯而憚事以謂 陛下且當柔遠而
脩中國之政其二曰豈宜不以生事為憂其三曰今
災異衆閧中早正是以靜邊鄙之時其四曰關中勝
然豈宜更有可悔之事夫造作邊事本由安石安石
謂為何嘗畏災異而憂生事哉四語誣偽可謂甚矣

日錄載韓絳之言曰王安石志於 陛下所以盡言
又曰安石所言皆是 陛下但聽之三四年後便見
效又曰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 陛下宜省察
及韓絳未去安石則曰韓絳不宜如此如此則遂無
一人同正論以此觀之絳與安石可謂合矣
神考以昭文殿大學士起命韓絳而位之於安石之上
者以與安石無嫌故也至於許其便宜節制諸路皆
安石所首然後施行及韓絳敗事安石則曰臣自接
侍清光以來 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略一旦

陛下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事自宜如此又曰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又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
於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夫詳慮
不熟以誤大事真是安石之罪歸過宗廟乃以為
西事之初不敢先事極爭安石箴事果是不爭之人
否又謂慶州兵變不當歸咎於保甲淤田保甲淤田
尚不可歸咎而可歸咎於宗廟乎
〇諸公皆不與聞
進呈沈起奏狀上言今起畧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

與聞也所奏乞
上皆從之
臣瓘謹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
神考曰用兵安可無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
患無名於是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
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為事成錫功於安石事不成則
引咎於己韓絳西事既敗神考降詔罪己未嘗責
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錫安石曰非卿主謀
於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於安石及其奏
功則神考權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起亦受旨
於安石及其敗也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
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也神考之於安
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上者宜何如哉臣今
考日錄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
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筭已付章惇而
神考為人削跡即欲改授蔡燁然後言王韶章惇之必
可任使其意以謂能知王韶者余也非神考也能
用章惇者亦余也亦非神考也矜主謀之功反覆

張大至於數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
於韓絳敗事則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
事獨誤又曰若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
安石自作可悔之事而恣為誣誕歸過之言
神考愛民之意浮於天下此等誣辭何累天德但臣
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蠻事致令交趾犯邊圍
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
人不盡知也邊事未作之時神考有罷起之詔曰
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

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州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入焦勞當時詔語以罪一路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安石護起　神考重違其請不欲盡行耳安石退而着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密謀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　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邊事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己二敗則歛怨於君呂誨之言辯之早矣

右邊機門編王安石日録語凡七段

臣瓘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兩不相傷則治道明矣蠻夷猾夏不可也窮兵黷武亦不可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本朝之所以待夷狄者是矣景德中契丹寇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時若無寇準則自江以北非我有矣欽若郷里墳墓皆在江南倉悴之中謀畫如此王安石於四邊無事之時不恤北境其論巡鋪則曰雖棄雄州無害其論水利則曰塘濼可決水為田下等事據日録以動邊機假託經義以文姦丕忘尚賴天地　宗社不可傾搖

私意之臣姦萌自露往者不足道來者尚可為所欲詢謀當得平心愛國之人如寇準者然後可以無悔也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七卷

論兵門第六

○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上論用兵須有名如何僉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臣瓘論曰古人有言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焚之禍生於自用而無名也　神考曰用兵須有名可見聖主之本心矣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何其言之乖戾也實不當用立名而用之豈王者之兵乎意欲用兵則立名而樂殺意欲殫竄則立名而妄誅凡學安石而有為者皆纂述此意

○余曰非什伍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

上論所以致國治強余以為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則不可以致治強他時固未易議此如

陛下明於道德憂勤政事上下無弊乃可以議此

臣瓘論曰安石曰非什伍其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蓋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

○余為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

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滞以為決不可行余曰恐不行但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習兵則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為當如差役法自內循之法成則可舉而措之天下

上曰差役則如此可也兵事必須自有兵處始則人不駭而事易就余曰誠如此但恐邊臣未能舉此以副

聖意者因畧為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

臣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安石此語亦為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也

○余曰欲變募兵之弊宜果斷立法

余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陛下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

○余曰宿衛法固易變

上言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革余曰臣固常論法固易變

臣瓘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創立新說

然後造爲　神考聖訓謂當急變其法盖託於先訓
則可以必　聖主之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禁士大
夫之竊議二者行於前三衛作於後漸危根本忠義
寒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私史若非
陛下守
藝祖之宏規循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知行之今
日不知其何如矣
右論兵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凡五段
臣瓘論曰以道則皇以德則帝以功則霸以力則強

藝祖創業付畀後世專用皇帝不以功力卜都於汴非恃
山河之固也其所恃者民心而已矣民心休戚繫國
安危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於是精選募兵慎擇宿衛
所以上安　宗社下保生民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安
石之謀則與乎此矣欲以義勇代宿衛欲以保甲代
募兵分將豪傑既欲付之近臣朔衛至尊又欲委之
子弟河北州縣則以爲可併江南州縣則以爲可析
以果斷易變爲請以　神考畏憚爲非
神考慮深憂遠終拒其奏國本安寧萬世永賴其在茲乎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尭集八卷
處己門第七
○余曰臣脩實録見趙槩日録一冊乃知趙槩非長者
也
上問歐陽脩余稱其性質甚好　問何如邵亢余曰非亢
比也又問何如趙抃余以爲勝抃
上曰人言先帝服藥時脩見
太皇太后決事書曰官家病妨甚自有聖明天子余曰語

非士大夫之語必非脩出若
太皇太后決事有稱歎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
如　　　　　　　　　　　　　　　　　　ㄔ
陛下所聞必非脩語　上曰語出於趙槩余曰臣脩實録
見趙槩所進日録一冊如韓琦言語即無一句豈是韓
琦都不語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爲不便者所録甚多
兩中書語人以此怨歐陽脩但謂其淳直不能匿事及
見槩所進日録乃知槩非長者也
臣瓘論曰治平中韓琦趙槩歐陽脩同爲執政

神考嗣位之初安石脩撰
英宗實録見趙槩所進日録一冊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
為不便者所録甚多史官王安石於是謂槩為非長者
焉以其歸過於同列故也歸過同列猶曰不可則掠美
於己而歸過於君父者其罪當何如哉詆誣譏玩之言
布滿天下於　神考為不便者其傳廣矣尊主愛君之
士無不痛心　聖主所宜察也
○上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衆人所不見
上又顧趙抃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見

上曰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
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
上曰流俗小人論說不可聽流俗人所共稱以為好人者
却不是好人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是抵當
流俗斃奢亦何由能安職朕極知委他相公且與協心
施為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須與他勉強施為
若虗過却日月乃是自棄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
內批令改定經義序余進呈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
此不便且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能如此豈不自知
臣瓘論曰安石初進三經義序極其褒讃
神考命安石改進此　聖主之謙德也安石退書其事
乃偽作　神考譔詞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
笑又曰卿言當為人法嗚呼言而世為天下法此聖
人之事也安石之言自謂可以為天下法而謂
神考比文王則為天下後世笑詆誣宗廟可謂甚矣凡
造　神考譔辭皆用此意有曰朕頑鄙有曰朕才力

庸短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
其誣不一愛君之士閔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
神考熙寧之末既逐鄧綰尋出安石也　神考陟降
為非而誣造聖訓者於文字以舒其悖訕之氣
○余曰譔誣之人才或過於呂誨則臣不敢保
陛下無疑
余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為人所疑在
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豫
陛下不次拔擢曾未有所施為呂誨乃便以方盧杞乾今

臣所有如杞亦須有所施為其罪狀明白乃可比杞今
既未有一事以比杞此不待　陛下聰明然後知其妄
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誣謗之人材或過於呂誨則
臣未敢保　陛下無疑也
臣謹論曰臣嘗讀呂誨論安石疏曰大姦似忠大詐
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咎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
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孔宣父之明孰能去之
盧杞天下謂之姦邪唯唐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
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伏見參知政事王

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又曰
侍講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有請坐之議亂
君臣之分況非道德輔聰明者乎但要君求名而已
又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對
奏留身進說多乞
御批從中而下以塞同列議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
怨於君又曰挾情壞法狗私報怨又曰小忠必報纖
仇必復又曰宰相不親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
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　聖意若然不應是安石

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命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
作威聳動朝著又曰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又曰
陛下方稽法唐堯親睦九族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
建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
陛下尋有旨送中書欲以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
言以惑　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姦迹甚明又曰
兵與財兼領之其握權重輕可知矣雖[illegible]權
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又曰誠恐　陛下以其才辯
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辯遂致大姦得志

群陰彙進則賢者退亂由是生又曰臣究安石之迹
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
上以欺下臣竊憂之故安石以誨為謗誣
○余曰　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余曰正士君子固有不為功名爵祿事　陛下陛下似
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上曰知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特
朕知卿人亦具知若餘人即豈可保
○余曰臣父子以小人紛紛不敢安職
余曰臣父子蒙　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

以待　陛下深察誠欲助成　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
人紛紛不敢安職今復豢　陛下召用臣所以不敢固
辭者誠欲粗有所効以報　陛下知遇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為病
上曰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
成功久番無補所以決去余曰臣前所以求罷者皆以
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今來直以病故非有他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為病朕亦與雱說卿莫只是在位
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

臣瓘論曰雱豎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廷之臣皆小
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論無足辯者至於造
神考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為則是詆訕以薄君父
也可不辯乎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似未體朕意諸事切勿為嫌
疑形迹
○余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企及
容院退　上曰人才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畧不過

能保　祖宗舊業而已余曰　陛下不宜過自遜託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臣瓘論曰安石詆訕之言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而
自書對上之言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
及以君語臣而曰仰慕責難於君而曰企及非臣之
所敢知也
○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
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
朕與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卿亦可止

臣瓘論曰熙寧八年安石再為相其年七月頒三經
義於天下當是之時安石與呂惠卿同在中書已交
目而不相語矣明年　神考以御史中丞鄧綰姦回
頗僻怒而出之安石求出亦不晋也觀其人讀其書
不論其人可乎臣今取三經義考安石及雱解經之
微意先論其時然後以日錄合之譏薄之言藏於經
義詆誣之語肆於私史追思　神考所以眷待安石
之意臣能流涕而已矣雱所撰書義以謂聖人君子
不可疑而遠之也疑而遠之則違天矣又以謂人君

不明可惑以非義則於周公忠信不敢無疑又以譏
成王不明為小人所惑故疑周公又謂成王易懷疑
忠聖之人而安石所撰士師八成義以謂守正特立之
士以邦朋邦誣而不容於時此禍本之所在至大盜
之所以作也蔡卞繼述之說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謂
之守正不然則指為邦朋立此說者謂之特立不然
則指為流俗非我類者皆邦朋也異我說者皆邦誣
也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廢其所謂邦朋邦
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息矣此卞之所謂

國是也人主不得遠同列不敢議悖布在其術內而
不知也臣昨在諫省嘗進中說一卷但論蔡卞力主
私意所述在彼負誣　神考輕欺　哲宗及觀日錄
然後知罪乃始於安石雱假詩書以文其姦安石託
聖訓以肆其誣三經日錄誣偽相應蓋雱以易壞之
語誣薄成王所以甚明其父之聖忠而不可疑也安
石自聖遂以其悖詐之身僭比周公而以含糊不分
明之語上誣　先烈者不可一一數　聖主繼志述
事事忘追遠三經包藏之詭日錄誣訕之言其亦忍

聞之乎向使安石不著日錄則私意之在三經不他
書者未盡露也今三經日錄前唱後應枝葉〻然非
無文義而天理舛逆奸名犯教習用其說者終為身
害臣於王氏之學安敢無改往自新之意也
右[illegible]己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一段
臣瓘論曰為人臣者以皐夔稷契自處則必處其君
於堯舜以伊尹傅說自處則必處其君於三代臣竊
考日錄王安石之所以自處者何其異也誣薄
神考加以譏玩詆訕迷誣靡所不至而自以其身比之

皐夔傅說嗚呼何其異也　神考以堯舜用人之道
擧安石而相之虛心眷倚誠禮俱盡雖成湯之於伊
尹不過如此及鄧綰以姦回敗露安石求去亦遂出
之然後自攬威柄用人雖已凡安石所惡之人無不
復用凡安石所喜之人往往斥去不膠不執聖政日
新自是厥後豈復以安石為可任也哉見賢焉而用
之有罪也而去之此　神考之所以合乎堯舜者也
安石退居以後追思前事有不當之悔無克己之功
抵悔不改安於遂非游蕩既遠終以迷復著書歷誣

不分上下傲然自聖聊以忘憂而已矣雱謂安石之
聖過於仲尼安石謂小人紛紛獨賢其子當是之時
臣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患史事之難究棄而不習
說莊周之寓言歸為聖典凡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
學臣皆以為是也昔之所是今覺其非既知其非安
敢不改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九卷

寓言門第八

○上言卿朕師臣也

上曰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卿所以為朕用者非
為功名利祿但以懷道術有可以澤生民不當自埋沒
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
所以相與盡其道以為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自古君
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朕頑鄙初

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
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

上言雖得知經善講者吳申不能講韓維亦不知經義今
差呂惠卿說書退而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余以
為無害乃已

○張戩言當築招賢館致常秩館中
陛下亦屈己師之

上曰張戩言王安石負儒學並未能為　陛下做得事

朕問他如何做得事戩言嘗策招賢館如常秩者德行為
衆人所推必大過人致之館中令執政時往訪問政事
陛下亦屈己師之
臣瓘論曰熙寧之初　神考以安石為賢自御縉黜
逐以後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悱怨望
當此之時傲然自聖於是書記訓之言曰卿朕師臣
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
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　聖訓前後不一又謂
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知常秩者亦當屈己師之惠

卿師臣則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師則假張戩之言
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就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
為　聖主之師乎況張戩言行出處自有本末豈肯
崇奬不識去就之人而請　聖主屈己以師之哉
神考以堯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
安石乃欲與惠卿常秩俱為師臣輕慢君父不亦甚
乎其事矯偽臣故繫之於寓言
○上曰楚國長公主衣衾至有蟣虱
駕至楚國長公主宅澆奠　上召中書入見慟哭言李瑋
負　仁宗恩遇長主無恩禮可便與節度副使安置
上曰瑋都不恤長主衣服飲食等物至於呼醫亦多作阻
隔長主衣衾乃至有蟣虱至自取炭生火炭灺傷面
臣瓘論曰大長主衣衾而有蟣虱豈實事乎臣故曰
寓言也
○余曰章辟光何以合　聖旨
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為人果敢所言但為身計而已
以為人多排奬臣者余曰此人本亦無文學不知何以
能上書合　聖旨疑有所假手

上曰所上書文辭亦甚好
○余曰外人但見　陛下數説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
能無疑
余曰　陛下比見章辟光在廷之士極怪駭八主驟見
一小人亦豈遽有傷但　陛下未傳見士大夫而所持
見乃衆人共知其姦險者則在廷怪駭固宜輔臣皆得
侍　陛下淸光見　陛下分別邪正是非詳盡至於外
人但見　陛下數説如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
聖聰所以不早布於天下誠以時有此等事故也

○上欲加䂣光罪余曰䂣光疏有何險語今以訪聞便
加之罪恐刑罰不中
御批近以章䂣光入奏言事內一事防微言當謹宿衛出
入又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令岐王建外邸訪聞乃
自傳播云言岐邸事稱　旨故召對觀其意乃懷姦罔
吾骨肉以要利置君於惡理不可容朕誤見此人曉夕
思之甚爲慚愧可將此　上來取旨及呈呂誨言其傳播
上曰如何處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䂣光疏有何
險語　上曰無險語只言當防微杜漸而已奏對云何

上曰亦不過如此余曰䂣光誠小人然　陛下訪聞之語
恐未必實且䂣光旣作傾險事亦何肯自傳播或恐奏
疏時疏爲人所見或恐奏疏後語從中泄今[illegible]訪聞便
加之罪恐刑罰不中無朝廷施行賞罰欲後無弊且言
建外邸事在召對之前　陛下不以爲非今因傳播而
罪之是　陛下納其言而惡其播恐累　陛下至德皆
曰亦須慮與一差遣令出去　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
陛下召見此人都無獎擢卽是不納用其人可知今與差
遣逐去則議者必謂　陛下納其言惡其傳播而已恐

非所已聞也
上曰善只納下文字休
臣瓘論曰昔安石用章䂣光之言力拒　聖批使不
得行呂公著范純仁之徒亦各有章疏彈擊安石以
䂣光一事爲安石衆罪之首安石追悔前謬退而著
書反覆數千言變亂事實以文已過遂以其事歸於
神考欲以上誣　宗廟下罔後學大抵所書之辭皆以
分析呂誨等章疏爲主嗚呼威靈在天安可誣也士
知公議安可罔也臣於聖訓門中旣論之矣虛無不

實故復繫此於寓言
○余曰　上言開陳事退輒錄以備省他時去位當繕
錄以進
余爲　上言與　陛下開陳事退輒錄以備自省及他
時去位當繕錄以進
臣瓘論曰日錄書安石之言曰與　陛下開陳事退
輒錄以備自省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臣考日錄凡
日之所開陳書於日錄有至數千萬言者自朝至夕
奏對於　上前議事於中書延客詢訪或至夜分而

日之內輙錄之言其多若是臣是以知其為寓言
也繕寫之語奏白於未相之時又七八年然後去位
去位以後九年而纂於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臣是
以知其為寓言也熙寧九年御史中丞鄧綰以顛僻
姦回敗露黜逐　批訓聖明惠卿所奏日錄三卷其
間所記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何用心得罪若使
安石當時果有進呈之語則　神考既得惠卿日錄
之後十五六年並不取索者何哉然則寫進之語可
知其欺偽矣虛無不實故臣以為寓言也

右寓言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八段

臣瓘論曰莊子曰寓言十九蓋十語而九虛無也虛
無之說其可稽乎無稽之言不可聽也而可以用之
於天下乎用其說於天下不衰則亂西晉及江左是
也

宋高祖立儒妙史文四學君子以為不可夫道一而已
矣學道者豈有四哉史者往古之事實文者剛柔之
相文無文無史焉可以謂之儒也至於莊周妙學則
虛無似理實不可用古人有言曰譬如歆造宮室必

於空地者於虛空則不能成儒者之空空地也莊周
之空虛無也託於虛空而欲求宮室之成是過越而
北轅也然莊周著書汪洋自適而已本無謝齊求利
之意故寓言之過小安石著書掠美歸過誣君訕上
故寓言之罪大宋齊丘學博名重自致顯位一不如
意則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輕於去就視爵
祿如無也同類尊奬以為國之元老又曰宋公造國
手也而其交李証古陳覺之徒專取莊氏之學以文
其姦言妄說其言當時謀議皆可考也人之常言曰

老聃莊周臣竊以為老氏莊氏不可同日而語也堯
舜之道安民而已矣老氏清淨何負於民漢文用之
黎民醇厚三代以來治天下者莫有及焉豈可與莊
周寓言同日而語哉若使漢文專用堯舜則其治不
既於三代矣老子之言曰善言無瑕讁又曰不言之
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蓋老氏之言以無為為本
以不言為教及其有言也貴無瑕讁其肯十語九偽
而為學者之大患乎故臣因論寓言而兼明莊老之
所以異

四明尊堯集後序十卷

右四明尊堯集者芻蕘改過之書也昔諫省所論合浦所述妄推王荆公以為 神考之師又妄以王荆公擬於伊尹議論乖錯得罪公議窒惕悔恨故不敢不改也夫芻蕘者匹夫之采薪者爾其人未必有知而其言或不可廢心竊效之此集之所以作也 聖主詢知因命取焉此集之所以達於上也野人之芹欲獻無路適逢詔索鼓舞而進之自以為適及其時不知其可不可也集之有序進集有表自得罪至台又有謝表瓘所以改過之

因并所以得罪之由皆具於二序一表之中矣夫辟廱坐像天下之有目者無不見也天子無北面之禮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聞也 神考任相先擧後黜之序合於虞舜天下之有心者無不知也芻蕘雖陋是亦有目有耳有心之民耳四海九州豈獨一芻蕘哉集衆說而進之者乃芻蕘之任易輕生者爾其心以我宋為重而不合乎明哲保身之義下愚不移不可改也已政和元年十一月始至竄所二年正月尚書省劄子委台守取索尊堯集副本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台守於朝

旨之外遣兵官突來追攝囚之於石佛寺然後遣兵官入家搜索并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瓘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荆公為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覧此書內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於行篋到台不敢後閲即以寄於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僕往通州本家取索前集之藁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 旨取合浦集副本然切考批中之詔辭旨温潤然後知正月之索奉行峻切非 聖主之

意也瓘自抵丹丘跪疏右極人情畏惡日甚一日當此之時察之於衆毀之中知其有愛君之意雖在危辱或庶幾乎無憾者後何人哉賢士大夫嗟憫之餘或惡其以訐為直或責其干時而動或疑其所以著書者初緣私隙或謂其所以忘生者專為取名往往多中其病嗚呼直而不訐動而不干時以公滅私名實相副此皆賢知之事也愚不肖者而責之以此是乃賢士大夫樂成人之美者汎愛長厚之情爾又或以謂善善惡惡者春秋之義也芻蕘之書曷可措此瓘則以為不然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乃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父之志兄之願皆本於春秋則天下之為子為弟者當繼其志隨其願而已矣義當繼隨乃古今子弟日日常講之事若以是為僭則是棄此而取彼者為不僭矣又況天尊地卑即是君臣之義凡在覆載之間有心知血氣之類皆由其理由之而不知者非不具也父坐而子立羔羊有之君一而臣二螻蟻有之夫羊蟻芻蕘其性雖異而同具之本皆出乎一理自太古易其

位則此理倒矣芻蕘之所論者論此而已爾故瓘進四明表云豈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何嘗有僭擬之論乎取諸羊蟻驗諸天地然後知辟廱坐像及天子北面之説為不然耳初建中靖國元年蒙
恩除實録院檢討官瓘辭不敢受當是之時未有辟廱坐像而王氏自聖之書已在史院矣鋪張短薄之詞紀述我宋之事知而為之其亦忍乎自王氏作畫贊以來宗王氏者皆以荆公為過孔子矣畫贊倡於前坐像應於後逮今三十餘年元祐學術雖已焚蕩而熙寧之異論

其在人心者未泯也如中丞呂公所陳十事瓘盡取其言載於集中又日録所造熙寧之初對上之言曰他時共致太平惟呂惠卿一个可望又嘗謂呂太尉之學出於生知又熙寧之末呂太尉死丘奏劉之言曰安石聞望一旦掃地又謂臣之所言皆中安石肺肝之隱瓘於尊堯集亦載此語因繫之以言曰呂某呂某其趣雖異而中其肺肝之隱則一也凡集中所載如此之類雖曰得之公議然而取捨之際亦繫芻蕘一時之見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乎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瓘竊謂

天下大理譬如一身要贊之在身猶手之有拳指也其為拳也融結而不貳其為指也分布而不一指縮而為拳拳舒而為指或弛或張皆此手也一動一寂皆此身也身者天下之大理也鼓身之物其唯手乎
聖主聖度如天無不包覆前日放廢之臣將一叙復不終棄也一日舉而詢之則必各有對　上之言矣開陳大理博訪公議則　神考任相終始之意我宋强盛不拔之本何患於不白哉今日芻蕘之死生何足算也俚諺曰市無丹砂勿棄赤埴盧華並試野醫退藏此亦自然

之勢也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前年初抵丹丘即杜其門
黙自命曰心所欲陳者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然而緣取副本內外紛擾不半年而後定方追遠因閑
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顧計日前因有係吝之意既
而愧且嘆曰口誅致命而心則動搖將何以善其死哉
念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集矣終
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掾之而不捨乎初政典局奉
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　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函封
具奏請於

御前開析由是徑達一覽方舜主繼堯之時聞尊堯之說
舜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及尚書省取
索副本劄子付台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
英家已下衢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容劉之語非萬
方疎遠所可遍閱者也今除副本之外尚餘此稾不敢
復藏於私室矣欲盤其餘語跋於此集之後以俟後賢
而心力疲乏恍忽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悸眩不寧臨紙
數休勉強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勉強且死而不知其
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餘生將何以哉又況絕粒以

來苟營活雖積垢如山死有餘愧雖並黎百川之水其
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鶗鴂之命幸脫寬網而身心垢穢
亦明時之棄物矣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安養不在彼淨
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國也洗心之藥莫良於
此晁文元公亦云但以無生一方循治衆病前哲之所
自悟先覺之所躬行實告之矣心不頓革敢不習乎淵
氷之地死將及之尚敢懈乎益捐書不讀亦不復為丈
冥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而為太平采薪之民殁作
我宋無憾之鬼復何求哉而今而後真可以忘言矣此

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　政和六年八月二十八
日特勒停送台州羈管前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書于
寶城之南

論尊堯集表　宋岳珂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録記紹聖以
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婿方恒
赫用事書始益章逮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
實録大以據依陳了齋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
謂薄　神考而尊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
怒罷為外郡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
置辯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
尊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凡條分而件折之無婉辭矣政
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
子正彙獄徙通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
宣聖廟肇塑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
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育善之宫肇塑其形為坐像禮
官舞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覩光乎仲尼乃王雱聖
父之賛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袁周之僻王棄
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以廟之享後世所以廣上下

之祠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為何代之主
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
倨而坐視百官氣懾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
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九年安石之尋
逐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廢加於舜館萬幾獨運
於元豐豈可於著述之時忽崇此不遷之像又曰又況
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
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僭君
之罪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州舊學能刊於四紀之前

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妍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
敘則曰愍公老矣益堅平陰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洪
之硏殁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載盆夢不忘於馳
闕册誠上格天語逕詢要覩尊王之恭綫誠奸將之罪
淵冰在念鼻礙常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
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
停送台州覊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
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為了翁
危之了翁不顧至以台判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

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歟私心惟助辯語言無繇議論至迂僻踳駮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歷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發露特建刑章若非家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北譬：不忘莊如此余後因讀晁以道文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說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

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天下俚猶不恤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議亦願然於禮文遊車駕幸學輒以升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為對未嘗為止袁堅誤矣國初舊制先聖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

靖康撤荊公像之時亦撤坊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　徽祖聖孝根心無以裕陵篤睠之故不忍以荊公為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綵坐閣外有貨日錄者亟鬻衣易之曹公顯勛親紀其事感憤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迹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為將順者歟

劉朔齋跋尊堯集　　宋劉震孫

忠肅陳公尊堯集與介甫日錄字字對壘使天下後世知神考之聖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貿亂上以紓在天之憤下以彰無君之戒特然偉哉汸汸下得志諸賢被禍非公有貫日月裂金石之忠義有動山嶽倒河海之力量有蹈白刃卑鼎鑊之氣節奮此筆誅此奸則邪說肆行天下惟王氏之信而神考畏天法祖愛民之本心亦將闇然莫能暴白則是書也直可與尊王一經并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非若世

之鄙夫患得患失者顧以忮狠自用剛愎好勝所為一不逞則忿懥所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憚者亦不敢出諸口介甫獨唱言之而不怍食餌之詐仁祖薄之則御患不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厭之則怨懟不平而誣謗之史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詆聞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生斯人豈偶然哉震孫黍息使閩行部過延平嘗有詩云川媚山輝賓氣鍾尊堯而後幾儒宗往來俱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

其景慕之意一日公之裔宣子油此卷相示斂容肅讀生氣凜凜如見公手題臣某謹對時不意垂老有此奇事乃熊記其梗槩於後爲、、者其實之咸淳二年七月中亥後學渤海朔齋劉震孫謹跋

跋重刊尊堯集　元林興祖

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日錄何其與此悖子雱尊其父壻卞尊其婦翁臣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尊堯集與矣翁九世孫文綱重刊是集天子南面之靈春秋尊王之意豈容撰日錄者之坐乎其旁豈君拜於前而容其舊臣之坐乎其上乎讀重刊集又喜其孫之能尊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乎其端歲在己卯後至元之五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前奉政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兼勸農事三山林興祖拜手謹書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張泰

四明尊堯集了翁何以有是作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了翁之心其孔孟之志之顯然有人於此言偽而辯行僻而堅順非而澤彊記而博如亂政大夫少正卯幸而免於誅而不能逃於呂誨先見之明退而著舊憤鬱怨望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侮上剏天子北面君臣迭賓之議以亂大倫及其殁也畫像有贅出於子雱之〻辟雝坐像成於婿卞之手至尊行禮於其前故臣驕倨而坐視將使堂陛陵夷冠屨倒置故後世攘奪之患自開闢以來未有悖慢如王安石者也學孔孟之正道為有宋之諫臣能不為之寒心乎此了翁四明尊堯集之所以作也集有序進集有表編類王安石日錄凡六十五段釐為八門始於聖訓終於寓言又各為論以繫於下公平生奮身徇國危言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所以推崇君父排抑姦回尤見於是書蓋公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矣於是安石作俑於前雱卞效尤於後向微公著論以闢其非則何以誅安石無君之心解神宗震赫之怒慰夫子在天之靈明春秋尊王之義而扶植名

敎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君臣之大義截然天冠地履之分凜乎其不可犯邪是集當時已獻之黼座藏諸金匱久矣至公九世孫文綱復梓行於世其有功於世敎不小正統戊辰適罹兵燹燬板重刊附之祠宇今其十三世孫鎔為博士弟子員謁以後序屬於余余生也晩且不文姑述其梗槩而僭序諸右方云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　舒芬

四明尊堯集了翁陳先生闢王氏日録以尊其君者也今裔孫以尊堯序屬芬芬獲親闕里敢拜手稽首叙曰在昔帝堯惇仁義以治天下其道一而已矣三代世守以為典法周降而季始有外其道而為異端者由是岐而為二焉如楊墨言仁義至於無父無君與吾聖人之仁義不遺其親必急其君者判如氷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也故孟子闢之為禽獸不與人類齒蓋楊墨不闢則仁義之道不行仁義之道不行則君父之分不尊七篇仁義之說不

容於不作也至於王氏之學則不然假仁義之道以文其行而實背之挾仁義之術以事其君而實傲之蓋非楊墨別為一種之學也將擠之為異端則誦法吾孔子者也將與之為聖賢則奸名犯敎而非吾仁義之道也了翁所以始則敬其術而深譽之終則悟其非而深闢之蓋王氏不闢則仁義之道不明仁義之道不明則神考法堯之道為不尊與尊堯之集亦不容於不作也夫闢王氏以尊堯與闢楊墨以尊君父蓋同功而異指其為世道慮也深矣且孟子闢楊墨於方熾之時了翁闢王氏於既歿之後非有

迴遠之不同由二氏之學有不同也。楊墨之學淺而易知譬之有形之疾發與肢體之間藥餌鍼砭施之而無疑也二氏之學深而難破譬之無形之疾發於臟腑之間必診之脉絡察之形色遲久而後知也了齋豈無定見而反覆其証哉雖然世固有誤察其証終迷而不復者了齋復之不遠誠醫國之良也惜乎道君不能用遂至疾至膏肓延及天下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皆正德己卯九月九日賜進士及第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國史脩撰進賢後學舒　芬拜手謹書

四明尊堯集十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瓘撰瓘有了翁易說已著錄是書書錄解題著錄止一卷此本十一卷乃後人并其原表序跋合而編之者也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因作是書以辨其妄其初謫廉州時所著名合浦尊堯集但著十論猶未直攻安石及北歸後乃改作此書分爲八門曰聖訓論道獻替理財邊機論兵處己寓言始力斥王安石之誣皆摘實錄原文而各著駁論其下共六十五條坐此羈管台州其總論中所云安石退居鍾山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時增損潤色九年筆削云云大抵主於掊擊卞故史稱京卞兄弟最所忌恨得禍最酷然朱子尚病其有所避就未能直中安石隱微云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卷十三至卷三十配元刻本）（一）

〔宋〕胡寅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嘉定十一年衡陽郡齋刻本

讀史管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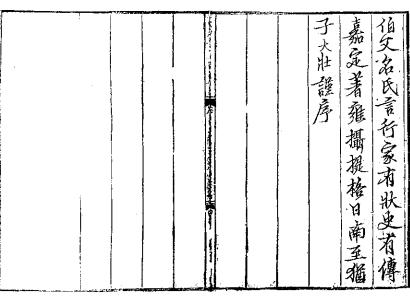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
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爲天
地萬物生殖其間惟人爲靈號曰三才
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
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爲奇耦
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制字書以
紀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
史史爲案經爲斷史論者用經義
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
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
以作春秋秉法萬世與堯舜禹稷

水土耕稼固功大聖生而知之常人
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爲靈
而與物等耳　先大父文定以經學
受知於
高宗皇帝奉　詔纂修春秋傳
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
至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並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當
論詳評是是非非治亂善惡如白
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
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爲
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盡臣節而爲
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苟不
知著書之意徒耽玩詞采以資爲
文以博聞記則失　先賢之旨而無益
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
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輿爲政之初
即崇庠序之教興郡之廢墜次
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
讀史管見脫藁善本刻而傳之
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
知所先後矣晚學少子輙不自揆
謹序所以仰明　先志以啓後人

伯文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
嘉定著雍攝提格日南至猶
子大壯謹序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姦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illegible]栫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

載韓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
者非有變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不得已
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
距祖常猶曰四卅丕之於操纔凡莫間謂操畏名義而不
敢禪漢則丕才非操比爲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
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
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
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忍乃畏奸名犯分而天
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
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
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
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嚬笑不苟
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後起三
家輩出操懿恭溫之類接跡於朝乃且效忠宣力之不暇
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
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機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
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必智簡
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卹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
得免況爲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變民務本爲迂儒
常談以聚斂積實爲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
石茗礬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榷取必使斯
人與官爲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賈區域又各有征賦焉適
者先王所甚戒顧以是爲大利之源以糜百姓養生之具
而其文曰抑末猶可也曰官曰胥吏曰卒伍曰工曰商曰
異端待哺之教曰無常職游手之人斯七者咸食於農而
農之受害既什百於末作矣若夫四時艱窶終歲勤動姑
置而不論第撫其受害之切者以爲監焉有田則稅農之
分也升輸升斗輸斗石輸石加以圭撮鼠雀之耗則可也
乃至於一加再加三加又至於一倍再倍三倍歲豐穀賤
則責以半錢蓋纔五六斛而後可以供一斛之輸歲歉穀
貴庶幾乎可以輸錢矣而官庾無積儲則責米之常數於
稅米中又有他名之糴馬食之穀至四五種名曰糴而實
無酬也尚有夏稅焉又有舟車之費焉其細至於貫錢之
緡亦皆令出錢錢非農家所有也凡兩稅之時監臨官吏
持槩量奉斛斗司廩門執酒漿與夫官之徒御無慮數十
百輩取一年溫飽之計於兩三月之內大抵民力之歸公
家及此屬者中分其數矣是一郡當出稅米十萬斛者爲
二十萬斛稅錢五萬貫者爲十萬貫然則國何利焉豈特
是哉凡一家之稅官有四券各以爲據民所藏者官不得
取令甲昭然也而乃書於公籍者與戶券異文戶券無逋
百姓欣然曰雖舉產半失之幸一歲門戶之事已畢無公
皂之擾矣乃大不然部刺史違法而賦於州州違法而賦
於縣縣無從出則閱公籍之逋者而督之於是五等之係
籍者蓋無不逋之家也玩習既久凡縣以督逋爲無窮之
利不止於應公上之急也至於燕遊之費將迎之用縣官

貧而來富而去者皆自此出五等百姓既無不逋官稅之家且重輸之可以已矣尚不為之除於是一年虛逋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又至於借未來之稅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謂民不得私釀也則鬻麴引焉謂縣令當有以訓民也則鬻孝經焉謂百姓不可不知耕耘播斂之節也則鬻曆日焉謂牛馬非私貨售之物也則鬻牛契焉或勸以修學校而取之或諷以葺神祠而取之或因公上之役一規十十規百而取之皆田難決之訟不與明白俾輸錢而兩休鬪爭立辨之事不與曲直俾輸錢而俱罷凶強盜欲幸而捕獲俾輸錢而末臧猾胥巨蠹偶爾敗露俾輸錢而贖罪凡此百端可以歲舉者則歲舉可以月行者則月行可以日會者則日會為縣無乏供於郡則為材令為州無闕事於部刺史則為賢守識擢自是而加寵祿自是而致父子相襲以為家學朋友相習以為公道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為說則嚇齘而應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嗢掌四起天下靡靡認認一意於錢錢多則昌錢少則敝其視赤子豈直芻狗土苴而已蓋若仇讎怨敵然惟恐濬之不深索之不力而吮剝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焉然此所倚恃其大槩耳便儇巧黠者又不止是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宗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蠲蠲不問今讀之悲明皇有宗守之則為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咲蕪菁根亟不能飽不開搯刻之益何輕於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哉何急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嗚呼天地之道養萬物而已人君之德養萬民而已為公卿大夫佐天子行不忍人之政而已矣賢人君子傳此心有兼善天下之具而已矣反乎此者賊道也

智伯伐趙趙襄子殺之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獲之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乃舍之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遂殺之

君子為名舉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美觀而不足於衷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者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

魏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師事之

常主於其臣愛順己而已賢主於其臣欲其諫已焉始乎求諫中而勉從終而惡聞者多矣况於師乎諫爭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之言至悖然發於心勃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爭臣之位卑且其勢可以進退而制指則其憚之尚淺也一成乎為師其位尊其道嚴甚敬詔輔

誹必一於聽從而莫得違拒其威儀體貌必與之終始而
不敢廢弃故君於得師爲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人主
無求師之志事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
願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淺淺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
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既與庸主遠矣乎約信
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
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田子之論則知鍾磬之間非
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
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
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安王　　周紀

烈王

顯王

魏相公叔痤言於惠王曰衛鞅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
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謂左右曰公叔欲令寡人以
國聽鞅既又勸殺之豈不悖哉卒不用及鞅相秦大敗魏師
惠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戰國之世謀臣策士之見用者衆矣其隱而未彰者又豈
少哉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長無魏患未害爲殺無罪以利
己仁者不爲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公叔之言與
惠王之恨同歸於愚耳且孟子爲惠王言者百世保邦之
道也王曾不喻乃致悔於公叔之愚計其不能救亡不亦
宜乎卒之滅魏者見乃王賁而鞅之骨朽亦久矣故夫恭

言正術與邪謀詭論交至乎前而知所從違用舍者興亡
治亂之決也

秦人殺商君車裂以徇

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
利而免於怨爭亦有其道乎抑無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
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
之極矣流言構禍者三叔而已矣大臣召畢弗疑也庶僚
大夫弗問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背叛者也周公
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衛鞅者談帝王干秦君其實在
竊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得君專秉政久用法嚴酷秦人傷
殘方且修然自滿雖秦國素所仰望如百里奚者鞅心亦
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己及也趙良終日正言以警之鞅尚
不悟其及也宜矣雖然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何則
百姓者其讎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
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當是時一
身雖微天地猶隘設能聽良而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
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知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
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
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無力者藉
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以利害權之者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決也使
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厭其專擅左右並用仍有參副
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

予繆留爲韓王忠計當告以賢不肖之分不當劫以成
子闗止之事也彼六卿分晉豈爲是哉意者繆留於仲叔
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之歟

愼靚王　　周紀

赧王

齊伐宋宋王奔魏死於溫

周赧王之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至是五十年矣社亡者
國滅之祥也宋王固知戒懼而急於求霸用兵不息所向
戰勝後心肆意不復知有天地之大社稷之尊其亡非不
幸而天固前告之矣臨川王氏乃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
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
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矣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
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鄉士
大夫姓名于其上以比方禹績而呂氏載諸謝章曰九金
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
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詎不信夫

趙以藺相如爲上卿廉頗怒曰相如素賤而位居吾上吾必
辱之相如每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相
如豈畏之哉夫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
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然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
之肉袒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損卦以懲
忿爲德之修國風以不忮爲行之善顔氏以不遷怒孔子
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崇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
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藺攻
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
覩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爲怨敵今
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
主雖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相
許則賢者過之也

樂毅圍莒即墨三年不下

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而不下非特毅之
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綏而攻之乎
則攻臨淄何其亟也謂兩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
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
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足
爲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君
位亞卿爲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仇
堂堂全齊悉爲郡縣兩邑未下僅如著面之黑子耳當是
時昭王宜即遣使者裂縣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
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久縻
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旣成功當舉他將使
任軍事身歸燕國口不言勞王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腹心
賴謀議長爲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
可者乃老師養寇慮易若難以致久伏兵咸之譏昭王乃
始斬發言者聲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
矣雖毅皇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
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昭襄王　秦紀

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不見秦商君楚吳起越大夫種乎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讎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謝病免

范睢以鞭笞殘息脫命簀中入秦抵巇拊魏冉之背扼其喉而奪其處內則使秦王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韓魏之間陷白起而致之死而功烈無聞焉其心止於報恩讎濟物欲而已豈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而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屣雖不能為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全家破毀而國隨之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孝文王　秦紀

莊襄王

三年王薨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父而不死立三年而薨則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夫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詭祕人莫得知故史亦不得而載之耳

始皇帝　秦紀

魏信陵君再以毀廢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

無忌至此蓋無可為者矣觀其自處亦庶乎無悔者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無忌其知此矣

文信侯飲酖死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羌胡無禮義廉恥尚且盪腸正世惡疾類之尨也而況諸侯乎而嬴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賊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栝翳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初并天下

司馬氏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為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為其國忠謀姑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矣豈能寧人之邦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楊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交聘和睦者非若合從之以利害謀也故嘗試考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抵効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為秦并非不幸也嗚呼子思孟軻並生乎其時一言不見庸目為迂闊無益於人之國也自今

觀之彼獲功利負氣勢赫奕一時者與野馬塵埃飄蕩滅息久矣而仁義正理根諸人心出於子思孟軻之口者未嘗亡也君子當何志哉

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首稱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謚法行三族罪妖言令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號用五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巡遊四出登山告功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未改是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泰何取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為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其除之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當不義則父有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出私意由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誄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為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以為我君我父而容之哉秦人除謚法乃忠孝之賊也後世謚法雖存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者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亦不若不謚之為愈矣或曰加惡謚之不忍於心孰與加美謚之為近厚乎曰孔子有云過猶不及私心於近厚者乃所以為薄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為之地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可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衰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韓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驟之論尚且計輟不行如此之類則隱而不稱顧取問鼎中有三數事為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矉而掩其美哉且裂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為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畫壤必至於交錯曠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指之以為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至論漢唐魏晉延促之故有叛人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州皆一偏之說不周之見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

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辨焉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王伾叔文爲伊周管葛又何恠焉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皆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炙之徒固有謬戾乎聖人者又况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斯雖殺其身覆其宗亡人之國矣而其說固在後之人陰述而用之者未懲創也閲其學業則高談洙泗閲其術略則遠紹伊周考其所爲則異於斯者幾希矣或曰韓愈稱荀卿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惡禮者天理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此

奈何以爲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亦慕名而爲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流至此無足恠也或曰如何爲真見自得者曰見不善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乃真見也爲善如渴而厭於飲飢而飫於食乃自得也

韓人張良以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散千金之産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弗得

重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覆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也猶不忘報則可以見其仁矣相國之禄萬鍾豈直一飯耶五世之相其爲一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爲利哉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魯莊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著論以爲良年少輕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圯上老父蓋不善也故爲後期之約墮履之事以屈折其壯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爲韓報仇非有往漢之志者苟得呂政斃於一推則其心慊矣餘亦皇恤或者之言又若虞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既無瞻者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置中狐兎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之乎待良矣

二世　秦紀

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因問左右凡言鹿者高因中之以法自後莫敢言其過者

姦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之形也指鹿爲馬人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爲欺以讒言爲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禄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爲馬異事也二世笑之以忠爲欺以讒爲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固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

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憒憒於鹿馬至被殺而
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趙高弑二世而立子嬰子嬰殺趙高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
然呂政反道天所不佑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
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咼戮趙高雖不救
亡亦紓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
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
然秦以詐力攻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収其効
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
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高祖　漢紀
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沛公具知
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強弱之處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拄異意息誹
謗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決勝者張良也説
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収秦圖籍爲大將撫根本者蕭
何也陳奢麗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士出南鄭定
三秦者韓信也脫輓輅定建都陳山河百二之利者婁敬
也自餘如參陵平勃之徒莫不以拊智策列爲漢宗臣計
其生時始皇尚未平一天下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
狗販繒寄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往往已有蹀血咸陽葅醢
祖龍之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方且厲心非巷議之人
隆偶語非今之罪是猶大川泛溢壊堤横決而區區增土
石窒罅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
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
之塗絶諫説之辯以一身而讎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
屈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刃迫而不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
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
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
不覩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鬬耳彼其見白
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爲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雖其天
資禍賊亦有所効而爲之此二十萬人心既不服即遽坑
之使秦民皆不服也可盡坑乎昔周既勝殷殺之餘衆蠢
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
公君陳爲之父師教訓漸磨至于三紀然後丕變昔殺今
周混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
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
者衆矣不此之法而唯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
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蕭何言於漢王曰願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
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善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爲民也君之求臣凡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其安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苴如弁髦則吾之術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竽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用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賣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已蕭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委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耳失國而擇主黥布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爲宗臣首奕葉永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王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不及以聞自追之或言何亡王大怒一二日何歸謁王曰臣不敢亡追韓信耳王且喜且怒罵曰亡者以十數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者王召見與語大悅用爲大將

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也陳平所謂臣爲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才士耳稽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怪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方是時王未奇信則罵何爲詐亦理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稱人傑豈顧爲此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又謂信既爲漢王蕭何所迷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之先賢語錄予蓋嘗聞之先君子曰語錄如是者皆門人勦入之非先賢語也

漢王入彭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留諸將擊齊自以精兵歸擊漢大破之圍漢王三匝會天大風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項王獲太公呂后留軍中以爲質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乎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良平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也多可疑者羽留攻齊而諸侯兵亟趣彭城何也借曰披其國都散其積寶使羽歸無歸則宜亟反滎陽以主待客而淹留引日何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待其來擊其中扼諸險要縱羽未成禽亦必勝負參半而耽於寵樂宴安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人父執妻孥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

天意佑漢大風晝晦楚軍壞亂吁亦殆哉此漢王志不持
而氣爲帥狃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爲監也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王布令背楚以留項羽數
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請行
史記人謂劉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敗幾於亡矣諸潰
軍猶未集其於自保尚未敢必而漢王遽謂得黥布則取
天下可以百全不幾於大言乎且當時興亡之決獨係於
布之歸漢耶曰秦失其鹿四海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
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
平主約不信顧亦伸己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勝之幾百
全之計也及三老董公獻言請暴項羽弑君之惡漢王大
臨三軍縞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項羽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己
矣於是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夫
楚都彭城獨齊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背無所倚東
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拜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
命爲護軍諸將盡讒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
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爲之辯則又召讓平平之對
既無撓辭亦無留志王疑泮矣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
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受封侯之賞
彼其是非明不以讒蔽忠取舍審不以小棄大平獲釋贓
賄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
所以樂爲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季布況
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爲平去讒者何也曰用持之時既不
可偏廢且信任平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
夫受譖慝而不爲別白被誘毀而不得伸理一以勢力行
威辟而不要諸公道也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
水陳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
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不然
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
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
自伐其督戰之勞耳當是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急
趙人之心明旦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
已而佯敗弃旗鼓走水上軍非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
全力以待信耳信乃急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又
冒犯矢石出入行閒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躡其陳迹
闇曰陷之置之則自處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
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率之也非使人
死而已求生也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爲陛下畫此計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
漢魏而後姦渠擅國形勢上浸則有不令之人容効情款
微示變革之端以異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豈爲是

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碏稱陳侯而衆其
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庸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
書商君雖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
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為比也使後世儉士傾夫推戴跋扈
之臣引以為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
本為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中則以太公兵法甚沛公
旣舉咸陽奏祿告終沛公王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
韓王又殺之則復歸于漢為畫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志
願畢矣及帝入關良卽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
先羣臣以非禮諂之是以儉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范增疽發背而死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攷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
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正而兩雄
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快劍
殺沛公於歡宴之閒是一愚老人而已耳況已見天子氣
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者
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弔民天且助之安用立
懷王孫心為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
智尚不及內黄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
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不免耳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

或謂高帝之圖項羽無斬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速也羽
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也帝與羽俱起
布衣受命懷王約為兄弟鴻門之際自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為之亦旣講解矣及羽背關懷楚放殺義帝而自立漢
王假仁仗正以討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
雷轟電擊龍蛇交鬬山岳振搖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
之迹旣已消散無事則追念當時杖劍並起相與圖秦兄
弟約言輔車軫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者此固英雄
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者也誅則誅之哭則
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
如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下袁氏
之人猶衆操不得不為爾豈高帝之敢望惟武帝哭昭平
孔明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
昭屈於向雄之言郗鑒亦請聽王敦家收瘞而蔡興宗自
葬范義宋武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葬故交蓋王誅行
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為無道者項羽也旣伏其辜矣枝屬
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
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為羽諜解此
公道也丁公刃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
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姓則前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卽皇帝位

按帝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二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
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
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若袁術孫權公孫述之

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齊壤之遠哉

田横亡入海帝召之横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横為亡虜其耻甚矣遂自剄

横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四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陳歸洛陽未及税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嗚呼其明於决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下隴右還京師纔六日潁川賊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倦意可謂能繩祖武光前烈矣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三縣立從兄賈為荆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為楚王以五十三縣立兄喜為代王

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于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勃興除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經講求王制首復井田廢阡陌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致也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至己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才自雄不能稽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亦無為之計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横之事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己從人諂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為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言則必借秦為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韓信反夷三族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功歯三傑不

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
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
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
矣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

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諫未能
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
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太子能卑
辭厚禮迎四人爲客令上見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
四人從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
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
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力也按高
祖剛猛抗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
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
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栝
其事哉借使有之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
此情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
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
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爲諸侯
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
之侯善言子房矣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
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譎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
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結黨以制父
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立爲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
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人之助乎是蓋
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
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
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
如意者帝心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其
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
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
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非
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

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
豈有費言哉

孝惠　漢紀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
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爲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
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
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
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

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爲是也使
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説啓之矣

高后　漢紀

太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
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面折庭爭
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不如臣

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
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
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
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
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
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
甚大而啟太后心爲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
桃李冬華星宿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
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
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
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説之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
用其計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呂
氏謀益衰

陸生爲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將相不和固非
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皆爲社
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禁姦何患
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平與
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
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爲一時之計可耳非
所以爲訓也

太尉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

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
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況太尉已得北軍
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
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至邸而議之

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叙誅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欵
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符璽夫渭橋非殿邸所在
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孝文　漢紀

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
興居爲濟北王

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不敢輕
發及平勃舉事章首誅相國産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
行賞於章宜先焉而即位二年乃始與辟彊興居去侯而
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
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閒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猶
負疵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取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

矣若乃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僥者纔宋昌一人此
則可爲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
其故邸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狹於天下本以爲擧適
以表私也

除誹謗妖言之令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者
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
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
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
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
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
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
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
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
鸞指菌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指彗曰所
以除舊而布新也蝗害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
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
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
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以惑
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
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爲呂氏盛陰餘氣所感
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爲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
一端盡以爲人事致之則如五行傳穿鑿附會泥而不通
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爲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
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爲天
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
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既
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尚儉
素務敦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雖有災異之徵而無
其應乎若無其德而有其異乃以文帝爲解則誤矣

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
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怪神欲以
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文帝有焉

賈誼上書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大宗

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者臣子
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茅焦曰諱死者不
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帝春秋鼎盛自諛者贊
之方有億萬斯年之祝而賈誼直言不少嫌避文帝采納
曾無介然若文帝其賢矣哉夫惟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
人諫朝有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敗不諱於聞天地變異
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喜諛而好譽其所
忌諱多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焉亦愚
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冊以爲美談人臣之所
欣遇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今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為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已粹則不雜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卒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背義就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六者天德全矣于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為人而人仰之如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緯雲氣之卷舒其為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潔高遠光大變化無形質滓穢之累所謂本乎天者是以上親也其在人則陽明勝而德性用消人欲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于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而食天祿以撫天民則五典惇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當本乎地而親下者亦無不得其所山川敉寧鳥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執道四民安業小人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困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綈弋綈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致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上幸雍郊見五帝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句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岳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瀆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羣物之稱不能徧覆羣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能一正之以破積久之妄羣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之徒矣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性廉直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為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罷朝嘉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今召若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乃召通而召謝丞相通至泣曰丞相幾殺臣

蹶張彍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彍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矢伐著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睢盱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其可以為嘉之御乎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臧節喪絕貽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如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愛自親始民尚有不知化者而已先忘孝何以率天下之為人子者乎且著為禮文則有不貳之重制為刑辟則有匿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刑必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則不得不可以為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宋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費更尤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厄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衰絰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爽著於君臣之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孝景　漢紀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冉有者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寛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懸絶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私誅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孝武　漢紀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則纘禹服云纘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為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為無一可法者苟其半因其半則莠必害稼紫必奪朱其末流餘習不反為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觀則父子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齊桓公親揚先君之失以謂管仲雖非純於孝者然皆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為是猶欲繼而述之蓋尊宗廟重社稷不得私其親昵是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義也又況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

誅名者若曰為子而孝為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人造偽飾詐故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恥則何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為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効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為忠孝亂賊之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賊之禍歟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胥吏自為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為善者安所得賞為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懵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德者不肯苟祿利為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闒茸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衆咸陽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

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己爲帝之德莫與抗者循是而行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況祖其餘策如李林甫盧杞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擧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亮爲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擧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耻遺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丞相衛綰奏所擧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擧孝廉皆仲舒發之

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横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望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息爲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邪奇衺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爲夷狄爲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姦人爲讒爲邪爲奇衺爲利口爲横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横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衺利口而横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興未知華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典家學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廵狩改歷服色事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爲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爲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申公爲議明堂而至對旣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廵狩律歷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爲之說者必著其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

實又以言於怨甚天道者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蓋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河北築朔方也上即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重出虎符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謝過遂罷元光二年上之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三役者皆未嘗接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

甚衆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戾太子生而建蒼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捐卬求身毒關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戾太子生長兵間則非事實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爲表著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此言宜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許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汙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爲東海太守其爲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爲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昌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要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張湯奏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始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旣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旣覩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况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之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爲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過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遽遽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嚚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絶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黄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遲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旣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茅土之賞而欒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爲比晩節弃逐願爲中郎將出入禁闥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爲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纔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前轍鄉者慕用儒術之志蓋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式

漢以貲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志爲公卿而恥於入貲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與誅

匈奴且自言不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郎擢為齊相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轉為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其桑洪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況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為相盡忠克衆共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詔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敕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為沮貳師而為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效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為兵而族陵家陵債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導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循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

所為立君者為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己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銚鎛耰鉏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寛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為盜哉

戾太子反

武帝為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子疎莫親於妻子而有疎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寛厚上嫌其不類己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充既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充乃與劾東宮家使帝益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

人爲之師傅朋友乃令自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爲毀實遽增太子宮人文遂結黨轉加讒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入宮挾啓祝詛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爲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高意忌盡疑左右爲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既不忍忿忿斬充炙胡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廐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爲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眞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上見羣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其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巳矣可謂勇也巳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剋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哉舞倦

矣而能盡知昔日狂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無可係執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立弗陵爲太子賜其母鉤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焉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爲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孝昭　漢紀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雋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

未嘗絶蒯聵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奚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爲布衣用繡衣爲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

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詞氣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眞志士仁人也豈直卜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爲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譏誚亦不虛得矣

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爲可爭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塞路羣盜滿山若非晩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況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爲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爲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猶聖人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爲孝也夫姦臣貪粃政利己恐君變之則切以繼志述事而指更改爲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爲心則宣王又將流于彘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

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稔禍患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耗虛戸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漢紀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武帝所識拔旣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歟敞薨之時

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横與向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倢伃爲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乆之封昌成君

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以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巳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也妻顯邪謀蓋肇於此光謂廣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爲罪人耶不忌如此宣帝内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説也孝宣壯長與自閭閻炙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説哉又使事先内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己必皆於君皆皆不得達闕上述國罪已不勝誅矣況貪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主畜怒朝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猶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減殺乃辭歸守博陸子孫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詔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事我者事我者不得其事猶可自言況友之者乎諫諍禁闥腹心耳目蓋帝王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爲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予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爲使人不得議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勝蓋猶襲亡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勝以死守義則阿諂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隳矣宣帝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醫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與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爲惡也猶豫吉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爲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后之於帝爲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黨惡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陰庇之不忍舉覺是與同乎弒矣弒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二主毒皇后而罪一切勿論上浸之勢不太迫乎昇即幼

女遂登至尊向若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此矣觀且猶豫於發覺無乃本心欲壻宣帝已久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爾豈非富貴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爲外舅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紀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動爲反常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凋落榮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衍挾毒之禍而禹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況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禽縱在手孝宣之術尚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當用之禮爲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纛亦可乎謂死者無知正使與之警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黃腸題湊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居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惜王章以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法於是哉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吏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總覈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欺罔君上之姦術也爲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亦莫爲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欺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刑濫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忘是

也使之詩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實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霍氏謀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興不自躬顯爲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勳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豈爲驂乘之負芒歟斥許廣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畧衍勿論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爲虛己斂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雖然光嘗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弑后謀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愜無可譏矣

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也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流俗偽儒之口以過厚爲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爲人後者之事是已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不爲其父毋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未有二本物也故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其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詞害意也立言者斷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爲人後者舍其父母而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致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不稱焉則父子以僞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爲故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王夫人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疏之也以其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降所當降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

心不自克也往往違禮以爲孝有司探其不自克也往往
獻佞以爲忠夫宣帝之微羣臣知之矣是以申言之而悼
園迄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
奏嗣昭帝後爲虛文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爲後見其
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爲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
弃之也于以啓後來冷褒段猶等謟邪之奏而師丹傅喜
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
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
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
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帝下廣漢獄吏民守
闕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特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
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
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愛特從百
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
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旣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
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纖芥之忿於遠
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

魏相此跡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
蕭牆之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
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illegible]以告君此則賢
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
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
而草妖木恠雲物霏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
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以爲如
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其賢矣
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
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睚眦必
報者枝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爲
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
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旣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
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況丙吉保護皇曾孫
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
左右帝自忘其顔貌所以遂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
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
曾無犬馬之力羈縶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若誠
有尜分鮮不嘵嘵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曾朱家
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遂如此不去懼有
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爲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
爲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之中士則可耳

而踈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況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
未立少留傳之以須日就之功不亦善乎自此疏廣所以
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
二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禀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
可槩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
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
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傾
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菽
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
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為一至於是則其瞶瞶有
素踈廣瞷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
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
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苟以知止斷廣者淺之乎知
廣矣

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尚刑罰用中書
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
召以法律為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
以傳子孫上以為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
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求禪歟
曰非也史録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
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
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
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為人而悲其當也
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
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為至
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況言
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
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
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
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劍尚方事及取官
錢帛私假繇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弃市

楊子雲以韓馮翊愬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
之是見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
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
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罹於法者其為潁川黃霸因之
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
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
取官錢假繇之罪乎而加以弃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
道矣

楊惲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
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
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

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
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絜剛直之士若刈
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
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
以爲當乎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
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爲不
當則定國嘗奏惲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
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
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
也事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
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
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
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
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
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
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
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
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
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比乎其所行政事果
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
琰玉之與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霸無異可乎不
知霸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仲尼者
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眞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
旨哉以此自爲故得舊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
者故有荀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
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營惑不嫁姑姊妹而曰古
之聖王率由此也豈不爲正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
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皇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
二十五年閒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
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
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
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
多姦逆不得稱太平矣鳳皇表太平之瑞也何爲而至
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
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
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鶡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
有他異鳥乃爲鳳皇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鶡爲神爵神
爵爲鳳皇則鳳皇羣集非鶡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
使有鳳尚不足貴況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
爲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漢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
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孝元　漢紀

以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事

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傚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踈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為之愈哉

復以周堪為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皆決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忠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元帝愚未嘗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政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假賊為鄉導豈其年老病眊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競也若堪而仁當望之飲酖之後稱疾滿告致為臣而去可也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分固薄遽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此自丞相御史當股肱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安能以立談而辦耶又況元帝庸懦非可仗者房不鑒蕭望之之戮區區以口舌獻忠難乎免於盆城括之死矣房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於人致石顯之言得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災異常中既去朝占日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已而水果寒涌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趙高斥石顯冀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為侯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議何異望之斷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耳而無以破匡衡敷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之遺意也向指為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為後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孝成 漢紀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懣而死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望之戮張猛誅京房免陳咸百官仄目一迹其視幸元猶傳器耳衡譚奏之以警上心豈可悄為尊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拔本少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必塞責矣當時羣下多是尊者焉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舅為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數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其之變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蓋可甘其荅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無所更改而任鳳益專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下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巢天子不以爲疑羣臣不以爲非何其用力之省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免官湖三老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畫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妄得無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尊爲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廷所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位尊任重當爲天子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興明使王尊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老公乘興懷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折奏章之詆欺則一時關政終莫更改爲國之累豈小小哉三老不銜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納不加訓上之誅是誠美政然既復用王尊拜爲刺史而張忠楊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關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名譽假借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俄而弃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譽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很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爲譏爲邪爲比附爲異意爲歸怨於君父爲徼利於後來爲陰有中傷爲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禍乙爲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爲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愬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噤不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刑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

初上即位拜張禹爲光祿大夫與王鳳並領尚書事禹不自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爲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商之死宜矣然位爲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爲朕求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優詔起鳳而使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下獄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聞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願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薨上悔不使譚輔政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亡異哉嗣世之君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軌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尊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葛藟之詩所爲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孝矣篤愛於舅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加厚衆祖宗之天下而畀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爲孝乎兩漢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以不使與政爲慊至使賊莽談笑而盜神器其原自乎念母可不慎哉成申之刺形于國風城杞之貶書于魯史自是而上由堯而來毋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族則舜文之德有闕多矣嘗尊祖之義人治之大者也人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丞相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著論始皇采用其說自當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異之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貢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專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奇怪鬼神及僊人不死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上善其言

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與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

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謟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言者以災異為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恐為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内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朝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之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禄國欲不亡得乎哉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入謝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世人私情之常也成帝閻崇之決禮典制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饜至為此至於弑父臣為此至於弑君當是時而責為人後者絶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父子子人道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為父子者何由而定乎

劉向言於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己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羣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趣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爲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孚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微有知識固將束脩執贄而在弟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庭徒能增多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以太學爲哉

劉向卒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効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孝哀　漢紀

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繞曰墨則二本曰縱横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弃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資穎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不宜毀制可

斷大論者以仲尼爲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

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淫豈是以為孝乎

孔光 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詔免為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

姦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君子歸之已推非歸之人不能見微者以為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昏違天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猶董宏之增說是從而孔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為大司馬先奏高昌稱引古義誣誤聖朝又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按奏劾逐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多以莽為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為冤凡哀帝即位于茲三年莽他未有[illegible]惟定陶一事雖黜不悔在國五年[illegible]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冤獄治誣告黜諸人以濟其私華漢為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矣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十莽將何取噫此為來世之永監矣

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世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illegible]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聚矣今乃降躬毀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忝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為榮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為一時駿功自詡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面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少殺疲弊之恥而伸侵侮之忿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平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咸陽早干執國珍襲冠帶稱臣奉貢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道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將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服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孝平 漢紀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使禮遣之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如彭宣[illegible]列乞骸而去縱免就國中屠剛破其抑絕衛氏總罷歸田

里孫寶因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遠襲勝所漢斷[illegible]又皆優遊而道之未嘗更諷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流放也逮德下衰險微佘甚曾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嘗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吳章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怪乃夜持血洒莽第門吏覺發之莽殺宇腰斬章章弟子千餘人獨云敞抱尸歸葬之

漢惟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所以存亡者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理義可陳乃欲爲變怪以驚懼之其術陋如此不知章之所以爲名儒致弟子千人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宇禍矣敞之事章可爲弟子法也

莽起明堂辟雍靈臺

明堂辟雍靈臺雖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後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放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欲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五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由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靈臺則孟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雝未有明其義者以訂考之其義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簫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辭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雝而已辟君也雝和也古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辭雝在宮爲辟雝之雝故知雝與雝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雝無思不服者亦若此而已王制紀天子之學曰辟雝諸侯之學曰頖宮未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然之胡爲勤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代功作豐邑築城洫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雝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illegible]且曰于邁則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illegible]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illegible]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王[illegible]刺經而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雝取則於此是周時辟雝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太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論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逆節僞行内懷姦心而舉以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illegible]意旨一一承上奏於朝莽乃白行之

二罪也稱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納女
為后光率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
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輟訟而退方之文
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
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莽晏然不降
堦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湔矣光父烈君當漢元時力
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
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
恭畏慎削藁不泄以為盛德是猶愛鉛刀之不傷手而不
責其無斬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
二人

世亦恠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
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故亦可誘數人
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
亹亹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强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
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為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
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僞而笑之矣以獄訟屛置他
舍而曰獄空縱遣功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餓莩滿野縣邑
此虛而不以旱報恐太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為
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為安定公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
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
言也然而弒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髙第季
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弒逆之
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
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
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為公侯者
又羣臣也列奏示卽眞之漸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中傅
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
何以羣為乎愚故纘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以太鴻臚府為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
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

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為智矣天下未有無
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虞慮獨無他人乎前
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令郡國各置宗
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室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
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時猶
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逆閉其塗而我常為之嗚呼莽之愚
其以呂政為師者乎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富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又
置奴婢與牛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今更天下
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
過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制投諸四裔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飢

難孰不能盡人能得所事之爲貴尤也材氣不羣策畫皆
驗而不免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慎而失身
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非矣
責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責爲將相乃欲臨難
脫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説王邑馮衍説廉丹意欲使
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爲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
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
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
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
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譽
譽權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
逆覩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光龍歸第次還就國離權失
柄在藩五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比得復用於是改前日
所爲悖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爲身計惟恐失之浸及
異謀終於夷覆本末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厭至於篡奪
福不盈眦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
悲夫或謂莽既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
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爲紛擾亦
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爲王氏有矣曰逆取
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
而應乎人何名爲逆哉既曰取之或可以爲則亂臣賊子
弑父與君自古以來何爲必討而不赦哉況莽□□謀
詐耀海內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志一時若又□□
長世不雁禍敗是無天理矣

大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
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仄子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
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
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
名言語蹤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離
河之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
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挾人陰私搜剔記就
捕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
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爲如何

蕭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既出如日東升有目者皆可以覩矣歆不歆何待然爲
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退之文金鼓一
傳即遂屈服身與城守莫繫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
其爲人矣乎後致位三公譏嶽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
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僅
得免頗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殁衆不知所爲吳漢曰卿
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光武將兵至是三年矣破尋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爲一
賊所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
百萬之衆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
若狃於戰勝忽於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充國所以徐
行而驅之老將持重蓋知此也然則王源散兵歸保范陽

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鋭旋即匿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之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隘心忌衆如李存勗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世祖光武上之上　漢紀

諸將固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復請王乃即位

光武舉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見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正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爲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違衆情紲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説收人心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苗萌

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弃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略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斁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知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鼗鼓柷敔笙鏞相與應和則簫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可保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稷軼鮪勸并縯殺之而鮪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閈之恩師友之分疏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在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

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入關
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
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時
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
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
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
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
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
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
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眞可無愧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
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古之亡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
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
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
迄三代襲爲成法漢初既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
爲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
時以功勲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既廣所入既厚
滿而不溢誰克臻玆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

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
乃立郭氏爲后子彊爲太子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爲夫人蓋不得已耳况陰
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心論先取
貴有德恩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
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筭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
我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復一人兼
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
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
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
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
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己訓敕不
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也帝當先以曲直曉戒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之聽其
歡釋則尤善矣

馬援謂高帝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
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人焉離世絕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
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
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
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
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此道者豈特文王
而巳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

究要歸則繞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綜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恠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才為事其有能旁招遠取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為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爾亦默默不必強聒于我也寧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為辟士之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為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至京師

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世先君子有言自古創業垂統興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與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歸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之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至於溲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詆上求高之奏帝不以為然各從所志夫此三君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粵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怒其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酖或械其妻子雖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雖幸免於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足為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為良發此言其所譏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俾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之為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舜及三代令王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民則疾痛疴若不以關心又為虐政暴賦以殘之凡事日多而冗出於不為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祿者設科以官人以為子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推恩寵而官人以入貲粟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官人以聚斂而用掊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諂諛者以快然

而用讒誣者以樂攻戰而用殺伐者以好游畋弛囿而
能給甫者以務為無事而用闒茸嵬瑣罷軟不勝任者於
其間又隨人欲以奉親養疾婚嫁生理使不便為請者如
此十餘條其何所為耶其為民耶其為身耶儻曰為民則
循之經訓驗之往事凡為是者不為致治祇以召亂也然
則人君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俾為守令行
勸課農桑滌息百姓之政猶食饗之禮始設大羹元酒以
為不忘本始之美觀而厭飫飽足者自繫乎窮口腹之欲
備鼎俎之奉豈為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
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
起苦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
貪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

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
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
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
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
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
如此此孟子謂齊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日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畏謫見深自抑損亦人
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所不欲也諱天變
不自形於言則人與之亦然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
則識卑見陋故不思過情之譽於伐何如今其所以為聖

貶之過矣然於私則無損崇獨為簡稱之過矣然於猶則
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
臣之師士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伊尹
也周公也則歉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歟歉然而辭
者其心未為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羞惡之心亡矣夫伊
周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己耶
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吉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
欲之敗耶一夫不獲果如己納之溝耶厥后未為堯舜心
果愧恥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
以來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
狄遠犀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敘度量耶天下大
服耶反求諸己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
當與其如王莽以周公況己不若霍光不聞伊尹之為
賢也輔弼大臣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
欲天下不治不可得矣不然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
人所以譏衰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
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冒是
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
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非謬而
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習之
為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己格天超出前代之
甚可為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為讖上怒曰卿非
之耶興惶恐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兆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苟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莫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天於郊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章又因莽廢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定古制奉以周旋乎讖何爲哉讖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劇賊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頒詔諭非囂述執迷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其長者哉

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鬭自名者既偃甲兵足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闕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爲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兼焉又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爲大臣面折廷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蓋子孫之孝變亂爲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

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歐陽歙坐前守汝南臧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貴乎行也歙爲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授尚書傳而習之者中書一篇何等也汙行莫重乎竊賄國法莫嚴乎主贓故歙雖八世爲博士諸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終不赦誠不足恤所以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上臨視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今乞其命上不可良薨帝追思

良乃貫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死罪已而恐上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斷矣曷若初以曉主不爲輕諾之無憾乎孔子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光武監之故拒叔父良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孫殺人非昭平君殺傅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燕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陬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爲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以屈衆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致日月失行下飾詐僞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隷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罔密爲戒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洩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鄗邑南伐王郎僭號劫步躑躅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爲人所禽也幾希夫過剛固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垂拱仰成無所可否或重違其意黽勉順從或爲宴樂聲色玩好所移而不復省察或爲強大形勢利害所脅而不敢進退陽剛方也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柔克之事尚謂吾君恭己撝謙爲未足也亦以異乎朱浮鄭興陳元獻替之忠矣

張純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明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是張純朱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乃詔祀昭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爲而然耶寡恩之譏既不閒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郭后既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

退童久遲之其以彊爲東海王陽爲皇太子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絶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下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爲黜而廢之遲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侯郭二妃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太子㬎陰興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世以是稱其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契公理者能之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爲世準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欺爲邪爲盜爲亂時所謂齊逸貴恣唯若莫不得愛而留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爲賢爲智爲忠爲直衆所推稱傑特英發者莫不取憎而貶戚休戚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繫人用舍是繫於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矣嗚呼陰興貴戚也交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爲司徒閉辭疾篤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與非宮傅所當知以事君之義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其僚猶當諫又况毋愛則子拖巢傾則卵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即不欲仕歟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意不復肯回也稱疾去官不以三公改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曰長者之言命書之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爲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爲必可致則妖怪而近誣以爲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爲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
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愍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劬勞鞅掌亦既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効者然年齒衰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焉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爲乎卒使讒言得行于春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季良者杜保也與梁

松賓固著會有言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馬援萬里還書以
誡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蔚其輕僞敗亂諸夏帝責松固二
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
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
乘高守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奏
援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
構之上大怒追收援印綬援妻孥皇懼不敢以喪還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
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
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然則[illegible]
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可[illegible]知萬里之外
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
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爲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

樂生惡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
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亂於禮也漢
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巳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
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愼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
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
如光武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上問誰可傅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即拜佚爲太傅桓榮爲少傅

張佚之言[illegible]流俗之意[illegible]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
矣而陰識自賢舅也惟賢是用不以親廢叅置衆正豈不
尤善桓榮蓋亦受經飾行之士知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
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
陳其印綬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嗚呼明
經而取青紫稽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巳爲此言聖門
大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乃召梁
松等按讖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是東巡晨燎祭
天于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御輦登山更衣
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
訖再拜下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
北郊故事

[illegible]原本於五經而大之者也而尤著於鬼神之理幽明
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
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必能一決
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
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
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
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
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
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爲
一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禮典略
不經見儒有是言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

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即已徧洽此四失也勑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玉檢之為祈求永年曰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雖曰景帝嘗爾然景帝復有後元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為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送與之詔即已大異蒯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已始矣不可又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即天地之元謂始元初元中元後元云者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猶曰始仁初仁中仁後仁則可乎不能體仁則於長人之道幸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帝信讖文用以決疑桓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無怪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況後世淺儒乎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際之一言加帛於笄之儀捧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偽設土苴粃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傳信矣桓譚以此曉世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皋陶稷契伊傅顏孟之徒抑其次也讖書不出於此十數君子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盜偽之徒要世取資者也而光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斬戮正士莫大之惑可為來世之永監矣

欽定讀史管見卷第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漢紀 孝明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爲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葬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illegible]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illegible]

可斂而不殯也故爲之殯[illegible]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illegible]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焉若存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焉若勿斂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醇醪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脩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上侯于門至堦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詳此禮即太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廱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而至焉非此時也則虞庠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其庠養庶老於其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辟廱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迭居師保而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羣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媢疾學士陷害忠良媢衆怙權惟知有己而

其凶慝氣燄固亦𥝢斬然獨出無敢班者雖其一時黨與借
勢亦能必固非之得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訕醜不顧與
之伍也豈若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
有顯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侯
方諸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
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
序其績豈可坐掖房戚獨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
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善惡人皆有之彼諂子
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善惡固未嘗亡特不
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雅盱側媚以為容言所不
敢言以為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少也以其是非善
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內已蚩之或者悅其諂而不悟其
蚩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為帝王
成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道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
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
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
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為沙門於是中國始
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
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邪之士類
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為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
特佛學之粗者今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為宗貴慈悲
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
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
此十數語略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
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
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
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
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
窮之固亦未易為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
挈要而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有
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君以為非性
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則何乃
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為
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指
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
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弃除舍不得與蛇虎蚊
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其書論浩博千章萬句
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
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遁不
可不闢者乎

廣陵王荊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
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荊又使巫祭祀祝
詛事發自殺

甚哉孟子没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寛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敎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敎或乃材智有聞爲善得譽反蒙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閒自同豢養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絶之而已豈不逮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與學經者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若日月淹久如何也不然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三嗣楚王英皆以悖逆相繼誅死何眛眛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姿粹美克自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蔑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于諸弟曾有君子斯乃取斯其効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兗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兗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黄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黄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横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illegible]最速且大獄追逮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内多所理出然終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羣議皆以爲冤塞之氣感召災變夫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殺又延及無辜罔圜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耶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飢疫耗耗敗破國分爲

王莽後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匈奴不過一師爲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遽信耿秉之說爲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西域出奇降鄯善于闐後通西域三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　　　漢紀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得安之君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況自開其漸乎長孫后譏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爲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猶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疎簡賈族爲譏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爲清河王立肇爲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毋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轍也馬后奉承陰姑纖芥不失毋養章帝慈愛與聲此竇后之陋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歉己無出苟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止椒闈心既蓄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言嘉瑞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況智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袁安位冠羣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後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救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集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依准舊事雜以五經讖
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
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
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
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
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
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
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
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
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
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者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
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
而可逆知幷駮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
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　漢紀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鷙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
自奏請則人主以為遠權推崇儒舊則上論以為樂善使
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日恣其小而得其大者
屈於所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簒竊於前竇憲以此專
橫於後惟得意一時祗足自[illegible]采何利哉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
攝政道公諸侯竇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
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
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
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
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敝所謂
愛而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監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為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
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不事其黨遂與衆定議求得故
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為太子之時關梁氏私相廢已作
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沁
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
免三公刺殺宗侯仗鉞出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爪牙心
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為之內主竇
氏根據遂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
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
肅清宮闈寧晏遂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闕
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
鈎盾令也既佑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
閹宦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
每嘆息於斯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爲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領所主有賢否爾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乎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歷歷皆前日事固乃爲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内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導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追服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爲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爲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　漢紀

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祜太后猶臨朝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氏常隆閻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　漢紀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具得枉狀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冤未必致旱既得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爲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爲出冢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

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
入為出之計一何庸謬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
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侲子之半元會徹樂不陳充庭
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為侲子充
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
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為兒戲也

鄧騭辟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荅州郡禮命騭
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
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
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
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
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
雖辟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燭理
幾於未明矣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
貴戚也彼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
餘年不荅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為騭而起豈獨燭理未明
又疑去處義之未精矣

滇零寇褒中鄧騭欲弃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
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謁河內太守馬
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閡而已乃
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
者為下收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
是駭散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
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
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
其轡策使無拘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
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
惜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
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
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
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
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
任姒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女誡之長未深考
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豪盛君
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因
蒙潤而之應次嘗為歲逐疫侲子罷元會充庭車之小善
而欲平陰陽乖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夫所持者狹而所
求者奢矣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惟諛
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
而上下狃於見聞遂以災異為常事無復憂懼之意方乃
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已下為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
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

乎中之理甚矣

楊震飲酖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嬖倖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歳遷爲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讙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踰法反被譖愬遂致殺身若震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旁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疑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黜況有罪乎東漢逮孝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失聞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横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亦豈慮夫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爲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耶

孝順　漢紀

司隸校尉虞詡劾奏中常侍張防弄權屬託不報詡自繫獄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惡侵其類而黨其與人情皆然覩其好惡之邪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相爲朱寵之視孫程張賢豈不愧耶使詡所奏按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爲深可貶而程賢爲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揩之誚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殿不屈虛蒙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皆悠然自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揩責

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直言正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其志耶又曰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之見悅而不怒耶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關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間有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爲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爲不退者之規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爲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吉士目之故曰三人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還之

唐羌論貢荔枝之害勑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勑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爲嚴乎順帝還文礱大珠之獻善矣曷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爲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冀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爲問使賜參度彼己必將望洋尚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間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爲山陽君

大任聖母也文王爲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爲孝爾太姒聖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爲烈爾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于祖宗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慈鮮知大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爲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爲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知類言之則爲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又况覆幬在前尹逢其難而憤憤焉惟私愛之徇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牘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收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

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為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內之有闕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羣才亦由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馭人羣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為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一門絶人之世不為防制皆朝溺代至有數千負既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為之也不幸已有之猶當戕損其貨數限約其品祿而禁其末然者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若士之材所以待功勲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以紹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盡國用宗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乎

以梁商為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命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為則不必固辭如不能為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一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避確矣盍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為獲成之不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改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有以楊震事諫者乃止

大臣治大事當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以勸諫然後知哉龔自為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為則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為大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既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為非之事必不為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甫輩皆能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明譏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廷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

呼良賀其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之交友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乃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妬之耳逵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逵等獄伏誅事所連染延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賁之援是以譖愬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逵蘧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爲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自有朋黨騰節賁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逵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賁之縛即得釋而逵等之獄不能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賢愛其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當矣然亦稱舉嘏詔伊尹以爲戒乎

冀州刺史蘇章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承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屏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漢紀

帝幼聰慧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甚惡之因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煑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弒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桓帝　漢紀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爲己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中絕以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於

又況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乆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誚樊英曰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淫恶當梁冀方盛之時莫凶慝姦險不辨臧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爲漢賓臣則摧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織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氏宗親廉不貴顯其意以爲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己有害吾妻雖驕監奴不能爲吾毒也於己有害則雖賢且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爲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卧内威擁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周舉之同爲公卿夾輔漢室之爲榮乎抑爲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之所圖執覆宗絕祀之爲美乎朱穆懇惻極諫冀報曰然則僕無一可耶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爲后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爲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興平之粱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産子産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孽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効耳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爲善也子産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爲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爲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羌豪遺奐良馬金鐻奐悉不受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爲羌患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今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羣辟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則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産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安邊境服夷狄張奐之事可監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爲侯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旣倚之去其害己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略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黃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也桓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不使畫者圖之緻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衆免歸雲衆竟死於獄太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旣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才之心其親客布滿州郡草擁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耶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披訴瓊乃伸[illegible]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扞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若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穉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

以也夫
右帥兄勝爲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弃官西歸
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四
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
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
後者趙岐恥事閹人之兄弃官而去蓄惡之心立矣雖潔
身於河東而禍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複壁僅乃得
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
玩心孟子勉痒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章訓垂世千有餘年
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緄車騎將
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背叛然得人以往
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
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
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
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决積
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
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病内政不理心
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緄日降千賊月
拜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
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
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
舉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
嘗持節邊郡矣護羌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
嘗覆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
但委用稱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狐虺而已耳
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
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
殽亂雖喬、景秉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
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
或白或黃或鹹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
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乃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
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
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
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
衆流自非八風水激薄沙泥渾汙之處則萬里停瀅未
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
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
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祠享要
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
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既鄉教養尤甚然黨錮

之禍與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若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嫉疾賢才而斲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果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許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偶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恥同寒蟬必將踴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己失人之戒也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桓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乖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爲貴戚而不爲時用故賢者多難之然帝女不下嫁則將安適故仁明之君欲増名士亦有從之者則未有憎嫌疾惡如楊喬之於桓帝也爲君至此猶不思其故耶

帝崩

謹考桓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而其疾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咨後世恨疾桓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弃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桓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曰桓帝所惡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劾無取怒於帝者[illegible]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久必殺中郎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矣豈爲宗社計哉及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

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儵問以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

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著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儵既非衆志且宏年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政出於己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爲同[illegible]孺子也何足算者武少以學行稱而斷國大事如此蓋在其爲有學[illegible]貴曾未盈毗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感謂[illegible]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傳者稱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聰目之何以曰聰覺之
明之所以亡也碩鼠之刺魏之所以衰也不務貨利成
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利孟子所以懇懇而言也求
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為戒也是則寡欲無求者帝王之
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置侯
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
竊賄為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
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亢不秉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
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為
欲所蔽然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
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顧其為來世人主之監豈不
深乎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
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帀而還問校尉蓋勳曰何如勳
對曰臣聞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秪黷
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退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
於左右耳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
郊行辟雍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為舍人者帝從之上
祿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輕服末不當同被黨
錮帝從之蓋勳言觀兵黷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
者非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
如以卵觸山嗚呼蠹賊內訌橋梓共潰潰回淆貴猜嫌
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非惟能視
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無不見
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
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此矣蓋勳言靈帝不受其言表
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為左右所蔽夫果聰果明者安得而
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異盲聾者幾何哉

獻帝　漢紀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數白障蔽
之進貴外慕名而內不能斷素憚中官故事久不決召董卓
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何苗謂進曰始依省內以致富貴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進欲止卓紹曰交構已成復
何待乎事久變生為竇氏矣乃促卓至太后恐棄遣中常侍
小黃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

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段珪率兵伏省戶下進出遇害
何后蓋道諸常侍詣大將軍其決賢於竇后而何進或何
苗依省內以致富貴之言臨事猶豫其庸甚於竇武帝
人云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賊也審已不能則如勿發
既得機會乃復留時猶豫以長禍速宗社外兵竟入漢室
遂傾易不云乎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
不及矣其竇武何進之謂乎其忠不足稱其禍禁則亦中
常侍等耳

孫□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舉
其子孫
人曰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顧人
□何可棄□□川故□□何□□□公所貴而明常棄

莽不能用故鄧寇賈耿為世祖所御而復舊物桓靈不用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抒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人禁錮五族宜可減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願治之君不借才於異代又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才然與亂同事者皆不監也董卓恃強不義尋自敗滅無足道者然猶能矯召名士伸雪黨人則以天下公論所在且摧抑忠賢與凶渠藉手是可深嗟而重嘆也

董卓為相國擢用名士獨徵申屠蟠不就

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以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臥竟以不屈其用晦如鳳度高且遠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為難人不能知之為難也非時用之為尚時不能用之為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庶幾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董卓宗族内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第為將校[illegible]處以斷臧否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為然則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厭至於殺身豈不為後人之永監哉

董卓既誅蔡邕聞而驚嘆王允叱之曰君為王臣而懷國賊私遇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邕竟死獄中

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靈帝非可事之君輸忠獻言終於髡徙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為用終於受誅且其平日建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才假令續成後史殆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其與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為遠慮遽以訕議為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邕者謂與卓同逆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邕之情也削而黜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棱疾惡下多不附

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狹人為戒周公相成王既平商受乃益躬吐握下士之勤非獨聖人心同亦慮無有盈溢誠以事變不常成難而敗易也方是時士心[illegible]叛新都未定董卓雖戮外寇大興所謂禍福安危係於呼吸之際而允驕心遽生傲態浸見以視呂布不救卓之才指

鄭汜無自新之門胡文才楊整脩懷氣使之恥禍發所忿身殺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吁可惜哉易不去乎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使允知此義庶幾有濟乎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爲陶謙別將所殺操擊謙攻拔十餘郡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徐土睢陵夏丘皆屠之

父讎不報天理滅矣操於陶謙不得不擊然得殺其父者而甘心焉可也徐土睢陵夏丘之人何罪焉乃悉遭屠戮且以一人之故而坑數十萬口雖足快孝思而有乖仁術以其所短搶其所長惜哉

公孫瓚與袁紹相攻劉虞率兵十萬助紹討瓚兵不習戰望風而潰爲瓚所殺

湯武之師以至仁伐不仁至義伐不義然其臨敵用兵猶戒周悉明示賞罰且行且整不敢易也如此孔子所慎者三戰居一焉劉虞事主無二心撫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將十萬人曾無部伍未及接戰衆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奇才虞備禮請爲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曰君讎不報何以立於世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部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酬冤君臣之義立矣田疇事虞日亦淺耳感其禮請如國士之知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興起者乎乃有蒙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戚俱受顯榮而當世代改遷臣主易位之時東門迎降西門勸進者亦

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攻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煦煦姑息也推己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己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三城坑數十萬衆已爲過甚且殺曹嵩者陶謙別將也當是時別將在陰平又非受謙旨意操當諭謙直取此將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仲矣乃舍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衆人不得遂略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爲復讎而志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爲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呂布勇而無謀一鬬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彿孫吳濮陽之戰瀕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失之矣

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終濟大業兗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之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光武報本之計勸操以兗州爲關中河內操信之霸業由此而起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爲史氏之文非彧所言不亦固乎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好佛者不

千餘戶每浴佛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
及操致之走入山爲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事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而亡其
國者也使笮融以營造浮屠之工休養民力以課誦佛經
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佛之勤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
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賑飢饉訓其以保其土境扞禦外侮
陶謙雖失彭城吾自可據若有徐土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
遭驚震遁播無地至爲山民所殺以智討言既無足稱以
福利言又安在乎
公孫瓚既敗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以鐵爲
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公孫瓚既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不能平
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其凶德有六一曰記過忘善二曰
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疾害名士五曰抑苦材秀
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若有一焉當承平時不足以立
身就事況居亂離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
而待矣方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愚
見不知有享此而不覆之理哉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
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實稱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
而立經營於群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
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
降之其屯難磐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
也今之事殊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
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悅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爲謀臣操既
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
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
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曹操與之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孔融名勝之士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而才疎
意廣迄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未欲亡漢則文
舉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夫操固陰賊險狠非劉玄德
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者然既已挾君爲重收引才智
征討四克根本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克
理耶謂邪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
之除融所謂洪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螳螂撼大樹耳
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
下從之此亦過也融雖有名儒而不與論議所任多輕剽
小才耳黃巾來寇戰敗退走袁譚來攻春盡城陷以一[illegible]
之力用之如此安在其天下從之乎操以舊故招之自[illegible]
之計融不欲事操者宜於此有以擇從而違輕易取禍智
不足稱也
呂布襲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曰備英
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今殺一人而失

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其兵使圖布
曹公於呂布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
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備不死輔以關
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為四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
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討後患
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
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
固霸王之器也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輙言誤誤豈可數乎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門所教檢身集義之要
術也人惟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曰進德曰進如
火之消膏也苟言行之發存心於無誤誤即正之謀多少
以下進退其趨善也如水溢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
也而其言則當惜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
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宮高順來降布亦降操皆
殺之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宮高順二人呂布之賢佐也
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布足矣釋憾赦
宮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蔑棄人材濫刑以逞由器量
不宏而疾怨深也或曰宮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
可也若郭圖審配亡袁公者殺之當矣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
上馬使出巡軍
孫氏創業日淺而士心已孚權雖未有君臣之固而賢才漸

衆仲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群心之時且外無
急難皇遽之事甫爾舉哀不聞過毀稍未親政寧失事機
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攝出命令鎮撫三軍移諭竟內
使權喪禮粗備殯葬克終乃以墨衰即戎告喪上表則情
義兼盡矣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非
保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紹軍潰度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凡殺七
萬餘人沮授為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厚遇
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者又莫
如袁紹也既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於撲滅故肆其
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為
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為主用正使鋒刃相接鏖
擊酣戰猶不當致怒況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
者亦何罪乎高祖屬楚王光武破群盜未聞屠其衆也惟
白起項籍則為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
宮之上使紹聽授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
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噫操
忌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初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
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
所不可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淺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
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為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

孟德所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廢弒皇后誅荀彧殺孔
融禰衡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
兩口但多智耳此則自言其實矣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
蜀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北伐爲難而孔明
不壽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爲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
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
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既挾天子下書責紹不聞勤
王之師且拜爲太尉位在操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
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爲之惕息蓋其心有
所愧而不可掩也玄德顛沛困躓意氣愈勵史亦未嘗言
其以其事而懼彼恢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烏桓諸將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勸劉表襲許倘
操不從既還賞前諫者曰孤乘危僥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爲
常諸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詐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
業也烏桓之勝操以爲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丐其來規推
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
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
爲恨也
學道而晝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
有闕廢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久日以常而明矣
大之功成於堅忍不拔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
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所因而
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寄於袁紹容於劉表兵
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悲功業之不建
悼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
以能應之於後爲貴不以失之於前爲恨是以拔操而不
啗困窮而蹙踖終能取分於曹孫之閒巍然鼎峙比光武
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
毛耳身與世兩勞而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
之爲高也此山人處士遺世自棄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爲
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四
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
蘇子以爲魏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
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
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
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子房不
逮孔明也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
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
曄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
游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
者衆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趨也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
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
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若韓嵩蒯越和洽王粲
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異魏諸臣無能與對

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操辟司馬懿爲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

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爲操史耶善用人者以誠心求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誅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且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內不能平融上言宜準古制千里寰內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建安初元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矣夫大難甫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著以空言虛氣撩虎頭而編其鬚遂見噬嚙才望雖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願烈士義夫高風雄槩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以極惡之名郗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此乃羇縻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

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雖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拒操曰操軍破必北還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豈能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幾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天意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之此以自容非坐而待斃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操遣蔣幹說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能間也

周公瑾材氣雄爽特而天韻不高方諸荀文若尚遠不及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是以富貴利達侯其君與孔明草廬之對遠矣觀其拒蔣幹之說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得意是以富貴利達勵其身與孔明不使帑有餘粟家有餘財之奏又何縣絕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適足爲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築精舍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爲宰相然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

以彰殊勳荀彧以為不可操由是不悅及操擊孫權彧以疾留壽春憂懣而卒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彧佐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管仲不死子糾而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乃以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彧所言耶用是貶之非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邀名豈人情乎

董昭謂操其言皆妄也人臣斥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皆嘗不以勳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大事疑己則終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豈為進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乎祇益疑耳荀彧為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彧不與焉何也是皆為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疑畏戮之幾每每失之故彧先辭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使彧不自死操必殺之矣劉穆之之愧懼宋齊丘之悸悸皆此類也杜牧之謂彧事操事就功畢而欲邀名漢代比之教盜發櫃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賢而司馬氏以彧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之自彧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彧則策勳於佐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馬超[illegible]隴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未下超[illegible]八月援[illegible]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州牧楊阜外兄姜敘[illegible]將軍阜見敘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illegible]書弒君也[illegible]母慨然謂敘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等謀討超會超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其妻異曰吾事必成然奈月何妻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illegible]重況[illegible]子哉敘昂乃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illegible]戒必期於報仇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illegible]勁氣凜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章降[illegible]術數禮讓之遺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人也偶典其郡其屬吏事之即有君臣之分為之伏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久任故能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主則難責以忠無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然[illegible]不傷而後世治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illegible]執闕見至於國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轢[illegible]籍之舉世恬然莫知怨疾嗚呼姜敘之母趙昂之妻[illegible]人哉

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為植家丞[illegible]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illegible]諫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非不少[illegible]懼焉

文人少實用多闕德善為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而文人所以自處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能言致也夫言[illegible]能言者未必能為能為者未必[illegible]言也工於詞翰而[illegible]無益有古難其人[illegible]

以華廢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爲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
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使郗慮華歆入宮
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
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曹操下令以不敢擁兵恐爲他人所圖可也而獻帝在許
無異幽辱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矣嬪御有娠牽而戮之中宮憂疑遂併見
及嗣帝二子屠沈后家謂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欺欺天乎
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于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
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禽呂布破袁紹下荊
州定關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

卷八　管見卷五　二十五

稱或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抑戎狄以尊周室
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豈嘗凌逼君父弑天下母
如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
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僞定一時
而不克混一甫及三世曹芳髦奐已在人掌握呼來斥去
僅同奴隷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踈而不失然反道敗
德之人狃於姦宄終不懲也華歆歷初名次管寧晚節不
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爲善不可不誠歆之内不
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
初孫權欲攻劉璋求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敵承其
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令諸

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可權於是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
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會曹操將
兵益陽以拒羽邀羽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
將軍身在行閒豈得徒勞無塊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
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愍之
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
今已藉手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斯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
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魯齋曰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窘以修孫權假地之德羽
遂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
薄江漢孫動吳之君臣救不給益州躬提萬衆特爲掎
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

卷八　管見卷五　二十六

陳非是之形荊吳之勢貴公大悅尋表益州領荊州牧若
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
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謂豫州衍德隳好可乎曹操惟
外以扶漢爲名而內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
若但欲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爲乎如此則理
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進操爵爲魏王
曹操專漢漢帝不得有所爲久矣何其效命於操獨如是
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上殿如
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郡封操爲魏公又領冀
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
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操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果漢獻之命耶唐高祖曰孤秉大政豈可自加九錫而操節次自遷也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爲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爲矣

操四子丕彰植熊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以爲嗣操嘗出丕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之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爲王太子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蔽也然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父子之間爲吳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僞泣而定儲嗣次以廢麓而殺楊脩皆質談笑以移之智之不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以待人則父子之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惟堯乎廷臣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嚚訟道心無倚如日中天物不得遁而皆存奚以智爲哉

孫權令呂蒙定荊州斬關羽

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槩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傅仕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爲犄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中國倩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寘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雖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給郝普而降之語以事實折之大矣今又匿之爲商賈行潛取荊州襲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操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司馬氏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武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追先志是以教成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至于桓靈王室蕩覆然州郡擁兵專地者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暴戾強伉加以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沒身不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隗囂據隴右劉表牧荊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非其志不欲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辭焉使操果有畏名義

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斷皇子戮貴人以恐其
至尊用天子旌旗出稱警入稱蹕以僭擬人主也使其不
教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丕已
受漢禪矣

文帝　魏紀

元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悅夏
四月即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
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
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
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固多矣秦
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
閒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
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
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
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
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
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
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
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耶
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耶則劉
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
道德者爲正耶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
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
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
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
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
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
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
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
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
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
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
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
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亦
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
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爲佐命者相者漢既
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亦
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
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
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

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拒中山靖王緒
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其為帝室之胄豈憑虛
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
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
荀彧寬容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君等亦非取之於漢室而
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
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為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
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
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
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
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權受魏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比
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已太乎夫
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
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拖拖
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
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恥之國有人焉
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覘其輝英以為憂喜豐儲
衛薦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自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
之矣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距為吳
陸遜所敗漢主夜遁驛騎軍資一時略盡散兵泝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羽既為吳所害若不為報仇君臣
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帥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
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為晚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
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
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力效忠
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
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
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曠
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

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illegible]一時名在
英雄之列夷考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暴秦[illegible]殺人不
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妻妾分香賣履區
區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
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
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
成遊旅告詳至弘益多矣

劉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
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
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有[illegible]能冀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
於國亮可無過矣
求言與納説二道信而後諫[illegible]而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
説者宜如是也虛心屈己惟善之欲闡兼聽並觀惟過之
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易而爲之强
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有懇[illegible]思報効者反以交遂强
聒責之夫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勵可也若在
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爲孔明何乃望違覆於左
右懼曠闕之及已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眞百
世之師歟
帝之爲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由是恨勛及即位勛
復數諫帝益忿後坐事收付廷尉廷尉奏依律罰金帝欲殺
[illegible]
之羣臣多言勛父信有大功請赦之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
帝大怒勛竟被誅
勛信於父爲有功之臣鮑勛於己爲忠諫之士乃以私
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執而不許濫刑
如此難乎其永世矣
帝殂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荀禹慰
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夜遁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勿服既
已稱臣貢獻受其官爵而又比師曲在己矣至是乘人之
喪而伐之則禮義俱弃勇怯失度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
不至於敗也幸耳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